武俠世界



$2.00

698



特別介紹

本期四大新篇一齊刊出：

古龍撰著"九月鷹飛"　秦紅撰著"半世英雄"

蕭逸撰著"滄 海 盟"　朱羽撰著"劍撥雲開"

並配以雙色精美插圖，實具視覺精神之食粮。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綫）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50.00
一年港幣＄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57.00
一年港幣＄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内政部内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9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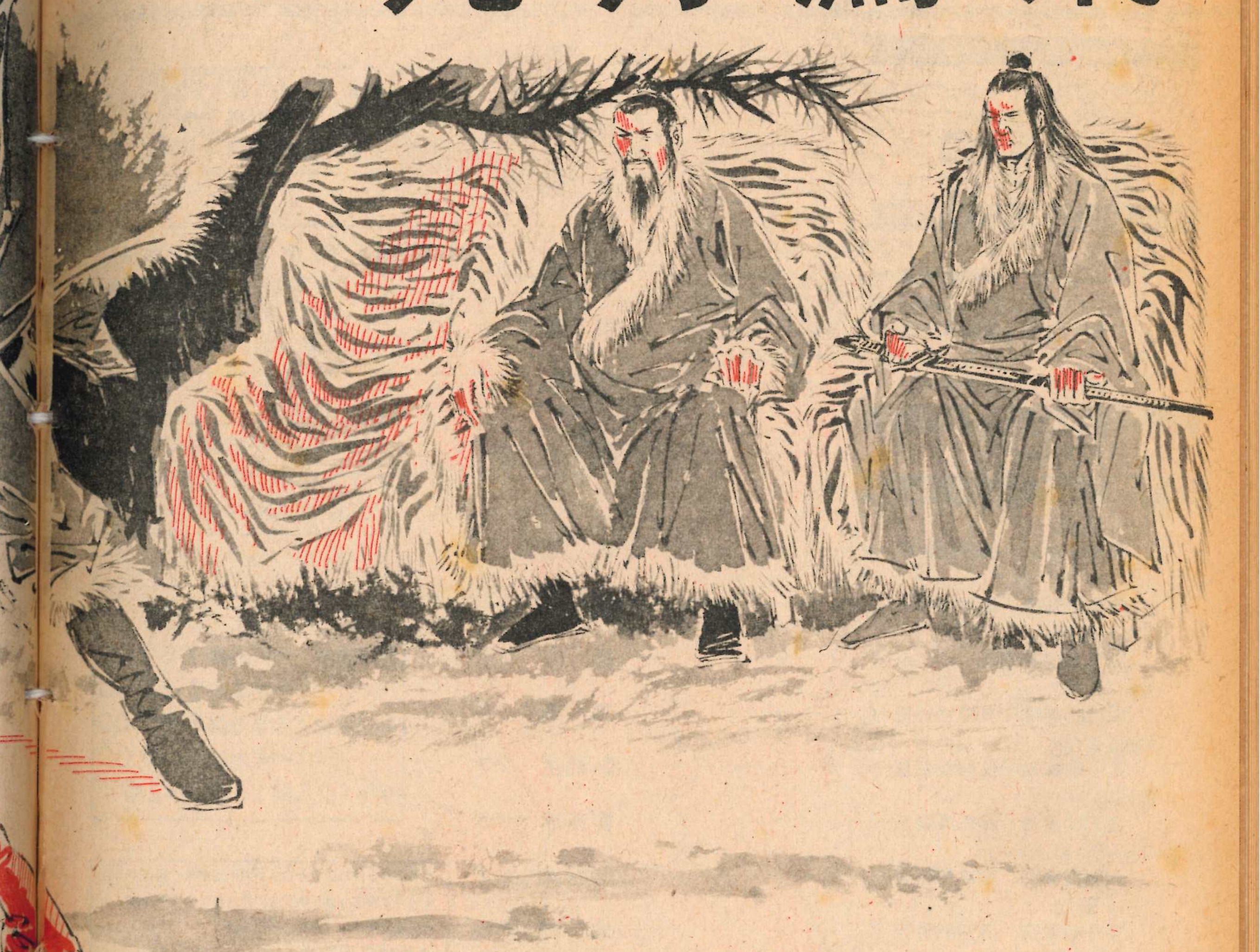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長街互拚命　梅園競割股

晨。

久雪初晴，酷寒却使得長街上的積雪都結成了冰，屋簷下的冰如狼牙交錯，彷彿在等着擇人而噬。

可是街上却沒有人，家家戶戶的門窗，都緊緊的關着，密雲低壓，天地間竟似充滿了一種足以凍結一切生命的殺氣。

沒有風，連風都似已被凍死。

童銅山擁有貂裘，坐在長街盡頭的一張虎皮交椅上，直對着這條死寂的長街，心裏覺得很滿意。

因爲他的命令已被澈底執行！

他已將這條長街關爲戰場，不出半個時辰，他就要以西城老杜火燙的血，來洗清這條街上冰冷的積雪。

在那一刻到來之前，若有一個人敢走上這條長街，他就要殺了這個人，只要有一隻脚踏上這一條長街，他就要砍斷這隻脚！

這是他的城市，無論誰都休想在他的地盤上挿一脚，西城老杜也休想！

除了衞八太爺外，他絕不許任何人擋住他的路！

數十條青衣勁裝的大漢，垂手肅立在他身後，人人都是滿面殺氣。

他身旁却還擺着兩張同樣的虎皮交椅，一個臉色慘白的，滿面傲氣的年青人，身上披着件價值千金的紫貂，懶洋洋的靠在左面一張椅子上，由小指勾着鑲着寶石的烏鞘長劍，不停的甩來甩去。

對他說來，這件事根本很無聊，很無趣。

因爲他要殺的並不是西城老杜這種人，這種人還不配他出手。

右面的一個人年紀更青，正在用一柄雪亮的雁翎刀，修自己的指甲。

他雖然盡量想作出從容鎭定的樣子來，但一張長滿了青春痘的臉，却已因興奮而發紅。

童銅山很瞭解這年青人的心情。

他自己第一次被衞八太爺派來執行任務時，也同樣緊張的。

但是他也知道，這年青人既然能在衞八太爺門下的十三太保中名列十二，手上的一柄雁翎刀，就必定不會令人失望。

衞八太爺門下的十三太保，從來也沒有令人失望過！

×　×

緊閉着的窗子裏，忽然傳出一陣孩子的哭聲，劃破了天地間的靜寂。

哭聲剛响起，就停止，孩子的嘴顯然已被大人們堵住。

一條皮毛已脫落的老狗，夾着尾巴，從牆脚的破洞裏鑽出來，竄過長街。

那臉上長着青春痘的少年，看着這條狗竄到街心，眼睛裏彷彿帶着種很奇怪的表情，左手慢慢的伸入衣襟裏，突又很快的揮出。

刀光一閃，狗已被釘死在街心。一柄雪亮的短刀，恰巧貫穿了牠的咽喉，牠的血流過雪地時，也同樣是鮮紅的。

童銅山精神一振，脫口而讚，道：「好，十二弟好快的出手！」

這少年顯然也對自己的出手很滿意，傲然道：「童老大既然已傳令下去，無論是人是狗，只要敢闖到這裏來！我段十二都要他的命！」

童銅山仰面大笑，說道：「有辛四弟和十二郎這樣的少年豪傑在這裏，莫說只有一個西城老杜，就算是有十個，又何足懼？」

辛四却冷冷道：「只怕今日是輪不到我來出手。」

他小指上勾着的長劍突然停止幌動，童銅山的笑聲也突然停頓。

古老而傾斜的長街另一頭，已有一行人很快的走了過來。

一行二十七八個人，全都是黑短襖，紮腳褲，腳上薄底快靴，踏在冰雪上，「沙沙」的發響。

爲首的一個人，濃眉大眼，滿面精悍之色，正是西城第一條好漢，「大眼」老杜。

看到了這個人，童銅山的臉立刻蹦緊，連瞳孔都似已收縮。

一個勁裝佩劍的少年，突然從後面竄出來，一步竄到他身後，扶劍而立。

只聽刀弦之聲急响，後面的數十條靑衣大漢，一個個都已弓上弦，刀出鞘，嚴陣而待。

殺氣更濃，除了那一陣陣如刀鋒磨擦的脚步聲之外，天地間，再也聽不見別的聲音。

眼見對面這一行人已越走越近，誰知就在這時，街道旁一扇窄門突然被推開，十三四個白衣人魚貫走了出來，迎上了西城老杜，其中一個人低低說了兩句話，西城老杜竟一言不發，原地站住。

這一行白衣人都向童銅山走了過來，童銅山這才看出他們身上竟只穿着件白蔴單衣，背後揹着捲草席，手上提着根短杖，赤足穿着草鞋。

在這種酷寒的天氣裏，這些人看來竟絲毫沒有寒冷畏縮之色，只不過手脚都已凍得發青，臉也是鐵青的，青中透白的臉上，完全沒有表情，竟像是死人的臉一樣，顯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怕。

走過那死狗旁邊時，其中一人突然俯下身，解下背後的草席，捲起了這條死狗，用本來繫草蓆的長繩綑起，掛在木杖上。再大步追上他的同伴。

段十二的臉色已變了，左手又慢慢的伸入懷裏，似乎又要發刀。

童銅山却用眼色止住了他，壓低聲音，道：「這些人看來都透着有點古怪，我們不如先摸清他們的來意再說。」

段十二冷笑道：「就算他們現在看來有點古怪，變成死人後也不會有什麼古怪了。」

他嘴裏雖這麼樣說，畢竟還是沒有出手。

童銅山却又沉聲喚道：「童揚！」

身後那勁裝佩劍的少年，立刻應聲道：「在。」

童銅山道：「等一會你先去伸量伸量他們的武功，一不對就趕緊回來，千萬莫死纏爛鬥。」

童揚的眼睛裏已發出了光，扶劍道：「弟子明白！」

只見剛才說話的那白衣人一擺手，一行人竟全都在一丈外站住。

這人靑滲滲的一張馬臉，雙眼狹長，顴骨高聳，一張大嘴不閤的時候都已將裂到耳下，裝束打扮雖然也跟別的人完全沒什麼兩樣，但無論誰一眼就可看出，他必定是這些人之間的首領。

童銅山當然也已看出，一雙發亮的眼睛，正盯在這人身上，突然問道：「尊姓大名？」

這人道：「墨白。」

童銅山道：「那裏來的？」

墨白道：「靑城。」

童銅山道：「來幹什麼？」

墨白冷冷道：「但望能够化干戈，爲玉帛。」

童銅山突然縱聲長笑，道：「原來朋友是想來勸架的。」

墨白道：「正是。」

童銅山道：「這場架就憑你也能勸得了麼？」

墨白臉上還是全無表情，連話都不說了。

童揚早已躍躍欲試，此刻一個箭步竄出去，厲聲道：「要勸架也容易，只不過先得問問我掌中這柄劍答不答應。」

他一反手，「嗆」的，劍已出鞘。

墨白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後面却有個最瘦最小的白衣人竄走了出來，竟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

童揚皺眉道：「你這小鬼幹什麼？」

白衣童子的臉上居然也是冷冰冰的全無表情，淡淡道：「來問問你的這柄劍答不答應。」

童揚怒道：「就憑你！」

白衣童子道：「你是用劍的，我恰巧也是用劍的。」

童揚突然也縱聲狂笑，道：「好，我就先打發了你再說。」

無聲中，他掌中的劍已毒蛇般刺出，直刺這白衣童子的心口。

白衣童子雙手一分，竟也從短棍中抽出了柄窄劍。

童揚一看「毒蛇吐信」刺過去，他居然不避不閃，連眼睛都沒有霎一霎。

只聽「哧」的一聲，童揚手裏的劍，已刺入了他的心口。

鮮血紅花般飛濺而出時，他手裏的劍，竟也刺出一着「毒蛇吐信」，刺入了童揚的心口。

突然間，所有的動作全都停頓，連呼吸都似乎已完全停頓。

刹時間，這一戰已結束！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幾乎不能相信世上眞有這麼樣的人眞有這麼樣的事。

鮮血雨一般落下，霧一般消散。

雪地上已多了點點血花鮮艷如紅梅。

白衣童子的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只不過一雙眼睛陰惻惻死魚般凸出，也還是在看着童揚，眼睛裏竟似還帶着極冷酷的譏誚之意。

童揚的臉却已完全扭曲變形，眼睛裏更充滿了驚訝，憤怒，恐懼。

他也不信世上竟眞的有這種人，這種事。

他死也不信！

他們就這樣面面相對着，站在那裏，突然間，兩個人的眼睛全都變得空洞、無神。

然後兩個人就全都倒了下去。

一個白衣人從後面慢慢的走出來，解下了背後的草席，捲起了死者的屍體，用繫草蓆的長繩綑住，掛在短杖上，又慢慢的走了回去。

他臉上，也仍然冷冰冰的全無表情，就和他的同伴剛才捲起那條死狗時，完全一樣。

× × ×

狂風突起，從遠方吹過來，風中還帶着遠山上的冰碴子。

童銅山身後的大漢們，却只覺得掌心在冒汗。

墨白凝視着童銅山，淡淡道：「閣下是否已肯化干戈爲玉帛？」

段十二突然縱出去，厲聲道：「你還得再問問我這柳刀……」

一個白衣人慢慢的往墨白身後走出來，道：「我來問。」

段十二道：「你也是用刀！」

這白衣人道：「正是。」

他的手一分，果然從短杖中抽出了一柄刀。

段十二這才看出，他們手裏的短杖，有寬有窄，有圓有扁，裏面藏的兵器顯然都不同。

別人用的若是劍，他們就用劍來對付，別人用的若是刀，他們就也用刀。

段十二冷笑一聲，道：「好，你先看這一刀。」

他身形半轉，雁翎刀已帶着勁風，急削這白衣人的左肩。

白衣人居然也不避不閃，掌中刀也同樣以一着「立劈華山」，急削段十二的左肩。

但段十二的武功，却顯然不是童揚能比得上的，他招式明明已用老，突然懸崖勒馬，轉身錯步，刀鋒反轉，由八方藏刀式，突然變爲倒打金鐘，刀光如匹練般反撩白衣人的胸脅。

那知白衣人也懸崖勒馬，由八方藏刀式，變爲倒打金鐘！

他出手雖然慢了半着，但段十二若不變招，縱然能將對方立斃刀下，自己也萬萬避不開對方的這一刀！

白衣人不要命，他却還是要命的。

他一刀削出時，已先防到了這一着，突然清嘯一聲，振臂而起，凌空翻身，揮刀刺白衣人的左頸。

這一着他以上凌下，佔盡機先，白衣人全身都似已在他刀風籠罩下，非但無法變招，連閃避都無法閃避。

可怕的是，他根本也不想閃避。

段十二一刀砍在他頸上時，他的刀也已刺入了段十二的小腹！

三尺長的刀鋒，完全都刺了進去，只剩下一截刀柄。

段十二狂吼一聲，整個人就像是旗花火箭的，直竄上兩丈！

鮮血雨點般的落下來，一點點全都落在這白衣人的身上。

他的一身白衣突然已被染紅，但臉上却還是冷冰冰的全無表情，直等段十二的人從半空中跌下來，他才倒下去。

對他說來，死，就像是回家一樣，根本就不是件值得畏懼的事。

童銅山臉色已變了，霍然長身而起，厲聲道：「這算是甚麼的武功？」

墨白淡淡道：「這本就不能算甚麼武功。」

童銅山怒道：「這算甚麼。」

墨白道：「這只能算一點教訓。」

童銅山道：「教訓？」

墨白道：「這教訓告訴我們，你若一定要殺別人，別人也同樣能殺你！」

辛四突然冷笑道：「只怕未必。」

他還是用小指勾着劍上的絲帶，慢慢的走了出來，劍鞘拖在冰雪上，發出一陣陣制耳的磨擦聲！

可是他慘白的臉上，却似已有了光，眼睛裏也在發着光，冷冷道：「我若要殺你時，你就休能殺得了我的。」

一個白衣人淡淡道：「只怕未必。」

他的話說完，他的人已到了辛四面前，身手顯然比剛才兩人快得多。

辛四道：「未必？」

白衣人道：「無論多辛辣狠毒的劍法，都有人可破的。」

辛四冷冷道：「殺人的劍法，就無人能破。」

白衣人道：「有一種人。」

辛四道：「那種人？」

白衣人道：「不怕死的人！」

辛四道：「你就是不怕死的人？」

白衣人冷冷道：「生有何歡，死有何懼？」

辛四冷笑道：「你活着就是爲了準備要死的麼。」

白衣人道：「這也許是的！」

辛四道：「既然如此，我不如就成全了你。」

他的劍突然出鞘，刹間已刺出七劍，劍風如破竹，劍光如閃電，只見滿天劍影如花雨繽紛，令人根本就無法分辨他的出手方位。

白衣人也根本就不想分辨，也不想閃避，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靜靜的等着。

他根本早已準備要死的，對方的劍法從甚麼地方刺過來，他根本就不在乎。

辛四七劍刺出，這白衣人竟連動都沒有動，辛四的劍一發卽收，七劍都被迫成了虛招，突然一滑步已到了白衣人背後。

他已算準了這部位正是白衣人的死角，沒有人能在死角中出手。

他要殺這個人，絕不給一點機會給這個人殺他。

這一招刺出，虛招已變成實招，劍光閃電刺向白衣人的背脊。

只聽「哧」的一聲，劍鋒已入肉！

他甚至可以感覺到劍鋒在磨擦着對方的骨頭，但就在這時，他赫然發現這一劍並沒有刺上對方背脊却刺上了對方胸膛。

就在他招式已用老的那一刹間，白衣人竟突然轉身，以胸膛迎上了他的劍鋒。

沒有人能想到這一着，無論誰也不會用自己的血肉之軀來抵擋劍鋒。

但這白衣人竟以他自己的人作武器。

辛四的臉色變了，用力拔劍，劍鋒赫然已被對方的肋骨夾住。

他想撤手時，白衣人的劍已無聲無息的刺了過來，就像是個温柔的少女，將一朵鮮花慢慢的插入瓶中一樣，將劍鋒慢慢的刺入他的胸膛。

他甚至連痛苦都沒有感覺到，已覺得胸膛上一陣寒冷。

然後他整個人就突然全部冷透。

× ×

鮮血紅花射濺出來，他們面對面的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白衣人臉上是完全無表情，辛四的臉却已因驚懼而扭曲變形。

他的劍法雖然比較高得多，出手雖然比童揚快得多，但結果却是同樣的。

這一戰突然已結束。

童銅山霍然站起，又倒下，臉上已全無血色。

他並不是沒有看過殺人，也不是沒有看過人被殺。

但他却從未想到過，殺人竟是件如此慘烈，如此可怕的事。

殺人和被殺都同樣慘烈，同樣可怕。

他突然覺得想吐。

墨白凝視着他，冷冷道：「你若要殺人，別人也同樣能殺你，這教訓你現在想必已該相信了。」

童銅山慢慢的點了點頭，甚麼話都沒有說，因爲他根本已無話可說。

墨白道：「所以你也該明白，殺人和被殺，往往會同樣痛苦。」

童銅山承認，他已不能不承認。

墨白道：「那麼你爲何還要殺人？」

童銅山的拳緊握，忽然道：「我只想明白，你們這麼樣做，究竟是爲甚麼？」

墨白道：「不爲甚麼！」

童銅山道：「你們不是老杜找來！」

墨白道：「不是，我既不認得你，也不認得他！」

童銅山道：「但，你們却不惜爲他而死。」

墨白道：「我們也不是爲他而死的，我們死，只不過是想要別人活着而已。」

他看了看血泊中的屍體，又道：「這三個人雖已死了，但却至少有三十個人可以因他們之死而活下去，何況，他們本來也不必死！」

童銅山吃驚的看着他，道：「你們眞是由青城來的。」

墨白道：「你不信！」

童銅山實在不信，他只覺得這些人本該是從地獄中來的。

世上本不該有這種人。

墨白道：「你已答應？」

童銅山道：「答應甚麼？」

墨白道：「化干戈爲玉帛。」

童銅山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只可惜我就算答應也沒有用。」

墨白道：「爲甚麼？」

童銅山道：「因爲，還有個人絕不答應。」

墨白道：「誰？」

童銅山道：「衞八太爺！」

墨白道：「你不妨叫他來找我。」

童銅山道：「到那裏去找？」

墨白冷淡的目光忽然眺望遠方，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長安城裏，冷香園中的梅花，現在想必已開了……」

× × ×

衞八太爺心情好的時候，也會像普通人一樣，微笑着，拍你的肩膀，說一些他自己認爲得意的笑話。

但當他憤怒時，他就會變得和你認得的任何人都不一樣了。

他那張通常總是紅光滿面的臉，突然就會變得像是隻飢餓而憤怒的獅子，眼睛裏也會射出一種獅子般凌厲而可怕光芒。

他的人看來簡直已變成隻怒獅，隨時隨刻都會將任何一個觸怒他的人抓過來，撕成碎片，再一片片呑下去。

現在正是他憤怒的時候。

童銅山皺眉頭，站在他面前，這威鎮一方的武林大豪，現在却像是突然變成了隻羔羊，連氣都不敢喘。

衞八太爺用一雙滿佈紅絲的眼睛瞪着他，咬着牙道：「你說那婊子養的混蛋叫墨白。」

童銅山道：「是。」

衞八太爺道：「你說，他是從青城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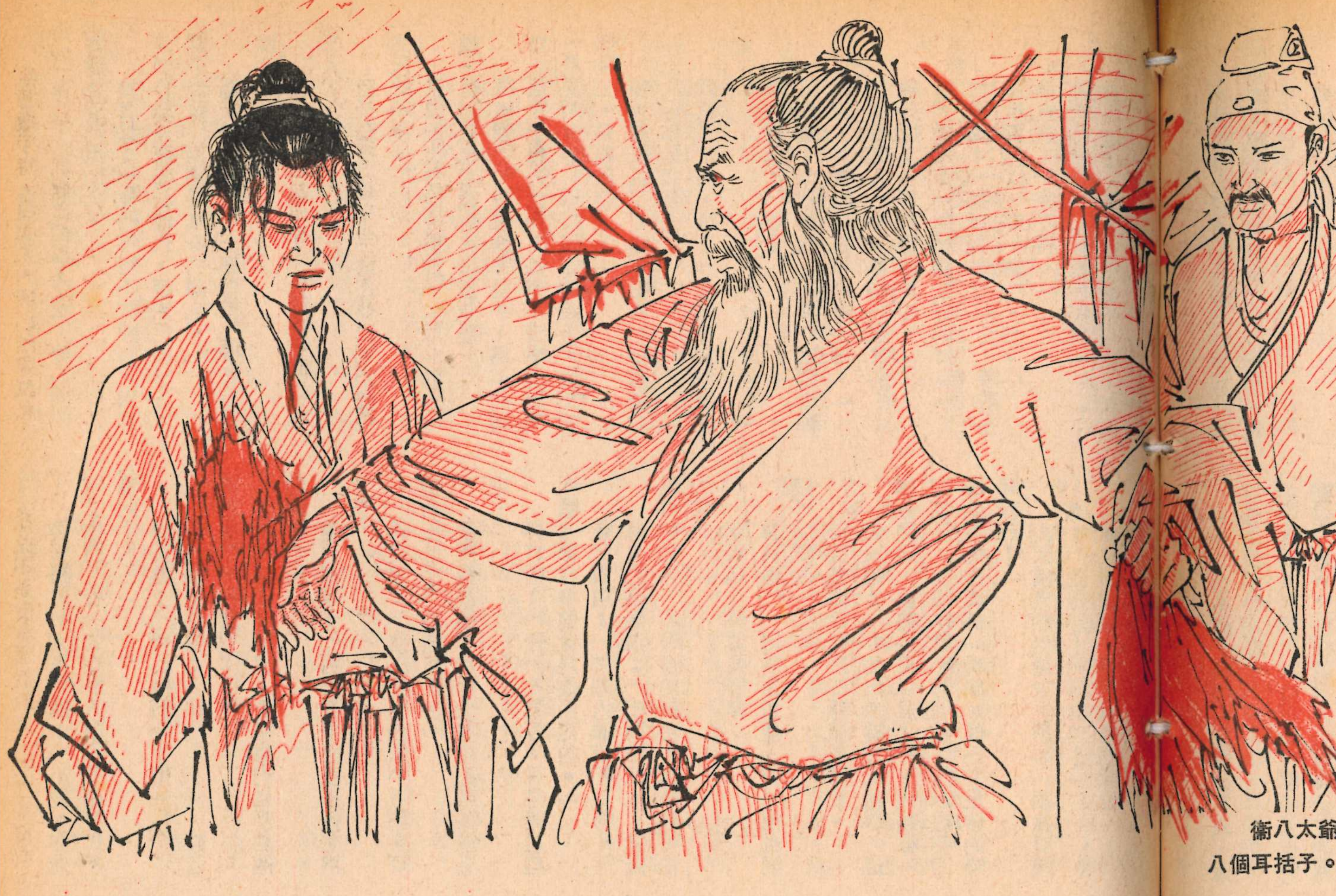
童銅山道：「是。」

衞八太爺道：「除此之外，你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童銅山的頭垂得更低，道：「是。」

衞八太爺喉嚨裏發出怒獅般的低吼：「那婊子養的殺了我兩個好徒弟，你却連他的來歷都不知道，你還有臉來見我，我入死你的親娘裏奶奶。」

他突然從椅子上跳起，衝過來，一把揪住了童銅山的衣襟，一下子就撕成兩半，接着又正正反反，給了童銅山十七八個



衞八太爺像是怒獅般撲過來給了童銅山十七八個耳括子。

耳括子。

童銅山的嘴角已被打得不停的流血，但看來却連一點憤怒痛苦的表情都沒有，反而好像覺得很歡喜，很安心。

因爲他知道衞八太爺打得越兇，罵得越兇，就表示還將他當做自己人。

只要衞八太爺還將他當做自己人，他這條命就算檢回來了。

衞八太爺若是對他客客氣氣的，他今天就休想能活着走出這屋子。

十七八個耳光打完，衞八太爺又給他腹子上添了一腳。

童銅山雖已被打得一臉血，一頭冷汗却還是乖乖的站在那裏，連動都不敢動。

衞八太爺總算喘了口氣，瞪着他怒吼道：「你知不知道小四子他們是去幫你殺人的？」

童銅山道：「知道。」

衞八太爺道：「現在他們已被人弄死，你反而活蹦亂跳的回來了，你算是個甚麼東西？」

童銅山道：「我不是東西，可是我也不敢不回來！」

衞太八爺道：「你個王八蛋，你不敢不回來？你難道不會夾着尾巴逃得遠遠的，也免得讓我老人家看見生氣。」

童銅山道：「我也知道你老人家會生氣，所以你老人家要打就打，要殺就殺，我都沒話說，但若要我背着你老人家逃走我死也不肯。」

衞八太爺瞪着他，突然大笑，道：「好，有種！」

他伸手擁住了童銅山的肩，大聲叫道：「你們大家看看，這才是我的好兒子，你們全都該學學他，做錯事怕甚麼？他奶奶的有誰這一輩子沒做錯事，連我衞天鵬都做錯過事，何況別人。」

他一笑，大廳裏十來個人立刻全都鬆了一口氣。

衞八太爺道：「你們有誰知道墨白那婊子養的是個甚麼東西？」

這句話雖然是問大家的，但他的眼睛却只盯在一個人身上。

這人白白的臉，留着兩撇小鬍子，看來很斯文，也很和氣。

不認得他的人，誰也看不出這斯斯文文的白面書生，就是衞八太爺門下第一號最可怕的人物，黑白兩道全都聞名喪胆的「鐵椎子」韓貞。

他這人的確就像是鐵椎子，無論你有多硬的殼，他都能把你鑽出個大洞來。

但看起來他却絕對是個温和友善的人，臉上總是帶着種安詳的微笑，說話的聲音慢緩而穩定。

他確定了沒有別人回答這句話之後，才緩緩道：「多年前，有一家姓墨的人，爲了避禍而隱居到青城山，墨白也許就是這一家的人。」

衞天鵬又笑了，睥睨四顧，大笑道：「我早就說過，天下的事，這小子好像沒有一樣不知道的。」

韓貞微笑道：「但我却也不知道他們究竟隱居在青城山裏的甚麼地方，多年以來，從未有人找到他們的隱居處，只不過每隔三五年，他們自己却要出山一次！」

衞天鵬道：「出來幹甚麼？」

韓貞道：「管閒事！」

衞八太爺的臉又沉了下去，他一向不喜歡多管閒事的人。

韓貞道：「他們不能不管閒事，因爲他們自稱是墨翟的後代，墨家的弟子，本就不能做一個獨善其身的隱士。」

衞天鵬皺眉道：「墨翟又是個甚麼東西？」

韓貞淡淡一哂道：「他不是東西，是個人。」

衞天鵬反而笑了，敢在他面前頂撞他的人並不多。

就像是大多數被稱爲「太爺」的人一樣，偶而他也喜歡有人來撞頂他。

韓貞道：「墨翟就是墨子，墨家的精神，就在乎急人之難，甚至不惜摩頂放踵，赴湯蹈火的，所以墨家的弟子，絕不能做隱士，只能做義士。」

衞天鵬又沉下了臉，道：「難道墨白那王八蛋也是個義士？」

韓貞笑了笑，道：「義士也有很多種的。」

衞天鵬道：「哦！」

韓貞道：「有種義士，做的事看來雖光明堂皇，其實暗地裏却別有企圖。」

衞天鵬道：「他就是這一種！」

韓貞道：「看來好像是的。」

衞天鵬道：「這種義士好對付。」

韓貞道：「怎麼對付？」

衞天鵬道：「宰一個少一個。」

韓貞道：「宰不得。」

衞天鵬道：「爲甚麼宰不得。」

韓貞道：「義士就跟君子一樣，無論眞假，都宰不得的。」

衞天鵬居然大笑，道：「不錯，你若宰了他們，就一定會有人說你是個不仁不義的小人。」

韓貞道：「所以他們宰不得。」

衞天鵬瞪眼道：「當然宰不得，誰說要宰他們，我就先宰了他！」

韓貞道：「何況，要宰他們也不是件容易事！」

衞天鵬道：「那王八蛋難道眞的有兩下子。」

韓貞道：「他本身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手下那些死士。」

衞天鵬說道：「死士？死士是甚麼意思！」

韓貞道：「死士的意思，就是說這些人隨時都在準備會爲他而死的。」

衞天鵬道：「那些人難道不要命！」

韓貞點點頭道：「不要命的人，就是最可怕的人，不要命的武功，就是最可怕的武功。」

衞天鵬在等着他解釋。

韓貞道：「因爲你殺他一刀，他也同樣可以殺你一刀。」

衞天鵬顯然對這解釋還不滿意。

韓貞道：「你的出手縱然比他快，但你殺他時，他還是可以殺了你，因爲你一刀砍下，他根本就不想閃避，所以在你刀鋒砍在他肉裏那一瞬間，他已有足够的時間殺你！」

衞天鵬突然走過去，用力一拍他肩頭，道：「說得好！說得有理！」

韓貞看着他，已明白他的意思。

不是仇殺，就是朋友。

這不但是衞天鵬的原則，也是古往今來，所有武林大豪共同的原則。

對他們這種人說來，這原則無疑是絕對正確的。

韓貞道：「童老大說過，他們要到長安城去。」

衞天鵬慢慢的點了點頭，說道：「聽說冷香園是個好地方，我也早就想去看看了。」

韓貞道：「冷香園佔地千畝，種着萬千梅花，現在正是梅花開得最艷的時候，所以……」

衞天鵬道：「所以怎麼樣？」

韓貞道：「墨白既然能到那裏去，我們爲什麼不能到那裏去！」

衞天鵬道：「咱們當然能去！」

韓貞道：「既然要去，不如就索性將那地方全包下來。」

衞天鵬道：「有理。」

韓貞道：「等墨白去了，我們就好好的請請他，讓他看看衞八太爺的場面，他若不是呆子，以後想必就不會跟我們作對了！」

衞天鵬道：「他是不是呆子！」

韓貞道：「當然不是！」

衞天鵬拊掌大笑，說道：「好，好主意。」

× × ×

長廊裏很安靜，廊外也種着梅花！

童銅山和韓貞慢慢的走在長廊上，他們本就是老朋友，却已有多年未見了。

風很冷，冷風中充滿了梅花的香氣。

童銅山忽然停下來，凝視着韓貞，道：「有件事我總覺得奇怪。」

韓貞道：「什麼事？」

童銅山道：「爲什麼只要你說出來的話，老爺子就認爲是好主意！」

韓貞笑了笑，道：「因爲那早就是他的主意，我只不過替他說出來而已！」

童銅山道：「既然是他的主意，爲什麼要你說出來？」

韓貞沉吟着，道：「你跟着老爺子已有多久？」

童銅山道：「也有十多年了。」

韓貞道：「你看他是個什麼樣人？」

童銅山遲疑着，道：「你看呢？」

韓貞道：「我想你一定也認爲他是個很粗野，很暴躁，從來也不懂得用心機的人。」

童銅山道：「他難道不是？」

韓貞道：「昔年中原八傑，縱橫天下，大家都認爲最精明的是劉三爺，最厲害的是李七爺，最糊塗的就是衞八爺。」

童銅山道：「我也聽說過！」

韓貞笑了笑，道：「但現在最精明的劉三爺，和最厲害的李七爺都已死了，最糊塗的衞八爺却還活着而且過得很好。」

童銅山也笑了，他忽然也已明白韓貞的意思。

只有會裝糊塗，也肯裝糊塗的人，才是眞正最精明，最厲害的。

童銅山忽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裝糊塗也不是件容易事。」

韓貞道：「的確不是。」

童銅山道：「看來，你就是不會裝糊

塗。」

韓貞苦笑道：「現在我就算眞的糊塗，也不能露出糊塗的樣子來。」

童銅山道：「爲甚麼？」

韓貞道：「因爲糊塗人身旁，總得有個精明人的，現在我扮的就是這個精明的人。」

童銅山道：「所以只要是你說出來的，老頭子就認爲是好主意。」

韓貞道：「就算後來發現那並不是好主意，錯的也是我，不是老爺子。」

童銅山道：「所以別人恨的也是你，不是老爺子。」

韓貞嘆了口氣，道：「所以你現在也已該明白，精明人爲什麼就總是死得特別早了。」

童銅山忽然笑了笑，道：「但有種人一定死得比精明人還早。」

韓貞道：「那種人？」

童銅山道：「跟老爺子作對的人。」

韓貞也笑了，道：「所以我一直都很同情這種人，他們要活着實在不容易。」

× × ×

馮六慢慢的走過一條積雪的小徑，遠遠看過去，已可看見冷香園中那片燦爛如火燄的梅花。

「去把冷香園包下來，把本來住在那裏的客人趕出去，無論是活的，還是死的，全都得出去。」

這是衞八太爺的命令，也正是衞八太爺發令的典型方法。

他只派你去做一件事，而且要你非成功不可。至於你怎麼去做，他就完全不管了，這件事有多少困難，他更不管。

所有的困難，都要你自己去克服，你若不能克服，就根本不配做衞八太爺門下的弟子。

馮六正是受命而來的。

他一向是個謹愼的人，非常謹愼。

穿過這條積雪的小徑，就是冷香園的門房，當值的管事，通常都在門房裏，他希望這管事的是個聰明人。

聰明人都知道，衞八太爺的要求，是絕不容拒絕的。

× × ×

冷香園今天當值的管事是三十多歲的中年人，看來雖不太聰明，却也不笨。

「在下楊軒，公子無論是來看花飲酒的，還是想在這裏流連幾天，都只管請吩咐。」

馮六的回答直接而簡短！

「我們要將這裏全都包下來！」

楊軒顯然很意外，却還是微笑着道：「這裏一共有二十一個院子，十四座樓，七個大廳，二十八間花廳，兩百多間客房，公子要全包下來？」

馮六道：「是的。」

楊軒沉吟着，道：「公子一共要來多少人？」

馮六道：「就算只一個人，也要全包下來。」

楊軒沉下了臉，冷哼道：「那就得看來的是什麼人了。」

馮六道：「是衞八太爺。」

楊軒動容道：「衞八太爺，保定府的衞八太爺？」

馮六點點頭，心裏覺得很滿意，衞八太爺的名頭，畢竟是很少有人不知道的。

楊軒看着他，眼睛裏忽然露出極狡猾的笑意，道：「衞八太爺的吩咐，在下本不敢違背的，只不過……」

馮六道：「不過怎麼樣？」

楊軒道：「剛才也有位客官要將這地方包下來，而且出了一千兩銀子一天的高價，在下還沒有答應，現在若是答應了公子，怎麼去向那位客官交待。」

馮六皺了皺眉，說道：「那個人在那裏？」

楊軒沒有回答，目光就從他肩頭上看了過去。

馮六回過身就看見了一張青中透白，完全沒有表情的臉。

一個人就站在他身後的屋角裏，身上穿着件很單薄的白蔴長衫，背後提着捲草蓆，手裏提着根短杖。

馮六剛才走進來時，並沒有看見這個人，現在這個人竟似也沒有看見他，一雙冰冰冷冷，完全沒有表情的眼睛，彷彿正在凝視着遠方。

這世上所有的一切人，一切事，好像都沒有被他看在眼裏。

他關心的彷彿只是遠方虛無漂渺處，一個虛無漂渺的地方。

只有在那裏，他才能獲得眞正的平靜安樂。馮六只看了一眼，就轉回身。

他已知道這個人是誰了，並不想看得太仔細，更不想跟這個人說話。

他知道無論和這個人說什麼，都是非常愚蠢的事。

楊軒的眼睛裏，還帶着那種狡猾的笑意。馮六忽然道：「你是做生意的。」

楊軒道：「在下本就是個生意人。」

馮六道：「做生意是爲了什麼？」

楊軒笑道：「當然是爲了賺錢。」

馮六道：「好，我出一千五百両銀子一天，再給你一千両回扣。」

他知道和生意人談交易，這比和一個不要命的人談交易容易得多了。

在衞八太爺門下多年，他已學會了如何下正確的判斷和選擇。

楊軒果然已被打動了，突聽那白衣人冷冷道：「我出一千五百兩再加這個。」

馮六覺得身後突然有冷森的刀風掠過，忍不住回過頭。

白衣人已從短杖抽出柄薄刀，反手一刀，竟在腿股間割下了一片血淋淋的肉，慢慢的放在桌上，臉上還是全無表情，竟似完全不覺得痛苦。

馮六看着他，已可感覺到眼角在不停的跳，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這價錢我也出得起。」

白衣人一雙冷漠空洞的眼睛，只看了他一眼又凝視在遠方。

馮六慢慢的抽出柄短刀，也在自己腿股間割下了一片肉。

他割得很慢，很仔細。

他無論做什麼事，都一向很仔細。肉割下雖然很痛苦，但衞八太爺的命令若無法達成，就一定會更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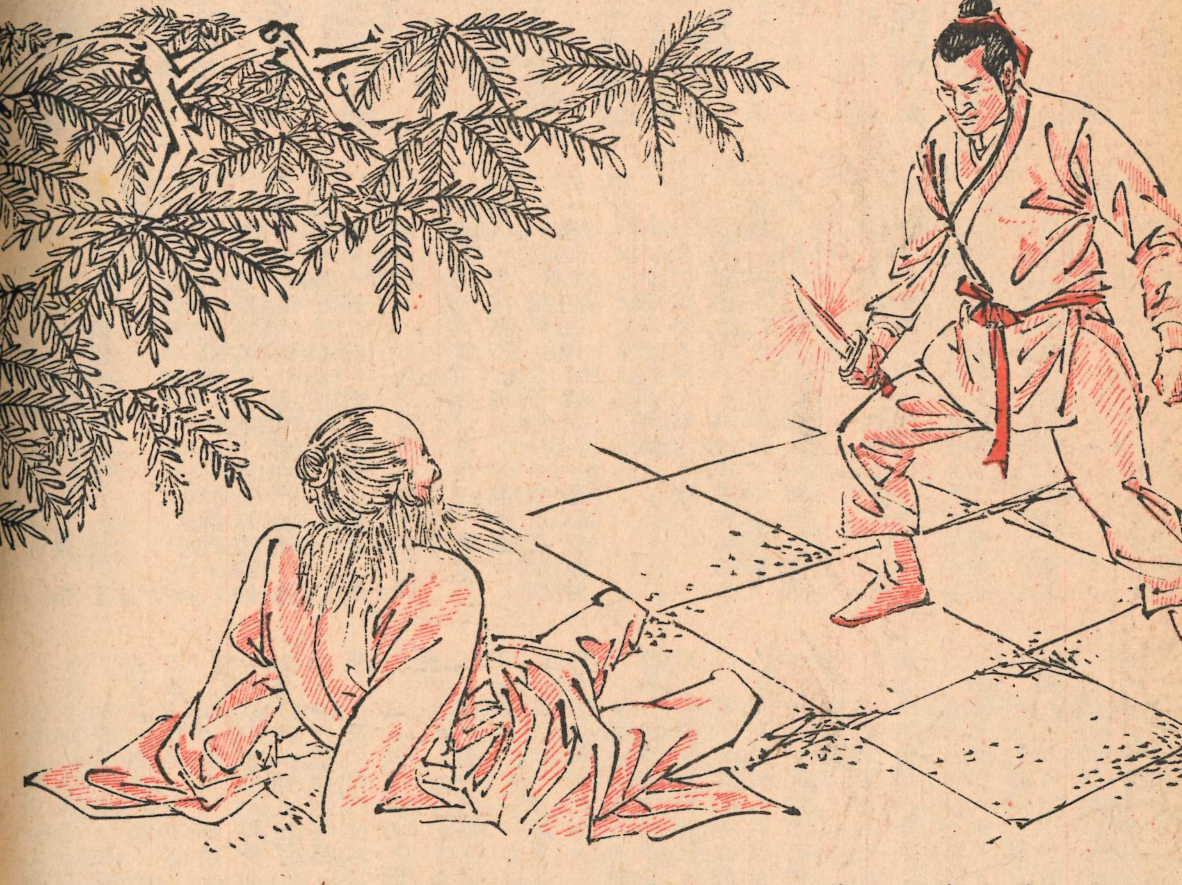
這一次，他的判斷和選擇，也同樣的正確——也許他根本就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

（未完）

武俠奇情故事

蕭　逸・文
盧　令・圖

滄海盟



傷殘遭禁錮　絕地獲傳人

那艘綠色的帆船又出現了。

多少年月……多少個數不清的日子，每當黃昏——就是現在這個時候，這葉小舟總會準時出現！

是一艘時下所稱的「蚱蜢舟」，頭大尾小，整個船身不過有丈許長短，不足五尺寬却豎立着一根高高的桅桿懸有一面帆——帆是綠色的，這時候風向通常是順風，風引帆張，小舟如箭，從高處鳥瞰，碧綠的海面上，劃出一道醒目的白線，很像是一條行波的巨魚！

小船要去的地方，是十里以外的那個孤島，島呈錐形的立着，上尖下圓，總有好幾千仞，其上是一色青石，峭壁陡峻，高揷入雲，上有靑天，下為碧海，島峯上長年飄浮着曇狀的白雲，遠遠看去，就像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碩大巨人，撐着一把白色的傘，壯觀極了。

小舟慢慢的攏向島岸——

操舟者是一個標緻的長身少女，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長，看上去約有二十三四的年歲，身材娉婷婀娜多姿。

她雙手掌舵，躲避着海面上的急流漩渦，每一顧盼，那雙美麗的眸子，都會現出智謀的光彩，薄薄的雙唇大小適度，唇角微陷如弓而有輪廓，這又顯示了她的錦心繡口，像是個很能巧辯的女孩子。

她背上揹着一頂細草編織的草帽，帽穗色紅，想像中她戴起來一定很美。

少女很熟練的操持着尾舵，讓那葉輕舟順利的駛進一片凸出的凹形石隙。

她拋出了一個繩圈，繩圈不偏不倚，正好套在了一截石柱子上，小船就結結實實的固定住了。

然後她提起了一個小小的竹籃，竹籃分三層，扁扁的，表面鏤有凸出的空花，——那是講究的大戶人家，用來盛裝食物的提盒！

她提着食盒，扭動蛇樣的腰肢，像是燕子般的縱身而起，輕

輕的落在海岸沙灘之上！

海浪打上來，浸過了她白白的一雙足踝，她足下跟着一雙芒草製的便鞋，鞋面上結着紅的布結，雖然很普通的樣子，她穿上却覺得很好看！

她打量着面前高揷入雲的削壁絕峯，有幾根老山籐垂在那裏隨風搖幌着……

姑娘把那個食盒的提手套在頸子上，空出的兩隻手，攀住了一根最長最細的籐子，然後毫不遲疑的運用雙手，刹時間已經揉昇了十數丈高下。

動作輕巧極了。

那根她用以揉昇的山籐，由於長年以來，每一天她的攀握看上去已變得渾圓滑溜，絲毫也刺不傷她那雙白嫩的玉手！

幾聲燕子的呢喃，驚飛起一羣海燕，——那種小小的鳥，嘴長長的，每一年這個季節裏，總喜歡選擇這個地方來做巢窩，用自身的唾液結構成小小的巢穴，然後躲進去，僅僅露出一個頭來！那個用以掩身的小小窩巢，正是人間珍品，中國人名列食譜「海內八珍」之一的「燕窩」！功能滋陰清肺，美姿顏，自古以來，只有王公大臣達官貴人才有資格享用，一般人很少食用得起！

這個女孩子並不是採摘燕窩的！

她每一次來，都像是懷着沉重的心事，美麗的臉頰上，很少展露過笑容！

她上身穿着紅色的羅衫，下身是一條粗藍布的褲子，行動之俐落，身法之快捷，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只怕也不能望其背項！

眼看着她快捷的身子，一路揉昇直起，其速度眞比深山猱猿還要快上十分，一口氣已上了有十丈高下，嬌軀挪轉間，又接上了第二根籐子，再上昇，再換籐，如此三度易換之後，已經到達孤峯絕頂，往上還有十丈高矮的地方，却再沒有用以援手的東西了。

到此，她才鬆下一口氣，緊接着身軀前盪，雙手驀地一鬆，足尖飛出，一點，一擰，嗖——

這一次，她已經到了頂峯之巔！

理了一下飄散的長髮，冷冷天風，迎面的吹襲着，如果她不是一個身藏武功的女孩子，只怕早已為巨風吹倒了，她猶能從容

前進！

繞過了正面風頭，她轉到了一堵巨石背後，定了一下神，她把那個食盒由頸子上拿下來。

這裏沒有風，却能體會着凌厲的風勢，那種尖銳的風聲，鋒刄的刮削着兩緣的巖石，巖石爲了生存，只得隨着風意，演變出不同的形骸。

天底下每一樣東西，都在接受着不同的考驗，「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成了鐵的定律。

紅衣姑娘手提着食盒，順着大石後面繞進去，立刻發現到有一條小小的彎曲石徑，石徑通向巨石的側面。

石面上有一扇鐵門，黑色的，看上去又重又厚，結實得很！

紅衣姑娘來到了門前，彎下腰來，在一塊石板下面，拿出一把鎖匙，打開了門鎖，慢慢的推開了門，步入！

誰又會料想到，這裏竟然藏着一間石室？

石室約有兩丈方圓長長的鍋形，不像人工倒像是天然形成的，除了那扇鐵門以外，包括室內的兩處風眼，幾乎都是自然形成的！

室內點着一盞高脚的羊脂燈，光華白中帶青，很清楚的照見室內的一切——

一個形容憔悴，瘦骨支離的白皙老人，正自蛇樣的由石室裏間爬出來。

這裏說「爬」而非是「走」，當然是有特殊的意義在裏面，老人多半是雙腿殘廢了，所以只能勉强的運用着一雙腕肘。

在他雙腕上，各自纏裹着一層厚厚的皮革，這樣爬行起來，可以減少地面與皮膚間的磨擦，時間久了，皮革又黑又亮，就和地面上的顏色是一樣的！

「妳今天晚來了半個時辰——」老人注視着那個紅衣姑娘說：「爲什麼？我早就餓了！」

紅衣姑娘擱置下了手裏的食盒，笑着說道：「因爲烙餅呀，是你愛吃的蘿蔔燒餅。——」

老人臉上立刻現出一片極之歡喜的顏色。

他很快的向着那個地上的食盒爬去，又快又疾，那樣子簡直就像是一條蛇！

他的行動雖然很快了，比起那個紅衣少女，仍是差了很多！

紅衣少女身子一縱，已把食盒提起來，然後放在一個高高的石頭台子上！

老人撲了個空，沮喪的用兩隻手支着下額——

「我就知道！妳愈來愈像妳爹了——」老人嘆息着道：「這麼些年來，你們折磨得我還不够麼？」

少女彎下身子，笑着把老人抱起來，然後輕輕的把他放下來，讓他背部靠着牆坐好。

「對了！」她像是哄小孩一般的對老人道：「這是爲你好，爺爺！」

「爺爺！妳的眼睛裏，還有我這個爺爺？……」

老人氣得閉上眼睛，可是當少女打開了食盒的時候，他却忍不住又睜了開來。

少女雙手抱在前胸，退後一步，微微笑嗔道：「好了，現在可以吃了！」

老人看了她一眼，無可奈何的拿起了食盒內的筷子，開始風捲殘雲般的吃着，不過是瞬息之間，已吃了一空。

紅衣少女收拾了碗筷，到後面暗室裏端了一盆水，開始爲老人上上下下擦洗一番。

她一聲不哼的做着這些事情。

老人却用一種奇怪的眼光注視着她，彷彿心存懷疑，要把她看穿似的！

少女洗擦到老人雙膝時，微微一楞，抬頭看着老人，說道：「你又爬上天窗了，是吧？」

老人臉色微微紅了一下，却賭氣道：「我悶得慌——」

少女秀眉一挑，却並不發作，她冷冷的道：「你想逃是不是？爺爺，你還不死心？告訴你那是沒有用的！」

老人氣呼呼的瞪視着她，一時爲之氣結！

少女妙目注視着老人，却像一個嚴厲的大姐姐在訓斥小弟弟般的神情——

「你應該想想看，那個窗戶你是無論如何爬不出去的，就算你仍能施展卸骨術，可是又有什麼用呢？外面是千丈峭壁，下面是大海！你又是一個殘廢，摔下去還會有命麼？」

說到這裏，輕輕的嘆息了一聲，上前一步，伸出一隻手，輕輕的整理着老人散置在前額的頭髮，她那輕輕的摸着他的臉，顯露着無比的親情，較諸先前的表情又似乎換了個人似的！

「爺爺，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我死不了！」老人氣呼呼的瞪着她道：「我是一個人，不是一條猪，不是你們養的一頭野獸……」

他咆哮着，臉上青筋直跳！

少女好似早已習慣了他的性情，一隻白玉般的嫩手，不停的在他肩上摩挲着，臉上現着一絲微笑。

老人忽然用力的握住她一隻手，用着乞求的口氣，道：「潛梅——好孩子！妳放我出去吧……我實在受够了！」

少女臉上絲毫不爲所動，她搖搖頭，道：「爺爺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

「因爲我爹他不會同意的！」

「你爹？哼……」老人氣得全身發抖的道：「那個不孝的畜牲！」

「你老人家可別罵我爹，他不是對你很好嗎？」

「好！哼……我死了，作鬼也饒不了他！」

少女忽然站起來，愠道：「爺爺……你也太固執了……這些年，自從你走火入魔成了廢人以後，要不是我和爹爹照顧你，你只怕早就死了……」

老人大聲道：「我情願死……我早就該死了……」

少女不怒不愠的，說道：「可是你還活着！」

「我當然還活着！我爲什麼不活着？——我……我這麼死了太不甘心！」

「爲什麼？」少女淺淺的笑道：「是不是你老人家還有什麼未了的心事？」

老人楞了一下，恨恨的道：「告訴妳爹，他應該死了這條心，別想我會忍受不

住，把武功傳授給他！」

少女站起來，輕輕一嘆道：「我眞不了解，父子之間會有這麼大的仇恨？……爺爺，我爹是你的兒子，況且又是唯一的一個兒子，你老人家的武功不傳授給他，又傳給誰呢？」

老人冷冷一笑道：「我已經教給他太多了，當今天下能够敵得他的，已經沒有幾個人了，他應該知足了！」

「可是……」少女臉上帶出春花般的笑容道：「你老人家最得意的『太乙神功』和『無形劍』却沒有傳授給他，這又爲什麼？」

老人面色一沉道：「他不配！」

少女一怔，道：「爲什麼？」

「哼……」老人冷笑道：「他的心術不正……」

「心術不正？」

老人無限恨惡的，說道：「就拿他對我來說，他的心也太毒了……我一輩子也不能原諒他……哼哼……他好狠的心，把我關在這個孤島絕峯上，呼天不應，叫地無聲……」

少女道：「那是因爲你不良於行，這裏的天風每天『子』『午』二時吹襲進來，有助你運功和血……」

老人聽到這裏，像是狼嘷一般的發出了一聲怪笑。

「鬼話——」老人無限悽愴的道：「你以爲我會相信這番話麼？……」

「難道我說的不對？」

「小丫頭……如果妳的心和妳的臉一樣漂亮，爺爺也就喜歡妳了……」

少女吶吶地說道：「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妳不懂麼？好！我告訴妳！」老人喃喃的道：「我四年前不愼走火入魔，可是並非就此殘廢，妳應該知道爺爺的太乙神功，功能打通全身三十六處大穴，只要我運功調養，不出一年，定能使殘廢雙腿，恢復正常，可是妳爹却……暗中對我下了手！」

「這——」少女搖搖頭道：「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老人冷笑着道：「妳爹爹乘我運功未醒之際，暗以內功手法，斷了我兩處琵琶大筋……我才終身不治，落成了今日的下場！」

「不……」少女搖着頭，道：「這是你心裏這麼猜想，絕不是眞的！」

「信不信由妳！」老人閉上眼睛道：「從此以後，我才眞正的認清了他的爲人……其實，他還不如殺了我還好些！」

「你老人家也太多心了！如果是眞的，他老人家還會這麼照顧你？要我天天來侍候你……」

老人冷冷哼了一聲，道：「他知道我已對他哀莫大於心死，才想要用妳來感動我……想把我的『小九天功外玄功』騙去……哼哼！眞是做夢！」

少女冷冷的，說道：「好了，我們不談這個了，爺爺，這幾年以來，我對你可好？」

「妳——？」老人默默的道：「妳對我很好！」

少女一笑道：「可是你老人家却一直把我當外人看！你連自己的親孫女兒都不相信，還相信誰呢！」

老人那雙精明的眼睛，在她身上轉了一轉，又微微的閉起，道：「潛梅……別太不知足了，這些年來，我已經教會妳不少了！」

頓了一下，他冷冷的又道：「即使你爹也不見得就能勝過妳多少！」

「可是你老人家還是不肯把『小九天功外玄功』傳給我……」

「我不能傳給妳！」

「爲什麼？」

老人長嘆一聲，道：「我們紀家是單傳，七代以來都是傳男不傳女，紀家的絕技，絕不能落到外姓家裏去！」

「如果我一輩子不嫁人呢！」

老人冷笑地搖搖頭，道：「說傻話的丫頭……」

「我說的是眞的！」少女道：「如果爺爺把這兩樣功夫傳給我，我就發誓一輩子不嫁人！」

「妳這孩子……」

「你不信？」

「我信得過妳就是！」老人看着她，頗有感觸的說道：「妳是一個說得到做得到的孩子，根骨超人，資稟也好，的確難得——」

少女面泛喜色的道：「這麼說，爺爺答應傳授我了？」

「我沒有說答應妳！」老人臉上浮現出一片陰影，很傷感的道：「妳爲人太過機智，心胸狹窄，沒有一般女孩子的仁慈……我這些絕技，是不能傳授給妳的！」

少女臉色先是一陣緋紅，瞬間又變爲蒼白，慢慢的垂下了頭……

「孩子……妳應該知道了……這些年來，妳以上下此山，所練成的輕功，已經是天下無雙，妳的內功，已得了我七成的傳授……」

少女驀地站起來，說道：「不要說了……這些年來，直到今天爲止，我才眞正的認清了你的爲人，你是一個很自私的老人！」

老人苦笑道：「孩子，妳不該這麼來說妳爺爺……」

「我就要說，你太自私了……」

她匆匆提起了石几上的提盒，忿忿的道：「爺爺，你好好的想想吧，我過幾天再來！」

老人面色一呆，少女已步出石室之外，重重的把鐵門關上，緊接着是上鎖的鐵鏈聲音，老人疾快的爬到門前，用力的拍打着鐵門。

他嘶啞的叫道：「開門……開門……妳這個不孝的孩子……」

少女却頭也不回的去了。

她賭氣走到了峯口，冷冷天風，就像是無數支小小的利箭侵襲着她。

她心裏咒罵着，臉上却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些微笑，她好像很有把握，感覺到她爺爺遲早會向她低頭似的！

×　　×

紀潛梅下定了決心，要給她殘廢的爺爺一些教訓，是以一任他爺爺捶打着鐵門，叫破了喉嚨，她也充耳不聞，她仍然由

來時的那條路綫翻下山峯。

她以熟練而輕靈的手法攀抓着山籐，向山嶺下墜去，無數的海燕由壁間驚飛而起——

同時間，她還驚動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上纏着布條的年輕少年，少年也和她一樣垂吊在一根山籐上，所不同的是他是往上而紀潛梅是往下而已！

當他乍然發現了紀潛梅這個人確是吃驚不小，立刻定住了身子，同時把身子緊緊貼向壁邊，借着一叢山籐掩住了自己。

他的一雙罕異，驚訝的眸子，透過籐枝注視着快速向下飛墜的紀潛梅，一直目送着她到達底峯爲止。

紀潛梅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就很有可能發覺到有生人來到，因爲河岸的另一側，留有一行清晰的足印，如果她繞過了這灘頭的話，她更會發現到岸邊上還停泊着一艘小船，只是她却比往日粗心大意，並沒有發覺到這些！

她直綫下降的身子，極爲輕靈快捷，下臨到數丈距離飄身而落，簡直無異於當空的飛燕，足尖一接觸河岸的當兒，嬌軀再一次的縱起來，却已經輕飄飄的落在了那艘綠色的小舟之上！

隨後解纜昇帆，小舟在水面在劃了半個圈子，一逕的向着浩瀚的海面上飄馳離岸直去——

這一切都看在了壁間少年的眼中。

由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內心的驚訝，因爲他還是第一次見過一個人能有這麼超越凡俗的輕功，也許在他的想像裏認爲是不可能的！

他一直目送着海面上那道白綫消失視綫之後，才能移動一下身子！

這處海島由於地處隱秘，長年雲封霧鎖，加以附近多疾流漩渦，所以始終不曾爲外人所發覺，即使爲人發覺，也很少人胆敢冒着性命危險試圖登臨！

少年自以爲是第一個登上這所孤島的人，是以他現在才會越加的感到驚訝！

由他那身特殊的打扮，以及背後繫着的一個小竹簍上判斷，立時就可以知道他的職業，和來此的意圖。

他就是從事高山採摘燕窩那一行業的人！

這是他第四次，來到這個島上，採摘燕窩，以往的三次，他是早上來的，唯獨今天，他爲了躲避海面上的漩渦，才改在了黃昏。

這裏石峯峭壁上燕窩多極了，雖然較別處危險得多，可是每一次却都能有很好的收穫！

同樣的燕窩，却由於品質的不同有很大的分別，比如說產在最高峯上的就遠比次高峯上的要好得多，而「第一窩」又遠比「第二窩」要佳得多。

因爲最高峯壁上的燕窩難摘，海燕的體能較强，所製的巢窩質乾且純，而這類的燕窩多是第一窩，所謂「第一窩」就是燕子第一次結的窩，這類燕窩質純潔淨，營養極豐，如果被人摘去了，燕子迫於無處安棲，勢必還要再結窩巢，那麼再結的窩巢就叫做「第二窩」了，以此類推，甚至於有「第三窩」，「第四窩」……

總之，越往後的燕窩質地也就越差，雜質越多，甚至於有的燕窩是紅色的，即爲海燕迫於少津而嘔血之作！

少年雖然年歲不大，可是身手矯健，顯係個中老手，他摘取燕窩的手法特別，姿態極美。

當他發現到要採摘的燕窩時候，整個身子往壁上一貼，然後運用兩膝雙肘之力夾附着石壁，却以嘴去咬摘燕窩邊緣，然後回頭把燕窩放入背後的竹簍之內，行動敏捷，百無一失！

可是今天，他好像採摘的興頭不高，自然是因爲剛才發現了那個奇異的少女之故。

那個少女嘴裏咬着一個提籃，由極高峯巔墜身直下，不禁使得他懷疑她是否也是一個採摘燕窩的同行？可是她並沒有採摘燕窩……樣子也不像！

他怎麼也想不透，整個心都亂了。

如果說剛才那個姑娘是居家於此，就更使人難以想像了。

他決心要探察一個究竟，就循着剛才紀潛梅的來處一路向上攀去！

長年從事這種行業以來，已把他鍛鍊出一身的好筋骨，尤其是雙足兩腕上的力道大得驚人！

雖然他仍然無法與先前發現的那個少女紀潛梅的身手相比，可是一般人却是萬萬不能望其背項——

他已經爬到最高峯，却也累出了一身汗！

眼前正是那塊碩大無比的巨石，却是苦於無山籐援手，山風大極了，彷彿就像幾雙有力的巨手，拚命的在推着他身手，只要稍有不愼，怕不跌落懸崖粉身碎骨萬刦不復！

他實在沒有勇氣放開雙手，爬過眼前這塊巨石，心裏忖思着退路，正在上下不得的當兒，却有一個蒼老的聲音，透石而出道：「誰——？外面是那一個？是梅兒妳回來了麼？……」

聲音是發自石內，透石而出，仍能清晰的聽在他耳朶裏。

少年嚇了一大跳，他緊緊抓住面前的一根籐子，分判着聲音的來處，有點毛骨悚然！



少年隱身籐蔓，注視着快速下降的紀潛梅。

「你不是梅兒……」那個聲音驚異的叫道：「你是誰？是誰……？快說話！」

接着大石內傳出一陣錚鏘的敲擊聲，聲音正是來自少年面前上方的巨石內——

那塊大石，也正是這座孤峯的峯頭，大極了，有一幢樓房那麼高大。

如果不是少年親自看見，親耳聽見，他簡直不敢相信那塊大石之內，竟然會藏着一個人，一個活人！

「是誰？快說話！」那個蒼老的聲音叫道：「我已經聽見你了，快說！」

少年定了一下神，吶吶的，說道：「是我……」

「你是誰？」

「是採燕窩的！」

少年一面說，一面仔細分辨着聲音的來處，斷定那人確是藏自大石之內。

大石內的老人沉默了一會兒，聲音忽然放低了道：「好……你來的正好……你可曾看見一個紅衣姑娘？她在那裏？」

少年猶豫一下，道：「看見了……她已經走了！」

「啊——」老人聲音又道：「她看見你沒有？」

「沒有……你到底是誰？怎麼會在這裏？」

石內老人發出了嘶啞的一陣低沉笑聲，像是欣慰極了，老人喜極連聲的道：「好極了……好極了……你快來吧！」

少年道：「可是我上不來！」

石內聲音道：「你能够爬到這裏，一定能够上來，不要洩氣！」

少年爲難的道：「我翻不過這塊大石頭……你到底是誰？怎麼會在石頭裏？」

「唉……」石頭裏的人嘆息道：「我是一個不幸的人，你剛才看見的那個姑娘，是我的孫女……」

「啊……原來如此！可是——」

石內老人揷口道：「你願意救我出去麼？——」

「我——我願意！」

「好！」老人聲音道：「我知道你一定願意的！你現在站的地方我已經知道了，風很大是不是？」

「風大極了——」

「那就好！」老人聲音道：「你只須把背朝着風頭，放心的爬上來就是了……風吹着你，你一定掉不下去！不要怕！」

摘採燕窩的少年心裏一驚，暗忖簡直是胡說，可是他却情不自禁的把背部轉向風頭，果然整個的人就像是被人托住一樣的，風的力量巨大無匹！

他的胆力頓時一壯，就試着把身子前伏，鬆開雙手，的確很穩，絕不愁會摔下去。

他試了一下，就慢慢的向着那大石上爬去！

那塊大石，雖然平直陡峭，可是其上却有許多斑蝕的洞穴，少年手足攀踏，戰戰兢兢的爬了上去。

「對了……你已經上來了……」石內老人似乎一面分辨着他爬行的路綫，一面小心的指引。

所幸那個少年身手靈活，已經不再須要他多指點，順利的爬到了大石上，然後

他換了一個位置又向反面爬下來，等到離地有三四丈左右，少年奮身一躍而下，踏在地面。

石內老人緊張的道：「摔着了沒有？喂——喂——」

少年爬起來拍打了一下身上，風太大吹得他左舞右晃，幾乎要跌倒，趕忙轉到了背風處。

他喘息了一下，雙目四下一搜索，已經看見了那條曲折的小徑，就順路直下。

老人的聲音還在叫着：「喂——喂——喂——」

少年忽的止步，眼睛已經看見了那扇大鐵門，他慢慢走到鐵門前。

石內老人嘶啞的聲音，傳自鐵門下方，說道：「鑰匙在一塊大石板下面，快點開門！」

少年依言在門側石板下拿到了鑰匙，心裏却微微動了一下，他遲疑着沒有馬上開門。

「你還不快開門！傻個什麼勁？」

少年吶吶道：「如果我開了門，你豈不就跑出來了？我和你一面未見，爲什麼要放你出來？」

石內老人楞了半晌，才慢慢的嘆息道：「你說的不錯，你我素不相識，爲什麼要救我出來……？」

老人發出凄凉的笑聲，又道：「現在的年輕人，什麼事都要講究實惠……小夥子，人是應該互相帮助的，難道連這一點做人的道理你都不懂麼？」

少年被說得臉上一紅！

他喃喃道：「可是我還不認識你！」

「你就要認識我了！」老人催促道：「開開門吧！」

少年猶豫了一下，說道：「可是你却先要答應我，不許逃跑！什麼事要我來決定！」

老人哼了一聲道：「好吧！」

採燕窩的少年忖了一下，一隻手由胸前抽出了一口鋒利的匕首——這口刀是他用來割挖燕窩用的。

他做好了必要的準備，這才打開了鐵門！

鐵門一開，他立即挺身而進，反手關上門，再回頭——

他似乎被面前的這個老人嚇得呆住了，同時也感覺到自己的這番防範準備純屬多餘，也不禁感到有些慚愧！

面前的老人顯然是個殘廢，他蜷伏在地下，正用着一雙深邃的眸子，注視着自己，在他雙膝部位，居然和自己一樣的纏裹着兩塊護肘，只不過是皮革所製，其色純黑而有光澤。

老人是那麼的瘦削白皙，五官部位清奇而有輪廓，尤其是那雙深陷的眸子，深沉憂鬱之間另外含蓄着一種訴說不出的神異光采，令人不敢逼視。

少年雖然不認識他，可是僅憑一面之間，已然相信他絕非是想像中的惡人！

他不禁鬆弛了一下內心的戒備，在一塊平整的石几上坐下來！

老人那雙烱烱的目光，自從少年方一步入的當兒，始終灼灼有神，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他，少年反倒有些被他看得怯虛！

老人白面無鬚，但是雙耳之內，却滋生出兩股雪白如絲的長髯，足有尺許長短，搭垂地面，宛若畫上仙人！

少年被看得有些不耐，却也情不自禁的轉向老人望去，雙方都在觀查着對方。

老人開始像蛇也似的行走，速度極快的在少年四週繞了一週，最後游到少年正面直腰後坐下，清癯的面頷上，泛起了深刻的笑紋。

「你叫什麼名字？」

「我姓邱，邱長亨——」

「邱長亨！」老人上下打量着他道：「是第一次來麼？」

「不！」邱長亨道：「是第四次！」

老人道：「第四次？」遂閉上眸子，默默的點着頭道：「讓我想想看……」

睜開眸子道：「你上次來，可是正月初八？」

邱長亨怔了一下，不禁大爲驚異道：「咦——？」

老人笑道：「這就是了，我雖深居石室，可是這骷髏峯上一點風驚草動，我也會知道！」

邱長亨莫明其妙的道：「你怎麼會知道？」

老人道：「你可知佛門中『靜中參悟』這句話麼？」

邱長亨似懂非懂的點了一下頭！

老人道：「一個人長年靜處的結果，常常有不可思議的觀查能力，這並不足爲奇，這裏每逢六八日，天和風緩，地光充沛，是我靜坐練功之時……你上一次涉臨本島，我乃於靜中觀查得知……」

頓了一下，老人接道：「只可惜，你那一次現身在東岸石壁，我雖然曾施展『傳音入秘』的功力，向你呼救，終因爲距離太遠，且石層過厚，你不能聽見！」

邱長亨驚訝道：「不錯，那一次我是在東岸採摘燕窩，……這麼說，老人家你眞是個活神仙了！」

瘦老人發出一陣枯澀的笑聲道：「雖不敢自稱神仙，却也有半仙之體，只是擺脫不開自身的重重魔難，才至於落得今日下場！」

邱長亨疑惑的道：「你老怎麼會被關在這個地方？爲什麼？」

「爲了……」瘦老人怪聲笑道：「大丈夫難免妻淫子不肖……這件事等會再聊，我且問你，你來時看見那個紅衣女孩，可曾離去？」

「離開了！」邱長亨道：「我親眼看見她張帆走的！」

瘦老人喃喃道：「她居然沒有發現你……也算是奇跡！」

邱長亨道：「你剛才說，那個姑娘是你的孫女？」

「不錯，她叫紀瀞梅……你可聽說過這個名字麼？」

邱長亨想了想，搖頭道：「我沒聽說過！」

老人道：「你時常在外走動，居然連『雲中鳳』紀瀞梅這個人也沒聽說過？」

邱長亨道：「這個……」又搖搖頭！

老人怔了一下道：「這麼說，你還是很少在武林中活動，你師父是誰？」

邱長亨對於「武林」這兩個字很是陌生，他搖搖頭道：「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我也沒有師父！」

老人又是一呆，忽的身子前游，一隻手扣住了邱長亨的足踝，邱長亨大吃一驚，用力一掙沒有掙落，却覺出老人那隻手掌之內，傳出一般極熱之氣。

那股熱氣一經由邱長亨足踝處入體之後，迅即疾若電流，剎時間已貫通邱長亨全身上下，等到邱長亨感覺出時，瘦老人已鬆手退開！

邱長亨茫然不解的說道：「你這是幹什麼？」

瘦老人枯澀的面頰上，帶出了一種喜悅之情，連連點頭道：「想不到……你果然是未經習武之身，我倒是錯看了你了！難得，難得！」

邱長亨已爲老人一切引發了好奇之心，他不知他言中之意，只是用驚訝的一雙眸子，奇怪的看着他！

瘦老人輕嘆一聲道：「既然你並非武林中人，我倒可以告訴你個中實情了……我姓紀名一個楓，你可聽過這個名字？」

邱長亨又搖搖頭！

「沒聽過最好……」紀楓道：「紀門武功，江湖獨尊，在我三十以後，行走江湖已少有敵手，四十武功大成，五旬以後退隱兩湖，專心研習上乘心法，從此江湖武林中已不見我的踪跡！」

邱長亨相信對方所言屬實，內心不禁深爲欽敬！

老人紀楓嘆息一聲道：「我子紀軒，根骨雖佳，但心術不正，生性貪暴，我看他不足承受我上乘武功，日後必毀我門風，所以多年來，他雖苦苦哀求，我却抱定宗旨不爲他說動，想不到竟然遭他暗中懷恨……那一年我因研習上乘心經，不愼走火入魔，雙足失靈，那孽子，竟然乘我入定之時，暗中以內家手法，毀了我的一雙琵琶大筋，使我終身成爲殘廢……」

邱長亨聽到此，不禁大吃一驚道：「哦——」

紀楓冷笑着道：「那孽子滿以爲這樣就可恐嚇威脅於我，一時軟硬兼施，將我困居於此，又令我那孫女兒假意示惠，想騙取我的內功口訣，一旦他們學會那些我不傳之技，只怕我死無葬身之地！」

邱長亨不禁爲之髮指，當時憤然作色道：「你那兒子眞乃猪狗不如，莫非就沒有一人出來主持正義麼？」

老人紀楓搖搖頭，說道：「我已多年不出江湖，昔日故舊，萍聚風散，此刻尚活在人世的只怕很少了，那一個又會知道這些？……」

他本來很達觀，想得開的，可是在他深入追叙這件痛心的過去之事時，却也情不自禁的觸發傷感，瘦削清癯的面頰上，浮呈出一片悲痛之情。

邱長亨道：「你老人家就應該手刃了那個孽子，以洩心中恨……」

紀楓慨然道：「虎毒尚不食子，紀軒雖是對我早已沒有父子之情，我却不忍親手制其於死，再者，他今日武功是十分了得，我自被毀了琵琶大筋之後，很多功夫已無能施展，如何能是他的對手？」

邱長亨道：「但是這樣也未免太便宜他了！」

紀楓冷冷的一笑，說道：「做惡無義之人，最終必無好下場……他眼前不孝，不義，惡蹟昭彰，必遭天譴！你等着看吧！」

邱長亨心內憤憤不平，却也不便說些什麼——

他大約有二十二三的年歲，身子很高，也許是長年翻越危岩山嶺之故，鍛鍊出一身健美肌肉，骨骼發育得尤其偉昂，一身古銅色的皮膚，襯以濃眉俊眼，更顯得英氣勃然！

他在聆聽了老人紀楓這番話後，已經下定決心，要把這個不幸的老人救出去。

「我們走吧！」他霍地站起來說。

紀楓向着石洞天窗看了一眼，道：「天快要黑了，你住在那裏？要知道『酉』時一到，這附近海面上，却多急流漩渦，危險得很呢！」

邱長亨忽然怔了一下，道：「對了，這麼說，我們更要快走了！」

說罷他走向紀楓，一伸手把老人抱起，匆匆開門步出。

在接觸到黯然的天光的一剎那時，老人紀楓長長吁了一口氣，慨然長呼道：「妙呀——」

邱長亨立刻感覺到他整個身子由於過度的興奮，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他那雙沉鬱眸子，一剎時閃爍出凌人的鋒芒，不時的東張西望，左顧右盼着！

邱長亨抱持着他，正要翻上大石。

紀楓道：「不要走那裏下去，那樣我帮不上你的忙！」

邱長亨忽然警覺到此刻自己多了一人，如由來的方法繫身而下，自是太也危險！只是這座孤峯的一切，他並不熟悉，一時却不知如何走法！

紀楓道：「一直下！」

邱長亨就大步往下邁進，他雖然雙手平托着紀楓的身子，行走起來亦極其輕鬆自然！

紀楓又道：「左拐！」

左面是一片嵯峨的怪石，每一塊都約有丈許高下，石與石之間空隙不大。

邱長亨抱持着紀楓在石隙間行走了一程，覺得不耐，他就躍上一塊大石，看清了路再跳下去！

石高兩丈，邱長亨抱着紀楓落下的身子，打了個踉蹌，差一點摔倒，他接着又躍上了另一塊巨石！心裏却不禁嘀咕不解！爲什麼，紀楓要選擇這樣的一條路來行走呢。

接着，他又跳下去，這一次兩個人都摔倒了。

邱長亨大吃一驚，担心老人紀楓可能被摔傷了，出乎意外的，却見紀楓身子在砂石間一個疾滾，坐了起來，反倒出聲大笑不已。

邱長亨趨前道：「這却是你選的好路，摔着了沒有？」

紀楓笑道：「好小子，眞有你一手，這麼看來，你倒像眞的沒練過功夫。」

邱長亨重新把他抱起來，又躍上了一塊更高的巨石。

紀楓道：「傻小子，其實你可以不必摔倒的。」

邱長亨道：「怎麼會不摔倒？」

紀楓道：「這一次你左腿微彎在後，

右腿前跨，再跳一次試試！」

邱長亨依他所言，試着躍身直下！但覺得「砰！」的一聲大震，身子落在地下，果然直立未倒，只是震動得五內如焚，眼前金星直冒！

紀楓道：「好！大有進步！」

他手指向附近一方岩石，足有四五丈高下，道：「空言不如一試，上去再試一次。」

邱長亨苦笑道：「太高了！」

紀楓笑道：「這一次保你沒事，快上去。」

邱長亨抱着他一直爬上岩石之巔，山風極大，吹得他搖搖欲墜！。

紀楓道：「我對你一上來就期望甚殷，你是否能成大器，能不能承受我這一身不世的武功，就看你這一跳了！」

邱長亨一怔道：「你說什麼？你在教我武功？」

紀楓笑笑道：「現在只是個開頭，還不知你有沒有這個造化！」

邱長亨又是一怔，內心說不出是什麼感覺。

他直言無諱的道：「可是我並沒有請求要你教我武功呀。」

「你用不着請求！」紀楓嘻嘻笑着道：「我看中的人跑不了，看不中的人跪下磕頭我也是不要。」

邱長亨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一時却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

紀楓道：「你聽着，要學我紀門特殊武功菁秘，須要有三大前題！

「第一，這個人必須是從來未曾涉獵過任何武術門徑。

「第二，要有超人的清奇骨像和堅忍的意志。

「第三，這個人必須要有常人不及的潛在體力，和一點熟透的領悟能力。」

邱長亨還來不及答話，紀楓已接道：「這三條，看來似容易，却是求之維艱，不是我挑眼，如果不能具有以上三個條件的人，他萬萬不能領會我紀門武功的菁華骨髓！」

邱長亨苦笑道：「你老人家就是因此才在試我麼？」

紀楓笑道：「不錯……你記着，這一次再跳的時候，收小腹吸長氣，再照我剛才教你出腿的方法試試看！」

邱長亨道：「這……我可是沒把握，只怕太高了，我倒是沒什麼關係，就怕摔着了你不好！」

紀楓道：「摔不着你，自然也就摔不着我，跳吧！」

邱長亨心裏一動，暗忖道：「常聽人言，江湖裏每多異人，眼下這人，說不定也是這類異人，他果眞有心要傳授我什麼功夫，豈非是千載難逢的造化，我却不要失之交臂！」

這麼一想，邱長亨頓時精神抖擻。

紀楓又催促道：「跳呀！」

邱長亨把心一橫，提吸一口氣，閉住了呼息，向着三數丈高矮的岩下，縱身而落。

他還是第一次由這麼高的地方跳下去，況且手上還抱着一個人，自是更沒有把握，豈知身子跳下之後，彷彿有一種無名的飄浮之力，把他下躍的身子托了一下。

邱長亨那裏知道，其本身由於自幼卽從事摘採燕窩工作，奔走於絕壑斷壁，深山大澗之間，不知不覺的早已鍛鍊出一身超人的輕功，只是他不自覺罷了，此刻經高人一經指點，自是頓見成效！

眼看着他下墜的身子，有如四両棉花般的自高而墜，非但不曾跌倒，居然異常的輕靈，也不再覺得如同先前那麼大力的震動。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不精武功訣竅的邱長亨，一時茫然不解！

老人紀楓却忍不住呵呵的笑了！

邱長亨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紀楓笑聲一歛，道：「天生美質，不可自棄，邱長亨，你已通過了我授徒三關，自今而後，成爲我紀門第十三嫡系弟子，你的造化不小！」

邱長亨呆了一呆，初識武功滋味。衷心欣慰喜悅之情，吶吶道：「你老人家說的，可是眞的！」

紀楓感傷的道：「當然是眞的……」說時，他那雙深陷的眸子裏，反映出一片淚光，悲中帶喜的道：「這是上天的一番美意，想不到我紀楓居然能在殘暮之年，得了夙願……邱長亨，你且把爲師放置在眼前坐好，你要好好的向我行上三個大禮，自此以後，卽爲我紀楓的唯一的傳人了！」

兩行淚水，奪眶而出——

邱長亨難以體會紀楓此刻心情，老人却頗有悲哀，試想他那一身武功絕學，却不能傳於親生兒子，爲恐失傳武林，不得不傳於一個外人，自是大可感悲之事。

反而言之，他本已抱定把一身絕學，隨同殘軀一同埋逝於地的失望心情，忽然間遇到了一個理想傳人，這番喜悅又是何等的突然！

這兩番不同的感觸衝擊之下，却使得一向心如止水的這位武林異人，也難免激盪了一番悲喜心情，一時難以自持了！

邱長亨福至心靈，陡然體會出這番福份來得不易，一時收歛起冒失玩笑心情，當下依言把老人紀楓放置在面前一塊大石之上！恭敬後退！

紀楓道：「且慢行禮！」

邱長亨應喏道：「是！」



邱長亨依着紀楓所言，試着躍身直下。

紀楓道：「你雖合乎我以上三個條件，但如要入我門下，傳我絕技，却還要應我三事，你可依得？」

邱長亨道：「你老人家就吩咐吧！」

紀楓道：「第一不可恃技而炫！」

邱長亨點頭道：「遵命！」

紀楓道：「第二：我紀氏門中絕技，只可單傳不可雙傳，傳男不可傳女，卽妻子女兒，亦不可例外！」

邱長亨怔了一下，不解道：「這又是什麼緣故？」

紀楓道：「你不答應？」

邱長亨道：「不是的……只是不明白其中原因！」

紀楓道：「說來其中有一段頗爲曲折離奇的故事，你也無需知道，總之如破此禁你本身必當先受其害！」

邱長亨心中充滿了疑惑，却也不便多問，當下抱拳道：「遵命！」

紀楓道：「第三，你受我嫡系武功之後，必遭我那孽子紀軒之妒，我那孫女兒更是冰雪聰明，你須抱定決心，不受他二人困惑……」

邱長亨點頭道：「這個自然！」

紀楓道：「紀軒雖然心術不正，究係我親生骨肉，你日後技成，武功定必高過於他，但你却要答應我，不可取他父女性命！」

邱長亨想了想，遂點頭答應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在你老人家面上，我也不與他們計較就是！」

紀楓嘆息道：「其實，我對我那孫女兒，是極爲疼愛的……如果你與她……唉！算了！」說到這裏，頓了一下道：「好吧……你就行拜師大禮吧！」

邱長亨退後一步，跪倒在地，誠聲道：「師父在上，請受弟子大禮參拜。」

說罷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響頭，老人紀楓却端坐不動，實實在在的受了他三個響頭，清癯的臉上，情不自禁的泛出了一片笑容！

邱長亨站起之後，紀楓道：「徒兒，你現在住在那裏？離這裏遠麼？」

「此去約三十里，地名青沙堡。」

「青沙堡！」紀楓漠漠的點着頭道：「我知道那個地方，你怎會住在那裏？」

邱長亨道：「弟子一行七人，乃是由海南島輾轉遷徙而來，俱是以摘取燕窩爲生之人！青沙堡位處荒島，是我輩最好居處。」

紀楓點頭道：「好吧，就帶我去青沙堡吧！記住，人前我二人以祖孫見稱！不可提我名姓！」

邱長亨道：「是！」言罷上前抱起紀楓，遂向峯下行走——

紀楓道：「你們旣是七人一夥，何以只有你一人，來此採摘燕窩？其他六個人呢！」

邱長亨闞音止步，微笑道：「其他六人原是一夥，弟子只是後來加入的！」

「這麼說，你不是來自海南島了？」

「是的！」邱長亨道：「弟子自幼生長渤海，近年始來到遼東，和那六個人是最近才認識的！他們採摘燕窩有一定之處，不欲爲弟子所知！弟子採摘之處，他們也不知道！」

（未完）

半世英雄

雁蕩鬼堡英雄塚

秦紅・文
盧令・圖

能經天塹，此身已具造化，何必復名利是為？

得憩望溪，往世頗留宿慧，安用再庸俗自擾！

這是鏤刻在「望溪亭」亭柱上的一楹對聯，凡是遊歷仙華山而到過「天塹」之人，都會看到這副對聯，而凡是看到這副對聯之人，莫不讚歎它寫得好！

仙華五景，天塹其三，但遊仙華者絕少到過天塹，因為要到天塹必須經過一面千仞削壁，而削壁上無路可走，須手攀岩隙足踏壁磴蟠行而過，情況驚險無比，稍一不慎，必至粉身碎骨，遊人因此望而卻步。

其實過了削壁，豁然別有洞天，地廣而平，有亭有樓，倚壁而建，亭名「望溪」，樓號「瞰城」，蓋登臨此處可以遙望浦陽江，又可迎瞰浦陽城，故以「望溪」「瞰城」為名。

即天塹四周，舉目所見，叢林蓊鬱，怪石如虬，奇岩似豹，岩壁林間，更可見白鶴怡然竚立，此景此情，令人置身其間，無復思人間煙火，實為一美妙仙境也！

出望溪亭而前，有一山凹，下行約五百步，重復向上，便見一拱形石洞，石洞右方，建有一座精舍。

這間精舍，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外表高雅不同凡俗，如名山隱士屹立於山頭上！

此刻，精舍外面的一塊平坦的磐石上，靜靜的趺坐着一個十來歲的孩子。

這孩子眉目清秀，但神態竟然莊嚴肅穆，有如一位得道高僧！

他正在打坐行吐納之術，身邊放着一口寶劍，任何人看了都知道他是練武的孩子。

驀然，在他眼前白影一閃！

赫然出現了一位中年人！

這中年人劍眉鳳目，鼻若懸胆，身着一襲雪白長衫，風度翩翩，透着一股飄逸出塵之相。

那孩子一見之下，含笑而起道：「爹，您回來了。」

白衣中年文士一掌搭上他肩胛，笑道：「鶴兒，不要中輟，繼續練功！」

那孩子點頭應是，又復坐下，斂去面上的笑容，繼續吐納練功。

白衣中年文士隨即提輕腳步，走入精舍，一路轉到後面廚房，悄悄掩到一個正在燒飯的美婦身後，突然一把抱住她的腰肢。

「啊哎！」

美婦人驚叫一聲，掉頭一看是自己的丈夫，不由的啐了他一口，嗔笑道：「要死，嚇了妾身一跳！」

中年文士哈哈笑道：「芸，意外？」

美婦人笑道：「你說月底才能回來，怎麼提早了半個月？」

中年文士親了她一下，笑道：「因為想念妳呀！」

美婦人臉泛紅暈，推開他，惱笑道：「你又不正經了，被孩子撞見了，看你怎麼辦！」

中年文士揭開鍋蓋看了看，問道：「今天有甚麼好菜可吃？」

美婦人嬌笑道：「鶴兒昨天打了一隻野兔……」

她轉身去灶口添柴，接着問道：「那事情已經解決了麼？」

中年文士道：「解決了，我只寫了一封信，叫妳三叔帶上山去，對方立刻就交還鏢銀，而且還連聲道歉呢。」

美婦人微微一笑道：「看樣子，當今武林敢不買你的帳的人還真不多哩！」

中年文士揚揚劍眉，神采飛揚地道：「當然，因為天下沒有第二個『劍君子岳一實』！」

美婦人白他一眼道：「你又抖了，須知月盈則虧，你以後最好收斂一些，少管閒事。」

劍君子岳一實哈哈大笑道：「瞧，這回可是為了妳三叔的事，妳卻教訓起我來了！」

美婦人忽然幽幽輕嘆一聲道：「不錯，這回是為了我三叔的事，不過你一向就喜歡打抱不平，得罪的人已經不少了，我實在有些担心……」

劍君子岳一實笑道：「不要担心，從今天開始，我不再下山就是了。」

美婦人道：「可是，恐怕你還得下山一次。」

劍君子岳一實神色一怔道：「此言怎解？」

美婦人道：「前天下午，少林，武當，黃山，白鶴、青蓮五大門派的掌門人連袂到此找你，妾身說你不在，他們就留下了一件東西……」

劍君子岳一實注目問道：「是甚麼東西？」

美婦人道：「一件密封的書函，放在房中第三個抽屜裏，你去拿來看吧。」

劍君子岳一實立刻轉出廚房，奔入房中，由抽屜裏取出一件密封信件，當即拆開來看。

信封內，裝的是一方白絹！

白絹寬五寸，長一尺，上方有着用紅絲綫綉成的「五老會令箋」五個橫排的字，中間則是兩行龍飛鳳舞的墨字：

劍君子岳大俠大鑒：

本會今有一要事欲與岳大俠相商

請於重九午時駕臨北雁蕩山鬼堡

一敍為荷

耑此奉達

黃山白頭翁

少林百善師

白鶴三尺判　同拜

武當無憂子

青蓮九華尼

劍君子岳一實看完白絹上的字，不由皺起眉頭，自言自語道：「嘿，他們居然對我下起『五老令』來了！」

「甚麼事？」

美婦人適時跟入房中。

岳一實將白絹遞給她，說道：「妳看吧！」

美婦人接過白絹，看畢，臉現迷惑之色道：「他們請你去北雁蕩山鬼堡，幹甚麼呢？」

岳一實微微一笑道：「不知道，我只奇怪他們竟對我下起『五老令』來了！」

美婦人又看了白絹一眼，道：「這就是你以前說起的『五老令』？」

岳一實頷首道：「不錯，『五老令』所到之處，天下一體服從，因為『五老令』是當今武林公認的一個組織，相當於武林盟主。」

美婦人再看了「五老令」一眼，道：「但是這上面的語氣，對你並無不敬之意呀。」

岳一實道：「他們使用『五老令箋』，即有『命令』的含意在！」

美婦人道：「你感到不滿？」

岳一實摸摸下巴，笑道：「妳知道，他們五人雖是目前武林中的頂尖人物，但是我卻曾經分別和他們較量過而畧勝一籌，當初他們倡組『五老會』時，理應和我打個招呼才對……」

美婦人接口笑道：「結果不僅沒有，而且今天竟然對你下起『五老令』來了，是麼？」

岳一實道：「是啊！」

美婦人笑哼一聲道：「你又不老，難道還想插上一腳不成？」

岳一實笑道：「我倒無此意思，只是覺得他們不該對我下『五老令』而已。」

美婦人道：「他們既是武林公認的領導人物，你就尊重他們一下也吃不了甚麼虧的。」

岳一實點點頭，要過她手上的那方白絹，一指上面的「五老會令箋」五個字道：「妳看這五個字綉得如何？」

美婦人道：「很好呀。」

岳一實道：「這是當今天下第一刺綉名家梅老夫人的手藝，據說『五老會』的令箋均出自她的手筆，旁人無法仿造。」

美婦人道：「哦。」

這時，他們的愛子岳鶴蹦蹦跳跳的跑入屋中，大叫道：「娘，我肚子餓了！」

美婦人道：「好的，娘去把飯菜端上來。」

說着，轉入廚房端飯菜去了。

岳一實便牽着兒子走入飯廳，問道：「鶴兒，最近有無進境？」

岳鶴答道：「有的，爹，孩兒自覺任督兩脈快要打通了。」

岳一實欣喜道：「好極了，你將來的成就一定會超過爹的。」

岳鶴道：「爹，娘有沒有告訴您那五位掌門人來家的事？」

岳一實道：「有。」

岳鶴道：「他們留下了一件東西。」

岳一實取出「五老會令箋」給他看，道：「就是這東西，他們要爹去北雁蕩山鬼堡商量一件要事。」

岳鶴看到上面的「鬼堡」兩字，大感興趣道：「這鬼堡是個甚麼去處？」

岳一實道：「爹也不大清楚，據說那原是一座古堡，堡主是一位武林高人，他們家有一個丫鬟不知何故上吊死了，那以後古堡中就經常鬧鬼，那一家人不敢再住下去，就搬到別處去了，從那以後，大家便稱那座古堡為鬼堡。」

正說着，美婦人已將飯菜端入廳。

岳鶴已無心吃飯，接着問道：「他們邀請爹到鬼堡去，莫不成是要爹幫他們捉鬼？」

岳一實笑道：「說不定呢！」

岳鶴興冲冲道：「爹帶孩兒一起去如何？」

岳一實搖頭道：「不成，你功夫尚未練成，不能下山行道。」

岳鶴道：「可是，孩兒很想看看鬼是個甚麼樣子。」

岳一實道：「鬼是看不見的。」

岳鶴道：「既然看不見，他們怎麼知道有鬼？」

岳一實搔搔頭道：「這個……我想鬼偶爾也會現身，或者化為一陣陰風，或者只聞其聲而不見其形……」

美婦人把飯放到他們父子面前，道：「吃飯，吃飯，別儘是談鬼了。」

岳鶴端飯扒起來，一邊吃一邊又問道：「爹，人死了為甚麼會變為厲鬼？」

岳一實道：「通常是枉死的人才會變為厲鬼，他因為含冤而死，因此陰魂不散，就變為厲鬼找人報仇了。」

岳鶴點點頭道：「我懂了，但是鬼既然無形，人怎麼能夠捉到他呢？」

岳一實笑道：「傻孩子，爹不過是跟你說笑話的，爹本事再大，也無法捉鬼，五老會請爹去鬼堡，也絕不是要爹幫他們捉鬼。」

岳鶴一呆道：「不然，他們邀請爹去鬼堡幹甚麼？」

岳一實搖搖頭道：「不知道。」

岳鶴道：「爹去不去？」

岳一實道：「去。」

美婦人問道：「甚麼時候去？」

岳一實道：「今天已是九月三日，要去的話，明日就得動身了。」

美婦人嘆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難得有幾天在家，這次北雁蕩之行回來之後，可不要再出去了！」

岳一實道：「好的，回來之後，我就閉門謝客，再不管武林是非了。」

他忽似想到了甚麼，放下筷子，取出「五老會令箋」遞給她，說道：「這東西妳收着。」

美婦人微怔道：「幹甚麼？」

岳一實道：「收着就是了。」

美婦人未再追問，收下了「五老會令箋」，端起飯碗默默的吃起來。

次日，劍君子岳一實再度離別妻兒，下山往北雁蕩山而來。

他，是百年來武林中最傑出的劍術名家，出道十多年，打遍天下無敵手，經歷了無數次的大風大浪，因此這次雖是五老會出面邀請他前往神秘的「鬼堡」會晤，他也不覺得是一件特別了不起的大事。

走了六天，就在重九的上午，抵達北雁蕩山西麓。

雁蕩山，有南雁中雁北雁之分，屬括蒼山脈，盤亘數百里，古稱東甌三雁，而以北雁最勝，迤邐於甌江北岸，諸峯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絕頂有湖，方十餘里，水常不涸，雁之春歸，每留棲於此，故名雁蕩，山中又有大小龍湫會諸澗水，懸崖數百丈，飛瀑之勢，如萬斛水從天而降，有曰天下奇秀無逾此山者，似非過譽。

劍君子岳一實家住仙華天塹，距北雁蕩山不過數百里路，但今天却是首次來到北雁蕩山，仰望山上奇峯奕奕巍巍，博大雄奇，一望無盡，不禁有些迷茫起來。

他只知道北雁蕩山中有一座神秘的鬼堡，却不知鬼堡座落山中的何處，現在面對浩瀚如海的一片崇山峻嶺，不由暗暗叫苦。

往哪裏找呢？

不管他，先上山再說！

於是，他循着一條山路上山而來。

他希望遇上一個人，便可向他打聽鬼堡的所在地，誰知走了半天，看看午時已快到了，竟見不到一個人跡，心中更加急了。

復行一二里，看見近處有座光禿的山峯，於是飛身掠去，施展絕頂輕功，捷如猿猴飛登上峯頭，居高臨下，運目四望。

但是，所看到的，却盡是重障連亘，峯巒堆螺的景象，非但看不見鬼堡的影子，就連一般山中常見的寺廟也不見一座！

「眞是要命，他們爲何不說明鬼堡的所在地呢？只寫明鬼堡兩字，害我滿山尋找，這不是尋我開心麼？」

越想越氣，忍不住仰天長嘯了一聲！

他雖僅屆中年，一身內家功力却已練到化神之境，這時發出的一聲長嘯，聲若龍吟，傳出數里之外！

聲音過處，忽見峯下不遠處的一片樹林中，走出一個青衣少女來！

他一見大喜，疾忙縱身一段一段的跳下去，轉眼落到峯下，快步迎上那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年約十六七歲，面貌長得頗秀麗，但身上穿的却是下人服裝，似是某戶人家的婢女。

她細步姍姍而行，臉上木無表情，對於走到面前的劍君子岳一實竟似沒看見一般！

岳一實擋住她的去路，拱手道：「這位姑娘，我向妳打聽一個地方……」

青衣少女停下腳步，默默的望着他，神情透着一絲憂鬱之色。

岳一實道：「我在找那座鬼堡，姑娘可知它在甚麼地方？」

青衣少女反手一指遠處一座高聳入雲的絕峯，但沒有開口說話。

岳一實望望那座絕峯，問道：「就在那絕峯上面？」

青衣少女點點頭。

岳一實再一拱手，說道：「好，多謝指點。」

青衣少女仍是默無一言，低頭由他身邊走過去。

岳一實亦即邁步前行，走了幾步，腦中忽然閃過一個疑問：「深山之中，何來這個姑娘？」

此念一生，不覺掉頭望去。

這一望之下，他全身頓時泛起一層雞皮疙瘩！

原來，只這一刹那間，那青衣少女已然消失不見了！

彼此不過走出四五步，山路兩旁又都是不易攀登的大岩壁，怎麼一轉眼就消失無踪呢？

因此，他立刻想到了鬼，想到了那個在古堡上吊而死的丫鬟，而剛剛見到的這個姑娘，她的裝束正像一個丫鬟，而且她一直默默無言……

「我的天，莫非她就是在古堡作祟的那個女鬼！」

他倒抽了一口冷氣，心中開始不自在起來。

但是，他沒有想到要掉頭回家，他覺得既然少林百善禪師，武當無憂子，黃山白頭翁、白鶴三尺判、青蓮九華神尼五人已在鬼堡等候，自己絕無不去之理，故發愣半晌之後，即又邁步向前趕去。

他藝高胆大，雖然已有不祥之感，却並不害怕，相反的，加快腳步行去，希望立刻趕到鬼堡，把女鬼作祟的事情弄個明白！

遠處那座高聳入雲的絕峯，看去不過一二里遠，但他快步疾行了將近半個時辰，才走到絕峯之前的另一座山頭之上。

敢情這一路上他並未走錯，此刻來到山頭上，一眼就看到了一條通往對面那座絕峯的吊橋。

這座吊橋長約三十丈，懸空橫跨在兩峯的中間，下臨兩百多丈深的山澗，吊橋上面鋪着木板，橋面狹窄僅可容人，看來令人心怯！

那對面的絕峯，形勢更是險惡，其高不下三百丈，峯腰峻坂如削，形若一支石柱，峯巔白雲繚繞，從絕峯的形勢和高度看，如無吊橋爲路，即使身懷蓋世輕功的人也別想攀登上去！

岳一實目望絕峯，心中驚奇不已，暗忖道：「當初這座吊橋眞不知是怎麼造成的？而那位古堡主人竟會在峯上建家，也

眞是奇怪了！」

他站在橋前佇望片刻，即舉步上橋，向對面走去；他身懷超人奇技，走在橋上自然不害怕，但他却想到了一個問題：「這座吊橋萬一斷了，住在鬼堡中的人豈非將坐以待斃？」

這並非杞人之憂，他的武功修爲已在當今任何一位掌門人之上，但要他飛登三百丈高的絕峯，他自覺無法做到，而要從三百丈高的峯上下來，更是不可能之事，所以他警覺到過了吊橋之後，萬一有人破壞了吊橋，自己便只有在峯上等死一途。

想歸想，他還是繼續前進，不久便通過了吊橋，踏上了絕峯橋前的地面。

現在，他已置身於兩百多丈高的絕峯腰上，可說身在雲端之中，他掉頭一瞥身後的吊橋，未見有甚麼異狀，於是尋徑上峯。

橋頭對面，有一條人工開闢的石級，蜿蜒伸上峯巔，但此刻只能看見三丈以內的情景，三丈以外白茫茫一片，均爲白雲所籠罩。

石級上鋪着一層霜，兩旁的岩石結着冰，人行其上，寒氣逼體，如置身嚴冬之中！

岳一實循徑而上，走了約一百多個石級，已登臨峯巔，注目一望，眼前松林如濤，樹梢披着雪花，景致壯曠純潔，他不由長吁了一聲，頓感俗念全消，脫口道：

「這地方不錯，可惜就是鬧鬼……」

他舉步穿林而入，走了數十步，眼前豁然開朗，鬼堡已入眼底！

鬼堡的建築，與一般堡屋大不相同，它全是用白石蓋成的，形如一座城樓，也許是多年無人居住，外表已呈頹敗，看上去頗爲陰森可怕！

這時，堡門外面，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

岳一實不相信自己已經受騙上當，因爲以前他曾見過「五老會令箋」，數日前見到的「五老會令箋」與以前見過的完全一樣，絕不可能是假的，故他心中十分踏實，當下在堡門口住足，開聲道：「五位掌門人，在下岳一實應命來矣！」

話聲甫落，便聽堡門內有人低誦一聲「阿彌陀佛」，旋見一位老和尚手拄禪杖走了出來！

隨着老和尚後面，還有一道一尼二俗，個個相貌不凡，風度淸逸脫俗！



岳一實到鬼堡會晤少林武當等五位掌門人。

這五人，正是掌管當今武林的五位掌門人——少林百善禪師、武當無憂子、黃山派白頭翁佟天球、白鶴派三尺判牟錫山、青蓮派九華神尼。

他們，是當今武林所有門派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因此被推舉爲「武林盟主」共掌「五老會」，專爲武林人排難解紛，維護武林的安寧，因此他們的身分地位十分崇高。

岳一實看見他們出來，含笑長揖道：「岳一實參見五位盟主！」

雖然眼前這五個人都曾經是他的手下敗將，但他這一禮並無虛僞，態度至爲誠懇。

五老一齊還禮，而由少林百善禪師開口說道：「不敢當，岳大俠請不要多禮。」

岳一實道：「在下不知鬼堡在此峯上，未能準時到達，十分抱歉！」

百善禪師微笑道：「好說，貧僧等能請到岳大俠老遠趕到此處，已是萬分榮幸了。」

說到此，側身讓開，躬身道：「岳大俠請。」

岳一實抱拳道：「不要客氣，五位掌門人先請。」

看見他們不肯先入，他只得說聲「有僭」，即舉步走入堡中。

一過堡門，便是一間寬大的客廳，廳中的傢具均已破舊不堪，但此刻打掃得十分乾淨。

客廳四壁，原漆有白堊，由於年久失修，已爲雨水滲透，現出一塊塊黑斑，乍看之下，頗像一羣妖魔鬼怪！

廳的內面有一道門，那是通向裏面的，另一邊則有一道石梯通上二樓，樓上的門緊閉着，整個看來，這間客廳給人的印象是陰森，神秘和深邃！

廳的中央，此刻擺着一張桌子，四邊擺着六個鼓凳，桌上居然放着許多食物和一小罎酒，看情形五老準備在廳上招待岳一實哩！

果然，他們跟入客廳之後，百善禪師立即手指上位道：「岳大俠請上坐。」

岳一實推辭道：「不敢，在下一介草莽，寵蒙五位召見已感榮幸，若要在下上坐，豈不折殺了在下？」

武當無憂子接口笑道：「岳大俠請勿過謙，俗語說學無先後達者爲師，岳大俠年紀雖輕，一身修爲却已超過貧道等人，

今日貧道等請你來，理應由你坐上位。」

岳一實搖頭道：「不，諸位若要在下坐上位，在下只好回去了。」

黃山派的白頭翁佟天球哈哈笑道：「岳大俠既是如此客氣，我們大家就隨便坐吧！」

於是，六人不再論上位下位，圍着桌子坐了下來。

桌上的食物，都是素的，但均爲禪門上等食品，色香味俱全。

岳一實笑問道：「這些食物是從山下帶來的吧？」

百善禪師答道：「是的，貧僧與九華神尼不能吃葷，委屈岳大俠了。」

岳一實道：「那裏，在下也喜歡素食的。」

白鶴派的三尺判牟錫山捧起小酒罈倒了六盅酒，然後先端一盅放到岳一實面前，笑道：「菜雖是素的，酒卻不壞，這是從酒泉帶回來的陳年葡萄酒……」

岳一實欠身道謝。

每人都有一盅酒後，百善禪師舉盅道：「來，大家先乾一盅再說。」

岳一實不知他們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但有一點他是敢斷定的，這就是眼前的五位掌門人絕不會在酒菜中下毒害他，故他很放心的端起酒，跟着他們喝了下去。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味道如何？」

岳一實點頭稱讚道：「果然不錯，酒泉酒美泉香，雪山雪白山蒼，多少名士名將，幾番想像，白頭醉沙場！」

九華神尼微微一笑道：「好詞！」

岳一實笑道：「在下久就想着一遊酒泉，惜因家累，未克成行，引爲生平一憾事。」

三尺判牟錫山道：「酒泉以酒著名，其他倒沒有甚麼，來來來，再乾一盅！」

說畢，又爲他倒酒。

岳一實笑着道：「諸位掌門人召喚在下到此，不是只爲請在下喝葡萄酒吧？」

無憂子笑道：「當然不是！」

岳一實道：「請即賜告如何？」

無憂子道：「不急，岳大俠請再飲此盅！」

說着，端酒作敬客狀。

岳一實舉盅一仰而盡，笑道：「還請諸位明告，在下才敢放心暢飲！」

白頭翁佟天球嘻嘻一笑道：「岳大俠不妨先猜猜看！」

岳一實含笑沉吟有頃，說道：「諸位選擇在這座鬼堡，召見在下，必與此堡有關……」

白頭翁點頭笑道：「嗯，有一點。」

岳一實道：「據說此堡經常鬧鬼，諸位莫非要在下捉鬼？」

白頭翁哈哈大笑道：「爾非鍾馗，安能捉鬼，不是不是！」

岳一實笑道：「不然，是要在下調查該女鬼上吊自盡的原因？」

白頭翁搖頭笑道：「也不是！」

岳一實聳聳肩道：「除此而外，在下就想不出別的理由了。」

三尺判牟錫山忽然露出一個詭異的笑容道：「去年，老夫因一再聽說此堡鬧鬼，因此，上山來看個究竟，當晚就在此堡過夜……」

岳一實目光一注，笑問道：「可曾見到那個女鬼？」

三尺判牟錫山道：「有的，不過卻是在夢中見到的，老夫夢見那個女鬼七孔流血站在面前，哭訴她很寂寞，需要一個丈夫！」

岳一實訝笑道：「哦？」

三尺判牟錫山說道：「老夫就問她需要誰來做她的丈夫，她說要『劍君子岳一實』！」

岳一實大笑道：「牟掌門人您開玩笑麼！」

三尺判牟錫山嘻嘻而笑道：「那個女鬼姿色不惡，岳大俠能與她結爲夫婦，正是艷福不淺！」

岳一實心中很不痛快，但仍維持着禮貌笑道：「多謝牟掌門人的好意，在下已有妻室，不宜再娶了。」

三尺判牟錫山道：「但她是陰界之鬼，她既然看中了你，恐怕你不答應也得答應了。」

岳一實不再理他，轉對百善禪師問道：「掌門大師召喚在下到此，究竟有何賜教？」

百善禪師面呈嚴肅道：「本會收到一紙狀子，有人告發你犯了三件大逆不道之罪，一爲弒師，二爲恩將仇報，三爲淫人妻女！」

岳一實面色一變道：「誰？」

百善禪師沉聲道：「本會不擬宣佈告發之人的名字，但經本會澈查結果，證明那人所告屬實，你岳一實是個人面獸心的僞君子！」

岳一實面上浮起了一層冷笑，道：「是麼？大師可否詳細說說在下如何弒師？如何恩將仇報？又如何淫人妻女？」

無憂子冷冷接口道：「先說弒師，你的師父是『天野散人居六安』對不對？」

岳一實道：「對！」

無憂子道：「二十年前，你十八歲的時候，天野散人因發現你根骨奇佳，乃收你爲徒，但是你根骨雖好，品行卻壞，天野散人看出你品行不端之後，便不肯再傳授你更高深的功夫，你因此懷恨在心，有一天竟偷偷在令師的食物中放了烈性毒藥，毒殺了令師，然後竊走了令師的一部武功秘譜——」

「砰！」

岳一實重重一拍桌子，站起厲聲道：「胡說！是誰看見了的？」

無憂子緩緩道：「自然有人看見，否則你的罪行怎麼會爲人所知呢！」

岳一實怒聲道：「你說，是誰看見了的？」

無憂子搖搖頭道：「爲安全計，貧道不能說出那目覩之人的姓名！」

岳一實「哼！」的沉笑道：「這是說，你們已決定不給在下有洗刷冤枉的機會了？」

無憂子道：「你有沒有弒師，自己心裏明白，何必作此憤憤不平之狀？」

岳一實冷笑道：「你們若想除去我這個眼中釘，大可聯合起來動手，何必揑造這些來誣陷我！」

白頭翁佟天球道：「岳大俠請坐下，容我們說出你所犯的一切罪惡之後，再聽



岳一實爲五老指控三大罪狀，憤怒地重重一拍桌子，站起厲聲責詢。

你的辯解吧！」

岳一實憤然落座道：「好，我倒要再聽聽我如何恩將仇報，如何淫人妻女！」

白頭翁道：「再說到恩將仇報，你奪走令師的那部武功秘譜之後，就一個人跑去南方玉龍山苦練絕技，但因你急功心切，第三年突然走火入魔，雙腳因之癱瘓，反被困在山洞中無法出來，對麼？」

岳一實冷冷一笑道：「說下去！」

白頭翁道：「也是你命不該絕，就在你的存粮即將食盡之時，忽有『神鬼二醫』入山採藥，因逢大雨避入山洞而發現了你……」

他停頓了一下，才又接下道：「神鬼二醫，是鼎鼎有名的人物，他們不僅醫術高明，而且均有一身奇絕的武功，他們看出你是因走火入魔而致雙脚殘廢，便自動爲你治療，運用他們雄厚的內家功力，爲你打通雙腳阻塞的穴脈，他們願意付出本身的功力爲你治病，可說是你不世的奇遇，因爲那樣一來，你的雙腳不僅可以復原，而且使你一日之間突增一甲子的功力，這是習武之人夢寐難求之事，誰知你雙腳復原之後，不但不感恩，竟趁他們元氣大傷之際，下手將他們擊斃了！」

岳一實怒極而笑道：「殺人總得有個理由，他們既然救了我，我爲甚麼反要殺害他們呢？」

白頭翁道：「這也正是我們想明白的一點！」

岳一實道：「我殺害『神鬼二醫』，也有人看見麼？」

白頭翁道：「你擊斃『神鬼二醫』之後，立即離開山洞，其實神醫沒有立刻死去，他勉强支持着用刀在洞壁上刻下文字，說明救你而反被你殺害的原因，後來有人進入山洞，就發現了這段秘密。」

岳一實已不像剛才那麼激動，聽完只沉容冷笑，說道：「淫人妻女又是怎麼一回事？」

三尺判牟錫山接腔說道：「也許是你在山洞中住的太久了，一旦藝成下山後，就想盡情玩樂一番，有一天你路經滇北，入夜錯過宿頭，便向一戶人家借宿，那戶人家只有三個人，一個是戶主，一個是戶主之妻，另一個是戶主的小女兒，你見那婦人頗有姿色，便動了獸慾，竟將那男的擊昏，然後姦污那婦人，事後意猶未足，竟連那個年僅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也不肯放過！」

岳一實面上，又起了憤怒的痙攣，冷笑道：「這又是誰看見了？」

三尺判牟錫山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自以爲做得很乾淨，其實卻有一人把你的行動看的清清楚楚，只因那人身手不高，故不敢現身阻撓你，但他一直看到你放火燒屋之後，才悄悄的離去，數年後，他再在江湖上看到你，才知道你是『劍君子岳一實』！」

語至此，深深一嘆道：「岳一實，你，猛可一腳將桌子踢翻。

五老早有防備，一齊倒縱暴退。

岳一實舉手戟指三尺判牟錫山，滿面殺氣地道：「老匹夫，虧你還是一派掌門之尊，竟然使出這種下五門的手段，我跟眞是個君子人物麼？」

岳一實虎然站起，沉笑道：「諸位所說的這些罪行，如非你們蓄意誣陷，便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現在你們可否將那位告發我的人請出來讓我見見？」

百善禪師神色嚴峻地道：「不必了，本會已澈查明白，確有那麼一回事！」

岳一實突然仰頭大笑道：「哈哈哈，在下一直以爲諸位組成的『五老會』確能做到公正嚴明，鋤奸扶弱，爲武林伸張正義的地步，那想到諸位原來只是一羣是非不明，顢頇無能的人物！」

白頭翁冷笑道：「岳一實，你死到臨頭，還敢口出不遜？」

岳一實笑聲突歛，一字一頓道：「你們以爲今天能够要了在下這條命麼？」

白頭翁接着說道：「不錯，你已揷翼難飛！」

岳一實道：「那就要領教領教了！」

九華神尼忽然幽幽一嘆，說道：「岳施主，何不先吃些東西，你要死也該做個飽鬼！」

岳一實冷笑道：「謝了，我現在恨不得把剛才喝下的兩盅酒吐出來！」

三尺判牟錫山嘿嘿笑道：「如果你吐得出來，你便可活！」

岳一實神色一變道：「你在酒中下了毒？」

三尺判牟錫山道：「不錯，你使用毒藥弒師，因此我們也要讓你嚐嚐毒藥的滋味，你淫人妻女而又放火燒屋，我們待會也要引火把你這個僞君子焚化！」

岳一實雙目一瞪，舌綻春雷大喝一聲，猛可一腳將桌子踢翻。

五老早有防備，一齊倒縱暴退。

岳一實舉手戟指三尺判牟錫山，滿面殺氣地道：「老匹夫，虧你還是一派掌門之尊，竟然使出這種下五門的手段，我跟

你拚了！」

話聲中，人已電撲而出，一掌拍了上去。

他號稱「劍君子」，但已多年未帶劍，因爲他的劍術已練到最高境界，再不需使用有形之劍了。

他此刻發出的一掌，就比利劍更具威力！

三尺判牟錫山長笑一聲，右掌一豎，迎着他的來掌運力推出。

「砰！」

雙掌一接之下，發出一聲輕爆，有如兩股怒浪對撞，登時勁風四溢，站在兩旁的百善禪師四人，衣衫被狂風捲得飛揚起來！

三尺判牟錫山功力稍遜一籌，雙腳拿穩不住，登登登的倒退了三步。

岳一實只倒退了一步。

但突然間，他的頭上沁出了一粒粒豆大的汗珠，面上也起了痛苦的痙攣！

因爲，他突然感到腹痛如絞，好像有把刀子在他腹中穿來穿去。

三尺判牟錫山看在眼裏，心知毒藥已經在他體內發作起來，當下厲笑一聲，搶步欺上，又一掌猛推而出，喝道：「躺下去！」

岳一實已痛得渾身無力，不敢再發掌硬拚，疾忙滑步斜身避開。

而於斜身避開之際，身形突如迎風飛起的柳條，驀地又挺直起來，右手駢指點出！

三尺判牟錫山顯然萬料不到他有如此巧妙的身法，欲待閃避已然不及，胸口登時被他一指點中，這一指的力道竟不下於凌厲的一掌，只痛得他狂叫一聲，口中竟噴出一道血箭！

百善禪師大吃一驚，急叫道：「牟掌門人速退！」

三尺判牟錫山也怕岳一實乘機進擊，慌忙頓足縱退，靠在牆壁下喘氣起來。

其實，岳一實點出一指之後，全身再無一絲力氣，而且腹中的絞痛已使他無法忍受，他搖搖晃晃的倒退到牆角，蹲坐了下去，而就在他蹲坐下去之際——

「甚麼人？」

無憂子突然喝叱一聲，縱身向廳外撲去。

百善禪師面色遽變，也跟着飛身撲出，到了廳外一看，卻不見甚麼異様，不由一呆道：「無憂道兄看見了甚麼？」

無憂子滿面疑惑的轉回來，道：「奇怪，貧道明明看見有一條人影由這外面掠過，怎麼一下就不見了！」

百善禪師驚訝地問道：「道兄，沒看錯麼？」

無憂子道：「沒錯！」

百善禪師舉目四望，忽見堡門外的一棵老松樹上歇着一隻老鷹，不禁哈哈大笑道：「道兄看見的影子，可能是牠吧！」

說着，舉手一指樹上那隻老鷹。

無憂子掉頭一望，亦不禁啞笑道：「哦，是牠麼？」

百善禪師笑道：「可能是牠從屋門外飛過，道兄看到的是牠的影子！」

無憂子釋然一笑道：「不錯，這畜生竟嚇了貧道一跳…………」

一面說，一面走回廳上。

白頭翁佟天球問道：「甚麼東西？」

無憂子笑道：「一隻老鷹由外面飛過，貧道誤以爲是人。」

白頭翁佟天球哈哈笑道：「這鬼堡只有鬼，不會有人上來的。」

九華神尼微微一笑道：「這座鬼堡中當眞有鬼麼？」

白頭翁佟天球道：「據說許久以前經常出現一個女鬼，是眞是假，老夫也不敢斷定。」

無憂子瞅着岳一實笑道：「明天開始，這座鬼堡就要增加一個男鬼了！」

岳一實垂頭蹲坐不動，他已昏絕過去了。

百善禪師走近三尺判牟錫山跟前，問道：「牟掌門人傷勢很重麼？」

三尺判牟錫山吐出一口帶血的痰，苦笑道：「還好，沒想到這小子連武林中失傳已久的『眞陽穿心指』也練成了，所幸他毒已發作，否則就不堪設想了。」

百善禪師道：「你坐着歇歇吧，他由貧僧四人來處置就是了。」

說罷，轉身走到岳一實跟前。

無憂子道：「他昏死過去了。」

百善禪師道：「那麼，道兄去生火，貧僧來把他綁起來！」

無憂子點點頭，向白頭翁一招手，舉步走了出去。

白頭翁隨後跟出。

百善禪師進入客廳內門，拖出一支碗口粗大長約一丈的木柱，向九華神尼笑道：「來吧，咱們來把他捆綁起來！」

九華神尼取出一捲繩子，上前與百善禪師一齊動手，將岳一實捆綁在木柱上，然後兩人抬着岳一實走到堡外的空地上。

這時，無憂子和白頭翁已檢來一堆乾木柴，無憂子接着拔出背上的長劍，在地上挖了個深孔，讓百善禪師將綁着岳一實的木柱插入深孔中，於是岳一實便「直立」在那一堆乾木柴的中間了！

然後，白頭翁轉入堡內提出一桶油，澆在乾柴上面，笑道：「行了，可以生火啦！」

九華神尼笑道：「這太殘忍了。」嘴裏說殘忍，却由衣內摸出火摺子，劃出火星，點上了乾柴！

澆了油的乾柴一碰上火，登時熊熊燃燒起來！

轉眼工夫，岳一實已被火舌所吞沒，首先是他身上的衣服一片一片掉下，接着全身由白變紅，由紅變黑，散發出陣陣難聞的氣味…………

約莫燒了半個時辰，岳一實身上的肉已被燒光，剩下一副骨骸！

「鬼！鬼！鬼！」

忽然，三尺判牟錫山神色倉皇的由客廳奔出來！

百善禪師、無憂子、白頭翁和九華神尼都吃了一驚，齊聲驚問道：「甚麼？」

三尺判牟錫山面上佈滿恐怖之色，大叫道：「我看見了那女鬼的頭，我看見她的頭伸入客廳！」

一邊叫，一邊往對面石級奔去。

百善禪師四人也不禁爲之毛骨悚然，竟無勇氣進入客廳一看究竟，紛紛拔步便

跑，跟着三尺判牟錫山奔下石級，奔上吊橋…………

十年後——

這座通上鬼堡的吊橋，才又首次出現人跡！

這一天，也正是重九的午時。

首先出現的是白鶴派掌門人三尺判牟錫山和一個英俊的青年！

三尺判牟錫山的鬚髯已經變白，面上的皺紋也加多了，手上還拄着一支木杖，但是他的雙目仍然炯炯有神，精神仍甚矍鑠健壯。

他身邊的青年，長得劍眉星目，唇紅齒白，身穿寬袖藍衫，足登粉底烏靴，神態英武而又有幾分斯文的氣質。

他們走到橋前，不約而同的停步觀看起來。

三尺判牟錫山望了吊橋半晌，口中發出一聲讚歎道：「好一座巧奪天工的吊橋啊！」

藍衫青年道：「師父以前來過麼？」

三尺判牟錫山搖頭說道：「沒有，三十年前，爲師曾遊過北雁蕩，但未到過此處。」

藍衫青年一指對面那座高入雲端的絕峯，說道：「鬼堡一定是在那峯上了？」

三尺判牟錫山點頭道：「嗯，一定是的！」

藍衫青年道：「那位『天外怪叟魯巴公』也眞古怪，怎麼約請師父和另外四老到此見面呢？」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天外怪叟確是個怪人，不過他約請爲師等人來此，必有道理。」

藍衫青年道：「弟子覺得他有些倚老賣老故弄玄虛！」

三尺判牟錫山聞言面容一正道：「正軒，你年紀輕輕，豈可如此批評一位武林前輩！」

藍衫青年躬身接受師父的斥責。

三尺判牟錫山接着道：「魯巴公年已上百，輩份比爲師還高，而且一身修爲已達超凡入聖的境界，他約請爲師五人到此見面，並無不當之處。」

藍衫青年恭聲道：「是…………」

三尺判牟錫山道：「他練有一門神功十分厲害，他若想殺死某一人，根本無須動手，口中只要喊出一聲『殺！』那人便立時倒斃。」

藍衫青年吃驚道：「噢，是甚麼功夫竟然如此厲害？」

三尺判牟錫山道：「名曰『天牛神功』和一般『獅子吼』相似，但比『獅子吼』厲害數倍，一般人聽到他那一聲『殺！』登時耳鼓破裂，心房停止跳動，終至窒息而死！」

藍衫青年吐了吐舌，道：「好厲害！」

三尺判牟錫山道：「所以，等下見到他，你可千萬放肆不得，否則一惹他生氣，連爲師也無法保護你了。」

藍衫青年唯唯應道：「是的，弟子不胡鬧就是了。」

三尺判牟錫山道：「不知百善禪師、無憂子、白頭翁、九華神尼四人是否已過橋去了？」

百善禪師等奔到峯邊橋前一看，一點不錯，吊橋已然斷了。

藍衫青年應聲道：「他們四位還沒有到呢。」

三尺判牟錫山道：「你怎知道？」

藍衫青年一指近處橋面道：「師父您看，那橋上有着好厚的一層灰塵，而灰塵上面並無一點腳跡，可見他們四位還沒到達。」

三尺判牟錫山聽了點頭笑道：「不錯，你能發現此點，證明你智慧甚高。」

藍衫青年笑道：「咱們過橋去吧？」

三尺判牟錫山搖頭道：「不，等他們四位到了，再一起過去。」

藍衫青年道：「先到鬼堡裏去等他們不是一樣？」

三尺判牟錫山在橋前一顆巨石上坐下，微笑道：「爲師覺得，等他們到了，再一起過去爲妙…………」

藍衫青年道：「弟子倒很想立刻進入鬼堡瞧瞧，看看那堡中，是否眞有一個女鬼？」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你不信堡中有鬼？」

藍衫青年道：「有點不相信。」

三尺判牟錫山道：「你們年輕人就是這麼衝動倔強，其實鬼這東西，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藍衫青年笑道：「師父怕鬼麼？」

三尺判牟錫山道：「鬼是人人怕的，說不怕鬼的人能有幾個。」

藍衫青年道：「生平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咱們與她無寃無仇，怕她怎的？」

三尺判牟錫山笑了笑道：「正軒，爲

師可不是怕鬼而不敢過去，說眞的，爲師最怕的是人而非鬼！」

藍衫青年失笑道：「人有何可怕！」

三尺判牟錫山道：「這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人，人比鬼更陰險殘酷，譬如現在，咱們師徒過了這座吊橋之後，萬一有人破壞了吊橋，咱們師徒就得被困在那絕峯上，而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藍衫青年面容一動道：「師父認爲有人會破壞這座吊橋？」

三尺判牟錫山道：「不，爲師只是舉個例罷了。」

藍衫青年問道：「那位『天外怪叟魯巴公』爲人如何？」

三尺判牟錫山道：「他是個怪人，行事全憑喜惡而不論是非，不過還不算是個壞人就是了。」

藍衫青年道：「他應該沒有謀害師父五人的理由吧？」

三尺判牟錫山點頭道：「是的，至少爲師與他毫無過節。」

說到這裏，掉頭向後面的山路望着，口中說道：「是不是他們來了？」

話聲甫落，果見山路上出現兩個人，正是黃山派掌門人白頭翁佟天球和靑蓮派掌門人九華神尼！

三尺判牟錫山起身含笑相迎，道：「二位來了。」

白頭翁佟天球和九華神尼快步走到橋前一齊住足，齊聲笑道：「抱歉，我們來遲了。」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還不太遲，百善禪師和無憂道長也還沒到呢！」

轉對藍衫青年道：「正軒，快上前拜見佟掌門人和九華神尼！」

藍衫青年連忙上前拜倒，恭聲道：「晚輩周正軒，拜見二位掌門人。」

白頭翁伸手將他扶起，笑瞇瞇道：「免禮——牟兄，此子是你甚麼人啊？」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是我收的一個徒弟。」

白頭翁訝笑道：「你怎麼又收起徒弟來了？」

三尺判牟錫山道：「看到千里馬，愛不忍釋耳！」

白頭翁注目將周正軒上下打量一番，頷首稱讚道：「牟兄眼光不錯，此子骨格清奇，確是千里馬之材。」

三尺判牟錫山得意的笑道：「我收他爲徒已一年餘，他倒是能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因此這次便帶他出來見見世面。」

九華神尼對周正軒亦極欣賞，歎息道：「貧尼也一直想親自調教一個徒弟，可惜就沒找到像令徒這樣的良材。」

白頭翁笑道：「神尼也想收一個男徒弟？」

九華神尼道：「不，貧尼是說收一個女的。」

白頭翁道：「神尼要收個好徒弟的確不易，即使找到了，她肯不肯出家還是個疑問哩。」

九華神尼道：「正是。」

白頭翁抬目望望對面那座絕峯，問道：「牟兄還沒上去麼？」

三尺判牟錫山道：「是的，我想等大家到齊了再一起上去。」

九華神尼道：「午時已過，百善禪師和無憂道長怎麼還不來？」

一語甫畢，只聽山路上傳來一聲長笑道：「我們來了！」

隨着話聲，旋見兩條人影飛縱而至，果然是少林百善禪師和武當無憂子！

於是，又一番寒暄拜見之後，百善禪師開口問道：「三位還沒上去吧？」

三尺判牟錫山道：「還沒有。」

百善禪師道：「三位可知『天外怪叟』約請咱們來此的目的？」

三尺判牟錫山道：「不知道，想必有重要的事情要同咱們商量。」

無憂子道：「已經十多年沒見到他了，貧道還以爲他已仙逝了呢。」

百善禪師道：「貧僧一直想不通，他爲何要咱們到鬼堡來相見，莫非要咱們捉鬼不成？」

白頭翁哈哈笑道：「若要捉鬼，該請無憂道長，他只要把攝魂鈴一搖，所有的妖魔鬼怪便將化爲烏有！」

無憂子笑道：「佟兄莫要打趣，貧道非師承張天師，不懂得捉鬼。」

百善禪師道：「閒話少說，咱們過去吧！」

說畢，一提禪杖，舉步上橋。

其餘五人，亦隨後魚貫而上，很順利的通過了三十丈長的吊橋，踏上了絕峯地面。

百善禪師仍領頭走上石級，蜿蜒直上峯巔，穿過那片松林，來到了鬼堡之前。

鬼堡大門外的空地上，已無當年焚燒「劍君子岳一賓」的一點痕跡，有的只是一層白皚皚的雪，多麼的壯觀純潔！

百善禪師在堡門外住足，環望四周一眼，再回對無憂子五人笑問道：「諸位之中，有誰曾到過此堡？」

無憂子搖頭道：「貧道未曾到過。」

白頭翁也搖頭說道：「老夫也沒有來過。」

三尺判牟錫山笑道：「三十年前，老夫遊過此山，但却沒到過此峯。」

九華神尼淺淺一笑道：「貧尼來過一次，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堡主『神拳鄧盛龍』尚未喬遷，他的夫人與貧尼有同鄉之誼，故請貧尼到此小住數日。」

白頭翁笑道：「這麼說，神尼算是舊地重遊了。」

百善禪師輕咳一聲，突然提高嗓門大聲道：「魯老施主，貧僧等應約到了，即請現身相見！」

「轟！」

驀地，吊橋那邊傳來一聲巨響，好像有一顆千斤巨石崩落山下，打得整座絕峯都起了輕微的震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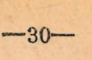
五老神色遽變，九華神尼失聲道：「咦，那是甚麼聲音！」

三尺判牟錫山沉聲道：「有人破壞吊橋！」

說着，騰身疾起，朝吊橋那邊飛掠過去。

百善禪師、無憂子、白頭翁、九華神尼和周正軒亦紛紛縱起，迅疾穿過松林，奔下通向吊橋的石級。

轉瞬間，六人已奔到峯邊橋前，一看之下，登時個個面如土色！



一點不錯，吊橋已然斷了！

結連在峯邊樹上的幾條鐵索均已折斷，埋在地下的兩條鐵棒亦已脫土而出，整座吊橋就像一條巨蟒，靜靜的垂在對面的削壁上！

這就是說，吊橋是由絕峯這邊斷下來的。

老少們六個人發愣了好半天，才一齊走近橋前察看，也一眼就看出吊橋是被人破壞的，三尺判牟錫山不禁嘿嘿冷笑起來，道：「看來，天外怪叟是要留咱們在此了！」

白頭翁冷哼一聲道：「而且他還想跟咱們鬥鬥呢！」

無憂子沉着臉孔道：「不錯，他是從這邊破壞吊橋的，他一定還在這峯上！」

百善禪師說道：「他可能早已預先準備好離開這座絕峯的方法，咱們快去找找看！」

語畢，轉身飛掠上峯。

華山神尼對至善禪師道：「他絕不會利用繩子逃下山去。」

無憂子等五人也立刻想到，天外怪叟既是從絕峯這邊破壞了吊橋，那麼他可能準備了一條長繩，等吊橋斷開之後，即利用長繩逃下絕峯，故現在最要緊的就是阻止他逃走，當下老少五人跟着百善禪師奔上峯巔，立即分成兩路，沿着峯緣搜索過去。

峯巔方圓廣約半里，但四面均是下臨三百丈深的削壁，除了吊橋之外，根本沒有下山之路，也就是說現在如不趕快找到天外怪叟，奪下他的長繩，大家便將活活被困死峯上了。

老少六人分成兩路，沿着峯緣飛奔搜尋，不消盞茶工夫，已在峯後邊會合，却都沒有找到天外怪叟，和意料中那條長繩！

無憂子皺眉道：「奇怪，他如已逃下絕峯，長繩應該還留在峯上才對啊！」

九華神尼道：「貧尼敢跟諸位打賭，他絕不會利用長繩逃到峯下！」

無憂子愕然道：「他不利用長繩，如何能夠逃下去呢？」

九華神尼道：「他將利用何種方法逃下山，貧尼不得而知，貧尼只知他不會利用繩子。」

無憂子道：「何以見得？」

九華神尼道：「他如利用繩子，就得把繩子綁在峯邊的樹身，或岩石上，對不對？」

無憂子道：「這是當然。」

九華神尼道：「那麼，當他滑落到三百丈深的峯下時，試問他如何收回綁在峯上的繩子？」

無憂子道：「但他可以用力拉斷繩子啊！」

九華神尼微笑道：「這說來簡單，做起來却不容易，他站在峯下用力一拉之下，繩子不一定會照他的心意由綁結之處斷下，如果從中段斷了，他想困住咱們的心願，不是無法達到了麼？」

無憂子開始同意她的看法，點點頭道：「神尼所說甚是，要是繩子從中段斷了，便還有一百多丈長的繩子留在峯上，咱們只要有那麼長的繩子，就一定可安全逃到峯下。」

九華神尼道：「此外，貧尼也不大相信他會準備一條三百丈長的繩子。」

百善禪師接口道：「但要想逃離這座絕峯，除了利用一條長繩之外，貧僧想不出還有別的方法。」

白頭翁道：「是呀！除非他長了兩隻翅膀，會飛！」

周正軒脫口道：「晚輩敢說天外怪叟尚未離開這座絕峯！」

五老聽他說得這麼肯定，一齊把目光投到他的臉上，三尺判牟錫山畧感驚異的問道：「正軒，你憑什麼敢斷定他尚在峯上？」

周正軒道：「回答這問題之前，弟子要先請問四位掌門人，不知四位掌門人可會與天外怪叟結過怨？」

四老一齊搖頭道：「沒有。」

周正軒道：「那麼，天外怪叟設此陷阱將你們五老困在此處，必有其理由，晚輩相信他必會把理由告訴諸位！」

九華神尼微笑道：「有道理。」

百善禪師道：「但若然如此，他不怕陪上一條命麼？」

九華神尼道：「天外怪叟雖不是大好人，却也不是大壞蛋，他實無謀害咱們，或決心與咱們同歸於盡之理，因此貧尼又另有一種猜想……」

百善禪師道：「神尼有何高見？」

九華神尼道：「約請咱們五人到此相見之人，可能不是天外怪叟，而是冒用天外怪叟之名！」

白頭翁道：「爲何要冒用天外怪叟之名？」

九華神尼道：「除天外怪叟之外，還有誰夠資格約咱們來此相見？」

白頭翁拍手道：「不錯，如是別人發帖邀請老夫，老夫絕不會來！」（未完）

一期完中篇巨型俠情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開雲撥劍

捕頭待決　義士救亡

洪險春是大名府的名劊子手，生得虎背熊腰，貌相堂堂，雖然年紀輕輕，不出三十，他那「刀如旋風，人頭飄落」的絕技却是遠近知名。那些被處斬刑的犯人家屬不但不怨恨他，反倒感謝他。由於他的絕技，被斬的犯人絲毫不感痛苦。

洪險春這手絕活兒是祖傳，據說他是第七代。打從二十一歲打他死去的父親手裏接過來，他幹這門「紅差」已經幹了八年。不知為什麼，他決心不讓他的兒子繼承他的衣鉢，所以收了兩個徒弟。

這兩個徒弟第一個名叫馮正剛，一個名叫郭芝龍。都是大名府人士，也都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在拜師學習一刀斷頭的絕技之前，都有武功基礎，尤其是那個年歲較小的郭芝龍，一把二尺七寸長的精鋼短劍，很有幾手絕招。

幹劊子手這一行，血腥見得多，殺人殺順了手，難免都有一點暴戾之氣。洪險春却不然，他為人隨和，態度友善，而且還虔信佛教。每當幹了一趟「紅差」，他總要暗暗燒上一炷香，為死者的陰魂祝禱一番。

幹劊子手的人，除了秋後較忙，平日只是料理幾個「斬立決」的人犯，空閒的時間特別多。洪險春清晨起來，總是先帶着他兩個徒弟到南城較場打幾趟拳，舞幾手刀，然後到府衙裏畫卯，到公文房裏瞧瞧，有沒有「釘封文書」來到。（註：執行死刑的公文，名為『釘封文書』。）

其他的時間，不是茶樓，就是酒館，朋友好他，他也好朋友，每天都有大聚，小聚。大名府有名的「東來順飯莊」，「龍鳳茶樓」，「聞香亭」，「停車居」等等所在，洪險春幾乎每天必到。

可眞透着稀罕，約莫有半個月沒見到洪險春的影兒了。友朋輩相互一打聽，說是害了病，那麼紮實的身子怎會鬧病？有見證，洪險春特別上呈子告了假，府尹宋大人准他在家裏將息一月。

友朋們提着花果粿子到他家裏去探病，却教洪險春的婆娘楊氏擋了駕。來禮照收，病人拒不見客，即使最知己的好友也不例外。大夥兒去向他那兩個徒弟打聽，那兩個小子的嘴吧彷彿上了膠，一個字也洩不出來。

這天傍晚時分，洪家又來了一個客人，他是府尹宋大人的親信跟班，楊氏自然不敢將他拒在門外，延進客堂，就要沏茶待客。

那跟班連坐也不坐，一連聲道：「免啦！免啦！宋大人有要事必須見一見洪大哥，請他立刻到府衙裏去一趟，嫂子快去叫他。」

楊氏翻翻眼，道：「他病啦！怎麼去見宋大人？」

跟班沉聲道：「嫂子！大人吩咐過了，若是洪大哥眞是病得下不了床，抬也得抬去。嫂子！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妳去告訴洪大哥一聲。」

楊氏雖是劊子手的老婆，却是個老老實實的婦道人家。一聽跟班的如此說，那敢怠慢，連忙跑到裏屋去了。

不多一會兒，洪陰春幌幌搖搖地走了出來。只見他用布巾兒紮着頭，兩隻手腕上貼着碗大的膏藥。目下是七月，他却穿了一件絲絡夾袍，眞像得了什麼沉疴。

跟班的皺皺眉頭，道：「洪大哥能夠走動麼？若是走動不便，我去備轎。」

「且慢！」洪陰春的嗓門仍是那樣洪亮。「是什麼要緊的事，我這一個月的病假可是大人親准的哩！」

「我也不知道是什要緊的事啊！大人一定要見你，他還交代，要你走後門，最好別教熟人瞧見。這會兒天已擦黑，洪大哥要是能走，咱們這就走吧。」

洪陰春語氣不悅地說道：「我只是雙腕生了疔瘡，痛得發寒發熱，走路還不得事。」

他取過闊邊范陽帽戴上，和那跟班，從後門離了家。一路上專擇僻靜的小路。到了府衙，也是打從後門進去的。

府尹大人宋昂，在書房裏接見他。不但摒退左右從人，而且還關閉了門窗，只留下一扇面臨荷花池的窗戶透風。

宋大人在書房內踱來踱去，可眞有點兒教洪陰春發慌。過了半晌，他才踱到洪陰春的面前，壓低了聲音道：「眞難爲你，身子鬧着病，還教你跑一趟。沒法子，這事非你不行。」

洪陰春心頭怦地一跳，似乎有了底兒，表面上却沉住氣道：「請大人吩咐。」

宋大人雙目凝注着他，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地道：「方振威的『釘封文書』到了。」

洪陰春的神色依然很平靜，淡淡道：

「目下還是七月，還早哩！」

「等不到秋後，公文上批的是『斬立決』！」

「哦？」洪陰春雙眼瞪得大如銅鈴。

「明天？」

宋大人搖了搖頭，道：「明天還不成。東京派來的監斬官要三天後才來到，這個人想必你也聽說過，是刑部『憲監司』吳道臣。」

「是他！」洪陰春霍地站了起來。「他陷害了方捕頭還不够，還要親眼來看方捕頭人頭落地，好個陰險毒辣的傢伙。」

宋大人低叱道：「洪陰春！你在本大人面前口出胡言，太放肆了！」

洪陰春雙膝落地，拜了一拜，道：「請恕小人一時失言。」

「起來！起來！」宋大人身子微微前傾，雙手虛空扶了一扶。見洪陰春起身歸座，這才背過身子，沉嘆了一聲：「唉！你和方捕頭在這大名府共事八載，而且他又是你父生前好友，你難免要爲他抱屈。只是，本大人堂堂二品頂戴，都開脫不了他，你又怎能救得了他？洪陰春！方捕頭少不得還要你送他昇天。」

洪陰春用力一搖頭，道：「不行。」

「怎麼了！你要違命？」

「小人現在告病之中，這一個月的病假，是大人親自批准的，大人怎能够收回成命？」

「抱病從公，也未嘗不可。」

洪陰春攤出雙手，道：「小人雙腕生疔，那裏能够揮刀斬首？」

「給我瞧瞧！」宋大人一把抓住了洪陰春的手臂，另一手扯下了他腕部的膏藥，冷聲道：「疔瘡在那裏，原來你是在裝病。」

洪陰春瞠目結舌，無詞以對。

宋大人長長嘆了口氣，說道：「洪陰春！我不怪你。教你親手去砍下方振威的腦袋，你委實下不了手。可是，你得想想，除了你，還有誰能够比得上你的絕技？方捕頭已然是抱屈受刑，你還要教他生受痛苦麼？」

洪陰春再度跪下了地，疾聲道：「請大人明鑑，這趟『紅差』小人萬難從命，大人就是以違命之罪將小人鎖拏下獄，小人也是心甘情願。」

「起來！起來！」宋大人這回不是抬手虛空一扶，而是硬將洪陰春從地上拖了起來。「那麼，你教我去找誰來送方捕頭昇天？難道去找個殺猪的屠夫？」

「回稟大人！小人的二徒弟郭芝龍刀法也不惡，這趟『紅差』，還是交給他辦。而且還可以事先知會禁子，將麻藥滲在酒裏讓方捕頭喝下去，包管臨場無絲毫痛苦。」

「唉！」宋大人吁嘆了一聲，說道：「只好這麼辦了！方捕頭是個精明能幹的好捕快，也是個够義氣的漢子。只可惜作事有點糊塗，他不該縱放江洋大盜趙凌寒。姓趙的是刑部指名拏問的重犯，怎麼能够放啊！」

洪陰春道：「不是縱放，是義釋。」

「此話怎講？」

「趙凌寒是一個俠字輩的人物，武功超羣，行踪飄忽。方捕頭雖說緝拏過無數江洋大盜，若是想逮住這個姓趙的，可還沒法兒。懸賞緝拏的告示貼出去不到一個時辰，趙凌寒就親自前來投案。他不承認他是江洋大盜，只因爲久已風聞方捕頭的名聲，怕連累了方捕頭，所以才跑了來。方捕頭和他相談之下，發覺姓趙的是個鐵錚錚漢子，就把給他放啦！」

「這還不算糊塗麼？」

「方捕頭私下說過，爲趙凌寒那種義薄雲天的漢子受過，雖死無憾。」

宋大人皺皺眉頭，道：「那姓趙的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物？」

「和案卷上記載的，可大不相同。」

洪陰春突然壓低了聲音說道：「大人若是不便聽聞江湖上的傳說，小人還是不說爲妙。」

「不打緊！」宋大人將椅子挪了挪，坐得近了些。「這裏不是公堂，就算咱們閒話家常。我相信你也絕對不會儍糊糊地張揚出去。」

「那是當然！」洪陰春輕咳一聲，清清喉嚨，顯得神采飛揚地說道：「那姓趙的雖只二十五六歲，却會一身好武功，尤其是三尺青鋒，得自異人傳授，三、五十人也難近身。他出生口外，不知爹娘是誰，那位傳授他劍術的異人姓趙，他就跟着他的師父姓……」

「唔！是個孤兒。」

「前年他師父死了，趙凌寒也就從口外來到中原，若是想作個遊俠，此生倒也是自在快活。但他師父在臨終時却告訴他，他的父親原是一個軍官，要他好歹謀個出身，立功朝廷，也好光宗耀祖，因此他

就去了東京。」

宋大人道：「以他的劍法，還怕中不了武舉麼？」

洪陰春點點頭，道：「說的是呀！這趙凌寒在校場上彎弓射箭，力鬥羣雄，眞箇是八面威風。可是到了主試人盤問他的族系、出身時，就砸鍋啦！一個出身不明的野小子怎能食皇祿，任軍官哩！」

宋大人握腕嘆道：「可惜！可惜！」

洪陰春又接道：「東京的武風很盛，趙凌寒雖沒有登上武舉之榜，却很受人抬舉，這個要他教弓，那個要學劍，也有人要學拳脚。趙凌寒倒也看得開，自己出身不明，難作軍官，爲朝廷作育英才仍是一樁好事，於是就在東京賃屋而居，開了一家練武館。」

「那吳道臣說他，明爲練武，暗中聚衆打家刦舍。」

「這可是天大的冤枉！」

「空穴不來風，無風不起浪……」

洪陰春接口道：「你聽我說。今年三月，趙凌寒閒來無事，就到東京城郊走走，那兒有一座白雲寺，香火興旺，善男信女不絕於途。姓趙的在白雲寺前前後後流連了一整日，到了薄暮時分，才離寺回城，經過一座茂密的松林，突聽有女子高喊救命……」

「趙凌寒立即趕了過去？」

「不錯。趕過去一看，只見三乘小轎，載着兩名丫環，一名小姐，六名轎伕已一個個被單刀捌得三刀六眼，命歸幽冥。一個白淨面皮的少年和幾個粗壯漢子正在那裏拉拉扯扯。趙凌寒亮出長劍，那消三個回合，就將那幾個強盜趕跑了。」

「結果呢？」

「原來這位小姐就是刑部憲監司吳道臣的獨女彩雲，校場比武她隨吳道臣前去觀看，一眼就認出了趙凌寒。當下就眉來眼去！暗送情愫……」

宋大人低叱道：「瞎說！那位姑娘驚魂甫定，那有這份心情？」

洪陰春道：「大人有所不知，那吳彩雲生性淫蕩，不守家規，以進香爲名，招蜂引蝶。被趙凌寒趕走那個白面少年原是一個綠林草寇，不知怎麼和吳彩雲勾搭上，二人戀奸情熱，吳彩雲就教那少年人提媒。試想：一個綠林草寇怎能派人上門提親。他只道吳彩雲眞心相愛，於是道出隱情。那姑娘倒是個狠心妞兒，立即要斷，那草寇那裏肯休，乾脆一不作，二不休，打算強搶回去作押寨夫人，却教趙凌寒壞了他的好事。」

宋大人沉聲說道：「洪陰春！這話若教吳監司聽到，你也要和方捕頭走一條路了。」

洪陰春道：「大人！小人說的都是實情。」

「往下說！」

「吳道臣很寵他的女兒，因而吳彩雲自由自在，毫無管束，每到夜晚就改扮男裝，溜到練武館找趙凌寒磨菇。姓趙的這才發覺吳彩雲是個淫娃，那會理睬，先是敷衍，到後來乾脆拒她進門。」

「唔！往後呢？」

「吳彩雲也就死了這條心，却想不到她的肚子慢慢大了起來。」

「胡說！怎會有這種事？」

「千眞萬確，就是那個綠林草寇的野種。」

「吳監司不查問麼？」

「自然查問，吳彩雲却栽贓栽到趙凌寒的頭上去了。」

「這種事她怎麼能瞎說？」

「誰知道？」頓了一頓，洪陰春才又接道：「吳道臣一見生米煮成熟飯，也無可奈何，就差人將趙凌寒叫了來。先訓了他一頓，然後告訴他，只要他答應這門親事，包管他今後不愁高官顯爵。」

「只怕姓趙的不會答應。」

「說的是呀！趙凌寒是個漢子，他怎會幹這種事？」

「那他可以否認呀！」

「他當然否認，無奈吳彩雲一口咬定了他，賴也賴不掉，只得佯裝應允。回到練武館，摒擋了行囊，連夜離開東京，來到大名府避禍。」

宋大人皺着眉頭，道：「難怪吳道臣要報他『殺死六名轎伕，逼奸不遂，刦走首飾』的重罪了。……洪陰春！你這些傳聞是打那兒聽來的？」

「小人結交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

「未必可靠吧？」

「大人試想，方捕頭幹這一行幹了二十多年，經驗老到，江湖上的眼綫又多，倘若趙凌寒不是天大的冤枉，方捕頭怎會放了他？」

宋大人緩緩點頭，道：「說的是！千不怪，萬不怪，只怪那趙凌寒不該避禍避到大名府來，若是在別的地頭上，他說不定不會出面投案。」

「不錯！趙凌寒是冲着方捕頭的威名投案的。」

「如今姓趙的想必也聽說了方捕頭的遭遇，他會如何想？」

「誰知道？」

「對了！」宋大人神色突地一凜，說道：「洪陰春！你看那姓趙的，可會聚衆刦法場？」

「不會。」洪陰春回答得很快。

「怎見得？」

洪陰春道：「那樣作，會毀掉方捕頭一世英名。」

宋大人沉嘆了一聲，道：「唉！人各要命，相強不得，只可惜方捕頭老來無後，死後連個披蔴戴孝的人都沒有。」

洪陰春神色平靜地道：「雖無披蔴戴孝人，却有萬千人爲他同聲一哭。」

宋大人揮揮手，道：「你去吧！這兩天趕緊琢磨一下你那寶貝徒弟的手藝。還有，方捕頭『釘封文書』來到的消息千萬漏不得。」

「小人領會！」洪陰春施禮辭出了府衙。

當他回到家裏時，兩個徒弟正在等他。一見面，就紛紛問道：「師父！府尹大人找你幹嗎？」

洪陰春擺擺手，道：「先吃飯，待會兒再談。」

楊氏早已備妥了飯食，師徒三人用罷，來到洪陰春陳列鬼頭刀的靜室，他還特別吩咐兩個徒弟將房門關了起來。

鬼頭刀是專門用來行刑的，刀長一尺

六寸，木柄九寸。柄端刻成猙獰鬼頭，頭頂分二岔，微向外彎，便於鈎手。

洪陰春目光向那供奉在香案前的鬼頭刀一瞥，緩緩說道：「你們倆跟我這三年來，也上過不少次法場，揪過不少人犯的髮辮，看我下過刀，平時削木樁兒更是削得不少，可還沒有眞的殺過人，這回要教你們試試。」

「哦！」聽說要他們眞殺人，馮正剛和郭芝龍都不約而同地抽了一口冷氣。

「正剛！你比芝龍先進門，可是你的手腕沒有芝龍那麼穩，這回我要芝龍操刀，你揪髮辮，可別怪師父心眼兒偏。」

馮正剛規規矩矩地道：「徒兒聽師父的吩咐。」

洪陰春吁了口氣，道：「別以為你們砍碗口粗的木樁一削兩斷，就能輕而易舉地砍下人的腦袋。人頸子上的七節椎骨環環相套，凹凸相錯，既靈活、又複雜。如不是一刀從第一節頸椎骨和第二節頸椎骨之間而過，就休想一刀砍下腦袋，最好是砍在顱骨和第一節頸椎骨之間……」

郭芝龍截口道：「師父！徒兒可拿不準。」

洪陰春道：「絕活兒是練出來的，下刀的時候千萬要沉住氣，稍為偏一點都不行。你是頭一回，我會在犯人的後頸上點一點硃記，教你有準頭。」

郭芝龍問道：「師父！犯人是誰？」

洪陰春搖搖頭，道：「還不知道是誰，要等三、四天後才處刑。」

馮正剛道：「莫非是方捕頭？」

洪陰春低叱道：「胡說！方捕頭的案子還在上告，聽說要提到東京交刑部重審，怎會是他？」

郭芝龍道：「倘若是方捕頭，我可下不了手。」

洪陰春沉聲道：「芝龍！幹咱們這一行的，只認腦袋不認人。如果犯人是方捕頭，你下刀時要更快、更準、更狠。他待你們不錯，你難道要他受兩刀之罪？」

郭芝龍和馮正剛二人噤若寒蟬，出聲不得。

洪陰春揮了揮手，說道：「去吧！這椿事，千萬別向人提，處決人犯總是劊子手先得到風聲，但是絕不准洩漏出去，知道嗎？」

「徒兒知道。」

馮正剛和郭芝龍離去後，洪陰春又面對那把鬼頭刀凝視良久，他無限感慨地摸摸鋒利的刀刄，這才離開了那間靜室。

當他來到客堂時，却發現有個人在等他。

那人一身黑衣，面上蒙着黑巾，只露出兩隻眼睛；目光閃亮如碧空星辰，懾人心魂。

一打照面，洪陰春就看出對方是個江湖人物。為了不驚動妻兒，所以輕聲問道：「朋友有何見教？」

黑衣人道：「久聞洪大哥天生豪氣，性好交結，所以，才敢冒昧請教，尚祈勿怪！」

「客氣！朋友高姓大名？」

「你吃公粮，我走江湖，此刻通名道姓，頗有不便。」

「何事呢？」

黑衣人沒有說話，却抛了一根細竹管到几上。那根細竹管先是直立，就在將要傾倒的那一瞬間，突見晶光一閃，拍聲一響，那根細竹管竟然變成了六塊狹長的竹片，每一根寬窄均勻。

好劍法，洪陰春差一點喊了出來，他的心頭也同時一動，此人莫非就是……

黑衣人緩緩道：「明知炫耀武力對洪大哥十分不敬，只因茲事體大，不得不如此。」

洪陰春道：「姓洪的操刀殺人，皆奉上司之命，身不由己，自問沒有得罪江湖朋友之處。」

黑衣人說道：「在下並非與師問罪而來，只是有幾個問題，要請洪大哥據實回答。」

洪陰春道：「知無不言。」

黑衣人道：「好！今日東京是否來了『釘封文書』？」

「不錯。」

「是那一位江湖好漢要處斬？」

「方振威方捕頭。」

「何日用刑？」

「不定。」

「此話怎講？」

「只因東京刑部派來的監斬大員要三、四日之後才到。」

「是那一位大員？」

「憲監司吳道臣。」

黑衣人拱拱手，道：「多謝指教，恕在下再說句不敬之話，若是洪大哥將在下來訪之事洩漏，尊夫人和令郎千金將作在下劍底亡魂。」

洪陰春說道：「我得要提醒朋友一句話。」

黑衣人道：「在下恭聽。」

洪陰春沉聲道：「朋友若是想劫牢，或者劫法場，縱然救了方捕頭的命，却毀了他的名，朋友要三思。」

「承教！」黑衣人拱一拱手，飄然而去。

洪陰春吁了一口長氣，此生活了二十九年，還不曾像今夜如此煩悶難過，上床後怕要輾轉反側了。

×　　×

開州距大名一百二，距東京兩百四，是東京到大名府之間必經的重鎭。

從開州北門而出，約三十里處，路分兩岔，正北是去大名府的官道，奔東則去濮州。就在這三岔路口，有一間不算太小的茶舖子。冬天賣熱茶，夏天賣凉茶，兼賣大餅，粿子，由於來往客商不絕於途，生意總算不錯。

喝茶解渴，吃粿點心，都不會坐得太久，今天却有一位客人像是屁股上釘了釘子，打晨間辰初光景來到這兒，已經足足坐了兩個時辰，一盞雨前龍井已經喝得茶葉泡了白，還沒有露出起身離去的跡象。

茶舖子店東金老頭可不是個小氣鬼，舖子裏挺寬敞，愛坐儘管坐，只要你有閒工夫磨，我就有凉茶給你喝。不過金老頭心裏却透着稀罕，也有些緊張，以他那一把年紀換來的經驗，似乎預感到今天在他這茶舖子裏可能會出點岔子。

這會兒已是午初，南來的人，大都要在開州城內用過飯再動身，從大名府來的

人，剛要趕到開州城裏去打尖。因此不會有行旅客商在茶舖子裏歇脚，如今只剩下那個怪裏怪氣的客人了。

那一身黑綢子褂褲挺潔淨，不像是個流浪漢，金老頭別的不疑惑，只疑惑這位二十幾歲的小伙子為啥拿背對着茶舖子的大門，莫非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衷麼？

金老頭提了一籃油炸甜粿走過去，搭訕着道：「晌午啦！客官要不要來幾個油炸粿子塡塡飢？」

「不餓！」那黑衣漢子搖搖頭，然後翹起大姆指望身後一指。「我那匹馬兒倒可能餓了，這兒能不能買到草料？」

「有！小店備下了一些。」金老頭這才想到拴在門前楊柳樹蔭下那匹烏黑油亮的牲口。「是上好麥揩？或是普通料草就成？」

「要上等麥揩，如果方便，再加一升荳子。」黑衣漢子摸出一塊銀子，放在桌上。「這塊銀子拿去，若是不够等會兒再算。」

「足够啦！」金老頭本該轉身走了，他却又好奇地問了一句道：「客官是等朋友？」

「嗯！坐久了不碍事吧？」

「那裏話？客官儘管坐。」

「聽說這兒晌午都不大有客人？」

「是啊！差不到要到未、申相交光景才會上客。」金老頭很殷勤地問道：「要不要給您換一盞茶？」

「也好！」看來，那黑衣漢子可很隨和。

第二盞雨前龍井沏了兩次，日已臨頭，眼看已到了午正光景，突然官道上蹄聲得得，揚起一片灰塵，從開州方向一匹快馬疾馳而來。

這是一匹身高、細長的口外種，通體雪白，却拖着一條烏黑油亮的尾巴，行家都管牠叫「雪裏拖槍」，這種名駒並不多見。

馬上人勁裝疾服，背插單刀，脚上一雙鱗紋分明的鮫皮靴，小裏腿倒趕千層浪，顯得挺神氣。當他那匹「雪裏拖槍」衝到茶舖子門口時，猛地一帶韁轡，拉得馬兒鼻孔朝天，硬生生將馬停了下來。

四隻馬蹄尚未站穩，人已翻身下馬，手中韁繩打個活套，隨手一甩，就套上了楊柳樹下的拴馬樁。

這小伙子眞够勁，人未進店，話已先到：「店家！快來凉茶，大碗。」

金老頭還來不及回話，人已自他身邊擦過，向那黑衣漢子的座頭奔去。金老頭眼看他在黑衣漢子的對面坐下，才在心裏暗道：等了三個時辰，要等的人終於到來了。

來人一落座，就喘吁着道：「凌寒兄！多虧我那匹『雪裏拖槍』，一口氣趕了二百四，人已汗流浹背，馬兒的鬃毛還是乾乾的哩！」

聽他的稱呼，原來那黑衣漢子就是牽累大名府捕頭方振威被處斬刑的趙凌寒。

他仍是那樣沉靜，眼看着來人一口氣將金老頭送來的大碗凉茶喝得點滴不剩，這才緩緩道：「我早就料到小旋風勾騰一定要比別人先到。」

勾騰砰地一聲放下大碗，翻着眼道：「哦？你還約了別人？」

趙凌寒點點頭，道：「不錯，還有好幾位。」

「紫龍幫的舵把子鎭三江魯子齊，闖名燕趙的百無一失戴方。從來不帶兵器，只靠赤手空拳享譽江湖的托天霸王魏門神，還有妙手兒萬歸宗。」

「好傢伙！」勾騰雙掌一擊，伸長了頸子道：「連你我一共六個，想必是樁大買賣。」

「不算小。」

「能不能先漏漏風？」

「綁人。」

勾騰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道：「綁人？綁幾個？」

趙凌寒豎起一根指頭幌了一幌，道：「一個。」

「綁一個人幹嗎排出恁地大陣仗，莫非那人是三頭六臂，有萬夫不當之勇？」

「那人手無縛鷄之力。」

「這可有點稀罕，是誰？」

趙凌寒一字字道：「朝廷命官，一品大員，刑部憲監司吳道臣。」

勾騰伸長了舌頭，半晌才縮了回去，緩緩地說道：「我明白了，你想搭救方捕頭。」

「該不該救？」

「該！該！該！我小旋風雖未得過他的好處，江湖中人得過他好處的人可不少，姓方的是個漢子，咱們就算豁上性命也值得。只是……」勾騰身子前傾，壓低了嗓門道：「要救他就乾脆上大名府劫牢，又何必費手脚綁架吳道臣？」

趙凌寒搖搖頭，道：「你不明白，那樣作不但不能洗刷方捕頭的罪名，反而要毀掉他一世英名。」

「我還有一樁事不明白。」

「何事？」

「找那妙手兒萬歸宗幹啥？咱們幾個都在江湖上小有名望，怎能跟一個偷鷄摸狗的賊人打夥？」

趙凌寒笑笑道：「小旋風！你可得委屈點，賊有賊的用處，何況萬歸宗當年在大名府落網時，方捕頭念他作過幾樁偷富濟貧的善事，曾盡力開脫他。如今方捕頭有難，教他也盡一份心。」

勾騰連連點頭，道：「我小旋風在江湖上沒有服過人，可就服你凌寒兄，行！你怎麼說，咱怎麼幹。」

趙凌寒拱拱手，道：「先謝！可要來點大飯粿子塡塡飢？」

勾騰道：「那多沒勁，先來二斤牛肉，一斤老酒，咱倆乾幾盅。」

「小旋風！你又得受點委屈，這是道旁茶舖子，沒吃沒喝的。」說到這裏，趙凌寒向身後一招手。「店家！給咱們來點吃的。」

金老頭立刻就送上來一盤大餅，外帶一碟甜麵醬，一碟生葱，那就算是佳餚的了。

勾騰皺皺眉頭，仍是無可奈何地啃起大餅來。

他倆正在吃着，門外又來了兩匹馬。

趙凌寒悄聲道：「魯子齊和魏門神也到啦！他們也不算慢。」

那魯子齊身為一幫之主，自有其威嚴



趙凌寒坐在小茶鋪中等候，小旋風勾騰飛騎趕到。

。身佩一柄紫金過山刀，先一步走進了茶鋪子。

後面那個不用猜，準是托天霸王魏門神無疑，頭如斗大，身高八尺，手臂像別人的腿，肩膀有別人兩個寬。看他的架勢，似乎眞能托得起天，眞不知道他胯下座騎如何馱得動他。

小旋風勾騰和這兩人都曾打過照面，也不需趙凌寒爲他們引見，彼此寒暄一番，分別落座，共進這頓無菜無酒的粗食。看那魏門神吃餅，就够讓人瞠目結舌的，一張一斤重的餅，兩口就下了肚。金老頭看在眼裏，連盛餅的籃子都提上了桌。

魯子齊邊吃邊說道：「提起方振威方捕頭，沒有人不敬重他，去年咱們帮裏兩個混球去了大名府，酒後鬧事，廢了別人一條腿。方捕頭一聽說他們是紫龍帮的，一擺手就放了，事後我派人送去十張金葉子爲薄酬，你猜怎麼着，金葉子退回來九張……」

勾騰截口道：「收一張金葉子意思意思！」

魯子齊白了他一眼，道：「小旋風！你可別看扁了方捕頭，那一張金葉子他給了被斷了腿的人。他在覆函中說得好：那人斷了腿，還能幹活營生？給他一張金葉子，也好作個小本經營。」

趙凌寒嘆了一口氣，道：「你們都是小事，只有我累他累得最大，過往從不相熟，他一聽說我遭受天大的寃枉，就立刻將我放了。自從他被拿下獄之後，我不曾睡過一夜安穩覺，更沒有舒舒泰泰吃過一頓飯。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也曾再去投案，那有啥用？我進去了也不能將他換出來。事到如今已不能再等了，『釘封文書』業已到了大名府，只等那吳道臣一到就要明正典刑，只有用狠法子了。」

魏門神粗聲粗氣地道：「趙老弟！不是俺說你，這事早就該打主意啦！教俺去，雙手拆了大名府的監牢，看看那些牢頭禁子能不能扯脫俺的一條毛。」

趙凌寒道：「刼牢萬萬不可，一來加添了方捕頭的惡名，二來教那大名府的府尹大人担待不住，宋昂宋大人倒是一個好官。」

魏門神道：「如今只能刼法場。你想想刼法場豈不比刼牢的罪名更大？」

趙凌寒搖頭道：「法場更不能刼。」

魏門神嗞牙咧嘴地道：「牢也不能刼，法場更不能刼，你老弟將咱們叫來幹嗎？難道要去給方捕頭收屍抬棺材？」

趙凌寒道：「咱們攔路綁架吳道臣，要他親筆寫下我的寃枉，和方捕頭的寃枉，送到刑部去，想必可以卜反方捕頭的官司。」

魯子齊點點頭，道：「這倒是個好主意。」

四個人正在談論之間，茶鋪子門口又到了一匹馬。那匹馬非常健壯，毛色光亮如緞，配着綉鞍，倒像是那位達官顯貴的坐騎。

但是馬上人却是個又矮，又醜的人；說什麼他也配不上那匹好馬。

勾騰道：「凌寒兄！我敢打賭，妙手兒那匹馬是偷來的。」

他的聲音極輕，但是遠在茶鋪子外面的萬歸宗却聽到了。一面走進來，一面嚷道：「小旋風！別損我，誰像你那樣有一匹名揚四海的『雪裏拖槍』？三兩個時辰要趕二百四十里路，非名駒莫辦，臨時要買也來不及啊！除了……」

趙凌寒似乎怕他說出偷字來，連忙向他招招手道：「萬兄，快過來喝完凉茶再說話。」

萬歸宗來到座前，悄聲說道：「說句實話，今天早起打從東京上路，這一路上一共偷了共六匹馬，只有這一匹，還算不錯的。」

魯子齊似是未曾想到這個小偷也是受了趙凌寒的邀請，旣訝異，也有些不悅，不過他沒有說出口。

魏門神却嚷了起來：「趙老弟！要這個賊來幹嗎？」

趙凌寒還沒有加以解釋，萬歸宗已搶着說道：「我本來就是個賊，所以我不惱你。不過我得提醒你，作賊的可不是沒有用……」

魏門神截口道：「說下去吧！你有啥用？」

萬歸宗道：「如果你們被捉，下了大牢，我能潛進去偷着開鎖放你們出來。你們若是被困在深山野地，我能爲你們偷吃的喝的……」

魏門神氣咻咻地道：「你最好到大名府去將方捕頭偷出來，也好教咱們省一樁事。」

紫龍帮帮主鎭三江魯子齊暗暗向趙凌寒打了個眼色，然後向勾騰拱拱手，道：「小旋風！敝帮有點小事要向凌寒兄請教，到房邊去說兩句話，你不怪吧？」

勾騰擺擺手，道：「請便！」

兩人來到另一副空座頭上，趙凌寒皺眉問道：「魯帮主！有什麼事？」

魯子齊猶疑了一陣，才緩緩道：「咱倆雖然才相識一年，論交情却比相交十年的老朋友還要深，所以，我有什麼心事都不該瞞你。」

趙凌寒道：「魯兄儘管直言。」

魯子齊壓低了聲音道：「紫龍帮上上下下共有三百多人，食指浩繁，開銷很大。包賭包娼的事咱們不幹；打家刼舍的勾當咱們不屑爲，因此無時無日不在鬧饑荒。這幾天剛好有樁好利市的大買賣上手，偏巧你這邊有事，我只得暫時將那樁買賣擱了下來……」

趙凌寒不明白對方的用意何在，一時默不接話。

魯子齊頓了一頓，又道：「常言道得好！爲朋友兩脅挿刀，不管是冲着方捕頭，或是冲着你趙老弟，就有天大的事，也得擱下。我不但要親自來，還帶了本帮好幾名高手待在開州，隨時聽候你老弟的調度。」

趙凌寒拱一拱手，道：「小弟感謝不盡。」

魯子齊揮揮手，道：「咱們別來俗套，打開天窗說亮話。等方捕頭的事辦妥當了，我那樁買賣若是缺少人手，還得請你老弟相助一臂。」

趙凌寒連連點頭，道：「那還有什麼話說，小弟雖肝腦塗地，也在所不辭。是椿什麼買賣？」

魯子齊道：「先別談我的事，免得你分了心……」

他們剛談到這兒，突然茶鋪子門前來了一匹快馬。

馬上是個瘦瘦精精，一身皮包骨的中年漢子。留着山羊鬚，生個酒糟鼻。原道妙手兒萬歸宗生得醜，他比那姓萬的還要醜三分。

魯子齊向門外張了一眼，道：「老弟！你的軍師到啦！」

原來這個人是工於心計，善於謀畧的百無一失戴方。只因心眼兒動得太多，所以身上才不見長肉。

戴方拴好馬，一腳跨進茶鋪子，笑哈哈道：「果然各位都已經比我早到了。」

魏門神粗聲嚷道：「軍師爺爺！按理說你該先到才對。」

戴方笑着問道：「怎麼說呢？」

魏門神道：「你那胯下坐騎馱着你這身皮包骨，就像馱着两棉花，輕飄飄地豈不是跑得更快嗎？」

衆人都被他這番話逗笑了。

戴方也乾笑了幾聲，然後神色一正，道：「趙老弟！四更三點我就接到了你的飛鴿傳書，一看你邀請的這幾位大將，我就知道你是想搭救方捕頭。所以一路上給你探了點消息。這會兒那位憲監司吳道臣正在開州城內有名的五鳳樓打尖。瞧他們兵不解甲，馬不落鞍，八成是要連夜趕到大名府去。」

趙凌寒疾聲道：「吳道臣帶了多少護衞？」

戴方道：「你仔細聽着，四旗牌，四牙將，車佚二名，馬弁一名，外帶跟班一名，連他一共十二人。」

勾騰道：「那些旗牌，牙將那裏够看。單我小旋風一人，就能將他們腦袋像切蘿蔔般一個個地切下來。」

趙凌寒振聲道：「好！咱們就在這兒動手。」

戴方連連搖頭道：「不妙！不妙！」

趙凌寒說道：「我還沒有說出我的主意……」

戴方截口道：「你不說我也知道。要想刼走吳道臣，就得先幹掉幾個旗牌，牙將。不管你往後進行得多麼順利，寃枉洗得多麼淸白，這殺害官軍的罪名却是萬萬推托不掉。你和方捕頭仍然要隱姓埋名，東躲西藏，旣然落個如此下場，何不乾脆往大名府刼牢？」

趙凌寒楞了一楞，道：「你說呢？」

戴方道：「我有個好主意，看你聽不聽。」

趙凌寒道：「請你趕來，就是要你出主意，我自然會聽。」

戴方向在座的人掃了一眼，道：「各位也聽麼？」

魯子齊率先說道：「咱們都是冲着趙老弟而來，他都聽你的主意，咱們還有啥話說？」

戴方點點頭道：「這就行了。首先，請小旋風和妙手兒兩個回一趟東京去。」

勾騰道：「咱們好不容易趕來，又要咱們回去？」

戴方道：「有樁大事交給你辦。將吳道臣的婆娘和他那惹禍的女兒帶來。」

趙凌寒道：「戴兄！何必驚動他的家眷？」

戴方道：「老弟！夫人不到，老爺未必肯就範，吳彩雲不到，你的冤枉就洗不清；你洗不脫冤枉，方捕頭的冤枉就更別想洗脫了。」

勾騰道：「好！我這就走，但我不要帶着姓萬的。」

戴方道：「你一定得帶着他。若想教吳道臣下文書要大名府先釋放方捕頭，就得蓋上他憲司的大印。大印鎖在吳府的密室裏。密室位於何處，在那母女口中或許可以問得出來。不帶妙手兒去，却沒有人能够開啓密室上的鎖。」

萬歸宗喜笑顏開地道：「怎麼樣？賊也有賊的用處。」

戴方道：「妙手兒！還有椿差事交給你辦。」

萬歸宗道：「請吩咐。」

戴方道：「東京城裏西大街有個姓王的穩婆，將她一道帶來。」

萬歸宗道：「穩婆？咱們這兒有人養孩子嗎？」

戴方道：「那賊丫頭吳彩雲的三個月身孕，就是這姓王的穩婆配草藥讓她小產的，這是個見證。吳道臣告趙老弟『逼姦未遂』，既然逼姦不成，他的女兒怎會有了孕？」

此語一出，在座的人無不露出了欽敬之色。

勾騰站起來一揮手，道：「妙手兒！咱們走。」

戴方道：「慢點！小旋風，你可知道咱們在那兒會面？」

勾騰楞了一楞，說道：「難道不是這裏？」

「這兒是過往客商歇脚的茶舖子，可不是強盜窩。」說到這裏，戴方壓低了聲音：「順着往濮州的官道，奔正東約莫十里，有條上山的小徑，再走二十里，有一座廢了的『龍泉寺』，咱們就在那裏。記住！進吳府刼人，要軟刼，不能硬刼。動手之前，先到大車店借一輛大車，將空車駛到東門外……」

勾騰不耐煩地道：「軍師大人！別再費口舌啦！那些小節骨眼兒我全懂。妙手兒！走！咱們明天擦黑就趕到那座廢寺，讓他們瞧瞧。」

等兩個人出門上馬離去後，戴方道：「托天霸王！麻煩你跑一趟曹州。」

魏門神道：「去曹州幹啥？」

戴方道：「曹州城外，有座母子峯，峯頂有個草寇，名叫薛圖，你去請他來一趟。」

魏門神道：「找那種毛賊幹嗎？」

戴方道：「吳彩雲肚皮內孽種是他留下的，那六名轎伕也是他放倒的，他不來怎麼成？」

魏門神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曹州往回三百二，明晚擦黑我也可以趕到龍泉寺。」

他將大餅揣了幾塊在懷裏，也出門上馬而去。

魯子齊問道：「大軍師！派我什麼差事？」

戴方笑了笑，道：「魯帮主想必帶了鈴鴿。」

魯子齊楞了一下，强笑道：「什麼事也瞞不了你的眼珠，你打算要我放鴿？」

戴方道：「該放啦！否則貴帮那四位護法在開州城內就閑得慌了。」

魯子齊起身離去。

戴方道：「老弟！往前走五里地，有座棗子林，就在那兒動手。咱們三個都別露面，只要紫龍帮四位護法就足够了。」

趙凌寒搖搖頭，道：「不行！這事是我引起的，我怎能躲在後頭？」

戴方道：「老弟，我不是爲你着想，是爲方振威着想。你若想要他脫了死罪之後能堂堂正正作人，你就得聽我的。」

趙凌寒顯得無可奈何地攤攤手，道：「好吧！」

這時，魯子齊已放了鈴鴿，那鴿子正响着鴿鈴向開州方向飛去。

戴方道：「我和趙老弟先走一步，你也隨後來，綁人的事交給那四位護法就行了。告訴他們，在前面那座棗子林裏動手，能不傷人，就不要傷人。得手後，火速將吳道臣送到龍泉寺來。」

魯子齊冷冷道：「這豈不是要紫龍帮担上殺官軍，刼大臣的干係？」

戴方道：「魯帮主如此說就言重了，那四名護法的臉上又沒有刻着『紫龍帮』三個字，再說，魯帮主若是怕担干係，也不會上這兒來了。」

魯子齊哈哈笑道：「戴兄這句話說對！怕者不來！來者不怕，冲着趙老弟，就是兩脇挿刀，又待如何？二位先請吧！」

趙凌寒向魯子齊道了謝，和戴方走了出來。

經過櫃枱時，戴方取出一塊銀子，遞到金老頭面前，道：「店家！算賬。」

金老頭連連擺手，道：「這位客官已經算過了。」

戴方將那塊銀子夾在食、中二指之間，只聽「卡崩」一聲，那塊銀子一分爲二，然後冷聲道：「我會看相，你老人家可以活到一百歲。倘若咱們方才講的話洩出一個字，你的腦袋就像這塊銀子一樣被我捏成兩半。」

金老頭聽得面色發了青，哆哆嗦嗦地道：「老頭兒啥也沒聽見。」

戴方沉聲道：「咱們都走了之後，關上店門，好生睡個晌午，就好像作了一場夢。這銀子給你，賣一天茶未必能賺到這麼多。」

走出店門，上了馬，趙凌寒這才問道：「戴兄！你到底有什麼錦囊妙計？」

戴方道：「路上我再慢慢告訴你。老弟！你怎麼想到找鎭三江魯子齊的？」

趙凌寒道：「他爲人很够義氣，而且紫龍帮也曾受過方捕頭的好處。」

戴方道：「找他帮忙也有好處，地頭熟，人手足，從東京到大名府都是紫龍帮的地盤，只怕也有壞處。」

趙凌寒訝異道：「有什麼壞處？」

「我會看相，當眞不是吹牛的。」

「你看出什麼來着？」

「魯子齊腦後生有反骨。」

「生了反骨又怎麼樣？」

戴方比古喻今地道：「當年三國時代的大將魏延也生了反骨，後來果然反叛，

幸虧諸葛孔明早就看過他的相預作防範，才沒有反叛成功。」

趙凌寒沉吟了一陣，道：「他大概不會吧！」

「但願他不會，提防一點總要好些。」說着，戴方揮鞭一指。「瞧！紫龍帮的四名護法已經快馬趕到，想必吳道臣的大車也要來了。」

趙凌寒回首望去，果見開州方向塵烟滾滾，四匹快馬滾滾而來。

他和戴方猛地揚鞭，催向濮州方向馳去。

山寺風雲　刼官勒贖

龍泉寺在一片密茂的松林之中。遠遠望去，紅牆綠瓦，映日生輝，不像是一座廢寺。跨進山門，來到大雄寶殿，但見金剛倒塌，神像斷頭缺手，蛛網高掛，鳥糞遍地，才信這座山寺確是廢了。

紫龍帮的四個護法輕而易舉地就將身負部命，前往大名府監斬的吳道臣刼了來。四個人將知客房打掃了一番，又在地上鋪些乾草，權充吳道臣的椅榻。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憲監司，這會兒教人反翦了雙手，也只有在那些乾草上打滾了。

領頭的護法名叫武雲蕩，他正在指使其餘三名護法封釘知客房的窗戶，驀聽寺外傳來一聲輕嘯。他連忙向其餘三個人打了眼色，轉身走出了大雄寶殿。只見魯子齊在山門處在向他招手。

武雲蕩跑到帮主的身前，魯子齊向他低聲囑咐一陣，他點頭會意，又轉身回到了大雄寶殿。大聲吆喝道：「夥計們！將那狗官吊起來。」

他一面說話，一面向另外三人暗打眼色。那三人雖不知其所以然，却知必有用意，連忙聽命行事。

一根粗粗的繩索拋過大樑，將吳道臣吊起，繩索的另一端，扯在三個人的手裏，只要輕輕一扯，吳道臣的軀體就要懸空了。

武雲蕩走到吳道臣面前，沉聲道：「狗官！你是要死要活？」

吳道臣也是軍功出身，而且活了這樣一大把年紀，還不曾受過這種折磨，不禁惱羞成怒，沉聲喝道：「殺戮官軍，綁刼大臣，爾等已犯下凌遲碎剮的重罪。快些將本監司鬆綁釋放，本監司念爾等妄然無知，不究既往，否則，爾等必定會後悔莫及。」

武雲蕩拔出身藏匕首，抵在吳道臣的小腹處，語氣陰森森地道：「你這狗官命在旦夕，還要擺臭架子，告訴你，大爺們落草爲寇，不懂什麼王法，說！要死還是要活？」

夏天衣裳單薄，鋒利的匕首貼在小腹處冰涼沁骨，吳道臣不禁機伶伶打個寒噤，緩和了語氣道：「要死怎樣？要活又怎樣？」

武雲蕩道：「要死嘛！只要在你小肚子上來一刀，山中野狼今晚可以大啖你的屍骨……」

吳道臣聽得汗毛凜凜，連忙截口道：「我當然要活，只管吩咐。」

武雲蕩冷笑道：「咱們早就打聽過了，你這狗官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如果要活，立卽修書一封，要你的家屬備下黃金千兩，明珠百顆，在三天之內前來贖你，而且還不准報官，否則，你仍然難逃一刀之厄。」

吳道臣道：「這好辦！只不過身在山中古廟，那來的筆墨紙硯？」

武雲蕩向他三個伙伴一擺頭，說道：「伙計們！快去拿紙筆來，給這個狗官鬆綁……」

他一語未落，寶殿門口突然竄進三條人影。

前行一人就是鎭三江魯子齊，手中紫金寶刀閃動一抹烏光，嗆啷一聲，武雲蕩手中的匕首已然落下了地，脖子上一涼，那紫金寶刀已然架上了他的後頸。

第二個人就是趙凌寒，手中長劍一橫，另外三個人一齊退到背靠牆壁，動彈不動。

戴方走在最後，慢條斯理地道：「咱們只道這兒是座廢寺，却想不到有人在這兒幹起綁人勒贖的勾當。」

吳道臣以爲他們是好人，連忙高聲嚷道：「各位好漢！我是刑部憲監司，身負王命的重臣，你們救了我，一定可得高官厚祿。」

魯子齊道：「你是刑部憲監司？」

吳道臣道：「不錯，此番是奉命前往大名府監斬人犯，你若不信，我身上還有刑部文書。」

魯子齊連忙向戴方招呼道：「快！快些將吳大人放下來。」

戴方連忙爲吳道臣鬆綁，趙凌寒已回身走了過來。

魯子齊也故意放鬆了手裏的紫金寶刀，這本是早就作好圈套，武雲蕩高喊一聲：「伙計！風緊扯活！」

四個人飛身向殿外逃去。魯子齊自然不會去追。

吳道臣先是在驚駭惶亂之中，並未留意到三人之中的趙凌寒，等他鬆了綁，驚魂畧定之後，這才看到了他。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

趙凌寒冷冷道：「果然是吳大人！今日如此狼狽，早日威風何在？」

魯子齊故作不知地問道：「凌寒兄認識吳大人麼？」

趙凌寒道：「不但認識，而且還和兄弟有點不大不小的過節哩！」

吳道臣心頭愈想愈寒，先前在那幾個草寇手裏，說不定還可以打打交道，如今落到這個冤家對頭手裏，只怕凶多吉少。

趙凌寒一橫身擱住了他的去路，沉聲道：「吳大人！咱們救了你一命，難道連個謝字都沒有麼？」

吳道臣道：「只要你們讓本監司安然歸去，要官有官，要賞有賞。」

趙凌寒搖了搖頭，說道：「咱們不稀罕。」

吳道臣道：「本監司是朝廷大臣，動我一根汗毛，你們就抵命，只怕你那兩位朋友也不會讓你蠻幹。」

戴方冷冷道：「吳大人！你這話說對了一半。咱們的確不想得罪朝廷大臣，不過，趙兄是咱們老大，他說什麼，咱們兩

個可沒有二話。」

吳道臣至此已全無憑恃了，退了一步，道：「姓趙的！你打算怎麼辦？」

趙凌寒道：「咱們救你一命，要向你討謝禮。」

吳道臣毫不思索地點點頭，道：「好！就照方才那個賊人所說，黃金千兩，明珠百顆如何？」

趙凌寒道：「太便宜！如此一來，咱們和那幾個毛賊豈不是身價相同？」

吳道臣道：「黃金五千兩，明珠二百顆。」

魯子齊眉心微微一動，戴方一雙目光緊緊地在凝視他，眉心也跟着一動。

趙凌寒道：「吳大人！咱們別繞彎兒了，一命換一命，公平交易。」

吳道臣訝異地道：「我不懂你在說什麼呢。」

趙凌寒道：「吳大人！這只怪你的運氣太壞，我的運氣太好，到目前爲止，你的性命還在生死之間。請你修書一封，敎大名府尹宋昂大人立刻釋放死囚方振威，否則你仍然活不成。」

吳道臣大驚，道：「姓趙的！你好大胆……」

趙凌寒手中長劍一抬，劍尖點在吳道臣的咽喉上，沉聲說道：「我不想多說廢話，只要你一搖頭，我馬上就割斷你的咽喉。」

吳道臣聽得說不出話，目光望向魯子齊和戴方二人，顯然指望他們挺身制止趙凌寒的暴行。

戴方的心眼兒何等機伶，一來怕吳道臣心存僥倖，一時不肯就範，二來也怕魯子齊在黃金明珠的利誘下眞的動了心，於是扯了魯子齊一把，道：「這裏眞熱！咱們到外面透透氣。」

兩人轉身走出了大雄寶殿。

趙凌寒道：「別指望他們會救你，咱們三人，我說了算話。」

吳道臣沉吟了一陣，說道：「並不是我不肯依你的話去作，只是，身邊未帶憲監司信印，大名府宋大人見到書信未必肯信。」

趙凌寒道：「大印放在何處？」

吳道臣道：「東京家中……」

他顯然非常後悔說出此話，說到一半，猛地將話停住，面上呈現驚訝之色。

趙凌寒道：「好！我派人去府上取信印就是。」

吳道臣驚道：「姓趙的！你莫非要威迫我的家眷？」

趙凌寒道：「放心！不會傷她們一根汗毛。」

吳道臣道：「不傷她們，你怎麼拿得到信印？」

趙凌寒道：「那是我的事。現在請吳大人轉過身去。只要你聽話，我姓趙的絕不會虧待你。」

吳道臣只得緩緩轉過身子，趙凌寒彈指點了他腰際麻穴，然後將他抱進了知客房，放在乾草之上，走出了大雄寶殿。

見他出來，戴方連忙問道：「趙老弟！那狗官怎麼樣了？」

「他那能不低頭？」趙凌寒走到魯子齊面前，道：「魯帮主，還要麻煩你一件事。」

魯子齊道：「別客氣！說。」

趙凌寒道：「請派兩位護法到棗樹林子裏去瞧瞧，方才砍倒的旗牌，牙將，若是屍體尚未被人發現，剝兩套官軍制服回來。另外，還要請那幾位護法辛苦點，在這廢寺左右設下暗卡，免得閑人闖進來誤了咱們的正事。」

魯子齊連聲應道：「好！我這就去吩咐他們。」

待他離去後，戴方輕笑道：「老弟！我這個『百無一失』的招牌該砸啦！對！剝下兩套官軍制服，的確大有妙用。」

趙凌寒道：「我也是方才想到，如果以吳道臣的名義行文大名府，要宋大人釋放捕頭，萬一宋大人心中動疑，反而弄巧成拙，不如在文中以『爲免冤獄，特提解人犯來刑部重審』的名義要大名府交人，戴兄以爲如何？」

戴方豎起大姆指，連聲讚道：「對！對！你老弟設想太週到了，不過，有一件事却不大妙。」

趙凌寒凝聲道：「何事？」

戴方壓低了聲音道：「黃金五千兩，明珠二百顆，是一筆誘人的財富，魯子齊會不會動心？」

趙凌寒沉吟了一陣，道：「戴兄！用人不疑，咱們最好不要如此猜想。再說，魯帮主久走江湖，他該明白這筆財富是看得見，得不到的。」

戴方語重心長地說道：「老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記住這句話！」

趙凌寒默然點點頭。

山門外，魯子齊派出兩名護法去棗子林剝取官軍衣服，同時將爲首護法武雲蕩叫到一邊，悄聲道：「武護法！咱們帮裏來了多少人？」

「稟帮主！共有三十多名。」

「如果臨時動用，多久可到這兒？」

「約莫頓飯工夫。」

「好！和他們隨時保持密切的聯繫。你們四個人今晚辛苦點，千萬別讓閑雜人等走近這座荒寺。」

武雲蕩必恭必敬地說道：「屬下記下了。」

魯子齊面對靄靄山林凝視良久，似在思索什麼。約莫過了盞茶光景，他才轉身進了山門。

過了半個時辰，前往棗子林的兩個紫龍帮護法也回來了。他們順利地帶回來兩套牙將的官軍衣服。

一切停當，戴方去了一趟開州，採辦了大批酒食。他們不僅要等到第二天擦黑時分，待前往東京的小旋風勾騰和妙手兒萬歸宗回來會齊，他們也許還要在這龍泉寺中等上更多的日子。

× ×

第二天酉正光景，一輛車簾低垂的雙轡套車駛到了龍泉寺的山門口。

趙凌寒等人早已據報迎了出去，當趙凌寒一見趕車的是妙手兒萬歸宗，既沒見到勾騰的座騎「雪裏拖槍」，又沒見到他的人時，不禁訝然問道：「小旋風呢？」

萬歸宗豎起大姆指頭，往後翹了一翹，道：「在車廂裏頭。」

趙凌寒不禁有些發楞，照算計，車廂內該有三個婦人，小旋風勾騰怎麼甘願和娘們打堆呢？

他迫不及待地撩起車後簾，一放眼，就和坐在最後端的勾騰打了個照面，只見他面色發白，歪歪斜斜地靠在那裏，右手握着出鞘的單刀，左肩處一片血漬，血漬業已凝固，呈紫黑色，看在趙凌寒眼裏，教他好生難受。

「怎麼了？」他將勾騰的左肩輕輕一扳，發現了一截約莫寸半長的刀柄，心頭驀地一驚：「中了飛葉子？」

勾騰苦笑道：「眞是丟人現眼，當時帶着這幾個娘們打從後門離開吳府，却料不到，暗中有人賞了我一刀，太粗心大意啦！」

趙凌寒關懷地道：「怎不立刻上藥療治呢？」

勾騰道：「趕路要緊，一時來不及，也就只好讓飛葉子留在肩膀裏頭，不礙事，離吃飯的地方還遠得很哩！」

他支撐着從車上跳下，但是趙凌寒看得出他在硬充好漢。

戴方趕了過來，問道：「小旋風怎麼樣了？」

趙凌寒道：「不小心中了飛葉子。」

戴方將他的傷勢看了一看，搖搖頭，道：「小旋風！中人暗算還不能說你粗心大意，你不但不立刻上藥療傷，而且還讓刀子留在肩膀裏才眞是粗心大意……」

勾騰苦着臉道：「軍師大人！別數落我，一旦將刀拔出，勢必流血不住，我能不能撐到這荒山古寺可就大成問題啦！我怎麼放心將這負重担加在妙手兒一個人身上？」

趙凌寒嘆了一口氣，道：「唉！眞難爲你。」

勾騰道：「凌寒兄！總算不辱使命，吳夫人和吳小姐一齊帶到……」

戴方截口問道：「還有那個姓王的穩婆呢？」

勾騰道：「少不了她，還多來了一個名叫蘭兒的丫頭，她自願跟着來服侍她們的小姐。」

趙凌寒道：「大印可曾到手？」

萬歸宗走過來，舉舉手裏的黃包袱，道：「到手啦！密室中還要不少珠寶玉器，眞教人饞得慌，放心！我一絲一毫也沒有動。」

勾騰道：「算了吧！若不是我盯得緊，那有貓兒不吃腥？」

戴方道：「趙老弟！你將車上的娘們帶進廟裏來，我先給小旋風療傷去。」

說罷，扶着勾騰向山門內走去。

在萬歸宗的吆喝下，車上四個婦人走了下來。

最先下車的一個婦人約莫四十來歲，穿得紅紅綠綠，一臉俗氣，她準定是那個姓王的穩婆無疑。

第二個下車的也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趙凌寒知道他就是吳夫人。跟在她後面的是吳彩雲，最後下車的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想必她就是丫環蘭兒。

她們四個人的雙手都被綁在身後，而且還用一根繩子像縛螃蟹似的串了起來，嘴吧也都用巾帕紮起，大概是怕她們沿途叫喚。

趙凌寒向萬歸宗揮揮手，道：「將她們解開。」

鬆了綁，解開嘴上的巾帕，姓王的穩婆立刻扒在地上喊「好漢饒命」，吳夫人雖然還算冷靜，面上却難免佈滿了驚惶的神色。

唯獨吳彩雲絲毫沒有畏懼之色，反而冲着趙凌寒一笑，道：「原來是你在背後指使，你這個人眞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當初我爹好好地向你提親，你擺臭架子，如今又來强搶，大概是怕那姓什麼的捕頭爲你受一刀之罪吧！」

趙凌寒沒有理會她，向吳夫人温和地道：「夫人！在下將妳請來，沒有別的意思，只因爲吳大人在這兒，少不得要你來親自照顧他。」

吳夫人大驚道：「什麼？吳大人在這裏？」

趙凌寒冷冷道：「夫人不必驚慌，他好好地沒有缺少一根汗毛，只不過要他澄清一樁事情就是了。」

吳夫人道：「大人在那裏？」

趙凌寒道：「隨我來吧！」

一行人進了山門，來到知客房，吳夫人見到躺臥乾草堆上，不便行動的吳道臣，少不得要抱頭痛哭一番，這是人之常情，趙凌寒乾脆掩上了門，讓他們夫妻，父女，好好聚一聚。

吳夫人哭了一陣，哽咽地道：「大人！這是怎麼回來啊？」

「一時也說不清，」吳道臣向他女兒招招手，「彩雲！妳過來。」

吳彩雲扒到乾草堆上，道：「爹！什麼事！」

吳道臣悄聲道：「我方才和一個紫臉漢子聊了幾句，那個人好像姓魯，聽說他手下很有實力，從言語中我聽出他的心眼兒很活，妳想法子和他單獨接近，許以重利，他很可能會倒過來幫咱們。」

吳彩雲點點頭，道：「好！我會找機會。」

這時，趙凌寒打開了門，道：「各位在車上待了一天，想必是又渴又餓，我們準備了一點粗茶淡飯。用過飯後，夫人可以留在這裏，其餘的人得到另外一間屋子去。」

吳夫人道：「不能讓我女兒也留在這裏麼？」

吳道臣因別具用心，連忙道：「夫人！和强盜打什麼商量？他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趙凌寒揮揮手，敎萬歸宗將粮草茶水送進去，然後到了另一間空屋。

地上鋪着乾草，草上躺着勾騰。他閉着眼，滿頭是汗，人似乎已經昏迷了。戴方蹲在他身旁，正在爲他把脈。

趙凌寒悄聲問道：「傷勢怎麼樣？」

戴方吁了一口氣，道：「幸虧飛刀無毒，還無性命之憂。但是，天氣太熱，小旋風又太勞累，目下正在遍體高燒，人已半昏半醒，只怕要個三、五天，才能够復原。」

趙凌寒道：「只要沒有性命之憂我就放心了。小旋風眞是一條漢子。」

戴方似有感觸地道：「目下江湖，像

這種够義氣，負責任的鐵錚錚漢子已經少有了。」

說到這兒，突見萬歸宗跑進來說道：「魏門神回來了，人也帶到了，是個小白臉。」

趙凌寒走出來一看，魏門神邊站着的人，果然就是那天殺死六名轎伕，欲刦走吳彩雲，被自己趕跑的人。

於是走過去，拱拱手，道：「高姓大名？」

「姓薛名圖。」

「在下趙凌寒。」

「久仰！」

「可記得今年三月在白雲寺旁那樁舊事？」

薛圖雖然面有懼色，仍然點了點頭，道：「記得。」

趙凌寒皺皺眉，道：「江湖上有句話——好漢作事好漢當。為了你的事，大名府捕頭方振威悶了斬罪，命在旦夕，你得說句良心話。待會兒你在吳大人面前要和吳彩雲姑娘對質。」

薛圖驚道：「他們也在這裏？」

戴方道：「咱們要誰來，誰就得來。放心！咱們不要你抵命，只要讓吳大人明白事情眞象，方捕頭寃獄得以平反，事後咱們絕不與你為難。」

趙凌寒道：「姓趙的說一不二，想必你也信得過。」

薛圖點點頭，道：「好！我一定實話實說。」

趙凌寒轉身推開了知客房的門，走了進去。向吳道臣拱拱手，道：「吳大人！今天有一椿事要當着你的面澄清……薛圖！請你進來。」

薛圖走進知客房，吳彩雲神情不禁大大一愕。

趙凌寒說道：「吳姑娘！認識這個人麼？」

吳彩雲咬咬牙，道：「不認識。」

還不等趙凌寒吩咐，薛圖就搶着說道：「彩雲！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以隱瞞的？」

吳彩雲氣咻咻地道：「你胡說什麼？我不認識你就是不認識你。」

趙凌寒道：「薛圖！你是幾時認識吳姑娘的？」

薛圖道：「今年正月。」

趙凌寒道：「在何處認識的？」

薛圖道：「東京近郊白雲寺。」

趙凌寒道：「往下說！」

薛圖猶疑了一陣，吶吶道：「以後就發生了奸情，一直到三月……」

「說下去。」

「彩雲教我央人前往說親，我便實言相告，說我是個草寇，央人前往提親，吳大人一定不會允准。彩雲聽說我是一個草寇，立刻就要和我一刀兩斷。我捨不得，於是殺了轎伕，打算將彩雲刦走，就在這個時候，這位趙兄趕到，我敵不過他手中長劍，只得落荒而逃。」

吳彩雲面上紅一陣，白一陣，最後撲在她母親懷裏嚎啕大哭起來。

趙凌寒道：「吳大人！這是你親耳聽到的。我趕走強徒，救了她，却想不到她恩將仇報，反咬我一口。」

吳道臣面有愧色地道：「這個賤婢！我那裏知道她在胡說亂道。如今大錯已經鑄成，你說該怎麼辦？」

趙凌寒道：「大人總不能眼看着方捕頭寃天枉地的被送上法場啊！」

吳道臣沉吟了一陣，道：「如今已成定讞，想救他都已來不及。除非將箇中原委合盤托出，那樣，我將如何作人？倒不如你一劍殺死我算了。」

趙凌寒道：「我倒有個法子。」

吳道臣道：「你說！」

趙凌寒道：「用你的名義行文到大名府，就說方振威要解刑部再審……」

吳道臣截口道：「然後在途中把他放掉，可是？」

趙凌寒道：「不錯。」

吳道臣沉吟良久，才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你。而且事後我還有法子教刑部不再追查這件案子。不過，我却另有顧慮。」

趙凌寒道：「什麼顧慮？」

吳道臣道：「我是一個朝廷大臣，如今在這兒身受奇恥大辱，以你的想法，事後我絕不肯善罷甘休，因此，你絕不可能放我回去。」

趙凌寒道：「若不是因為方捕頭問斬，我還不可能出此下下之策，由此可見我為人甚是寬厚，只要方捕頭能够重得自由，我絕對放你們回去。」

吳道臣道：「君子一言。」

趙凌寒道：「快馬一鞭。」

吳道臣道：「好！你爽快，我乾脆，聽說你的人已經帶來了我的大印，那就拿筆墨紙硯來吧！」

這椿事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辦妥了。事前，趙凌寒倒沒有想像到會有這麼順利。

吳道臣修好書信，趙凌寒正在考慮派什麼人到大名府去時，魯子齊來到他身旁悄聲道：「老弟！這兒乍看起來平靜無事，却料不到什麼時候會有官府的捕快查到這兒來。要緊的人手一個也不能調開，去大名府提解方捕頭的事，就交給我的手下去辦吧！」

趙凌寒欣然道：「那可好！我正發愁派不出人哩！」

魯子齊接過書信，道：「我那位總護法武雲蕩很有點江湖閱歷，這椿事一定馬到成功，若是快點，明天晚上咱們就可離開這座荒山古刹了。」

趙凌寒拱拱手，道：「一切費心！」

魯子齊離去後，趙凌寒將吳彩雲，穩婆以及蘭兒分到另外一間知客房，好讓吳道臣夫婦清靜一點。又再三吩咐魏門神和萬歸宗二人要分班輪守，尤其要好生盯緊薛圖，別教他溜掉。

一切妥當，趙凌寒又來探看勾騰的傷勢。見他已經略微清醒，戴方正在餵他湯藥。

湯藥餵好，二人離開了那間屋子。戴方輕聲問道：「老弟！你打算派誰去提解方捕頭？」

趙凌寒道：「人已動身了，是魯幫主手下的兩位護法。」

戴方驚道：「老弟！你作事太欠思慮了。」

趙凌寒訝異地問道：「這個有什麼不對？」

戴方神色凝重地道：「妙手兒可以派，托天霸王也可以派，却絕對不能派紫龍幫的人。」

趙凌寒道：「托天霸王壯得像山，妙手兒小得像猴，他倆那裏像是憲監司麾下的牙將？」

戴方唉聲嘆氣地道：「老弟！你是請我來給你出主意的，行事之先你却又不問我。若是出了紕漏，我可不管。」

趙凌寒陪笑道：「好！好！算我不對，你也別太疑心魯幫主……」

說到這兒，突見魯子齊走了進來。

他走到二人身前，低聲道：「武護法已經上了路，快馬加鞭，子夜就可到大名府。緊急公文可以連夜投遞，一切順當，天亮前就可回頭走了。」

趙凌寒道：「但願一切順當吧！」

魯子齊神色凝重地道：「擦黑時候我派一個手下到開州城裏去打探消息，他方才回來報告，說是風聲很緊。東京的捕快也到了，正會合開州當地捕快在嚴密搜查，咱們可得在寺外好生巡察。走了兩個，我手下只剩兩個，二位可要幫幫忙。」

趙凌寒道：「那是應該，戴兄！咱們外面瞧瞧去。」

戴方道：「別忙！我得先找個人來照拂小旋風。」

他皺眉沉吟一陣，終於叫出了丫環蘭兒，對她囑咐一陣，這才和趙凌寒雙雙離去。

薛圖靠在神龕下打盹，魯子齊推推他，道：「起來！別只顧睡覺，跟我去檢些柴火來。」

薛圖一個小小草寇，在這些江湖大豪的面前，早就矮了半截。連忙陪着笑臉，跟魯子齊走出了大雄寶殿。

來到陰暗處，魯子齊停下來問道：「薛圖！你認不認識我？」

薛圖不但生了一張淨白的臉蛋，還生了一副伶牙俐齒，慣說花言巧語，不然他也勾搭不上吳彩雲了。他笑笑道：「在下無緣識荊。」

「我是紫龍幫幫主。」

「哦！名揚江湖的鎮三江魯子齊幫主，久仰！久仰！」

「你可知道你未來的下場？」

「下場？」薛圖不禁長長的倒抽了一口冷氣。

魯子齊揚掌作了一個殺頭的手勢，低聲說道：「不但是你，吳大人一家也活不成。」

薛圖訝異地問道：「姓趙的為什麼要這樣作？」

魯子齊道：「他恨你恨得入了骨，若不是你，怎會有這場禍事？不殺你如何洩忿？」

薛圖喃喃道：「因何又要殺吳大人一家呢？」

魯子齊道：「你眞是個混球？誰担當得起綁刦朝廷大臣的罪名？咱們幾個吳大人不認識，趙凌寒却是吳大人叫得出姓名的，事後吳大人會饒他？若是你，要不要殺吳大人一家滅口？」

薛圖雖然被魯子齊駡了一聲混球，他却一點也不混。他沉默不語，心中暗暗思索魯子齊為什麼要告訴他這些話，他瞭解自己的處境，一句話說得不對勁，就難以見到明天的太陽。

魯子齊道：「聽說你和吳大人的女兒好過？」

薛圖道：「那是過去的事了。」

魯子齊道：「你是不是眞愛她？」

薛圖聳聳肩，道：「愛有啥用？小小草寇，憑什麼高攀官家千金小姐？」

魯子齊道：「你不但沒出息，還沒有良心。聽說他們一家將要被殺，竟然無動於衷。」

薛圖小心翼翼地道：「魯幫主！我自己還是泥菩薩過江哩！」

魯子齊一把揪住他的衣襟，沉聲道：「說實話！你是否打算和那吳姑娘有個長遠之計？」

薛圖早已聽出了話中風聲，連忙回道：「請魯幫主指點迷津。」

魯子齊鬆開了他，嘿嘿笑道：「算你這小子聰明，只要照我的話去作，你不但可以成為吳大人的東床快婿，說不定吳大人還會保擧你作一個武將。」

薛圖道：「但憑魯幫主吩咐。」

魯子齊道：「將我的話記在心裏，隨時看我眼色行事。別妄想向姓趙的告密，他不會信你的話。」

薛圖道：「在下萬萬不敢。」

魯子齊道：「帶了傢伙不曾？」

薛圖搖搖頭，道：「兵器都教那姓魏的搜走了。」

魯子齊摸出一把七首遞過去，道：「貼身放好，到了該用的時候，我會給你暗示。」

薛圖深深一揖，道：「栽培之恩，沒齒難忘。」

魯子齊道：「檢些柴火回去，魏門神是個粗漢，那姓萬的偷兒却機伶得很，休讓他看出破綻。」

薛圖點點頭，很認眞地遍地找尋樹枝柴木。

× ×

「水！」沉睡的勾騰嘶叫了一聲。

坐在他身旁正在打瞌睡的蘭兒立刻驚醒過來，拿起瓦罐湊到他的唇邊。她伸出一隻手似乎想托起勾騰的腦袋，咬咬牙，她的手又收了回去。

勾騰仰躺着，瓦罐中的水一半流進他的口腔，另一半却流向他的頸項。

冰涼的水使勾騰清醒不少，他睜開眼睛，當他發現面前的人不是戴方時，驀地一驚：「妳！妳是誰？」

「我是蘭兒。」她平靜地道。

「他們呢？」勾騰掙扎坐起，傷處激起一陣疼痛，他又咬着牙躺回去。

蘭兒不再猶豫，伸出一隻手臂托起他的腦袋，輕聲說道：「你傷得不輕，還是好生躺着不動。」

「誰叫妳來服侍我的？」

「一個皮包骨的瘦子。」

「我受了傷躺在這兒不能動，妳是不是很高興？」

「我為什麼要高興？」

勾騰道：「因為是我先將妳們刦到這兒來的。」

「你只是刦了夫人和小姐，我是自願

來的。」她停頓了一下，接着說：「即使我恨你，也要等到你傷勢好了之後。」

「妳是一個懂事的姑娘。」勾騰轉過頭來看她，在松脂火炬的照耀下，他發現她生得很美，在此之前，他從來不會如此凝視一個女人。

蘭兒發覺了他的眼光異常，有些忸怩，沉默了一陣，才問道：「你一天都沒有吃東西，餓不餓？」

「餓！很餓。」勾騰嚥了一口唾液。「可是，乾乾的大餅我吞不下去。」

「我看見外面神龕上有一包米，我用瓦罐給你熬粥，好麼？」

勾騰以感激的目光望向她，輕聲道：「謝謝妳。」

就在這一瞬間，他似乎感覺到肩頭的傷處已不如前那樣疼痛了。

× ×

姓王的穩婆在乾草堆上睡得像猪，吳彩雲却怎麼也睡不着，她只是閉着眼睛假寐，所以門口一响起脚步聲她就睜開了眼睛。

進來的是魯子齊。

吳彩雲見來人是一個紫臉漢子，心頭忽然一動，輕聲問道：「你要幹什麼？」

魯子齊悄聲道：「吳姑娘！我姓魯，有點事要和妳談談。」

吳彩雲站了起來，嬌聲說道：「什麼事？」

魯子齊側過身子，眼光望着屋外，低聲道：「姓趙的已經派人領着吳大人的親筆文書到大名府去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明日午間，方捕頭就會來到這裏。」

「那時，那個姓趙的就會踐約放咱們走。」

「姑娘在作夢，方捕頭何時到，你們一家人就何時死。」

吳彩雲驚道：「當眞？」

魯子齊沉聲道：「妳不想想：趙凌寒不是傻瓜，他怎麼會放掉你們，然後揹着綁刼朝廷大臣的罪名，東逃西竄，永無寧日？」

吳彩雲頗有心思，已揣摩到魯子齊的心意，連忙說道：「方才我爹告訴我，從言談中他已看出你是好人，無論如何要請你救我們全家的性命。」

魯子齊輕笑道：「我眞佩服吳大人的眼光，他竟然看出了我的爲人。說句實話，也只有我能救你們，因爲我手底下有好幾十個人在這古寺附近，實力最雄厚。不過，爲了拯救你們，我却要揹上好幾條性命。」

吳彩雲道：「只要能讓我們全家安然脫險，你要什麼，我們都依你。」

魯子齊道：「我也不太貪心，只要黃金五千兩，明珠一百顆。」

吳彩雲毫不思索地點點頭，道：「好！我跟爹說，他一定會答應。」

魯子齊道：「好！咱們就這樣說定了。只要我將那姓趙的那夥人控制得住，我就先送妳們母女倆回東京，到了府上，妳們交出黃金明珠之後，我再回來放掉吳大人。」

吳彩雲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溜溜一轉，向前走了兩步，媚笑道：「爲了表示我的誠心，我願意此刻跟你好一好。」

她的話聲毫不忸怩，面上也無羞怯之色，眞是一個天生的淫娃。

魯子齊輕微暗笑在心，面上却一本正經地搖搖頭，道：「千萬使不得，萬一被他們撞上就不妙了。姑娘盛情，留待日後吧！」

吳彩雲飛了個媚眼，道：「好！一言爲定，我最仰慕英雄好漢了。」

魯子齊道：「這樁事姑娘要不要和令尊去商量一下？」

「不用！我作得了主。」吳彩雲又有另一番主意。一旦回到東京家裏，她自信以她的媚功足可以迷倒對方，到時說不定連一兩黃金都不要化，就太平無事了。

「就此說定，姑娘千萬別露聲色。」魯子齊說罷退了出去。他面上露出得意滿足的笑容。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更鼓在大街上敲過，已是三更了。

這時，洪家的大門突然像擂鼓似地响了起來。

這幾天，洪陰春心事一直不寧，是以夜裏老是半睡半醒的，擂門聲一响，他就睜開了眼，推醒了身邊的楊氏，道：「是不是擂咱們的門？」

楊氏聽了一聽，道：「是啊！什麼時候了？」

「剛剛敲過三更。」洪陰春已經下了床。

楊氏也披衣而起，一面穿鞋一面嘀咕道：「是誰呢？這麼晚了？莫非衙門裏有什麼急事？」

洪陰春道：「有急事也找不上我呀！人犯也沒有深更半夜綁赴法場的。」

楊氏來到大門邊，揚聲問道：「是誰在敲門啊？」

「師娘！我是芝龍。」原來是洪陰春的二徒弟。門一打開，郭芝龍身如旋風似地衝了進來。

洪陰春已經來到堂屋，連忙問道：「芝龍！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的？」

郭芝龍氣喘吁吁地道：「師父！天……天大的……怪事……」

洪陰春道：「別急！先喘一口氣再慢慢說。」

楊氏連忙爲他倒了一杯茶來。

郭芝龍一口氣將茶喝盡，定了定神，道：「今晚門房輪到老馬當值，他硬拖住我陪他下棋，一下就沒有完。約莫二更天，衙門前來了兩匹馬，不！三匹馬，兩個人，穿着牙將的軍服，說是奉憲監司吳大人所差，有緊急公文投遞……」

洪陰春插口道：「公文投了不曾？」

郭芝龍道：「門房立刻投進去，叫醒了宋大人，原來他們是到來提解人犯。」

「提誰？」

「提方捕頭。」

「哦？難道要押到東京來正法？」

「聽師爺說，是要提解到東京刑部去再審。」

洪陰春吁了一口長氣，面有喜色地道：「方捕頭的『釘封文書』前三天就到了，只等監斬官一到就要綁赴法場，如今提去刑部再審，案子可能有了轉機。」

郭芝龍道：「師父！不是我澆你的冷水，我看着有些不對勁。」

洪陰春楞了一楞，道：「有什麼不對勁？」

郭芝龍道：「死囚是重犯，前來提解，最少也要一隊官軍，而且還得備下囚車。這兩名牙將不但未駕囚車，連一副枷鎖也不會帶。」

洪陰春沉吟了一陣，道：「宋大人在公文上是如何批示的？」

郭芝龍道：「當然是批准，如今兩名牙將已到大牢提人去啦。」

洪陰春右手捏緊拳頭，在左掌中猛地一擊，沉聲道：「只怕內中有詐。」

「說的是呀！」郭芝龍走近一步，壓低了嗓門道：「會不會是姓趙的假造文書，前來搭救方捕頭的？」

洪陰春搖搖頭道：「不可能。師爺專管驗看公文，若是僞刻的大印休想騙過他。公文既是眞的，就與姓趙的不相干。」

「那是……？」

「我看今晚方捕頭的刦數到了。」

郭芝龍疾聲道：「師父此話怎講？」

洪陰春吁了一聲，道：「監斬大員是刑部憲監司吳道臣，如今行文來提人的又是他，分明是他一個人在搗鬼。」

「搗什麼鬼？」

「他怕公然將方捕頭綁赴法場，姓趙的可能聚衆前來刦人，所以來個『釜底抽薪』之計，暗暗將方捕頭提出大牢，一刀解決。」

郭芝龍道：「姑且不論方捕頭是不是寃枉，他犯的是國法，綁赴法場一刀斷頭，那沒有話說，若是吳大人想暗中加害，那是私刑……」

洪陰春截口道：「芝龍！你心裏有何打算？」

郭芝龍道：「方捕頭平日待人不薄，若是他綁赴法場，咱們只能咬牙砍下他的腦袋。如果有人想暗害他的性命，我們不知便罷，既已知道這事，又看出了端倪，絕不能袖手旁觀。」

洪陰春沉聲道：「芝龍！短劍帶了沒有？」

「劍不離身。」

「如今那兩個牙將出城了麼？」

「恐怕還沒有出城。」

「好！你去拿我的鬼頭刀，我換衣服。咱們先出城去候着，看看他們要什麼花樣。」

一直沒有說話的楊氏，這時輕聲叫道：「陰春！你打算……？」

洪陰春道：「方捕頭平日待人不薄，妳忍心看他死得不明不白？」

楊氏語氣平靜地道：「你們男人的事我們女人本不該問。爲了兩個孩子着想，凡事務要三思。」

郭芝龍道：「師娘！妳放心，我無妻無兒，父母也有兄長奉養。不管有什麼事，我頂着就是。」

楊氏再沒有說什麼，只是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 ×

四更！天邊已有微曦。

三匹馬從南門出了大名府，登上了南下的官道。

中間那匹馬上坐着一個年約五旬的老者，滿面花白鬍髭未盡修剃，神情顯得有些狼狽，但是他的面容却顯得十分安詳。他就是身爲死囚的方振威。

出了城門，三騎緩緩行了二里路。方振威忽然揚聲道：「二位請停一停。」

先後二騎立刻勒馬停蹄，後面那匹馬的騎士將馬帶到方振威的身邊，側首問道：「怎麼啦？」

方振威道：「二位信得過方某人，不給方某人戴上枷鎖，方某人非常感激。此去天色漸明，行人漸多，若是再不戴枷鎖，恐怕要連累二位。」

那人便是紫龍帮的總護法武雲蕩，他連連點頭，道：「方捕頭所言極是，只因我倆上路太急，忘帶枷鎖。我用繩索將你的雙手縛在鞍上吧！」

掏出一根蔴繩，將方振威的雙手縛在鞍上。方振威安心受縛，面色依舊十分平靜。

前面那騎突然兜轉馬頭，來到武雲蕩的身邊，向他低語一陣。

武雲蕩立刻飛快彈指，點了方振威身上幾處大穴。

方振威驚道：「這是幹什麼？」

武雲蕩笑道：「方捕頭方才那句話提醒了咱們，倘若你心念一轉，一走了之，咱倆可就交不了差啦！」

方振威道：「你倆不是憲監司麾下當差的牙將。」

武雲蕩道：「這是什麼話？」

方振威道：「方某人在六扇門中吃公粮吃了二十來年，從來沒有聽說過牙將押解人犯不帶枷鎖，也從來沒有見過牙將用點穴手法禁制人犯。」

武雲蕩道：「那麼，咱們又是什麼人呢？」

方振威道：「你們是江湖中人，從你方才的點穴手法看來，還是位高手，我方某人犯法守法，請快些送我回大名府的監牢裏去。」

武雲蕩冷笑道：「方捕頭！你不要不識好歹。」

方振威道：「請轉告趙凌寒，我釋放他是因爲他年輕，將來還有大好前途。他這樣做，令我非常失望。」

武雲蕩沉聲道：「姓方的！放明白一點，乖乖上道，否則有你苦頭吃。」

方振威道：「送我回牢裏去，不然我要高聲大叫。」

武雲蕩彈指點了他的啞穴，沉聲道：「我看你叫不叫得了！」

躲在暗處的洪陰春和郭芝龍看得一清二楚，莫不對眼前情況大感迷惑。

郭芝龍道：「師父！你看這兩個人是趙凌寒派來救方捕頭的麼？」

洪陰春搖搖頭，道：「我看不是。」

郭芝龍道：「我也這樣想。若是趙凌寒派來的，一出城他就該露面了，而且這兩個對方捕頭也不可能如此不客氣的。」

洪陰春沉吟了一陣，道：「芝龍！你回城去牽兩匹馬，我在這兒等你。」

郭芝龍道：「師父打算一路跟去？」

洪陰春道：「是，跟着下去，看個究竟。」

郭芝龍道：「只怕我牽馬回來，他們

已經去遠了。」

洪陰春道：「方捕頭雙手被縛在鞍上，不能控轠，馬兒一定走得慢，咱們絕對可以追上。」

郭芝龍道：「好！我儘快回城牽馬回來。」

洪陰春道：「千萬別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郭芝龍答應了一聲，飛身離去。

這時，天已亮了。

× ×

天已大亮。

荒山古寺中又渡過了平靜的一夜。

約莫辰初光景，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陣鴿鈴之聲，魯子齊跑到殿外，只見一頭通體雪白的信鴿停在他的手臂上，他面上立刻浮現了欣喜之色。

趙凌寒和戴方在寺外巡守了一夜，正在小歇，聞聲也趕了出來。

魯子齊向他們笑笑道：「這是武雲蕩放回來的信鴿，這表示一切得手，正在歸途之中。」

趙凌寒道：「這完全是魯帮主相助之功，不知他們何時可到？」

魯子齊沉吟了一陣，道：「快些午間就到，倘若方捕頭因囚禁日久，體力衰弱，不慣馬上奔馳，可能要到傍晚才能到達了。」

趙凌寒道：「眞不知道要如何感激魯帮主的相助之情。」

戴方在一旁揷口道：「老弟！你如此說就顯得太俗氣了！魯帮主名號鎭三江，心胸如江河般寬闊，區區小事，那裏還指望你回報？」

魯子齊呵呵大笑，說道：「什麼事也瞞不過你戴兄，就是我的心意也都讓你摸透了。」

戴方乾笑一聲，道：「嘿嘿！好說！好說！」

魯子齊背着身子向趙凌寒使了個眼色，似乎有什麼機密話要單獨和他談。

趙凌寒因見戴方一直在懷疑魯子齊，言語中又暗懷諷意，唯恐他在場將局面弄僵，於是向他笑道：「戴兄，方捕頭既已在歸途中，咱們的計劃已經完成了一大半。最後時候却千萬出不得岔子，還請戴兄到寺外巡視一番。」

戴方皺了皺眉頭，終於還是出山門去了。

趙凌寒回首道：「不知魯帮主有何見教？」

魯子齊道：「前天在茶舖子裏我也曾向你直說敝帮在鬧窮的事，而且還蒙你老弟慨允相助。眼前就有個大好機會，你老弟一定要玉成。」

趙凌寒道：「什麼大好機會？」

魯子齊道：「吳道臣不是什麼好官，多年來也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要不是宦囊豐盛，也不會一出口就是黃金五千兩，明珠二百顆了。」

趙凌寒心頭驀地一動，唔了一聲，沒有接口。

魯子齊又道：「等方捕頭安然來到之後，我就向那狗官索金，不怕他不給。如此一來，敝帮的窮困解決，你老弟也可以出一口怨氣。當然，這筆財富我不會一人獨吞，一定會落個皆大歡喜。」

趙凌寒沉聲說道：「魯帮主打算怎樣作法？」

魯子齊道：「由我先押狗官的夫人和小姐回東京，你們留在這兒看住狗官，我那邊黃金明珠到手，就放出鈴鴿，你們見到鈴鴿後，再放狗官歸去。」

趙凌寒勉强一笑，說道：「如此只怕不妥。」

魯子齊道：「有何不妥？我包管萬無一失。」

趙凌寒道：「我此行最大的目的，不但要救回方捕頭一命，更要洗刷他的罪名。只指望吳道臣事後良心發現，能將方捕頭的寃獄平反。如此一來，吳道臣絕難口服心服，而且，更加對咱們怨恨。那時，所有的罪名，都要加在方捕頭一個人的身上了。」

魯子齊冷笑道：「原來你老弟在作這種美夢，像吳道臣這種人，心狠手辣，那裏會天良發現？」

趙凌寒道：「他全家性命，都在咱們手裏，事後，咱們却好好地送他回去，他會口服心服的。只要他心服，事情就好辦多了。」

「我却不那麼想。」

「你以爲……？」

「事後，他不但要繪影圖形，四處捉拿方捕頭歸案，而且咱們這夥人也要被他通令緝拿。」魯子齊面色一沉，接道：「你老弟該替咱們想想，紫龍帮出動不少人，冒的風險有多大？事後却一點代價也沒有。就算我不說話，敝帮的伙計們怕也不願意。」

到此，趙凌寒不得佩服戴方的眼光，果然一切被他料中，心頭不禁有了三分怒火。爲了顧全大局，他仍是十非委婉地道：「魯帮主，關於這一點，小弟日後對貴帮一定有所補報。」

魯子齊冷笑道：「日後補報？敝帮又鬧窮，又要躲避官府的緝拿，等到日後，只怕敝帮早已散啦！」

魯子齊縱身砍下金剛石像的頭顱，宣佈此處由他接管，趙凌寒欲拔劍與鬥，却爲戴方阻住。

趙凌寒不想再和他談下去，冷冷道：「魯帮主，咱們話到此爲止，這件事萬萬不行，小弟寧願事後爲貴帮去搶刦府庫的官銀。」

魯子齊道：「你老弟一點都不給我面子？」

趙凌寒道：「儘管吳道臣的那些黃金明珠，都是在民間搜刮而來，咱們却不能動他一分一厘。魯帮主，這件事萬難從命了。」

魯子齊陰笑道：「我魯某人沒有話說，却不敢誇口說敝帮那幾位護法也會聽你這一套。方捕頭還在他們手裏，若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姓魯的可不負責。」

太陽晒在身上熱辣辣的，趙凌寒却打從心底冒出一股寒氣。同時怒火也從他的心胸燃起，沉聲道：「魯帮主，想不到你還有這一套！」

蘭兒打了一桶水從他們身旁經過，見他們說話之聲近乎咆哮，不禁停了下來，瞧着他們發楞。

魯子齊向她叱喝道：「呆看什麼？快滾！」

嚇得蘭兒連忙跑開，一滿桶水倒洒了半桶。

趙凌寒吁了口氣，道：「久慕魯帮主鎭三江的義名，却想不到……」

魯子齊冷笑道：「鎭三江不管用，江水只能解渴，不能充飢，我姓魯的可以束緊褲帶，却不能教三百多個弟兄都跟我挨飢。」

趙凌寒低吼道：「不管你怎麼說，有我在，你就別妄想在吳道臣身上刮了一分油水。」

魯子齊陰笑道：「趙老弟，難道你就不顧方捕頭的生死存亡了？」

趙凌寒心頭大大一震，沉聲道：「我警告你，你手下的人若是動了方捕頭一根汗毛，就要拿一條命來償。」

魯子齊慢條斯理地道：「老弟可別發火，方捕頭在咱們手裏，你狠不了。」

說罷，掉頭向大雄寶殿走去。

他站在大雄寶殿門口，揚聲道：「魏門神，萬歸宗，你們聽着：趙凌寒只顧救方捕頭的性命，完全沒有顧到咱們爲此事担了多少風險，更沒有顧到咱們今後在江湖上如何立足。從此刻起，這兒由我接管。聽我的話，大家都有好處。否則，這尊金剛就是榜樣……」

話聲未落，人也騰空躍起。烏光一閃，他手中的紫金寶刀已經將金剛石像的頭顱硬生生地砍了下來，骨碌碌地滾到殿外去了。

他的言行使魏門神和萬歸宗二人面面相覷，連一聲大氣也不敢出。

字字入耳，趙凌寒那裏還忍得住？嗖地一聲，長劍倏然出鞘。當他剛要飛身縱起，準備和魯子齊展開一場厮殺時，後面忽然有人拉了他一把。回頭一看，那人竟是百無一失戴方。

戴方語氣沉靜地道：「老弟，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得想想爲何而來？方捕頭還在他們手裏，你一旦輕舉妄動，就要功虧一簣了。」

趙凌寒默不作聲，緩緩地將長劍回入鞘中。

魯子齊走過來，沉聲道：「戴方，別在我面前擺軍師的臭架子，從此刻起，你也要聽我的調度。」

戴方嘿嘿笑道：「那是當然。我姓戴的是識時務的俊傑，這片松林之中，好像隱藏了不少貴帮的人，似乎誰也別想溜出去。」

魯子齊道：「你明白就好。」

戴方道：「不過，我要提醒魯帮主一件事。」

魯子齊道：「什麼事？」

戴方道：「小心趙凌寒那把劍。」

魯子齊神情一楞，紫金寶刀抽出了一半，冷冷道：「怎麼樣？我相信他不敢妄動，因為方捕頭還在我手裏。」

戴方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只因方捕頭在你手裏，所以趙凌寒才將長劍放在鞘裏。如果方捕頭在途中有什麼差池，或者方捕頭到此之後，你沒有好生交到趙凌寒的手裏，他那把長劍就要出鞘，一出鞘就不僅僅砍下一尊金剛石像的腦袋了。」

魯子齊冷哼了一聲，大踏步走出了山門。

趙凌寒喟嘆道：「唉！我後悔沒有聽你的話。如今已噬臍莫及。」

戴方道：「看來我可以改行去看相測字，準定奇靈無比。」

趙凌寒皺緊了眉頭，道：「休說笑話，不知有何挽轉之策。」

戴方微微一笑，道：「魯子齊顯然早有預謀，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咱們等他的失着出現。兵法上有句話——攻弱不攻堅。」

趙凌寒道：「我似乎該對你戴兄唯命是從了。」

大雄寶殿中，妙手兒和托天霸王也正是竊竊私議，趁他們不備，吳彩雲踏進了吳道臣夫婦那間屋子。

吳道臣已聽清楚了魯子齊方才那番話，此刻一見吳彩雲進來，連忙問道：「彩雲，妳和那個姓魯的人密談過沒有？」

吳彩雲點點頭，道：「昨夜就談過了。他說：姓趙的心狠手辣，打算事後殺我們滅口。」

吳夫人驚道：「眞的？」

吳彩雲笑道：「娘，別慌啊！當時我聽了姓魯的話之後，就拿出爹教我的主意，許以重利，只要他能救咱們的命，事後就給他黃金五千両，明珠一百顆，他立刻就答應了。要不然，他方才還不至於窩裏反的哩！」

吳道臣憂心忡忡地道：「不知姓魯的是否壓得住姓趙的那夥人。」

吳彩雲道：「爹，你請放心，姓魯的說，他手下人多勢衆，不怕姓趙的。他若是壓不住，怎敢大聲嚷嚷？而且嚷嚷之後一點動靜也沒有。一定是鎮壓住了。」

吳道臣長長吁了口氣，說道：「想想要拿那麼多的黃金明珠給他，實在教人不甘心。」

吳彩雲道：「爹，你放心，明珠是我出嫁時的裝奩，我才不樂意給他哩！」

吳道臣道：「那怎麼行？答應給就得給，不然這帮亡命徒又要找碴兒。」

吳彩雲笑道：「爹，我有法子，包管事後，只要給他幾束金葉子就將他打發走了。」

吳道臣詫異道：「妳又在出什麼鬼主意？」

吳彩雲道：「爹，您先別問，到時候瞧吧。」

吳道臣轉頭向吳夫人道：「都是妳教的好女兒，惹來這樣一場大禍。」

吳彩雲道：「爹，你也別埋怨娘啦！大禍固然是我引起來的，如今想法子救你們的性命也是我呀！」

× ×

魯子齊的話聲如雷聲般响，躺臥着不能動彈的勾騰也聽到了。他很想助趙凌寒一臂之力，可惜他躺在這兒不能動。

蘭兒道：「難怪他們方才在大殿上吵架了。」

勾騰道：「誰和誰？」

蘭兒道：「姓魯的和姓趙的。」

勾騰沉吟了一陣，道：「蘭兒，在我們這一夥人當中，你最相信誰？」

「最相信你。」

「為什麼？」

「因為我服侍你，對你很好，你不應該害我。」

勾騰抓過她那白嫩的手，一面輕輕地撫摸，一面說道：「蘭兒，妳說得對，我不但不會害妳，還會感激妳。」

蘭兒沒有將手抽回來，但她連頸子都紅了，粉頸低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勾騰又道：「這一生中，只有兩個女人對我這般照拂。」

「還有一個是誰？」聲音輕得不能再輕。

「我娘。」

蘭兒心頭一陣激動，手掌翻過來，握着了勾騰的手。

勾騰緩緩道：「蘭兒，妳知道我們將要遭遇什麼樣的情況麼？」

「不……知道。」

「我們都會死。」

「哦？」她的眼睛瞪得很大，但是並不過份吃驚。

「姓魯的必定有什麼陰謀，得手後他一定會殺死我們，一個也不會放過。」

蘭兒將另一隻手放在他的額頭上，柔聲道：「你的燒已經退了，安心養傷，別胡思亂想。」

勾騰嘆了一口氣，道：「妳昨晚一整夜都沒有閉眼，由於妳的細心照料，我才好得這麼快。但我却不能够保護妳，我好恨！」

「別胡思亂想了，如果眞的免不了一死，我一定要和你死在一起。」

勾騰心裏眞是難過透了，熱淚幾乎奪眶而出。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心頭忽然一動，連忙說道：「蘭兒，我要妳為我作一件事情。」

蘭兒道：「無論任何事情我都願意為你作。」

勾騰鬆開她的手，指指屋外。蘭兒會意，走到門口向外張望一陣，搖搖頭，然後走到勾騰身邊蹲下。

勾騰壓低了聲音道：「妳走來走去有沒有什麼人過問妳。」

「沒有。我去打水，檢柴，根本就沒有人問。」

勾騰道：「妳知不知道那輛大車停在那兒了？」

「哦！在偏殿的馬房，那裏還拴着很多匹馬。」

「蘭兒，在車廂的頂棚上，我放了一把七首，那是我昨天割繩子用的，妳去將那把七首拿來。」

蘭兒吃驚地說道：「你要拿小刀幹什麼？」

勾騰道：「我手無寸鐵，心中老不踏實。妳快去拿來，那雖然是一把小刀，雖然我只有一條右臂可以活動，說不定到時候還能發揮作用。」

蘭兒吁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為你要作傻事哩！」

「妳以為我會自戕？」

「非要被殺不可，倒不如自戕。」她的眉尖忽然聳動了一下。「對了！我是一個女人，在被殺之前，可能還要受到那些亡命之徒的污辱，那時候，你就給我一刀吧。」

勾騰低叱道：「別胡說！」

蘭兒神情安詳地道：「眞的，我要淸淸白白地死，而且要死在你的手裏。」

「蘭兒……」

蘭兒笑道：「這不過是說說罷了，也許情況不至於如此的壞。好！我給你拿刀去。」

「別忙！」勾騰又叫住她。「馬房裏可能有人守着，蘭兒，我不是教妳學壞，如果有人守着，妳可要用點兒心機，妳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蘭兒面上不禁一紅，說道：「我已明白啦！」

她提着一個筐子，裝着檢柴火的樣子，慢慢地來到了馬房。

果然有一個虬鬚漢子在那兒守着，見她探頭探腦，叱喝道：「妳到這兒來幹什麼？」

「我來……瞧瞧馬。」

「馬有什麼好看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挺稀奇的。」她邊說邊從那虬鬚漢子身邊擦過，心頭突突跳。

虬鬚漢子嘿嘿笑道：「妳要看馬可以，只要依我一樁事。」

「什麼事？」

「讓我親一親。」

「別瞎說！」她嬌羞地低下頭。

「這兒又沒有人看見，有什麼要緊？」他不懷好意地向蘭兒逼過去。

蘭兒退了幾步，嚷道：「別忙！你也要依我一件事。」

「可是讓妳看個够？」

「不是。咱們來捉迷藏。」

「捉迷藏！」

蘭兒裝着稚氣未脫的樣子說道：「你先站到馬房最裏面的角落去，背轉身子不准看，我躲起來由你找，找到我就給你親個够，不然就別想。」

「好！這可是妳說的。」

「說了算，快些去吧！」

虬鬚漢子喜孜孜地跑到馬房最裏面的角落裏背着站好，心想：馬房就這麼大，看妳往那兒躲？不信妳這小丫頭能躲到馬肚子裏去。

蘭兒一溜煙似地爬上了車廂，心頭緊張得要命，在車頂棚上摸索一陣，也沒有摸到把七首。

虬鬚漢子嚷道：「躲好了沒有？」

「還沒有，等一會兒……」蘭兒手心一涼，那把插在頂棚上的七首總算讓她找到了。

「好了沒有？」

「就快好了，再等一會兒。」她躡手躡脚地逃出了馬房。想想那個虬鬚漢子受愚，她心頭不禁感到一絲快意。她畢竟還是一個天眞純潔的少女。

龍爭虎鬥　義正詞嚴

午後，來了一場雷雨。氣候的轉變，使這座古寺中的氣氛顯得更為險惡。不僅是趙凌寒感到憂焚，緊張，掌握了局面的魯子齊也是如此，其原因是——方振威在午間沒有來到。

在戴方面授一番機宜之後，趙凌寒來到了魯子齊的面前，這使得後者心頭暗怔，右手不知不覺地，搭上了紫金寶刀的把柄。

趙凌寒為免情勢變得劍拔弩張，因此和魯子齊保持了一個適當的距離，拱拱手，道：「魯帮主！關於你的提議，我想了很久很久。」

魯子齊冷冷道：「結果呢？」

「貴帮一直鬧窮，極需要弄一票渡過難關，原無可厚非，小弟作事也不能過份不近人情。不過，有些細節，需要商量一下。」

「什麼細節？」

「我先要問問：方捕頭是否會安全來到此處？」

「一定會。」

「好！方捕頭一到，就請將他交到我手裏，我立刻帶他離去。你如何在吳道臣身上刮油水？如何發落他？那是你的事，我不過問。」

魯子齊低頭沉吟了一陣，說道：「還有麼？」

趙凌寒目光向站在不遠處的魏門神和萬歸宗一瞥，緩緩道：「這幾位朋友是我邀來的，所以我得問問他們。若想趁機撈一票，儘管留下，如是不想惹是非，他們就跟我走，魯帮主不得留難。」

魯子齊冷哼了一聲，道：「好主意！這大概是你的軍師想出來的吧？」

趙凌寒心頭暗怔，表面上却淡笑道：「魯帮主說笑了。」

魯子齊沉聲道：「方振威一到你手，你還有什麼顧忌？你會讓我在吳道臣身上刮油水？老實告訴你，黃金明珠未到手之前，我不會放出方振威。」

趙凌寒道：「好！關於這一點我可以讓步。只是，這幾位朋友，其中也許有人未將財帛看在眼裏，魯帮主最好能給他們一個選擇的機會。」

托天霸王魏門神突然嚷叫道：「他奶奶的，俺闖江湖只懂得義氣兩個字。方捕頭放了趙老弟是講義氣，如今趙老弟救他也是講義氣，俺算上一份更是為了講義氣。俺可不想混水摸魚，要那黃金明珠有啥

用。」

魯子齊冷笑道：「魏門神！你打算怎樣？」

魏門神沒有理會他，冲着趙凌寒拱拱手，道：「趙老弟！俺是個老粗，說話像爆竹，留在這兒只會給你得罪朋友，俺走啦！」

魯子齊冷冷道：「誰也不能離開一步了。」

魏門神道：「姓魯的！別以為俺不說話就拿俺當啞吧。俺一上午都在生悶氣，還以為趙老弟跟你商量好了的。如今趙老弟既然開了腔，俺還留在這兒幹啥？說走就走，誰也留不了俺。」

魯子齊緩緩抽出紫金寶刀，抖起萬點烏光，沉聲說道：「我這把刀就不會讓你走。」

魏門神顯然發火了，哇哇叫道：「姓魯的！俺不信你那把刀能够剃得動俺一根汗毛。」

魯子齊一聲暴叱，掄刀就砍。

魏門神不閃不避，揚掌向刀身拍去，只聽叭地一聲，那把刀往邊上一蕩，魯子齊的身子一幌，脚步踉蹌地，滑出了好幾步。

魏門神道：「俺走了，誰要攔住俺，俺就摘下他的腦袋當夜壺。」

他剛才一轉身，魯子齊突然探手懷中，似乎有所企圖。正好魏門神的軀體擋住了趙凌寒的視綫，是以無法看到魯子齊的舉動。

但是萬歸宗却見到了，連忙叫道：「老魏小心！」

「小心個……」魏門神那個不離口的髒字，還沒有來得及出口，一柄三寸長的雙刃飛刀已經穿過了他的右脇。本來這把飛刀是對準他的心窩而發。聽到萬歸宗一叫，他一轉身，使飛刀失了準頭。

魏門神幌了一幌，猛地將脇下飛刀拔了出來，揑在手掌心裏搓成一團，轉身對着魯子齊，氣憤已極地吼道：「他奶奶的！暗箭傷人，俺不將你撕成碎片拿去餵鷹，算俺對不住你。」

他一激動，創口立刻血流如注。

趙凌寒看在眼裏，痛在心頭，唯恐魏門神因流血過多而難以復元，連忙縱上前去，出手點封了他身上幾處主要穴道，封閉血脈，又撕了一幅衣襟，堵住了他的傷口，一雙怒目如毒蛇般瞪着魯子齊。

魯子齊冷冷道：「如果我被撕成碎片，方振威就要被剁成肉醬，算你老弟够聰明。」

趙凌寒氣得喉頭發乾，聲音嘶啞地喝道：「我竭力避免流血，却料不到仍不可免。」

魯子齊道：「趙老弟！我知道你此刻已是怒火昇騰，也知道你那柄長劍在鞘中蠢蠢欲動，不過你得千萬忍耐一點。因為你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方振威死。他此刻的性命還担在我的手裏。」

說罷，揚長向山門外走了出去。

戴方從殿角處轉了出來，吁了口氣，說道：「我的外號該要改成『一無是處』才對。」

趙凌寒道：「這不怪你。你只是教我探探魏門神的反應，好估計咱們這邊的實力，我却眼看着他妄動而不加阻止，這是我的錯。」

戴方向萬歸宗招招手，說道：「過來帮帮忙，我不是軍師，是大夫，只够格療傷。」

趙凌寒道：「多費神！」

待萬歸宗和戴方將魏門神扶走後，趙凌寒來到了吳道臣的房裏。

吳道臣問：「方振威到了麼？」

趙凌寒冷冷道：「吳大人！你可知道你已引狼入室，將自己送上了死路？」

吳道臣面色一變，疾聲道：「這是什麼話？」

趙凌寒道：「大人心內有數，我的本意只是希望能將方捕頭的寃獄平反，別無企圖，更不敢對大人有所傷害。而大人對我却有所誤會，因此許以重利，拉攏姓魯的。大人是想以黃金明珠買命，其結果却是買死。你不想想：姓魯的拿了你的黃金明珠，一定怕你事後追索，怎麼會留你活口？」

吳道臣驚慌失措地道：「果然如此！你該想想辦法啊！」

趙凌寒搖搖頭，道：「無法可想。因為方捕頭的性命在他手裏，我不敢輕舉妄動。」

吳夫人唉聲嘆氣地道：「那怎麼辦呢？道臣！你到了這種地步，還分不清好人壞人！唉……」

「看來吳大人只有等着一嚐自己種下的苦果了。」趙凌寒轉身走了出去。

他又去看看吳彩雲，只見她蜷伏在草堆上呼呼大睡，於是他再去探視勾騰。只見蘭兒正在餵他吃粥，勾騰面上浮着笑容，狀甚愉快。趙凌寒暗暗嘆了一口氣，眼前有許多人都需要他保護，但他却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這種力量去保護他們。

勾騰見他進來，忙問道：「方捕頭到了沒有？」

「還沒有到。」趙凌寒皺緊了眉頭，緩緩道：「我不該找你來的。」

「錯了！」勾騰在笑，不過笑容有些勉強。「你不該找魯子齊倒是眞的。凌寒兒！局面如何？能够控制麼？」

為了使對方安心，趙凌寒說了大話：「如今方捕頭還沒有到，我就讓他囂張！方捕頭來了之後，我相信能够控制局面。只是，我有一點遺憾。」

「哦？」勾騰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聽說，這山寺附近，有紫龍帮三十多個人，只怕到時，我無辦法分身來保護你。」

蘭兒搶着道：「我會保護他。」

「妳！」趙凌寒大大地一楞。

勾騰笑道：「蘭兒是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姑娘，她一直在保護我，你看，我傷勢大好了。」

趙凌寒喃喃道：「魏門神可沒有你這種福氣。」

勾騰驚問道：「他怎麼樣了？」

「右脇挨了魯子齊一飛刀，創口很深，流了不少血，戴方在為他療傷。」

「要不要蘭兒去服侍他？」

「不用，因為他已昏迷。」趙凌寒很快轉過身子，因為他不願讓勾騰見到他眼眶中落下的一滴熱淚。「姑娘！一切多費

心。」

蘭兒道：「這是應該的……」

趙凌寒沒有聽淸楚她的話，因為他走得很快，一想到勾騰只能躺在那兒等死，他實在不能再在這間屋子裏待下去。

戴方已經為魏門神上好了藥，包紮了傷口，見趙凌寒走過來，一言不發地望着他。

趙凌寒輕聲道：「不要緊吧？」

戴方道：「傷勢倒不要緊，只可惜咱們又缺少了一員大將。」

萬歸宗道：「軍師爺爺！別忘了還有我。」

趙凌寒拍拍他的肩頭，道：「不錯，還有你。我一直就沒有將你看輕，到時你一定有大用。」

萬歸宗神秘地笑了笑，說道：「當然呢。」

趙凌寒道：「戴兄！你認為咱們的勝算有多少？」

戴方雙手一推，說道：「別問我。我現在不再是『百無一失』，而是『一無是處』。」

趙凌寒道：「師父曾經告訴過我，最可怕的不是勁敵，而是面對勁敵，缺乏鬥志。」

戴方道：「當初，你為何要魯子齊帮忙？」

趙凌寒道：「因為他人手衆多，因為他過去一直很講義氣。」

戴方道：「但他却因為利慾薰心，而見利忘義。最可怕是這種人，你無法猜想他下一步將如何作，又如何去預測咱們的勝算？」

趙凌寒道：「我知道他以後的每一步棋。」

戴方道：「說說看！」

趙凌寒道：「一個壞人時常想將自己變成一個好人，而一個好人一旦變壞，就一定會壞到底。我猜想：不但吳道臣一家人活不成，咱們也都活不成。」

萬歸宗插口道：「憑你一把劍，難道不是他那把紫金刀的對手。」

趙凌寒道：「現在較量的不是兵器，不是武功，是人性。」

戴方點點頭，道：「對，較量人性，善良的一面總是先吃虧……」

萬歸宗截口道：「但是到最後，善良的一面還是會佔便宜的啊！」

趙凌寒道：「問題是——咱們能不能支持到最後關頭。」

戴方道：「憑你老弟這一句話，江湖已經老了十年。噯！瞧！雨住了，天上起了一道虹。」

趙凌寒仰首看了一看，道：「看起來像一根套索，正等待我的頸子鑽進去。」

× ×

雨後的虹，五彩斑斕，歷久不散。那並不像套索，至少套索沒有那樣鮮艷和奪目。

趙凌寒一直躺在大雄寶殿外的廊簷下，凝視着天上的虹，這座危機隱伏的山寺顯得出奇地沉靜。

突然，一陣馬蹄聲打破了沉靜。

趙凌寒的心在動，但是他的身子却沒有動，仍靜靜然地躺在那裏。

那四馬奔馳快速，蹄聲如雷，眨眼之間就到了山門外面。

趙凌寒側首望去，只見馬上人是個灰衣漢子，他從來不曾見過。

馬上人剛剛下了雕鞍，魯子齊就從對着山門的那片松林中走了出來。

灰衣漢子向魯子齊必恭必敬地行禮，然後低語一陣。隔得太遠，趙凌寒自然聽不見他們談話的內容。

只見魯子齊擺了擺手，灰衣漢子復又上馬，揚鞭向回路馳去。

魯子齊又揮了揮手，颼颼連聲，牆頭上立刻出現了十幾個灰衣漢子，一個個張弓搭箭，如臨大敵。

大雄寶殿屋頂上的瓦片也在咯咯響動，毫無疑問，上面也出現了弓箭手。

趙凌寒很是沉得住氣，仍是一動也沒有動地躺在廊簷下，似乎有人請他去作皇帝他也不願起身。

突然，山門外又响起了一陣車輪聲。勾騰和萬歸宗從東京駛來的那輛雙轡套車很快地出現在山門口，看拖車馬匹的配掛，顯然將要遠行。

魯子齊再次揮手下令，兩名護法走了進來。一個從吳道臣房中扶出了吳夫人，另一個帶出來吳彩雲。

吳夫人滿面驚惶之色，吳彩雲却神態自若地連連向她母親擠眼睛，似乎胸有成竹。

當四個人跨出大雄寶殿，來到廊簷下時，趙凌寒突地躍起，橫身攔阻，沉聲道：「那裏去的？」

那兩名護法道：「奉帮主之命，護送她們母女二人先回東京。」

趙凌寒揮揮手，道：「帶回去！目下誰也不能離開這座山寺。」

魯子齊一躍進了山門，沉叱道：「趙凌寒！我早就宣佈過，這兒由我接管，你最好少管閒事。」

趙凌寒轉過身去，緩緩道：「我也宣佈，在沒有見到方捕頭安然歸來之前，我不可能遂你的心願。」

魯子齊一步一步向他逼近，冷聲道：「我還在這裏。你所綁架的人質吳大人也在這裏。若是方捕頭沒有安然歸來，你儘管唯我是問。」

趙凌寒道：「到那時也許已經來不及了。」

魯子齊緩和了臉色，道：「方才屬下來報，只因方捕頭在獄中囚禁數月，體力漸衰，不耐馬上馳騁，所以邊走邊歇，而且又怕被官府識破，走的都是山徑小道，恐怕要到薄暮時候才能到達。」

趙凌寒道：「我有耐心等候。」

魯子齊面色又是一沉，道：「你有耐心等，我可沒有耐心等。」

趙凌寒道：「少不得要請魯帮主勉為其難。」

魯子齊冷聲道：「你曾說過你不願流血。」

趙凌寒道：「但是，魏門神的鮮血却流得不少。」

魯子齊手搭刀把，道：「趙凌寒！看來你是存心想動武了。」

趙凌寒道：「如必須動武才能遏阻魯帮主的輕舉妄動，我也只好拔劍相向。」

魯子齊恫嚇道：「你不想想方捕頭的死活？」

趙凌寒道：「無法顧及。」

魯子齊突然仰首哈哈大笑。

笑聲方起，趙凌寒突聞背後响起一道勁風破空之聲。

因爲紫龍帮兩名護法站在他的身後，他時刻都在防範，聞聲知警，他身形立刻向房一閃，只見一道晶光自他身邊擦過。

趙凌寒還以爲出手的人是紫龍帮的兩位護法，却想不到是那惹禍的根苗——薛圖。他自然想不到薛圖擲刀殺他是受了魯子齊的指使。

七首劃空而過，落到魯子齊的手裏，他很快地再度擲出，準確無比地穿透了薛圖的心房。這個混球就這樣糊里糊塗地死去。

趙凌寒突然明白了，心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魯子齊竟然如此歹毒。

魯子齊道：「趙凌寒！由此可見我並不想殺你，不然，在你方才閃躲之際，我有絕佳的攻擊機會。」

趙凌寒冷冷道：「多謝！」

戴方走過去將薛圖的屍體踢了一下，嘿嘿笑道：「這個傢伙眞傻！也許他作鬼都想不到魯帮主爲什麼要殺他。傻小子！你現在再也不能張口說話啦！」

魯子齊沉聲道：「戴方！你是說那小子背後行兇是受了我的指使？」

戴方搖了搖頭，說道：「我可沒有如此說。」

魯子齊說道：「你絃外之音，昭然若揭。」

戴方道：「那大概是說者本無心，聽者却有意。」

魯子齊氣得牙齒緊咬，若非心存顧忌，他早就抽刀放手一搏了。

萬歸宗拔出了挿在薛圖心窩處的七首，向魯子齊走過去，道：「魯帮主！還你的七首。」

魯子齊道：「你明明看見七首是從那小子手中擲出的，怎麼說是我的。」

「不是就算了，我只是覺得這把七首和魯帮主方才傷了魏門神那把七首一模一樣。」萬歸宗隨手將七首一丟。走到魯子



魯子齊把七首擲出，揷中薛圖心房。

齊面前，壓低了聲音道：「魯帮主！我告訴你一件機密事。」

魯子齊雙眼瞪得大如銅鈴，目光中透現疑問。

萬歸宗走到他身邊，悄聲道：「魯帮主！小心趙凌寒和戴方的詭計。」

魯子齊勾下頦子，悄聲問道：「什麼詭計？」

「你多加小心就是。」萬歸宗說罷轉身就走，眞不知道他在耍什麼花樣。

魯子齊向那兩名護法揮揮手，道：「先將夫人和小姐送回房去，等方振威到了再說。」

萬歸宗笑道：「我知道魯帮主吃軟不吃硬，說幾句好話啥事都沒有啦！」

戴方見他行動鬼鬼祟祟，不免起疑道：「妙手兒！你在搗什麼鬼？」

萬歸宗附在戴方耳邊悄聲道：「我出了一道謎，讓魯子齊去猜。」

「什麼謎？」

「我問他天下誰最傻。」

「他怎麼說？」

「他說他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

戴方不禁大大的發楞，想不到這個賊所說的話中玄機還深奧得很。

魯子齊又揮手撤走了四面的弓箭手，冷冷笑道：「趙凌寒！你既然有心等候，我也少不得拿點耐心出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那麼，我就教你見棺材。」

趙凌寒冷冷一哼，道：「不知棺材給誰睡。」

魯子齊沒有再接口，轉身向山門外走

去。

戴方走過來，道：「老弟！爲了方振威，你眞的願意捨命麼？」

趙凌寒不假思索地道：「願意。」

戴方道：「看來咱們也只好賠上一條命了。」

趙凌寒道：「戴兄……」

戴方截口道：「老弟！一條命值不了多少錢，瞧瞧那姓薛的傻小子吧！他賠了一條命，只不過得到了魯子齊一句騙人的話。」

趙凌寒仰首望天，那道彩虹不知在何時已經消失。

他頓時有了一種茫然無所憑藉的空虛感覺。彩虹消失，似乎他的希望，也消失了。

×　　×

要來的，總歸要來，誰也無法能阻擋了。

暮色來了，趙凌寒所等待的方振威也來了。

趙凌寒看見方振威騎在馬上進了山門，他剛覺得一陣興奮，却又打從心底冒出寒氣。因爲他看見方振威的神情木然，更看到方振威的雙手縛在馬鞍上，旁邊一騎是武雲蕩，長劍出鞘拿在手裏，可以在一眨眼之間，將長劍刺穿方振威的心房。

趙凌寒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大雄寶殿的階前，就像殿裏那四尊金剛石像。

那些弓箭手又登上了牆頭，屋頂，一個個張弓搭箭，如臨大敵。

魯子齊面上佈滿了傲然之色，夕陽映在他的臉上，泛出一抹金光，他變成了一個主宰萬物的神。

方振威被鬆開了雙手，被人抱下了馬。木然地站在那裏，武雲蕩就跟在他的身後，手中長劍斜斜下垂，隨時都可能向上挑起。

趙凌寒這才明白方振威的穴道被禁，他可以聽，也可以想，更可以看，但他却不能動，不能說話。

魯子齊冷笑道：「趙凌寒！黃河到了，你該死心了吧？」

趙凌寒極爲平靜地說道：「你要怎麼樣？」

魯子齊道：「那要看你的態度而定。當前情勢你已看得很清楚，我相信你不會和我動武。」

趙凌寒道：「你說得不錯。」

魯子齊道：「那麼，解決你我紛爭之道，只有訴諸談判了。」

趙凌寒點點頭，道：「我很願意和你談判。」

魯子齊道：「談判以和爲貴，首先請解下你腰間的長劍。」

戴方疾聲道：「這不公平……」

魯子齊截口說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放心！我也可以解下我腰間的紫金寶刀。」

戴方冷哼道：「魯子齊！別拿人當傻瓜！瞧瞧四周，完全是屬於你的武力，如果你眞要作到談判以和爲貴，就請那位武護法距離方捕頭遠一點。否則，趙老弟一定會心神不寧。」

魯子齊道：「姓戴的！你簡直是將主客易位，本末倒置。我有人質在手，你們有什麼？哈哈哈……你們憑什麼向我提出條件？」

戴方道：「魯子齊！你休要妄想狡計得逞……」

魯子齊不去理會他，轉頭向武雲蕩吩咐道：「武護法！我敎弓箭手向空中射起一支火箭，當火箭落地之前，趙凌寒若是不解下身佩長劍，你就殺掉姓方的，咱們紫龍帮可不能敎人唬住。」

武雲蕩應了一聲，魯子齊的右臂高高舉起。

「且慢！」趙凌寒大吼了一聲。「解劍之後，你下一步又是什麼？」

魯子齊道：「待你解劍之後，我自然會告訴你。」

「好！」趙凌寒像是下了決心。

「慢來！」戴方一伸手，硬生生將趙凌寒準備解劍的右臂托住了。沉聲道：「趙老弟！你師父是否告訴過你，兵器是習武人的第二生命。」

趙凌寒平靜地道：「不錯，師父曾經這樣說過。但是，他還說，義字當前，應無反顧。生命尙且可爲義字犧牲，何況第二生命？」

戴方疾聲道：「你犧牲性命未必就能救得了方捕頭，倒不如放手一搏，方捕頭也許還有生機。」

魯子齊突然右臂一沉，大喝道：「放火箭！」

颼地一响，一支火箭凌空射起。

趙凌寒心念一橫，沉叱道：「武護法！倘若你胆敢殺害方捕頭，你們帮主就要作我劍底亡魂。」

魯子齊大喝一聲，道：「武護法！聽命而行！」

那支火箭凌空一個轉折，漸漸向下墜落。

趙凌寒眞想衝過去，一劍結果武雲蕩的生命，無奈距離太遠，等他衝過去，方振威早已心胸洞穿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見山門處竄起一道人影，緊接着閃起一片刀光。刀光過處，武雲蕩的頭顱，的溜溜滾了一丈多遠。

來人是一路跟來的大名府名劊子手洪陰春，他在這要緊的時候，露出了他的絕技。

郭芝龍接連跟前，短劍平胸而擧，以身子擋住了方振威，沉叱道：「誰要敢動方捕頭一根汗毛，我就跟誰拚了。」

這兩個人的出現不但出乎魯子齊的意料之外，更非趙凌寒等人始料所及。一時在場的人莫不怔住。

戴方最先省悟，疾聲道：「妙手兒！你我趕快解決高處的弓箭手。」

萬歸宗抓起一把石子，向房頂上面洒去。

那些石子一粒粒勁道十足，立刻有好幾十個弓箭手啊喲連聲地栽了下來。

戴方也縱上了牆頭，彈腿，伸臂，將那些弓箭手打得東倒西歪。

魯子齊抽出紫金寶刀，彈身向郭芝龍砍去。

鏘地一聲，紫金刀被趙芝龍手中的長劍架住了。

趙凌寒道：「魯帮主！眼看大勢已去

，你還要作困獸之鬥麼？」

魯子齊恨聲道：「有我無你，有你無我……」

話聲中，揮刀又砍。

趙凌寒伏劍封住，道：「魯幫主！此刻停手，局面還可收拾，不然，你將後悔莫及。」

洪陰春道：「趙壯士！咱倆都是方捕頭好友，自會保護他，你放心和那廝一搏吧！」

魯子齊道：「趙凌寒！看眼前局面，你似乎佔了上風，但是你未必敢和我打一個賭。」

趙凌寒道：「打什麼賭？」

魯子齊道：「賭一賭你我二人之搏，誰勝誰敗？」

趙凌寒道：「並非我誇口，你若想勝過我手中的長劍，那是難上加難。」

魯子齊道：「既然如此，你我就賭上一個東道。」

趙凌寒道：「隨便你賭什麼。」

魯子齊道：「老實告訴你，紫龍幫的三百多人全都到了，目下埋伏在松林之中，只要我一聲令下，他們就會殺過來，就算你的劍術了得，三百多人，也要你殺上好幾個時辰。殺聲震天，必然驚動官府。那時你可能就要功虧一簣。我若敗了，立刻將紫龍幫的人撤走，絕不二話。」

趙凌寒點點頭，道：「好！」

魯子齊道：「你若敗了呢？」

趙凌寒道：「隨你說。」

魯子齊道：「倘若你敗，就立刻將你的人撤走，自然是帶走方振威，不過，吳大人一家，可要交給我來發落，你不得過問。」

趙凌寒充滿了信心，因此不假思索地道：「好！一言爲定。」

魯子齊道：「不論什麼招式，見血爲敗。」

趙凌寒道：「悉聽尊便。」

魯子齊也不再說話，一刀砍了過來。

趙凌寒自然不是弱者，一時刀來劍往，殺得兔起鶻落，時聞刀劍相擊之聲。

二人鬥了三十幾招，只聽吭嚓一聲，魯子齊手中紫金寶刀脫手而飛，人也往後倒下。

趙凌寒只想早些結束戰局，並不想取對方的性命。把握機會，飛身前撲，長劍向外一斜，削向魯子齊的右肩。

孰料魯子齊心地險惡，以他的功力而論，雖不至於能勝，但最少可以招架五十招以上。他故意棄刀倒地，是想趁機以飛刀傷害趙凌寒。

當他一面滾動身子閃避趙凌寒削來的長劍時，一面探手入懷中，心頭不禁大驚，原來縛在腰際的刀囊竟不知何時不翼而飛。

心頭一慌，難免動作遲緩，趙凌寒的長劍已然削掉他左臂的一塊肉，一時血流如注。

直到此際，趙凌寒還拿他當一個漢子看待，嗆地一聲回劍入鞘，吁了口氣，道：「魯幫主！你可以走了。希望咱們以後見面時仍然是好朋友。」

妙手兒萬歸宗哈哈大笑道：「魯幫主！你又想用飛刀傷人麼？瞧！你的刀囊在這裏。就是方才跟你說機密話時，偷過來的。」

可不是，刀囊提在他手裏。這個賊竟然也有妙用，他的手勢也的確高明，當時魯子齊竟然絲毫未曾覺察。

魯子齊從地上爬起來，喃喃道：「我雖然輸了，卻輸得不服。」

趙凌寒道：「每一個失敗的人都會有你這種心理。走吧！你走慢一步，也許有人不讓你走了。」

魯子齊突地彈身而起，但他不是奔向山門，而是奔向大雄寶殿。

趙凌寒情知不妙，連忙縱身追趕。當他進入大雄寶殿時，心頭不禁狂震，原來魯子齊以負傷的左臂勾着小旋風勾騰的脖子，將他拖了出來。

趙凌寒沉聲道：「魯子齊！你要幹什麼？」

魯子齊厲聲道：「我雖然手無兵器，憑肉掌也能擊碎他的天靈蓋，怎麼樣？要不要試試？」

蘭兒不顧一切地衝過去拉住魯子齊的手臂，嘶聲叫道：「你不能這樣作！他是一個受傷的人。」

「滾開！」魯子齊一脚將她踢了一丈多遠。

趙凌寒咬牙切齒地道：「魯子齊！你的作爲使天怒人憤，簡直是自尋死路。」

魯子齊獰笑道：「生死二字何足掛齒，撈一個有賺。」

趙凌寒不禁心頭發寒，忍住性子道：「魯子齊！你到底要怎麼樣？」

魯子齊道：「我要帶小旋風和吳姑娘走，你們讓開路，也不能追，否則我就一掌擊碎他的天靈蓋。」

趙凌寒道：「魯子齊！我再給你一個機會，放開小旋風，我絕不和你計較。」

魯子齊道：「絕不還價。快回答。」

迫於情勢，趙凌寒只得點點頭，道：「好！你帶他們走，但是你不要傷害小旋風。」

魯子齊揚聲叫道：「吳姑娘快出來，妳若不跟我走，姓趙的馬上就要殺死妳們了……」

他一語未落，突然聽小旋風大叫一聲，道：「事到如今，你還在想黃金明珠，眞是不知死活！」

只見勾騰右臂向後一彈，魯子齊的眼珠立刻向上翻，左臂一鬆，身子向後栽倒，心窩處挿着一截刀柄。

蘭兒歡呼一聲，撲進了勾騰的懷裏。

勾騰撫摸着她的秀髮，道：「蘭兒！這都是妳的功勞。若不是妳爲我偷來這把小刀，眞不知道要怎麼樣了。」

這時，戴方已經解開了方振威的穴道，陪同他走了進來。

趙凌寒向他深深一拜，道：「方捕頭，連累你受了好幾個月的苦……」

方振威沉聲截口道：「趙凌寒！我放你的時候，告訴你什麼了？」

趙凌寒說道：「你要我堂堂正正地作人。」

方振威道：「這算堂堂正正地作人嗎？僞刻大印，私造公文，誣提重囚……」

趙凌寒道：「公文是憲監司吳大人親筆所書，絕非假造。」

方振威道：「吳大人的親筆公文，怎會到了你的手上？」

趙凌寒道：「是我刦了吳大人到這裏來，逼他寫下親筆文書……」

方振威勃然大怒，說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綁刦朝廷大臣，吳大人現在何處？」

趙凌寒道：「在知客房裏。」

方振威疾步進了知客房，跪在地上，連連叩頭道：「犯人方振威罪該萬死！」

吳道臣望着趙凌寒道：「趙壯士能爲我解開穴道，讓我站起來麼？」

「可以！可以！」趙凌寒連忙走過去爲他解開穴道。

吳道臣從草堆上站起，扶着方振威道：「方捕頭！站起來說話。」

方振威道：「在大人面前，犯人那敢起立。如今大名府的劊子手也在，就請大人將犯人明正典刑。那些草民不懂國法，求大人開恩不要問罪。」

吳道臣嘆了一口氣，道：「事到如今，我什麼都明白了。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勇於認錯。絕不能讓事情錯到底。我回到東京去之後，拚着丟掉烏紗，也要將你的斬刑撤回，而且還要恢復你在大名府的捕頭之職。現在我以憲監司的名義宣佈，你不是犯人，快快站立起來，否則我要愧煞了。」

趙凌寒連忙跪下去，道：「謝大人恩典。只要方捕頭能蒙寬免，草民雖死不辭。冒犯大人之罪，草民願担干係。」

吳道臣道：「快起來！快起來！」

方振威和趙凌寒二人異口同聲道：「謝大人！」

見他二人站起，吳道臣又道：「錯由我起，天大的干係都由我担，將來革職也好，將我下獄也好，我都心安理得。」

萬歸宗突然插口道：「吳大人！我名叫萬歸宗，江湖人稱妙手兒，是個專幹偷盜的賊，這一生中幹了不少壞事，早就該殺了。大人不妨將那些人命放在我頭上，將我綁上法場明正典刑。」

吳道臣吁嘆了一聲，道：「唉！看你們一個個義薄雲天，眞使我慚愧……」

語氣一頓，目注方振威道：「方捕頭！你也有錯處如果發覺趙壯士身受冤屈，你儘可以爲他開脫，卻不該放他走啊！」

方振威道：「並非在下藐視國法，只因內中還有一段隱情。」

吳道臣楞了一楞，道：「什麼隱情？快說！」

方振威道：「當年我在軍中戍守邊境時，和一個當地女子結婚，生下一兒。小兒滿月之日，正好奉調中原，只因軍令在身，不便携眷同行。過了兩年，我解甲歸田，立即兼程北上，却想不到髮妻病故，幼兒不知去向……」

他吁了一口長氣，停了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他，靜靜地等待下文。

方振威又接道：「事隔二十多年，我的兒子卻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大人！你說我該怎麼辦？」

吳道臣指着趙凌寒道：「他是你的兒子？」

「是的。」方振威拉起趙凌寒的左手捲起他的衣袖，道：「我就是憑這塊硃砂表記認出來的，再問起他的家世，完全脗合，我又得知他的案情寃枉，於是就將他放了，甘願爲他一死。」

兩行熱淚從趙凌寒目眶中湧出，撲通一聲跪倒，咽泣道：「爹！你老人家怎麼不早說呢？」

吳道臣握腕嘆道：「唉！我差一點鑄成了一樁不可回復的大錯。」

方振威老淚縱橫，頻頻撫摸着愛兒的頭。

戴方道：「方捕頭！今日三喜臨門，應該笑啊！」

方振威道：「那來三喜？」

戴方道：「蒙吳大人開恩，開脫了你的死罪，這是一喜，回復捕頭的職位，這是二喜，再加上父子團聚，豈不是三喜。各位！快來跟方捕頭道賀。」

滿屋一片恭賀之聲。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你們不爲我道賀麼？」

說話的人，是小旋風勾騰。

戴方道：「跟你道什麼賀？」

「我雖然捱了一刀，却得了一個嬌妻。」勾騰輕輕在蘭兒背後推了一下。「蘭兒！快些向大人去求情吧！」

蘭兒跪倒在地，道：「求大人……」

吳夫人搶過來扶起她，截口道：「快起來！快起來！你們的婚事由我作主，我一定好好地爲妳辦一份嫁粧。」

勾騰興高彩烈地道：「謝謝夫人！」

那姓王的穩婆也趕過來湊熱鬧，笑哈哈地道：「你們生兒子的時候我來接生，不收喜錢。」

蘭兒連脖子根都紅透了。

吳道臣道：「彩雲那個丫頭呢？」

「爹！」吳彩雲神情靦覥地，走進屋內。

吳道臣罵道：「禍由妳起，看妳慚愧不慚愧！」

吳彩雲撲倒在她母親懷裏，嚎啕大哭起來。

她的確該慚愧，在場的英雄豪傑都值得女人去愛慕，但是她不配。

——完——

下期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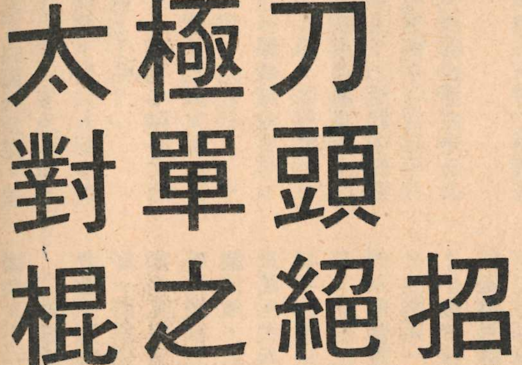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問題人物」

馬雲著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都有可能就是問題人物。可惜人不可以貌相，當一個充滿了危險性的人物混進你生活中的時候，你可能仍然一無所覺，這的確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而「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偏偏就遇上了這樣可怕的事情，詳情請留意下期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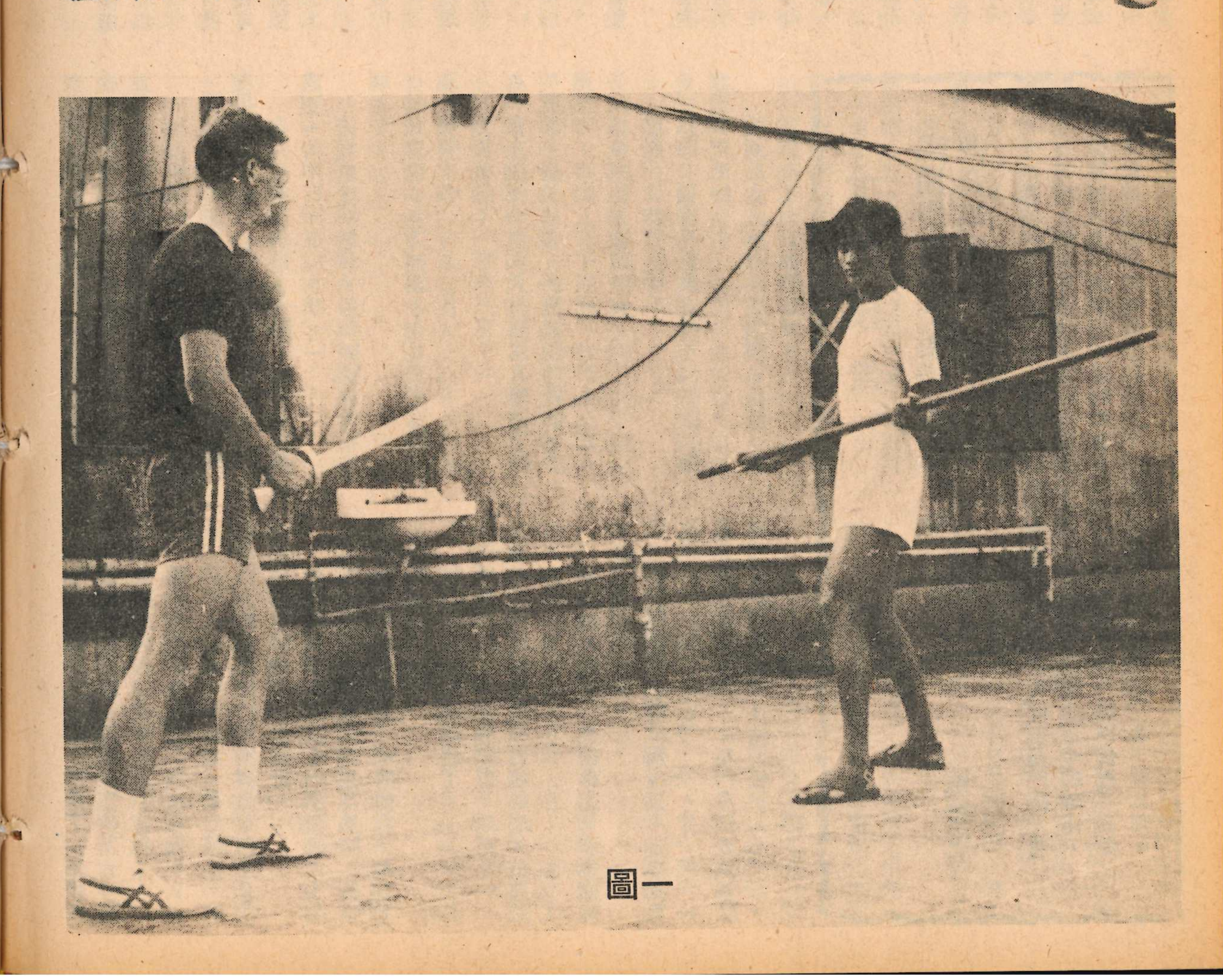
金瑪倫梅花棍之「上提攔」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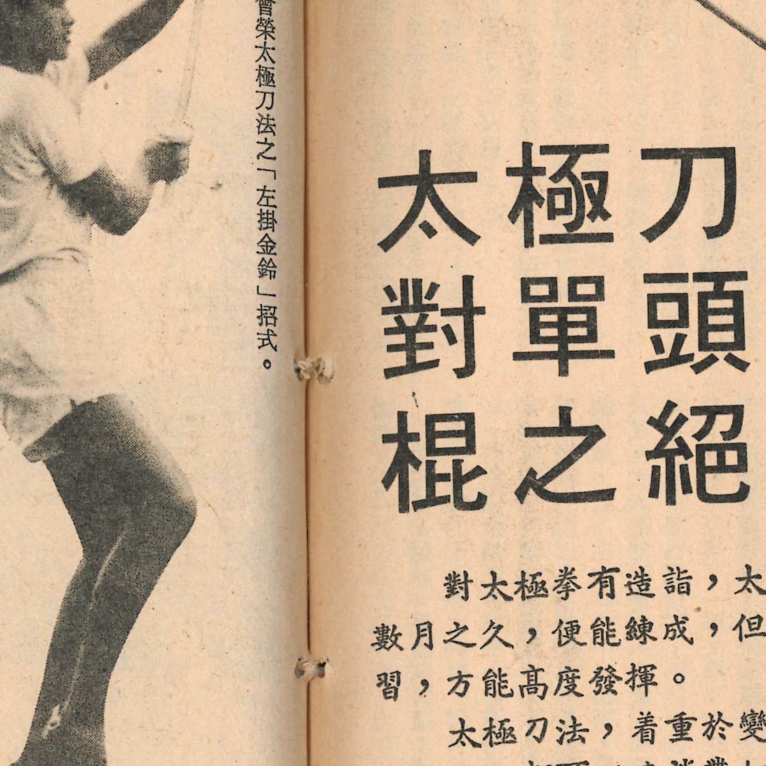
太極刀對單頭棍之絕招

對太極拳有造詣，太極刀是不難學的，祇消數月之久，便能練成，但搏擊之經驗，則必須實習，方能高度發揮。

太極刀法，着重於變化，無論任何人使用這種刀法，都可以連消帶打之招術以擊倒敵人。



圖一



圖左：曾榮太極刀法之「左掛金鈴」招式。

圖二



圖三

圖片說明：

圖一：金瑪倫太極刀法之「閃展看刀」招式之一

圖二：金瑪倫太極刀法之「閃展看刀」招式之二

圖三：金瑪倫太極刀法之「閃展看刀」招式之三

圖四：金瑪倫太極刀法之「閃展看刀」招式之四

太極武術，種類繁多，有拳、有刀、有劍，還有槍與棍，但晚近五十年來，由於太極拳是屬於內家拳，以練氣爲主，功能强身，由於練氣之故，更能强化內臟，而太極拳之本質，不尙力而尙勁，有別於其他各門各派之拳術，所以練太極拳，狀如婆娑起舞，美妙生姿，毫無狙獷之態，士大夫皆愛其動作斯文，而事實上它之招，確有藝術之韻味，所以高尙人士，皆喜歡練太極拳以强身健體，而身體孱弱，或患有胃病，血壓高，血管硬化等病症者，更晨夕鍛鍊，以求却病延年。

這種風氣，近五十年來，練太極拳的人，無疑是比練其他拳術的多，但這種風氣，也形成了「病夫才學太極拳」。事實具在，如身體荏弱，或患上慢性病，親友們勸他學太極拳，於是太極拳便成了人們視爲强身健體之運動，認爲太極拳是一種巧妙拳術，可以用於搏擊決鬥，甚至還可認爲可以用於自衞。

但這種觀點，自從東南亞第一屆國術邀請賽在新架坡舉行之後，事實證明，太極拳之功用，不祇是强身健體的運功，而係實在可以用於搏擊，因爲香港鄭天熊太極拳學院門人，組隊前往新架坡參加該邀請賽，擂台比武，太極拳之選手，在擂台上戰績彪炳，予社會人士對太極拳有新的印象。

據鄭天熊師傅說，太極武術，不祇是太極拳可以用於搏擊，太極刀，太極劍等器械之武術，也同樣可以用於搏擊，下列十六圖，便是太極刀對單頭棍之演出。

圖四

圖六

圖片說明：

圖五：金倫瑪太極刀法「左摘星」招式之一。

圖六：金瑪倫太極刀法「左摘星」招式之二。

圖七：金瑪倫太極刀法「左摘星」招式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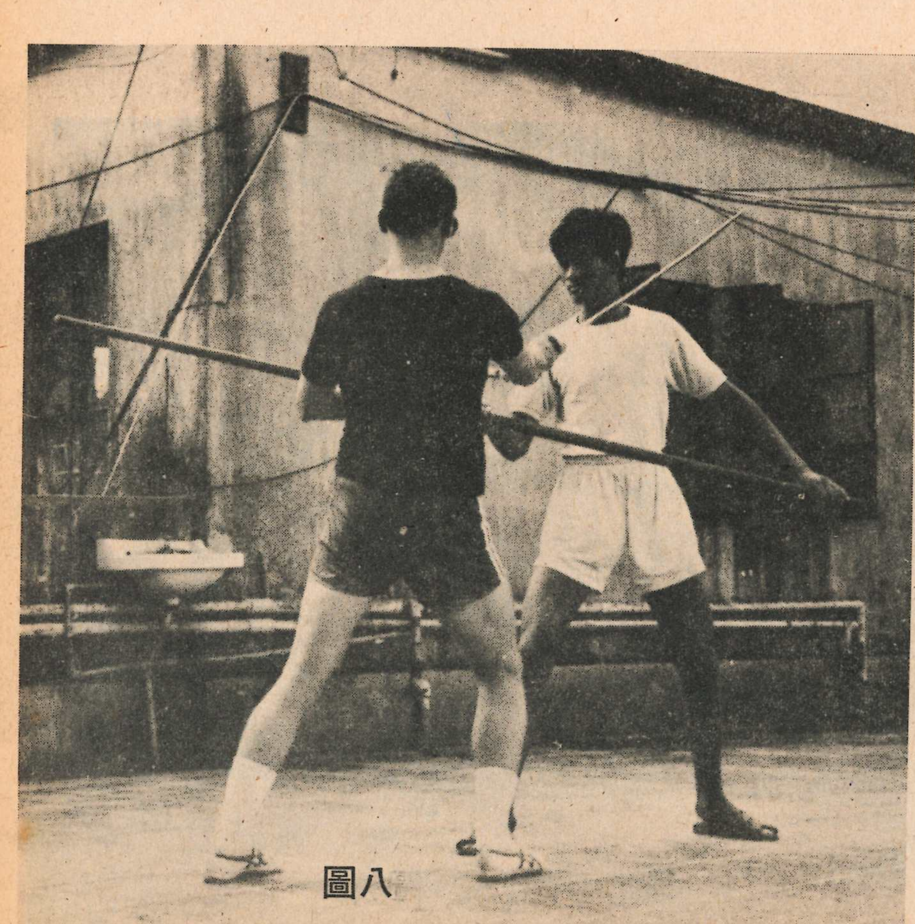
圖八：金瑪倫太極刀法「左摘星」招式之四。



圖五



圖七



圖八

圖片顯示清楚，太極刀法所用的刀，與一般的單刀無異，所不同的祇是太極刀法，像四象之演變，有陰招，有陽招，陰陽異妙，招式波譎雲詭，講究制敵機先，無論攻與守，都爭取主動，絕不能作被動，這就是太極刀的竅門。

據鄭師傅說，太極刀並不是難練的刀法，如果對太極拳有造詣的人，肯下苦功修練，半年便可成功。自然，任何武術俱要有搏擊之經驗，方能高度發揮招術上之巧妙，即以太極拳而論，若祇係練拳，不與同門實際上之搏擊，那末，即使苦練十年太極拳，仍然不能用於搏擊，可是經常與同門作實際之搏擊，即使練一年太極拳，與人搏擊亦不吃虧，因爲功夫是自己之修養，屬於主觀條件，經驗從搏鬥得來，那是客觀環境，所以理論必須與實踐結合，方能發揮妙用。附圖戴眼鏡的西人，是駐香港的英軍軍曹金瑪倫CAMERON，他來拜師練太極拳祇一年，但由於他肯下苦功鍛練，又有胆與同門師兄弟作實際搏擊，所以他雖然祇學了一年太極拳，如果有機會派他作擂台比武，可以肯定他是一個良好的拳手，甚至他練太極刀僅半年之久而已，憑他之苦練與經驗，持刀與人搏鬥，亦能發揮太極刀之招術。

鄭師傅對金瑪倫之刀法是有信心的，筆者此次採訪，他便使金瑪倫和師兄曾榮作刀棍對搏之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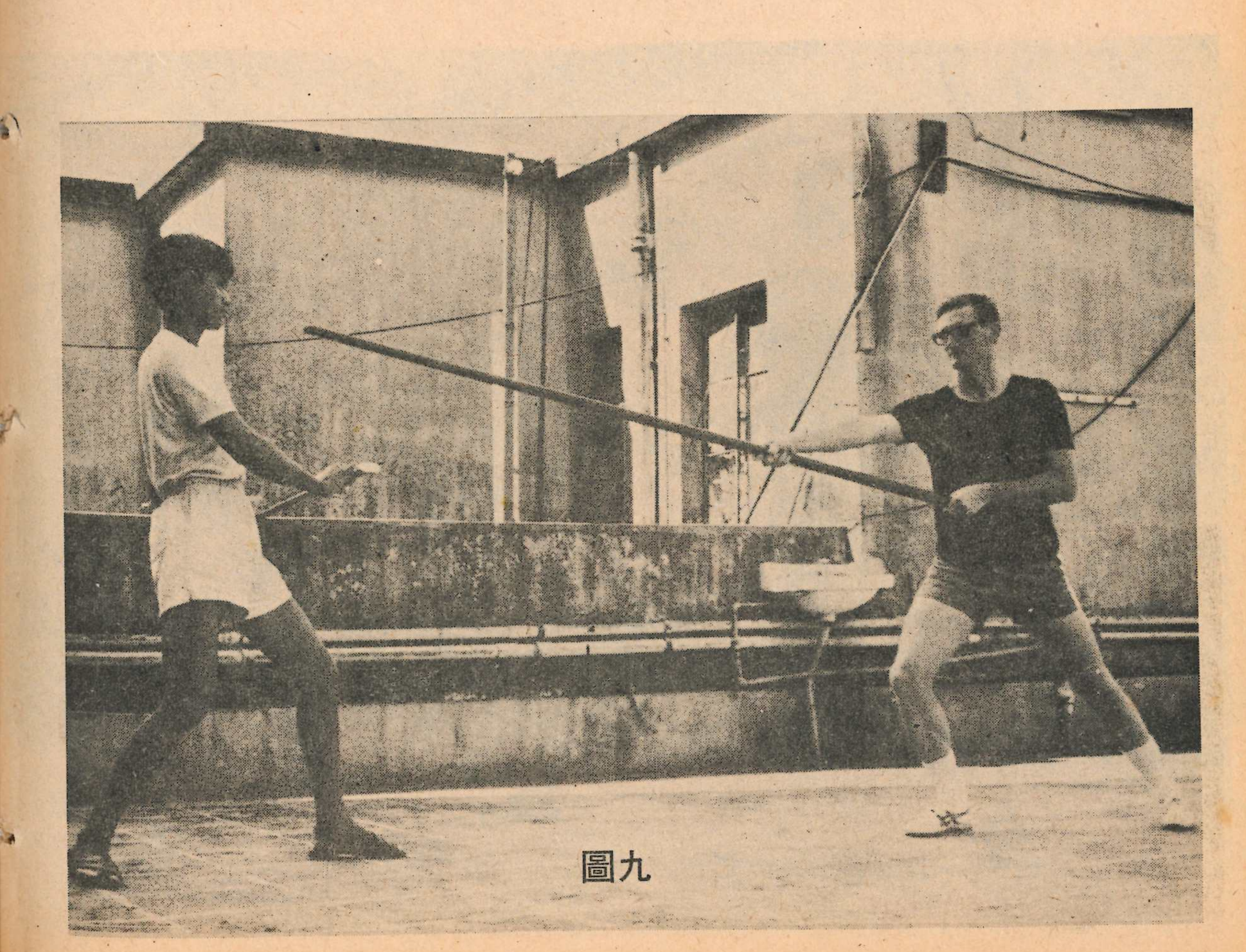
圖一，站在左方的金瑪倫，雖然手持僅尺多長的單刀，但他並不畏怯對方七尺二長的單頭棍，反之，他持刀擺開架式，目光灼灼的注視着站在右方的曾榮，因爲曾榮之架式是「中平棍」之招術，而「中平棍」是變化多端的。

金瑪倫這種注意，提高警惕，雖過份緊張，但無可否認他的緊張不是無因的。

圖二，曾榮身形一挫，樁步立變，而手中的長棍，也就快如閃電的向金瑪倫之左脚小腿鞭去。圖片顯示得十分清楚，這一棍鞭得甚猛，力透棍末，因此，金瑪倫連忙一刀撇出，與此同時，右脚也往上一提，作爲連消帶打之準備如圖三。

太極刀法，基於兩儀四象之變化，講究陰招，陽招的，應該用陰招抑或用陽招，隨形勢而定，但無論用陰招也好，陽招也好，太極刀與太極拳，同樣着重於身形步法，這就是俗語所謂「腰馬功夫」，現在金瑪倫一刀撇出，固然是抵擋對方鞭來的單頭棍，但是，他右脚往上一提，身形便變，所以，就在刀棍交柯之際，喀一聲響之時，金瑪倫之右脚一落，便已跨前一步，身形往前衝出，直向曾榮持棍之前鋒手削去，所以迫得曾榮不能不放手棄棍如**圖四**，因爲曾榮如果不放手棄棍，他的前鋒手指也被削斷。

據鄭天熊師傅之解釋，太極刀不在它開始時之架式，甚至可以說無論對方如何凌厲，太極刀仍然處之泰然，原因是太極刀法是着重於變化，如何連消帶打，以最快速之招術以擊倒敵人，這才是太極刀法之高度運用的技巧，所以太極刀法與太極拳一樣，不動則已，若然動手亮招，就沒有打三百個回合的，一定要三兩下手勢便擊倒對方，不祇是金瑪倫可以，別人用太極刀法也一樣奏效，問題是在於練者是否



圖九

肯下苦功鍛練，與及平時是否有胆作經常的實際搏擊，以吸收經驗。

圖五也是金瑪倫單刀對長棍，但此次曾榮不但先手，而且搶攻，一開始便棍往上揚，向站在左方的金瑪倫劈臉劉去，但是，金瑪倫也手急眼快，右膝向前微屈，以加强身形一挺之勢，刀往上招如圖六，

圖片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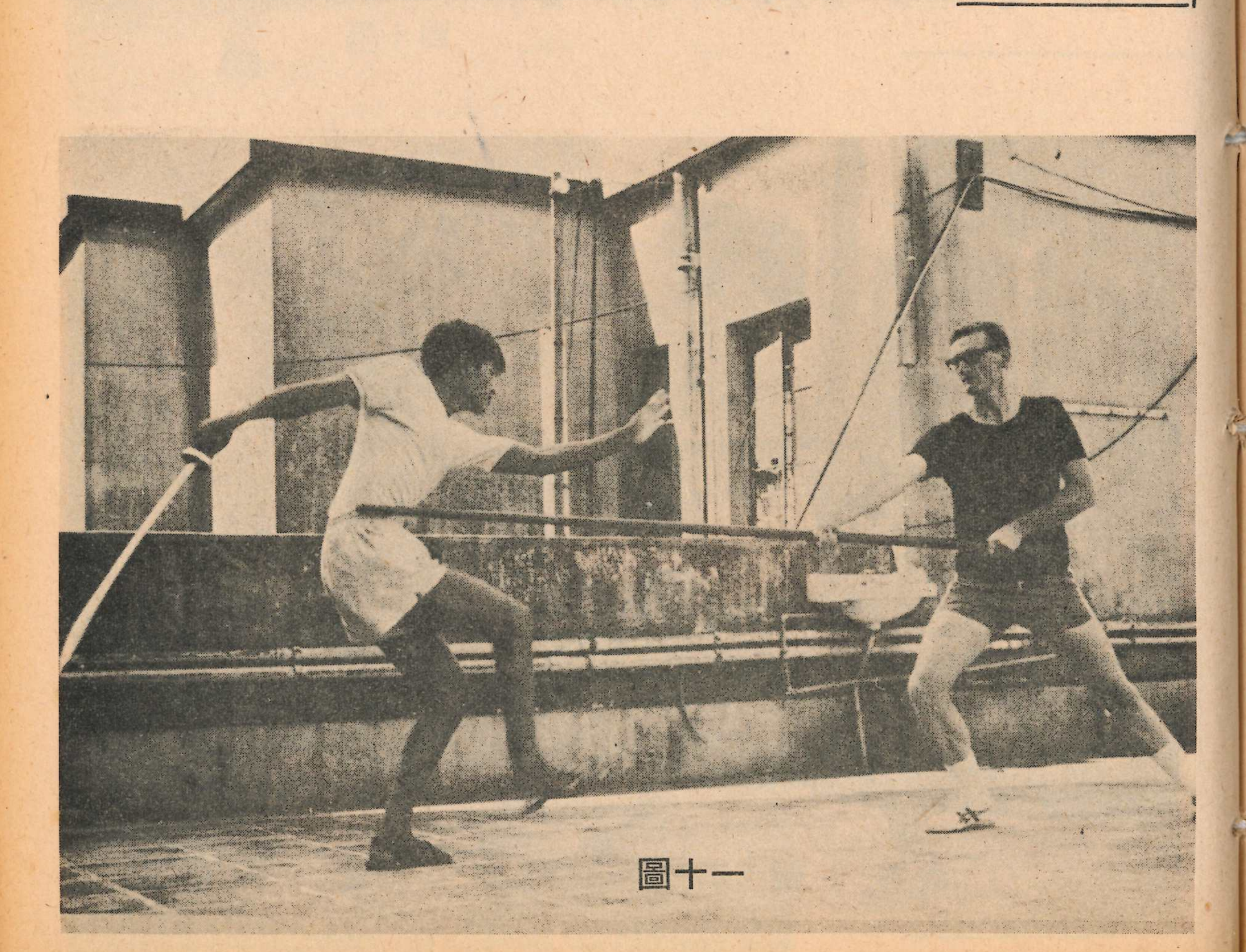
圖九：曾榮太極刀法之「臥虎跳澗」招式之一。

圖十……（同上）……之二

圖十一……（同上）……之三

圖十二……（同上）……之四

圖十



圖十一

若果套用武俠小說家之術語，這就是「硬接一招」。

太極刀不但講究剛柔並濟，而且右手的刀與及左手的掌，視呼形勢需要而運用，與其他之刀法，祇用右手的刀而不利用左手的掌不同。當金瑪倫一刀架住對方之棍的刹那間，金瑪倫之左掌便五指箕張，一把抓住對方的棍腰，如圖七，與此同時，他右手的刀，乘着左手抓住對方的棍之際，曲臂擧刀，作爲反擊之態勢了，所以他身形一轉，刀往上砍，便恰好的迎面砍到對方的脖子去如圖八。自然，他和師兄曾榮過招，彼此是同門，點到即止，不會將曾榮的脖子砍斷的，祇是表演太極刀法之運用而已。

鄭天熊師傅爲了證實他之太極刀法是着重於變化，無論任何人使用這種刀法，都可以用連消帶打之招術以擊倒敵人，所以金瑪倫表演了兩次太極刀法之後，他便命曾榮使太極刀，金瑪倫則改用單頭棍，自然，這也是搏擊的演出，正是落場無父子，得勢不饒人，所以，站在右方的金瑪倫，一開始就首採攻，因爲他知道太極刀法，不變招則已，一亮招便是煞着功夫，所以他實在有些「發茅」恐懼對方之太極刀。相反的，站在左方之曾榮，因爲此次搏擊，鄭師傅叫他用太極刀，便有恃無恐，圖片顯示得十分淸楚，儘管金瑪倫一棍迎面擊過來，他却氣定神閒，祇係身形往後微微一仰而已，仍然橫刀作勢，等候機會投瑕抵隙。金瑪倫因爲恐懼太極刀，一棍點出不中，心中便更加「發茅」，惟恐對方發招襲擊，急急使棍一圈而下，猛地向曾榮之「下盤」剗去。

但是，他這一剗，當同夜行人吹口哨，想藉此壯自己的胆，因爲他以爲自己搶先發招，便可以發生壓制住敵人不能打他的心理，其實這是他個人的幻想，在中國武術功夫，根本沒有這樣成份的，即以拳經而論，便有「橋來橋上過，脚來起脚擋」之訣語，何況太極刀法，着重於變化，講究連消帶打呢，因此，曾榮側身一躲，連隨起步，身形也就好像蝦公似的一躬如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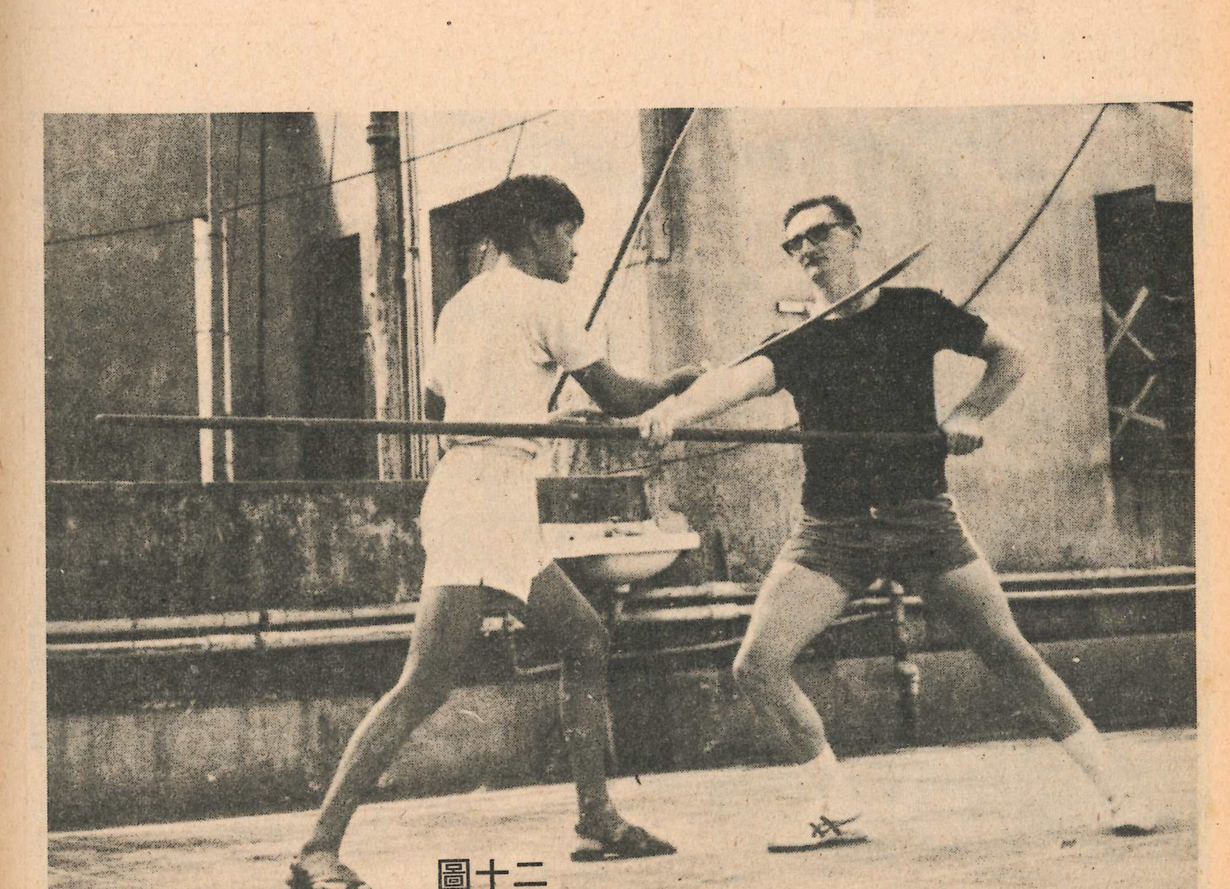
須知曾榮這種起步弓腰，就是武俠小說家筆下所謂「身形一弓」。這種「弓」法，是具有彈力的，所以曾榮利用這一身形步法，右脚一落，身子便騰身躍起如圖十一，而他右手的刀就順勢往後一揚。

圖十二是曾榮躍起之後，一個箭步撲上前來，揮刀疾向金瑪倫的脖子砍去之情形。

由於他躍起時刀已後揚，砍出時身形已作半「車」身砍出，這一刀砍去，不祇是腕力，腰力也出齊，可以說是用全身之力砍出，如果不是點到即止，金瑪倫的頭也被砍了下來。

圖十三，仍然是曾榮用太極刀，而站在右方的金瑪倫却將手中長棍由下而上的一圈而上，所以這一棍劈下，力勁甚猛，曾榮不能不側身一刀砍出，竭力招架如圖十四。

圖十五是刀棍交柯之刹那間，曾榮迅速變招之情形，但這變化是很微妙的，他祇是使勁的將棍迫開一些，左掌往上一擧而起。但不可不知，太極刀法，講究制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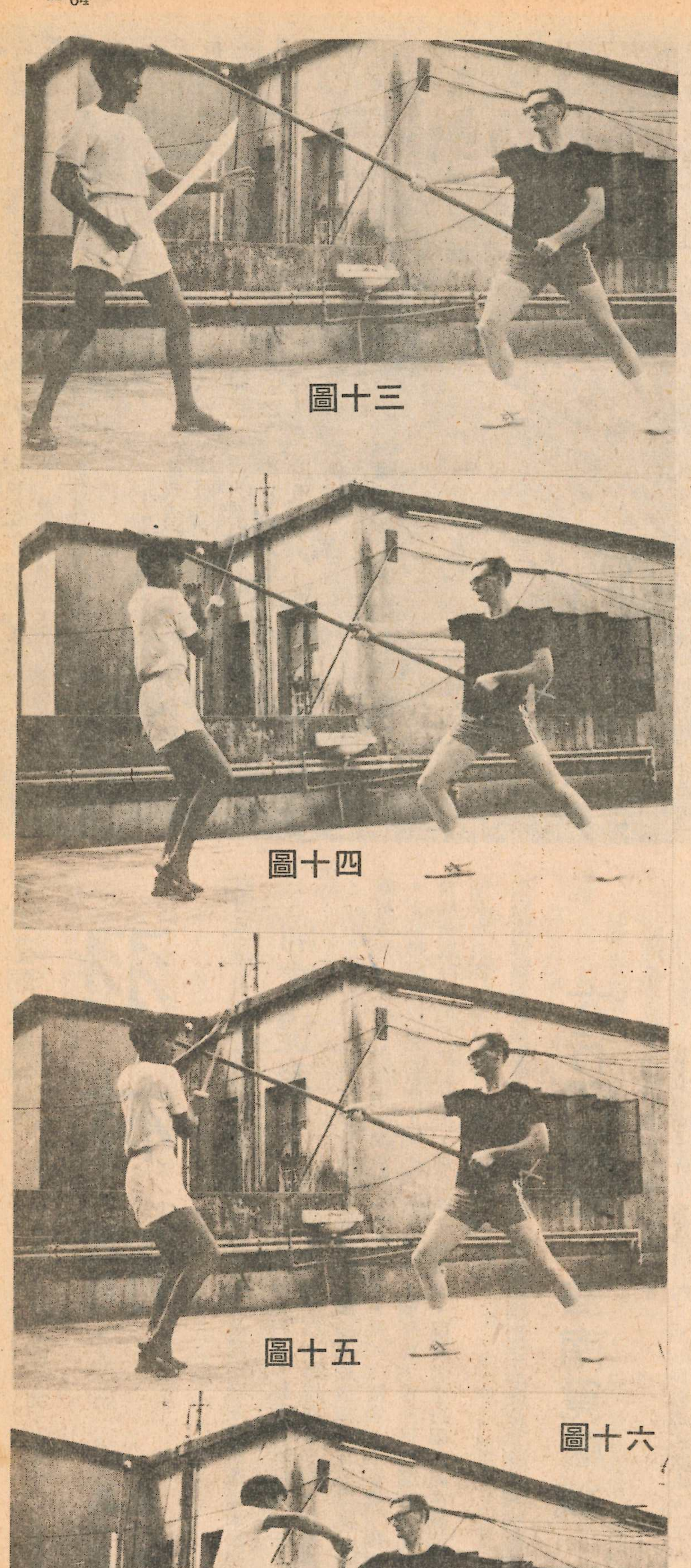


圖十二

機先，在未亮招之前，就先作好出擊之準備，而這個準備工作，等如作文章之伏筆一樣，伏得很遠，即以曾榮這一變化而論，他的準備工作，是在圖十四之時，因爲他的右脚祇是以脚尖點地而已，脚踭是提起的，這個動作是太極刀之樁步。作用是增强出擊時之速度，所以圖十六曾榮右脚往後一撐，步法便已向前標出一步。武俠小說家所謂「一個箭步」標前，就是這樣的「標」法。

曾榮這一個箭步撲前，便立刻縮短了距離，而他右手的刀，便腕底一翻，殺出陰招，刀鋒往下創出，直向金瑪倫的右臂創去，其快速之程度，祇一瞬間而已。

上述十六圖，演出太極刀法四招功夫，而每一招功夫都在未亮招之前，便先作好了出擊之準備，故能恰到好處的予敵人以沉重之打擊，這就是太極刀之妙用。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圖片說明：

圖十三：曾榮太極刀法「推窗望月」招式之一

圖十四：曾榮太極刀法「推窗望月」招式之二

圖十五：曾榮太極刀法「推窗望月」招式之三

圖十六：曾榮太極刀法「推窗望月」招式之四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岩爲卞綠珠誘跌地窖之中，見蘭陵郡主與小桃也被困在內，窟壁四周小洞，無數毒蛇棲身其中，王岩想出妙計，利用衣衫燃燒千年雄黃精，薰迫羣蛇避竄，果然驚動卞紅娘揭開窟頂鐵板查看，王岩乘勢躍出，蘭陵郡主大怒之下，殺死卞紅娘，唯發覺卞綠珠已逃去無踪，王岩推測她這趕往京師，圖不利於宜城侯，蘭陵郡主命王府侍衞程占邦跟隨進京，並會同萬飄萍一同往京師趕去，那日途次祁家灣，蘭陵郡主命程占邦往驛站備馬，發覺驛站所有馬匹，被人做了手脚，全部中毒——

太行鬥鑼鼓　濟南覓磨鏡

蘭陵郡主道：「能不能在別處找到馬匹？」

程占邦道：「卑職曾問過驛卒，近百里內，別無飼養馬匹之人。」

蘭陵郡主扭頭對王岩道：「相公！你說這是不是一件頗堪玩味之事？」

王岩道：「此事確堪玩味，請問程大人，那驛站除了馬匹中毒，可曾發生丟失牲口之事？」

程占邦道：「卑職沒有問過，但已將驛丞帶來，郡馬要不要親自詢問？」

王岩道：「好，程大人喚他進來吧。」

驛丞是一個芝蔴大點的官兒，幾曾見過當朝郡主郡馬？他走進房來，便噗的一聲跪了下去，兩條腿着了地，還忍不住直打哆嗦。

王岩和聲道：「起來，你叫什麼名字？」

驛丞道：「小人方澤叩見郡馬。」

王岩道：「貴驛站擁有多少馬匹？」

方澤立起身形，仍垂首恭聲道：「原有十八匹，新近增加四匹，共二十二匹。」

王岩道：「貴站除了馬匹中毒，還有沒有丟失之事？」

方澤道：「只有三匹被人調換，並沒有丟失之事發生。」

王岩道：「好，你下去吧。」

方澤道：「謝郡馬。」

待驛丞退去，王岩才嘆息一聲道：「看來咱們將無法找到更換的馬匹了！」

蘭陵郡主道：「這女人果然可怕，她換用驛站馬匹之後，再對其餘的下毒，實在是一項毒惡的手法。」

一頓續道：「相公！你看咱們該怎麼辦？」

王岩道：「郡主與萬姑娘所騎的馬兒，雖然不是千里名駒，也當得是上駟之材，咱們如若派一人先馳回京，沿途晝夜不停的換騎，這兩匹馬兒，說不定可以挽救宜城侯的危難。」

蘭陵郡主道：「也只好如此了，程占邦……」

程占邦道：「卑職在。」

蘭陵郡主道：「你去通知萬姑娘，就便拾奪一下，待我修好書信，你就立即啓程，這裏的事交給陸青管理。」

程占邦道：「遵命！」

蘭陵郡主寫好書信，叫小桃兒命程占邦連夜上道，沿途之上不得作片刻停留。

待小桃兒持信出房，她忽然雙眉一挑道：「有一句話我一直藏在心裏……」

王岩道：「有這麼重要？」

蘭陵郡主道：「對我來說自然是重要的。」

王岩道：「對我呢？也有點關連？」

蘭陵郡主投目夜空，長長一嘆道：「男人能夠娶三妻四妾，女人却只能從一而終，咱們的禮教，對女人太不公平……」

王岩道：「不錯，這確是一件極端不平之事。」

蘭陵郡主一哼道：「別貓哭耗子假慈悲了，就拿你來說吧，我的兩名侍女，一個死在你的懷裏，一個已是你的囊中之物，你爲什麼還要見了腥味就嘴饞？」

王岩哈哈一笑道：「這眞是天大的冤枉，妳可不能平白誣陷好人？」

蘭陵郡主道：「誣陷好人？哼，我問你，那女人是誰？」

王岩一怔道：「那個女人？」

蘭陵郡主道：「太多了有點難以記憶，是麼？我想百虫山莊那兩個小賤人叫你姐夫，總不會是空穴來風吧？」

王岩楞了一下，道：「妳認爲男女之間，當眞有發乎情，止乎禮的事麼？」

蘭陵郡主道：「這是什麼話，難道先聖先賢還會欺騙咱們不成！」

王岩道：「我不是誹謗聖賢，只因聖賢沒有碰到像咱們在地窖祖裎相見的尷尬之事，我想咱們如非急於逃生，只怕早已眞箇消魂了，妳說這該是誰的罪過？」

蘭陵郡主嬌靨一紅道：「我問你那個女人是誰，你扯到那兒去了？」

王岩道：「那女人與咱們的遭遇極爲相似，我只是用做說明罷了。」

蘭陵郡主沉默半晌道：「好，以往的的事我不管，今後你再要女人必須經過我的同意。」

王岩道：「閫令如山我不聽行麼！」

蘭陵郡主滿意的一笑，跟着眉兒一揚道：「還沒聽够麼？桃丫頭。」

房門輕輕一响，小桃兒閃身而入，她的俏臉兒紅得眞像盛開的桃花，可有點羞得抬不起頭來。

「稟郡主！程占邦已經上道了，他讓小婢代他稟告。」

蘭陵郡主說道：「知道了，妳去歇息吧。」

小桃兒應聲退出，蘭陵郡主再對王岩道：「相公也該去安歇了，咱們明兒一大早就得趕路趲程。」

王岩道：「妳要我去那兒安歇？就在這裏不行麼？」

蘭陵郡主面色一紅道：「不行，別人會笑咱們的。」

王岩道：「這就怪了，夫婦同房是天經地義之事，別人爲什麼要笑咱們？」

蘭陵郡主神色一肅道：「相公！妾身是你的，天荒地老，此情不逾，但必須等待花燭洞房之日，如果你當眞需要，就到小桃兒那裏去吧。」

說眞的，王岩對這位皇室貴胄並沒有眞正的感情，他承諾與她的婚事，不過格於形勢而已，如若一旦形勢有變，他可能會撕毀前言。

現在他對蘭陵郡主倒眞的有了幾分好感，於是，微微一笑道：「不必了，還是養養精神明天趕路吧。」

蘭陵郡主道：「好，明兒見。」

王岩道：「明兒見。」

× ×

正月已經過去大半，新春早已降臨人間，但朔風撲面，奇寒澈骨，枯枝被積雪壓得搖搖欲墮那裏找得到半點春的氣息？

時方薄暮，蘭陵郡主等一行已趕到內邱縣城，半月來曉夜奔馳，他們的神色之上，都現出一片疲乏之色。

現在他們落了店，京師在望，應該好好的歇息一下了。

飯後，蘭陵郡主移樽就教，在王岩的房中促膝談心。

「相公……」

「嗯……」

「瞧你陰陽怪氣的，什麼事使你這等不快？」

「沒有什麼！」

「你不說我也知道，是尚出雲開罪了你。」

「……」

「西廠炙手可熱，是皇上親信的幸臣，你忍耐點兒，到了京師，我替你出這口氣就是了。」

「不，富貴與我無緣，我也不想涉足權勢傾軋之中，只待辦妥這件事……」

他語音未落，一陣急驟的叩門之聲忽然响了起來。

蘭陵郡主喝問道：「誰？」

「是小婢！」

「進來，什麼事這等慌張。」

小桃兒進門一禮道：「程大人來了，萬姑娘失蹤了。」

蘭陵郡主一怔道：「瞧妳顛顛倒倒的，究竟出了什麼事？」

此時小桃兒的身後，接着走進二人，一個是王府侍衞程占邦，另一個是萬府八駿之首的祁飛龍。

他們參見過郡主，首先由程占邦稟告道：「卑職日夜奔馳，初十便已趕回王府……」

蘭陵郡主道：「我娘怎麼說？」

程占邦回首瞧了王岩一眼，說道：「這個……」

蘭陵郡主面色一變道：「我知道了，還有事麼？」

程占邦道：「廷尉出了亂子，守衞毒斃四人，宜城侯被人刦走……」

蘭陵郡主嬌軀一震道：「咱們還是遲了一步……」

程占邦道：「是的，現在西廠汪大人已奉皇命全境搜索，京城百里之內，弄得人人不安。」

蘭陵郡主哼了一聲，目光轉向祁飛龍道：「你有什麼事？」

祁飛龍道：「萬小姐忽然失蹤，跟她的兩名侍女也一齊丟失不見。」

蘭陵郡主道：「也許她聽到宜城侯之事，匆匆到京師去了。」

王岩忍不住插言道：「萬姑娘不是如此失禮之人，縱然要趕往京師，也會來告知郡主的，再說要去京師也絕不會撇下祁大人，我看其中頗有蹊蹺。」

蘭陵郡主道：「好，咱們到她的住處瞧瞧。」

萬飄萍的房中沒有打鬥的痕跡，但兵刃衣物均已不見。

蘭陵郡主向王岩撇撇咀道：「我沒有說錯吧！」

王岩在屋角拾獲兩截斷紙遞給蘭陵郡主道：「妳瞧瞧這個。」

這是一張撕碎的便箋，上面寫着兩行撩亂的字跡。

「萬姑娘！我在西門外等候芳駕，妳如若不來，今後就永無相見令尊之日了，記住，除了兩名姓蕭的丫頭，不得通知任何其他之人，否則妳會後悔的。」

蘭陵郡主摔掉便箋，道：「走，咱們去西門。」

西門外除了寒風嗖嗖，那裏有半點人跡，他們找遍方圓十里，依然毫無所獲。

回到客棧，蘭陵郡主道：「估不到卽將結束之事，會忽然生出如此重大的變化，但事到如今，咱們只好先回王府再作後計。」

王岩道：「不，萬姑娘曾經請托於我，現在連她們主婢也告失蹤，我更無法推卸此一責任，因此……」

蘭陵郡主道：「我沒有叫你不管，但也不必急在一時。」

王岩道：「江湖之上，詭詐百出，我

不想遷延時日。」

蘭陵郡主一怔道：「你想立卽追查下去？」

王岩道：「是的，妳們先回王府吧，一旦水落石出，我會去找妳的。」

蘭陵郡主道：「聽我說，相公，你替萬姑娘着急，難道不爲我想想？」

王岩道：「尊父母同不同意咱們的婚事，我去了並無多大裨益，不要攔阻我，須知人各有志……」

蘭陵郡主默然半晌，說道：「好吧，我叫小桃兒跟着你，對你的起居我也放心一點。」

不管是照顧起居也好，監視行動也好，小桃兒跟着王岩已成定局，他明知反對無用，只好大方的答允下來。

片刻之後，四條人影先後踰城而去，在一片松林之前，其中兩人向一雙男女抱拳一禮道：「愚兄弟先與侯府聯絡，追尋侯爺父女之事，只好暫時偏勞王大俠。」

說話的是宜城侯府的祁飛龍嚴無懼，另外兩人自然是王岩與小桃兒了。

王岩雙拳一抱道：「好說，在下曾受萬姑娘之託，追尋萬姑娘父女，是在下義不容辭之事。」

祁飛龍道：「王大俠，請問將向何處追尋？」

王岩道：「萬姑娘似乎去了西方，在下想到太行山一行，今後如何發展，就要看形勢的變化而定了。」

祁飛龍道：「愚兄弟一旦與侯府取得聯絡，必會盡快尋找俠駕，王大俠請。」

王岩道了一聲「後會有期」，便放開腳步，遙向太行山麓奔去。

天將破曉之時，他們已進入山區，只見峻嶺綿亘，一望無際，滿眼都是排天插雲的山頭，當眞使人有着雲深不知處的感覺。

在一塊山石之上，王岩坐了下來，道：「累了吧？小桃兒，咱們歇息一下。」

小桃兒在他身旁坐下道：「像逃命似的，還能够不累？咳，咱們到底去那兒？這荒山連鬼影子也找不到一個。」

王岩攬住她的嬌軀，在她耳旁低聲說道：「咱們是有人帶路的，可不是隨便亂跑。」

小桃兒訝道：「有人帶路？人呢？」

王岩道：「在前面山頭的山脚下。」

小桃兒道：「當眞麼？」

王岩道：「自然是眞的了，我騙你做什麼？」

小桃兒道：「原來你事先早已有安排了。」

王岩道：「不，是別人安排的。」

小桃兒道：「胡說，你天天跟咱一道，幾時找過別人？」

王岩微微一笑道：「小桃兒……」

小桃兒道：「什麼事？」

王岩道：「妳身上好香，讓我聞聞好麼？」

小桃兒扭動着嬌軀道：「你這人眞壞，說正經的嘛，你又胡來了。」

王岩道：「誰說不是正經的了？我是想像妳這麼美麗的女孩子，如果在這荒山中忽然出現，而瞧到妳的又是兩個壞男人，妳猜他們會做些什麼？」

小桃兒道：「你越扯越遠了，我不要聽。」

王岩面色一正道：「實在告訴你吧，前面山脚那兩個人，當咱們適才尋找萬姑娘之時，他們已經隱藏在松林之內……」

小桃兒小嘴一噘道：「所以你才着急要追尋萬姑娘，想暗中跟着他們，哼，別打如意算盤了，如果他們與萬姑娘失踪之事無關，如果他們故意將咱們誘往歧途，如果……」

王岩在她粉頰上親了一下道：「如果將咱們引入陷阱，哈哈……瞧不出妳那小心眼還蠻靈光的。」

小桃兒道：「怎麼，難道不對？」

王岩道：「對，對極了，不過我敢斷定他們與萬姑娘失踪之事八成有關，否則他們藏身松林做什麼？」

小桃兒道：「就算有關吧，但……」

王岩道：「妳聽我說，咱們要是將他們擒住，其他的顧慮不是就沒有了麼？」

小桃兒道：「好辦法，制住他們以後，不怕他們不說。」

王岩道：「這兩人的武功十分之高，決不下於當代的一派掌門，如若讓他們逃掉一個，咱們就前功盡棄了。」

小桃兒道：「那怎麼辦？」

王岩道：「就要瞧妳的了。」

小桃兒道：「別開玩笑，相公，如果你天壤王郞不成，我只怕連人家一招也接他不下。」

王岩道：「妳附耳過來，山人自有妙計。」

小桃兒附耳過去了，她的眉頭却深深的皺了起來，最後面色一變道：「你太看輕我了，我不幹！」

王岩道：「小桃兒，妳想到那裏去了，妳說除了這樣，咱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以一擊奏功？」

小桃兒道：「如果是郡主，你也會要她這樣麼？」

王岩道：「這是什麼話？我是一個男人，在尊嚴上來說，妻妾都是一樣的，而且，我並沒有要你去犧牲色相，好啦，咱們不談這些，走吧。」

小桃兒離開他的懷抱，怯生生立起身形道：「原諒我，相公，我去就是。」

王岩道：「不，我改變了心意，要以一身所學，鬥鬥這兩位高人。」

小桃兒道：「不要這樣，相公，你不是說過，讓他們逃了一個咱們就前功盡棄麼？」

王岩道：「妳有沒有帶着骷髏神雷？只要妳留心一點，我相信，沒有人能逃掉的。」

小桃兒道：「還說呢，你將簡姊姊的那具骷髏神雷交還郡主，說使用此等絕毒暗器有傷天和，結果我那具也被郡主收回去了。」

王岩道：「不要緊，妳那柄軟劍造詣不弱，只要妳替我纏住一個就行。」

小桃兒道：「好吧，我盡力而爲就是了。」

他們沿住一條曲折的山徑聯袂急馳，在越過一座山頭之時，王岩忽然身形一窒，道：「咱們的迷藏已經捉够了，出來吧，兩位。」

「好傢伙居然向咱們叫起陣來了。出去，老二，咱們去敎訓一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好的，不過咱們應該分工合作，你去對付那姓王的小子，這小娘兒由我來……嘿嘿……調理調理。」

「老二，這就不對了，有甜頭應該分過先後，你忘了我是老大了！」

「這樣吧，老大，咱們先收拾姓王的，再拈簽決定誰先誰後。」

「好吧，就這麼辦。」

王岩向說話之處瞧去，只見一塊大石之後，走出兩名長像奇特的怪人。

他們的身材一般高矮，橫量豎量，全都不滿三尺。

他們的臉色紅潤潤的，面白無鬚，像兩個十五六的兒童似的。

如你認爲他們當眞是兒童，你就大錯而特錯了，因爲他們不僅滿頭白髮，迎風蕭蕭，雙手也皺紋累累，暴露着日月侵蝕的痕跡。

最引人矚目的，是他們身上掛着的零件，一個是小鑼，一個是小鼓，每人都掛有七八面之多。

王岩一瞧到這兩名怪人，神色立卽爲之一變，他想不到追去追來，竟會追到這兩名傳說中的魔頭，怎能不神情一呆。

小桃兒從未聽過這雙怪人的名頭，自然不知道他們是一對名震武林的煞星，加上適才聽到他們邪惡的言語，腮幫子早已氣得鼓了起來。

此時眉兒一挑，冷冷道：「原來是兩個老小賊，相公，咱們一人收拾一個。」

小桃兒將他們形容成老小賊，實在恰當無比，但面對這雙威名素著的魔頭，王岩可不敢掉以輕心，因此，悄聲對小桃兒道：「這是一雙武林聞名喪胆的魔頭，千萬不可大意，記住，由我來對付他們，妳不可隨便出手。」

小桃兒一怔道：「他們是誰？」

王岩道：「身上掛鑼的是老大展禽，掛鼓的是老二展獸，江湖上稱他們爲鑼鼓雙童。」

他的解釋，只能匆匆到此爲止，因爲鑼鼓雙童已經立身丈外，兩雙精光灼灼的銳利目光，正在向他倆打量着。

「老二，你猜這傻小子是誰？」

「我猜八成是什麼天壞王郎。」

「聽說這小子專跟道上的朋友做對，你信是不信？」

「憑他那嫩手嫩脚的模樣兒，還能跟道上朋友做對？最多拿個把小毛賊，胡亂充充字號罷了。」

「說的是，咱們怎麼辦？」

「敎他磕三個响頭，就放他一條生路吧，咱們只留下那小妞兒，總算做了一件好事。」

「對，聽見了麼？姓王的小子，你還在等些什麼？」

王岩淡淡一笑道：「兩位是跟在下說話麼？對不起，在下正跟小妾品評山景，兩位不妨再說一遍。」

展獸一怔道：「什麼？那女娃兒是你的小妾？」

王岩道：「蓄妻納妾，平常得很，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展獸哼了一聲，扭頭對展禽道：「怎麼辦？老大。」

展禽道：「咱們兄弟語出如風，總不能搬石頭往脚上砸。」

展獸道：「好吧，咱們老大今天大發慈悲，你只要留下小妞兒再向咱們磕三個响頭，你就可以走了。」

王岩道：「聽起來好像是一件十分便宜的事。」

展獸道：「自然便宜了，難道你還想賠上小命不成！」

王岩道：「兩位憑什麼如此强梁霸道，總要抖露一點什麼才行。」

展獸嘿嘿一笑道：「說的是，老大，瞧你的了。」

展禽冷哼一聲道：「姓王的，咱們兄弟只要動手，就不能讓你活着離開，你現在磕頭還來得及。」

王岩仰天一陣狂笑道：「賢昆仲成名不易，只要兩位回答在下幾句眞實的言語，你們爲惡江湖的往事，王某可以暫時不管。」

他說話之時，豪氣橫生，活脫脫一副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這還不算，最令人矚目的，是他那逸與遄飛的神韻中，有一股氣吞河嶽，寧折不彎，叫人瞧一眼，就不願再瞧的蹩扭勁兒。

別人不瞧可以，鑼鼓雙童是正主兒，他們要是不瞧，在氣勢上就落了下風。因此，他們在瞧，但脚下却不由自主的退後兩步。

後退與不敢瞧，並沒有多少差異，嚴格的說，前者較後者更落了下乘，因此，他們兄弟互相瞪了一眼，邁開大步，向前走了三尺。

小桃兒樂了，這雙怪人的長像及打扮，原本就十分好笑，再瞧瞧他們那令人發噱的滑稽表演，還能不逗出她銀鈴般的笑聲！

鑼鼓雙童面色一紅，老大展禽左右手同時一動，兩面光亮耀目的小銅鑼，已帶着勁嘯向王岩飛來。

銅鑼不是直綫，由左右弧形急飛，銅鑼的邊沿是一些不規則的鋸齒，在破空飛行及劇急的旋轉中，發出扣人心弦的銳嘯之聲。

王岩神色凝重的挺立着，顯然，他對這雙成名已久的黑道高手，不敢存絲毫大意。

銅鑼飛行迅速，丈遠距離，眨眼就到，當它們離王岩三尺之時，忽然刷刷兩聲，以無可比擬的速度，分向他雙肩削去。

嗆的一聲金鐵交鳴，黃光突歛，銳嘯也同時停止，兩面聲勢驚人的飛鑼，已變做兩塊廢銅跌落在山石之上。

鑼鼓雙童同時一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意外的變化的。

在當代武林道上，能够輕易避過雙鑼攻勢的不是絕無僅有，但人家姓王的連一根手指兒也沒有抬，就毀去他們仗以成名的兵刃，這個跟頭栽大了，他們自然不肯善罷干休。

「老二，小子扎手，「齊上。」

「好。」

隨着這聲好字，天空中立卽現出一片

奇景，銅鑼鋼鼓，滿空旋飛，構成一個極爲壯觀的場面。

適才王岩是以巧妙的身法，及陰陽兩儀吸引之力破去飛鑼的，現在的鑼鼓太多，那一手自然不便再用。

於是，一聲淸嘯，他以孤烟躡雲之勢，憑空躍了起來，只見他雙袖揮舞，手足併用，噹噹噹聲不絕於耳，破銅爛鐵便像雨點似的散了一地。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而又快速無比的搏鬥，不過指顧之間，鑼鼓雙童已然砸了招牌。然而，它的過程，却像一個人在大海中漂流了一生似的，雖已事過境遷，所遭遇的險惡風濤，依然歷歷在目。

良久，展禽搖頭一嘆道：「老二，咱們栽了！」

展獸道：「瓦缸不離井口破，這算不了什麼。」

展禽道：「不錯，姓王的，要咱們兄弟怎樣？你說吧。」

王岩道：「在下並無爲難兩位之意，只要賢昆仲據實回答在下幾個問題。」

展禽道：「問吧，咱們在聽着。」

王岩道：「是什麼人擄去萬姑娘？」

展禽道：「你憑什麼斷定萬姑娘是被人所擄？」

王岩道：「在下自然有根據了。」

展禽道：「是一張缺了角的便箋？」

王岩道：「這麼說，那張引誘萬姑娘的便箋，必是兩位的傑作了。」

展禽展獸像是聽到一樁十分可笑之事，他們互相瞧了一眼，竟忍不住哈哈狂笑起來。

王岩面色一沉道：「在下說錯了什麼，兩位這般好笑。」

展獸哼了一聲道：「你自然說錯了，因爲那張便箋是萬姑娘自己所寫。」

王岩一楞道：「你說什麼？那張便箋會是萬姑娘自己所寫？」

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在意識中又實實在在聽淸了對方的言語。

不過，他决不相信這是眞的，那帶着懷疑的質問，自然會衝口而出。

展禽冷冷道：「你如若不相信咱們兄弟，何不去對對萬姑娘的筆跡。」

王岩暗忖：「這話不錯，每個人都有與衆不同的筆跡，難道那便箋當眞是萬飄萍寫的不成？如果是，她又爲了什麼？她人呢？又去了那裏？」

疑問充滿了他的腦海，但仍神色不變的淡淡道：「展大俠語出驚人，在下實在大感意外。」

展獸雙眼一翻道：「意外的還多呢，我想告訴你，却不知道你信是不信。」

王岩道：「在下對眞僞自信頗有鑑別之力，閣下不妨說說看。」

展獸道：「萬姑娘在匆匆寫完那張便箋，就帶着兩個丫頭去了北門。」

王岩一怔道：「這些兩位是怎樣知道的？」

展獸道：「咱們親眼目睹，自然知道了。」

王岩道：「在下相信兩位說的不假，但兩位爲什麼窺探一個少女的私隱，爲何又藏身西門將在下誘來此處？」

展獸道：「咱們兄弟是奉命而行，身不由己。」

王岩哦了一聲道：「能够支使鑼鼓雙童的，必然是一位絕世高人，他是誰？」

展獸遲疑一陣，扭頭對展禽道：「能說麼？老大。」

展禽道：「不妨事，大小姐已經跟他朝過像了。」

展獸道：「大小姐也眞是的，爲什麼要惹上這些痲煩還賠上一個百虫山莊？」

王岩心頭一喜道：「原來兩位是卞綠珠的屬下，她將宜城侯刼到何處去了？」

展禽怒哼一聲道：「你這人對栽贓之事，似乎學有專長，爲什麼不說咱們刼了皇帝老子？」

王岩道：「宜城侯在卞綠珠到達京師之時突然失踪，如果說他不是卞綠珠所刼，似乎不易使人置信。」

展禽道：「咱們原本要去京師，誰知才走一半，便聽到宜城侯失踪的傳言。」

王岩道：「你是說卞綠珠迄今尚未到達京師？」

展禽道：「總算被你說對了一次，還有什麼疑問要咱們說的？」

王岩道：「還有，譬如卞綠珠利用驛站的快馬急馳京師，她的目的，必然要不利於宜城侯……」

展禽道：「你說對了一半，大小姐利用驛站的馬匹不假，不利於宜城侯則絕無其事。」

王岩冷冷道：「我說過，王某對眞僞二字頗有鑑別之能。」

展獸哼了一聲道：「可惜咱們兄弟言出如山，閣下那鑑別之能，可能難以派上用場。」

王岩雙眉一挑道：「卞綠珠親口承認殺死常太監是她一石兩鳥的傑作，她陰謀敗露，自然要不利於宜城侯了。」

展禽道：「不論咱們大小姐曾否自承，請問閣下，你怎能証明咱們大小姐是殺死常太監的眞兇？」

王岩一怔道：「這個……」

展獸的質問如同當頭一棒，王岩縱然智慧如海，一時之間，也無法說出一個有力的答覆。

因爲宜城侯以環鏢擊斃常太監，是認爲他附有變做毒人的奪命飛騰，但常太監的屍身並無中毒現象，事後也找不到奪命飛騰的踪跡，那麼宜城侯謀殺之罪，自然要鐵案如山了。

如果說常太監身上的奪命飛騰，是卞綠珠利用一種曲折光綫的投影所佈置的陰謀，除了卞綠珠當衆自承，他怎能獲得別人的信任！

展禽見狀冷笑一聲道：「你還有什麼要問的？」

王岩道：「沒有了，兩位請便。」

展禽道：「好，姓王的，你砸了咱們兄弟的招牌，鑼鼓雙童誓必十倍報復，還有，淸官難斷家務事，閣下的是非管的太多了，這是咱們兄弟對閣下一點忠告。」

語音甫落，彈身急起，臨去秋波，是一記怨恨極深的毒惡眼色。

一直抱着緊張心情的小桃兒此時才吁出口長氣，奔向王岩，偎着他的胸膛道：「相公，就這麼讓他們一走了事，還有許多話你忘了詢問他們。」

（未完）

單拾兒故事續篇

浮玉風雲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陰陽雙魔公孫子良、莊靜宜夫婦，在天目龍井承担爲血手令主與喪門幡主井氏兄弟搏鬥證人，雙方約定在禪源寺春季香期前夜三更，互比玄功，勝者可獲搜尋埋藏浮玉西峯的寶藏。約鬥期前，雙方不准惹事生非，定約後各自離去。公孫子良夫婦因嫌寂寞，投奔簡雲家與義孫女古英玉共聚，至時聽聞郭老太與南池老怪結仇經過，遂向郭雙珠指示殲除南池老怪要訣，時適於天琴歸來，大家團聚歡宴，夜深各自返房，莊靜宜招義孫女古英玉共話，向她詢問可已覓得意中人——

＊＊＊＊＊＊＊＊＊＊＊＊＊＊＊＊＊＊＊＊＊＊

令出狐狗走　謀敗魔頭驚

莊靜宜嘆了口氣道：「孩子妳告訴我，可有談得來的知心人兒？」

玉姑娘搖搖頭，打個楞又點點頭，公孫子良打着哈哈對老伴說道：「看見了吧，丫頭大啦，勁頭兒也變啦，妳能猜得這搖頭表示什麼，點頭又表示什麼。我就算心服口服了妳！」

莊靜宜怒瞪了老伴兒一眼道：「老不死的你少在這裏瞎嚼舌根，孩子是我帶大的，和你沒個屁的關係，你給我出去！」

老陽魔不但沒生氣，反而哈哈大笑着走了。

莊靜宜目光送走了老伴，大笑對玉姑娘道：「好孩子，老討厭的走啦，現在就祇咱們娘兒倆個，說吧，妳可是小心眼裏就惦念着那單小友？」

玉姑娘夠大方，點着頭悄訴心事，莊靜宜不由暗皺眉頭，她早已看出玉姑娘的心意，怕的也是恰如所料，現在証實沒料錯，想了想正色道：「孩子妳不後悔？」

「不，決不後悔。」玉姑娘回答的乾脆。

「這難怪妳，單哥兒確實是上選的人材，不過妳又怎樣去向琴姑娘說呢？」莊靜宜看着玉姑娘，一聲嘆息後又道：「情這個字無法解釋，也無物代替，隨妳吧孩子，可是妳要當心，不能傷了琴姑娘的心，也不能叫單哥兒小看妳，最好是……」

琴姑娘恰在這個當兒一步邁了進來，嬌笑着說：「老人家可是在疼不够玉妹妹，我要有這麼一位疼我的媽媽有多好。」

莊靜宜一邊站起一邊說道：「妳來了正好，妳們姐兒倆個談談吧。」

她鬆脫了玉姑娘的手，踱向門口，中途回身又對玉姑娘說道：「妳琴姊找妳準有事情，多聽妳琴姊的話，莫忘記我的囑咐。」

玉姑娘點頭送走了老陰魔，琴姑娘拉着玉妹妹的手笑道：「這位老奶奶囑咐妳什麼來着，好像蠻要緊似的？」

玉姑娘怎能直說，頭一搖道：「還不是些關心我的話，琴姊，說妳的事吧。」

琴姑娘左右顧盼了一下，低聲道：「我要妳帮忙！」

「眞是的琴姊，祇要妳認爲我能辦的

，說就是嘛。」

「是這樣，上次單哥哥去四川……」

「琴姊，這些事我都知道了。」

「那更好了，等我見到我爹時，單哥哥已經回程了，我爹臨行告訴我一個消息，說浮玉西峯藏寶事已傳進內宮，權宦一心謀刦，派出內行廠所有好手，並秘密聯絡了綠林豪客，志在必得，這些對單哥哥都心存顧忌，會先禮後兵請單哥哥遠離，妳想單哥哥豈能答應，於是必成大仇，我又沒辦法勸單哥哥，所以請妳帮忙……」

「琴姊，他要是不聽妳的話，我的話他更不聽了！」

「不，我想了個辦法，祇是非要玉妹妹帮忙才行。」

「那好，是什麼辦法？」

法不傳六耳，琴姑娘口附玉姑娘耳邊低訴起來，祇見玉姑娘搖頭回答，再聽，又搖頭，又聽，驀地火雲升自肺腹，小臉兒赤紅，緊握着小拳頭似擂鼓般重舉輕下直捶琴姑娘的肩頭，說打實是撒嬌，偎着琴姑娘不依不饒沒完。

琴姑娘任由玉姑娘捶，擂，揉，搓，口中仍是嘰嘰喳喳，低說不停，最後一塊兒笑嘻嘻的手牽手出了暗室。

剛剛走出暗室，雙珠姑娘已悄聲稟道：「單叔叔騎着火雲獨自一個人去了禪源寺，說不要等他吃晚飯。」

兩位姑娘相顧失色，低談幾句，囑咐了雙珠姑娘一番話後，各乘玉駒龍騎飛馳而去。

陰陽雙魔早在暗中注意，公孫子良頭一點笑對莊靜宜道：「去不去？咱們單哥兒要挑亮了幹，這可是場好熱鬧兒！」

莊靜宜道：「單哥兒無妨，丫頭們危險，要去就走！」

公孫子良甩大步邊走邊道：「不過老乞婆可別忘記，咱們和一令一幡有約，不能出手！」

莊靜宜呸了一聲道：「打人不行，救人何妨？」

話聲中已雙雙身影消失於遠處。

郭老太早已收紮定當，對雙珠姑娘道：「丫頭，咱娘兒們不能丟人，助拳的先走了，再不去算那道的好朋友，走！」

雙珠點着頭回顧羅漢，羅漢祈求的看着簡雲，簡雲含笑罵道：「沒出息的東西，看我幹什麼，你不會去和鐵叔叔做一路，要去就快，帶上『閻王錐』，別給我丟人！」

羅漢笑撲到師父膝前一拜，飛身縱進新屋，將應用之物帶齊，對老鐵道：「鐵叔叔，該走了，去禪源寺。」

老鐵樂嘻嘻地點點頭道：「你不是說要等天黑嗎？」

「本來是要天黑才去的，可是二叔他先一個人去找南池了，結果兩位姑娘也追上去，公孫老人家夫婦剛去接應，郭老太和雙珠妹妹才走！」

「別囉嗦，我先走了，小小子你要是追不上我，咱們就禪源寺見！」

羅漢剛要開口，老鐵已出了門，羅漢追到門口，老鐵已在三十丈外，羅漢拚盡全力疾趕，霎霎眼儍爺已沒了影子。

晌午乍過，單十二獨身下馬禪源寺前，先拜會知客，了了親迎，問明姓名已知源淵，了了也不說出，再問來意，獲知拜會南池，命令執役僧領路去靈靜山閣，了了却突然轉向靜心堂。

靈靜山閣中的人，也正午飯用過品茗坐談，除林化春靜靜養傷外，由南池為首，第一流的內行廠中人皆低商大事。

因為晨間南池接奉內行廠中兩位至高無上人物的秘令，現在內廷客卿護國將軍的井氏兄弟，密令南池言明已與血手令主及陰陽雙魔約定搏期，期前不能背棄諾言，但血手令主和雙魔亦受約定束縛，令諭南池正好在無後顧之憂時，下手測探藏寶地點，並趁便誅殺單十二，簡雲及郭老太等人！

南池接令，召齊部下，趁午飯乍過的閒暇時刻，秘商進行方策，閣門叩响，寺僧代單十二通報過後退走，應門人闖報心驚，慌不迭急步走到南池身側，恭敬而張惶的低聲道：「跟南爺回話，單十二來了，要見你！」

南池先是一凛，隨即止住衆人談話，冷笑着說道：「你們退到後面，靜待命令，立刻撤去酒宴，好朋友找上靈靜山閣來了！」

崔雲鵬眞當成來了好友，阿諛的笑問道：「南爺，是那位朋友？」

「單十二！」

南池吐出這三個字來，羣醜一陣慌亂，趕忙收拾乾淨，紛紛退向左室右間和後廳，都怦怦心跳着靜待消息。

南池示意，崔雲鵬迎接，賓主互揖，客客氣氣的落座，南池令人捧敬香茶，單十二雙手捧接連連道謝，不失半點禮儀，重新入座後，不待南池開口已平靜和氣的問道：「敢問南總領班自京降駕浮玉西峯，是公是私？」

「單朋友，你這話問的不嫌過份？」南池冷冷回答。

「不，不嫌過份，在下必須問明是公抑私後，方能決定是否有必要和總領班談下去！」

「哼！南某並不在乎閣下願不願意談下去！」

「那眞是單十二太冒失了，不過照我的看法，尊駕要想達到此行目的，祇怕非和在下談談不可！」

「哦？這算是威脅呢抑或是條件？」

「說笑話了，普天之下誰有這大的胆量，敢來威脅內行廠的總領班？」

「單朋友，南池浪寄江湖，却不是仗恃着內行廠！」

「那尊駕是願以江湖朋友的立場，和在下論事了？」

「南池一向以江湖立場待人！」

「如此就請恕過單某狂妄，想請教幾件事情。」

「南池洗耳恭聽！」

「浮玉西峯是天下人的浮玉西峯，禪源古刹是十方施主佈施之地，請問單某可否在浮玉西峯居留，禪源寺中隨喜？」

「無人攔阻閣下！」

「浮玉西峯藏寶，乃無主之物，請問單某可否算上一份？」

「南池不懂閣下之意，藏寶之事如果不虛，若眞是無主之物的話，該是先得者為主，不止一份！」

「很好，總領班够豪放！」話鋒突變，單刀直入的問道：「郭家和尊駕有兩代血仇深恨，如今復仇而來，尊駕想如何了斷？」

「南池昔日因故祇殺了郭毅，再說，那是南池和郭家的私事，閣下何必多管多問？」

「尊駕若是仗恃內行廠總領班的權勢說話，他人實不便多所聞問，要是以江湖人談江湖事的話，那這件事就要另說另講了！」

「另怎樣說，怎樣講？」

「喪門一幡已與血手令主作對，香期前夕了斷藏寶何屬，單十二今願與尊駕立約，即時一搏，勝者留此，敗者遠離，如何？」

「哈哈……，原來閣下是以郭家的事作個藉口！」

「不！單某話沒說完，一戰勝負分明後，再由尊駕出題，為郭氏祖孫血仇作第二次較搏，單某若敗，非祇生殺任由尊駕，郭氏之仇亦必自此作罷，倘尊駕不幸敗北，單某大胆要屈留尊駕貴體了斷郭氏之仇！」

南池聞言一陣震天狂笑，笑罷說道：「單朋友是約搏兩陣，一為藏寶一為郭家仇恨了？」

「正是如此。」

「何必這樣麻煩，一搏三戰，各出一題，三戰皆北者負，負者有死無生，豈不痛快？」

「總領班不愧是老江湖，爽直了當，痛快的很，但各出一題後，第三題該那一個出呢？」

「江湖仇殺是遇上就拚，若定約搏戰必有人証，第三題留給証人就是。」

崔雲鵬一旁含笑接口道：「這樣吧，崔某不才，願為雙方人証，單朋友你看使得嗎？」

單十二尚未答話，靈靜山閣外突然有人嬌聲喊道：「我姊妹也願為人証！」

話鋒乍止，閣門啓處，琴、玉二姑娘走了進來。

單十二雙眉一皺，臉上已有不悅之色，南池明知故問，道：「單朋友，請代為引介貴友。」

單十二無奈介紹琴、玉二姑娘，崔雲鵬奸猾的巧笑說道：「何人不知兩位姑娘和單朋友是三位一體，人証要大公無私才行，恕崔某直言，姑娘們是應當避嫌。」

適時一聲敞笑起自閣外，陰陽雙魔推門而入，公孫子良立刻開口道：「老陽魔閒來無事，慣作人証，兩位姑娘的確應該避嫌，可是崔雲鵬，你這內行廠分隊領班更不是上上人選，就這樣辦，陰陽雙魔作這場較搏的公正人！」

南池老賊不由暗中叫苦，一個單十二已經很够他費心的了，但自忖尚不至應付不來，陰陽雙魔却不是他能應付了的，仗為靠山的喪門一幡，又和血手令主有約不能期前出面，若這雙魔帮定單十二，自己方面上上下下豈非死路一條，老賊不愧心機靈巧而狡猾，眼珠一轉計上心來，面帶微笑道：「能求得公孫大俠為証，是南池的光榮。」

公孫子良不知南池已有打算，道：「客氣客氣。」

南池臉上仍然帶笑，人却轉向單十二道：「單朋友，証人有了，是否立刻覓地一搏？」

「早了早好，單十二希望能馬上一會名家身手。」

「這不敢當，南某也久仰閣下身手超絕，閣下請再指示搏戰地點。」

「不，在下是冒昧求戰的客，尊駕是當事之主，俗話說『賓不壓主』，搏戰地點在下敬請尊駕指定。」

「單朋友太過客氣，南某不敢這般狂妄。」

「南總領班莫作虛套，這是單某誠心相敬。」

「單朋友既這樣說，南某再要推辭就矯情了，不過一時還眞難想到合適地方，因為要不驚動世俗，又要地區寬敞，還要……對了，有了，祇有那地方合適……」

「就請南總領班直言。」

「好，恕南某狂妄，地點就在這浮玉西峯頂，天目龍井旁！」

單十二本無城府，立刻應諾，莊靜宜白髮一飄恨恨地說道：「南池，別忘了那句『人有千算，老天一算』的俗話！」

南池很客氣的回答道：「多謝莊女俠提醒，南池行事向來抱着『人定勝天』的信念！」

他們的對話，有些人深覺不解，玉姑娘突然冷笑一聲道：「你別自鳴得意，就算公孫老爺子不能違背一令一幡之約，現在去龍井作証，怕你今天也難逃生！」

單十二這才記起前事，不由暗笑南池奸猾，自知南池等人皆非已敵，誰作公証都是一樣，遂沒有開口。

正在此時，嘩啦、咕咚的連聲震响，傻鐵爺撞碎了靈靜山閣的門和牆，便闖進來，進門的第一句話就說——誰是南池那個壞老小子？

玉姑娘正悶氣頭上，玉指一點道：「鐵三哥，就是他！」

傻鐵爺大嘴一張，道：「是你殺的郭毅？」

南池沒把老鐵看在眼中，冷哼出聲道：「是我怎樣？」

老鐵一笑，又道：「聽說你還要再殺郭家姑娘？」

南池沉聲道：「人若不利於老夫，老夫祇有殺了他！」

老鐵厲聲道：「够種，壞老小子，咱們走，到外面去，鐵爺要先和你滾滾！」

南池不答，目視單十二道：「這是閣下的朋友？」

單十二臉一紅，喝住了老鐵，並對老鐵說明已與南池作約一搏的經過。

傻老鐵竟一時心竅大開，樂嘻嘻地對南池道：「壞老小子別生氣，鐵爺爺不是神仙，怎知道你老小子和咱二師兄談好了，壞老小子，不是還缺個証人嗎，我怎麼樣？」

南池刁猾奸損陰險一世，從不吃虧，傻小子要當証人，南池十分滿意，他雖然聽到傻小子稱呼單十二作師兄，但憑傻老鐵這副長相，就算有功夫也是練的外門硬力，再說實心眼的人絕對出不了陰損之意，想了想答應下來，既然事都談妥，祇有

立刻前往龍井旁側一搏了，一聲說走，南池所轄內行廠中高手，和來自南幾省的綠林豪强們，這時紛紛走出，於天琴目注綠林道中那爲首之人，黛眉一挑，道：「尊駕可是『梅花劍』于濤于當家的？」

于濤聞言一楞，道：「正是老朽，請恕眼拙，姑娘是……」

琴姑娘肅色接口，說道：「請借一步講話。」

于濤驚愕中楞了刹那，最後還是把頭一點，相隨琴姑娘當先步出靈靜山閣，等搏鬥雙方移時魚貫走出時，于濤竟對南池把手一拱，說道：「南爺請恕于濤無法遵守所約聯手出戰了，現接總當家的『天王金令』，諭令于濤立即率衆退出浮玉西峯之爭！」

南池一驚，正待接話，于濤已由袖中取出一支硃紅龍頭天王金令，舉令高喊道：「總寨硃紅龍頭天王令到，凡我南北同道，即刻遵令隨老夫遠離西天目，故違者奉令殺不赦！」

除內行廠中人外，餘皆南北綠林豪强，睹令躬身齊聲高應，然後互向南池一拱手，一言不發隨于濤而去！

南池知不可强，臉上罩露殺氣，揚聲對于濤等一行人道：「寄語於天王，南池若是三寸氣在，內行廠對他那天王府必有重禮答謝！」

于濤並不回話，脚步加快取得行囊馬匹，果然立刻馳離了西天目，于濤雖沒開口，不遠處走來一老一少兩名婦女，內中那老婆婆說道：「南池老賊不必妄想，你那三寸之氣，我老婆婆祖孫今天就要到來索討！」

來的正是郭老太和雙珠姑娘，琴姑娘當先迎上，悄悄說明單十二訂約經過，郭老太方始住口不再說話。

正邪雙方約二十餘位，除陰陽雙魔爲守前約，在大樹王停步，並暗代單十二把住後路外，都直奔西天目龍井。

龍井旁，單十二以誠懇的態度和鄭重的語調，對南池道：「在下曾經立有重誓，終生絕不殺人，三戰之後若不幸敗北，自是任憑尊駕處治，設僥倖三戰三勝，在下也有兩全之道，尊駕幸勿自誤！」

這無異是告訴南池，祇要南池能心存仁厚，改悔既往，今日之戰未必一定死數，但當局者迷，南池根本沒想這些，况郭老太虎視於側，殺人者死，南池祇往最壞的那一方面想，他尤其不信一個武林高手，竟然誓言一生決不殺人，當眞如此又何必練成一身奇絕功力，行俠仗義於江湖之上。

南池想到這裏，反而認爲單十二的這番話，定然暗藏陰謀，所以更加小心，並以詭詐的冷笑面對單十二道：「閣下若是話已說完，就請出題一戰吧！」

傻老鐵着似人傻，心却玲瓏，向前邁出一步道：「我是証人，要先問問今天這場搏戰是誰先找上誰的？」

單十二道：「我找的他！」

傻老鐵面色一正道：「作証人就必須公平，既然是你先找的壞老小子，那第一戰的題目該由壞老小子出！」

南池十分得意，這証人找的不錯，一切正如所料傻証人傻的可人，他嘴臉上掠過一絲微笑，傻老鐵在心裏說道——壞老小子你用不着高興的笑，瞧吧，等會兒就有你哭的了！

其實南池也早有預謀和毒計，爲免有人疑心誤事，故意做笑着先對傻老鐵道：「你這位証人，眞可說是實實在在公公正正的磊落……」

傻老鐵濃眉一挑道：「那個像你虛虛假假鬼鬼祟祟！」

這句話無心成對，逗的在場衆人笑成一片，南池老臉不禁發紅，知道和傻小子認眞不得，否則還不知會引出多難聽的話來，遂轉向單十二一笑道：「閣下，老夫要出這第一戰的題目了。」

「請！」單十二簡單的回答一個字。

南池故作沉思，移時肅色道：「我這一戰的題目叫『火中英雄』！」

衆人聞言不解其意，南池接着說明一切，原來要用斷木乾柴枯枝，堆積成兩個直徑六尺高有五尺的柴木圈兒，圈兒由雙方友好互爲對手堆成，然後當事人立於圈中，由証人同時點燃木堆，比鬥的人不准用內功發出掌力震散木堆，祇能以本身修爲內力禦火，中途柴堆若因人爲而頹散則負，必須待烈火燒淨自動散落而火熄後始能出圈，先出圈者輸，當然若被烤死圈中更是輸定了局！

這題目無異是存了拚死決心而出的，琴、玉二姑娘頓時色變，世上焉有不畏火燒的人，烈火燃後，烤也會生生的把人烤焦，但南池既然出了題目，就算明知必死，也無法可想了。

兩個火柴木圈兒，刹那堆妥，南池看了半晌，覺得果是一般大小，十分滿意，對單十二拱手一笑，騰身縱進羅漢代南池所堆的柴木圈中，單十二報之微笑，正要縱落南池手下代他所堆的圈中，羅漢微一搖頭，單十二會意止步，羅漢開始圍着木圈兒檢視着，目光看注柴圈某處，心頭一凜，業已看出端倪，表面不動聲色，甩步到了南池立圈外面，嘻嘻一笑道：「老朋友你好呀？」

南池不能不答，道：「好，祇是現在可不是問好的時間，你……」

羅漢臉一變，厲聲手指南池道：「我是說你這老不死的老混蛋『好』毒的心腸，『好』萬惡的手段，出這活人硬受火燒的反常題目，羅漢爺碰上反常的事，總要多想上幾遍，現在你給我請出來，咱們得請公証人搜一下這兩堆柴木圈兒，看看有沒有混賬王八蛋的東西在暗中搗鬼，羅漢爺神目如電，不信孫悟空能繃出佛爺的手掌心去！」

話聲中，羅漢伸手過圈去拉南池，南池恨在心頭，右掌看似輕輕一推，其實內合七成陰功寒刹勁力，一心要取羅漢的性命！

詎料羅漢早有成算，背向正對單十二應該進入的柴堆，南池發掌，羅漢來了個「兔滾」，人一矮滾出八尺，南池掌力擊空，却照顧上了空柴圈兒，嘩啦啦的一陣暴響把單十二所屬尙未入圈的木堆擊散！

羅漢好快的身手，一躍而起到了散木旁邊，在亂柴堆中，衆目所視之下，抽出了四根粗如小兒手臂的木枝來，每支長有二尺，然後冷笑着走向空闊地方，二指輕

撫，木支碎裂，其中散落出大堆黃褐色的粉末，四支相同，羅漢這才手指南池罵道：「老不死的，這就是你敢劃出以火燒身題目的原因！你自己說，該怎麼辦？」

南池怎能承認，暗恨手下辦事不利，立刻矯作暴怒，對手下人喝道：「這是那一個幹的好事，暗用枯枝中藏烈性炸藥，講，快講。」

羅漢一聲大笑道：「講！講你這老賊他媽的，你少在羅漢爺面前賣乖使巧，這事不是你的授意？」

他不容南池接話，轉向單十二道：「二叔，這不是炸藥，羅漢知道這是什麼東西，若眞是炸藥，引火之後最多增加一份火勢，二叔你未必會怕，但這些看來像炸藥的粉末，却是北派綠林下五門淫賊慣用的『百般嬌』薰香春藥，見火化烟，隨風而散，嗅之則倒，任人擺佈，我們立處適當下風頭，火一點燃，就等於大家全都着了道兒，殺剮任憑他們了，二叔你說，這些伺候沒命根子的內行廠王八兔小子們，有多狠多毒多該殺！」

羅漢借用了傻老鐵專有的口語，他實在氣極了南池等人，罵別的太髒也罵不出口，罵這個多少解點氣憤！

南池老臉由赤紅更轉作蒼白，他着實驚凜羅漢這個小伙子的經驗，沒看起眼，竟是個識貨的大行家！

用狡猾陰毒手段謀放炸藥，雖然卑鄙，兵不厭詐多多少少還能講的過去，現在被羅漢當衆揭發暗用的是春藥薰香，內行廠成了淫賊窩，這個臉南池往那兒放，何况如今毒計揭穿，陰謀成空，稍待若再比門以身試火，自己豈非死數，思前想後，迫得下策，飛身出圈，厲聲對手下人道：「你們眞好，把老夫一生英名和這張老臉丟了個乾淨，此間事了，老夫若不能親自找出是那個幹的好事，把他化骨揚灰，老夫誓不爲人！」

羅漢嘿嘿直笑，郭老太更輕蔑的冷哼着，南池忍在心頭，轉對單十二道：「閣下敬請原宥，此事老夫的確不知，但不論如何，皆老夫錯失，第一場搏鬥，老夫認敗，敢請閣下出題一搏第二場的勝負！」

單十二才要接話，羅漢閃步相對南池，正色問道：「你當眞是不知道？」

南池作出誠懇之色道：「不知，盼少俠相信。」

羅漢一笑道：「好，算我信了，不過此事難道就罷了不成？」

南池道：「老夫剛才已有聲明，自承管敎部屬不嚴之咎，並願第一戰敗論，等此間事了，老夫必將查個清清楚楚以規法處治！」

羅漢一伸大姆指道：「够份，這才叫大丈夫處事的態度，不過你爲什麼不能現在就處治這個人呢？」

南池笑道：「部屬衆多，一時怎能查明那個？」

羅漢一笑道：「這簡單，我既能在千百支柴木枯枝中，一伸手就能取出這四支假枝，自然早已看淸那個小子是誰，現在我指給你看，就是……」

羅漢手指揚起，單十二一聲沉喝道：「羅漢大胆，還不退向一旁！」

羅漢聞聲即退，單十二一閃已站到羅漢前面正對着南池，原來他已看出，南池手指抖曲提力，此事十分明顯，出自南池授意，羅漢若指出那人，南池設不下手，必落口實，若下手而一擊不能使那人喪命時，那人臨死生恨必將吐盡內情，接着下令羣攻，這是單十二所不願看到的事，他不想今朝多作殺傷，所以立刻喝退羅漢阻住了一場混戰。

南池老奸，焉有看不出內情的道理，正想說上幾句話來遮醜，單十二已誠懇的開口道：「羅賢侄年輕氣盛，尊駕請勿掛懷，俗話說『是親三分閒』，這事十分平常，况尊駕既不知情，更該不必追究，不過這人心術手段實在太壞，事後尊駕該將其辭退才是，至於這些薰香藥物，在下並不畏懼，說來尊駕也許不信，我們當場不妨一試！」

話罷，單十二自地上取起一段中空枯枝，裏面還有不少藥粉，立令羅漢點燃，將濃烟置於鼻下，並吸了一口長氣，衆目所視眼見濃烟由單十二鼻孔吸入，烟去枝燼，單十二依然峙立如山，移時，一口長氣吐出，濃烟如江浪滾捲而出，散發空中，這情形，幾幾乎嚇昏了南池老兒！

南池明白，這是一種金剛佛火萬邪不侵的神功，林老二正是傷在這門神功之下，量力自忖，自己的七絕刹手未達十級化境，難敵金剛佛火，戰必負，負必死，臉上神色頓變。

單十二這時扔掉枯枝，微微一笑，說道：「事過則了，不必提起，第一戰尙未較量，尊駕不必自咎落敗，來來來，仍請出題！」

南池冷眼旁窺，對方連老帶小總共七人，除單十二外自量餘者皆非己敵，勢到萬難，全力逃生並非無望，下山路早知已有陰陽雙魔握守，闖不過去，只有後山逃亡一途，退路既有，又忖自己一身七絕藝，尙堪一搏，遂表示大方的說道：「多謝閣下盛情，然南池從來守信，第一戰雖說手下人暗自弄鬼，然南池亦有失察之處，決心認敗以示公正，請閣下出題爲第二戰一搏吧！」

單十二笑道：「這樣好了，第一戰算平，如今由我出題再戰怎樣？」

南池本是有心矯情，聞言自是首肯，單十二有心要以佛家上乘絕功以警內行廠高手，遂向傻老鐵吩咐，要老鐵做兩隻木頭杯子應用。

傻老鐵含笑答應下來，走近一株粗有海碗般的樹前，掌沿作刀，在幹中輕輕一劃，粗幹立斷如寶刃斬成，老鐵再劃兩下，雙手互捧五寸高木段一支，接着五指在幹中輕揉慢抹，木屑碎紛揚處，已做好了一對木杯，非但大小相同，中空深淺也完全相同，捧呈於單十二。

南池暗中點頭，看不出這個黑粗大漢竟身懷極純的大力鷹爪功夫，其實南池看走了眼，老鐵施的是禪門神功，以本身佛火之力，在蝕木爲粉前已迫乾了斷木中的水份，只因南池老兒以貌取人，根本沒往老鐵身懷上乘內功這方面想，就像碰到一個枯瘦而矮小的武林人，會判斷這人輕功必高是一樣錯失，這一錯失，使南池暗起不良，欲以內力暗傷老鐵，竟慘死在自己的惡念之下！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制服王府侍衞包大方，脅迫他釋放了母親和舅父，適王妃傳諭，命押人犯，岳秀隨侍衞往內院，以他的智勇和武功，懾伏了主審案者，將他和楊玉燕當堂釋放，只要求他三日後離開金陵，岳秀答允考慮後始能答覆。楊晉聽從岳秀及女兒玉燕勸告，往辭總捕頭職，府尹胡正光及師爺劉文長力予勸挽，劉文長並向楊晉詢及岳秀，要楊晉借重岳秀，介他爲應天府副總捕頭，楊晉向他解釋岳秀的爲人，就算給予總捕頭之位他亦不會接受，就所知，岳秀並不喜和官府中人來往——

＊＊＊＊＊＊＊＊＊＊＊＊＊＊＊＊＊

苦心圖挽刧　仗義救生靈

劉文長回顧了胡正光一眼，說道：「大人，文長有一點愚見，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胡正光道：「你說吧……」

笑一笑，劉文長接道：「昔日劉皇叔三顧茅廬，奠定了漢室三分天下，大人何不去拜訪岳秀一次。」

胡正光怔一怔，道：「拜訪岳秀！方便麼？」

劉文長道：「沒有什麼不方便，大人，岳秀孤傲不羣，不爲名利所動，但這種人有一個很大缺點，擺不脫一個情字。」

胡正光道：「他既無意功名，就算咱們去拜訪他，也無法使他爲咱們効命，文長，你覺着這樣合適。」

劉文長道：「大人，禮賢下士，那岳秀能出入王府，不爲所困，自然是非常的人物了。」

胡正光宦海浮沉了二十年，有如睡在磨面上，一點就轉，立時說道：「不錯，文長咱們去拜訪一下岳公子和岳夫人。」

劉文長微微一笑，道：「還有長江鏢局的總鏢頭方一舟。」

胡正光目光轉到楊晉的身上，道：「楊晉，咱們一起去吧！勞動帶路了。」

楊晉爲難的說道：「這個大人……」

劉文長接道：「楊兄，這是私人拜會，只有咱們三個。」

胡正光道：「楊晉，你只要替本官引見一下岳秀，其他的事，都不用你管。」

楊晉無可奈何的道：「大人一定要去，屬下只好帶路了。」

胡正光，劉文長兩人合坐了一頂便轎，楊晉步行帶路。

這又是劉文長故意的安排，在轎中，又和胡正光計議了一番應對之道。

長江鏢局和應天府衙，相隔也就不過幾條街，片刻抵達。

守門的趟子手，一看來的是楊總捕頭，立到轉身奔向內院通報。

胡正光，劉文長，跟隨在楊晉身後而行。

剛走完一進院子，方一舟已迎了出來，遙遙抱拳，說道：「楊兄，不知大駕光臨……」

楊晉還了一禮，接道：「方兄，咱們到廳裏坐。」

方一舟瞄了胡正光和劉文長一眼，把三人讓入廳中。

小童獻上香茗後，楊晉才低聲說道：「方兄，應天府正堂胡大人親來拜訪。」

方一舟道：「罪過罪過，草民怎敢。」對着胡大人拜了下去。

胡正光伸手扶起了方一舟，道：「方兄，下官便裝來此，咱們是私室論交，不用行禮。」

方一舟道：「大人……」

胡正光伸手攔住，接道：「見外了，方兄，我說過，咱們是私室論交，方兄不便叫我兄弟，稱我一聲胡先生也就是。」

方一舟道：「這個草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胡正光笑笑道：「對！這才能暢所欲言。」

方一舟雖然江湖很老，但面對着領銜一品巡撫銜的應天府正堂，也不禁有些不安，回顧了楊晉一眼，道：「楊兄，大人可是來拿人的麼？」

楊晉笑道：「要拿人，大人怎會親自出馬，此番特來拜會方兄。」

方一舟道：「拜會方某，這個叫我如何敢當啊！」

胡正光笑一笑，道：「聽說方兄受了不少的委屈，本座心中極是不安，特來拜候。」

方一舟道：「王府勢大如天，拿錯人能够立刻放了，已經很不錯了，草民縱然受點委屈，那裏還放在心上。」

胡正光輕輕咳了一聲，道：「聽說還有令妹岳夫人，也受了株連之苦，不知是否如此？」

方一舟道：「回大人的話，舍妹雖也被王府侍衛拿下，但他們相待不錯，並未受苦，因此，舍妹也不願再把事情鬧大，大人的一番盛情，小人定當轉告舍妹。」

話說的曲曲彎彎，但用心却在拒絕那胡大人和岳夫人見面。

胡正光爲難的不知如何開口，轉眼望着劉文長。

劉文長輕輕咳了一聲，道：「方兄，大人此番來此，一爲撫慰而來，還有事要請教令妹岳夫人，不知方兄，可否安排一下。」

方一舟道：「舍妹王府歸來，心情不好，只怕不喜見客。」

劉文長道：「這就要方兄成全了，再說大人親臨府上，方兄也該給一個面子才是。」

應天府正堂，是何等尊貴的身份，方一舟不敢再拒，站起身子，道：「大人請坐片刻，草民親到後堂說明內情。」

楊晉低聲道：「方兄，美言一二，大人是一片誠心，非得見到岳夫人不可。」

方一舟回到了內宅，片刻之後，行了出來。

胡正光當先站起來道：「怎麼樣？」

方一舟道：「舍妹在內廳恭候。」

胡正光一擺手道：「方兄請帶路。」

方一舟無可奈何，只好舉步引三人行入內廳。

一張白緞子坐墊的木椅上，坐着四十出頭，五十不到的中年婦人，布衣荊釵，但却自具一種很高雅的氣度。

胡正光搶前一步，拱拱手，道：「下官應天府正堂胡正光，這廂有禮。」

岳夫人一閃身，道：「不敢，草民叩見大人。」

盈盈離座，向下拜去。

胡正光道：「夫人快快請起，下官早已奉告方兄，此番拜候，全屬私情。」

岳夫人也未堅持跪拜，起身坐了原位，道：「諸位大人請坐。」

胡正光先落了座位，說道：「下官此來，一是致慰夫人受驚，二有一事懇求夫人！」

岳夫人道：「致慰心領，草民感激，懇求不敢當，只怕婦道人家無能効力。」

胡大人是有備而來，儘管岳夫人話說的很難聽，但胡大人仍然是面不改色，輕輕歎息一聲，道：「咱們不敢勞動夫人，但希望能見見令郎。」

岳夫人道：「犬子不喜和公門中人來往，有負雅意了。」

這樣率直的拒絕，不但出了胡大人的意料之外，而且，也出了方一舟的意外，低聲道：「大妹，這位胡大人，是應天府的正堂。」

胡正光道：「方兄，咱們不談這個，兄弟此番前來，只是想見見岳世兄。」

岳夫人歎口氣，道：「胡大人，你官居應天府，勢力甚大，如是你不能解決的事，犬子又有什麼能力幫忙，再說犬子一向不喜招惹是非，因此，我們母子，已決心離開金陵，胡大人的盛情，我們母子心領了。」

胡正光看那岳夫人，神色堅定，似是已無商榷餘地，頓覺無話可說，一時間，不知該如何開口。

劉文長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是這麼回事，咱們大人久聞岳秀兄的大名，希望能够見上一面。」

胡正光道：「不錯，不錯，咱們只希望見見岳秀兄。」

岳夫人有些不能把持了，沉吟了一陣，說道：「大人，不是民婦斗胆頂撞，實在是……」

劉文長接道：「夫人，可否請岳世兄先出來，大家見見，其他的事，咱們慢慢再談。」

岳夫人原本態度很堅定，但此刻却有些動搖，沉吟了一陣，道：「好吧……」

提高了聲音，接道：「秀兒，你出來吧！人家胡大人，是一方大員，咱們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

一陣步履之聲，岳秀緩緩步行出來。

楊晉一抱拳，道：「岳老弟……」

岳秀冷冷一笑，道：「楊兄，又是閣下替我安排的機會，是麼？」

楊晉乾笑一下，道：「老弟，官身不自由，這一點你要原諒。」

岳秀先對岳夫人欠身一禮，說道：「娘！」

岳夫人歎道：「孩子，應天府胡大人只要見見你。」

胡正光一抱拳，道：「下官胡正光，久聞岳兄大名，今日有幸一會。」

岳秀還了一禮，道：「不敢當，胡大

人有何見教。」

劉文長一上步，道：「岳兄，胡大人希望向岳兄領教幾件事，不知岳兄是否有暇？」

岳秀道：「什麼事？」

胡正光歎口氣，道：「岳兄，金陵城亂象已見，現……」

岳秀冷冷接口，說道：「你們食王奉祿，爲王解憂，和咱們作老百姓的，有什麼相干……」

劉文長道：「岳兄，讀聖賢書，自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岳秀淡淡一笑，道：「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時間，該是你們爲國効勞的時候了。」

劉文長道：「岳世兄，兵臨城下，守土有責，咱們雖是文人，但食王奉祿，自當以死報國，那自是不敢勞動岳世兄，目下情勢，是暗流激蕩，來來去去的，盡都是飛簷走壁的武林高手，楊晉兄雖然稱江南第一名捕，但也從沒有遇上過這棘手的案子，非岳世兄這等高明身手，不足以撲滅亂源，因此，大人得楊總捕頭述明了一些內情之後，立時易裝來訪，只求岳世兄仁心俠胆，爲金陵城數十萬安善百姓着想，慨伸一臂助手。」

他不愧是應天府第一幕僚，一開口，滔滔不絕，說出了一番兼顧了公誼私情大道理。

岳秀沒有動容，岳夫人却聽得慈眉揚動，歎口氣，說道：「這又不是千軍萬馬的大動干戈，怎能牽連到數千萬安善百姓呢？」

好不容易等到了機會，胡正光立刻接道：「聽說夫人已身受拖累，案子牽入了王府，事情鬧的大，七王爺手執南七省兵馬大權，一旦激怒了他，出動大軍，那豈不鬧的數千萬金陵百姓不安，兵染血刃，屍積如山，血流飄杵，哭聲震天，那是一幅何等的淒涼景象。」

看準了岳夫人聳然動容，劉文長又鼓起如簧之舌，道：「大軍圍剿，皂白難分，倒霉的還不是百姓人家，對那些高來高去的亂賊匪黨，只怕是難收效用，這就是星火燎原夫人仁慈豈能忍心坐視不管。」

岳秀冷然一笑，道：「好一番動人的說詞，爲什麼不說，你們害怕保不住頭上烏紗，身上紫袍。」

胡正光平日高居堂案，硃筆判生死擲籤行大刑，是何等的威風煞氣，此刻以領銜巡撫，南七省第一府丞，向一個白衣庶人，中年婦人委屈求助，心中一股窩囊氣，那就無法提了，再加上岳秀一頓搶白，不覺怒火中燒，正想開口發作，忽見劉文長以目示意。

這位浮沉宦海，二十年官場混跡的胡大人，立時按下一腔怒火，慷慨激昂的說道：「岳世兄，說的也是，下官確也有保官護命之心，但我如無法護住這頂烏紗，金陵城亦必鬧的鷄犬不安，適才下官說的也並非誇張之詞，還請岳世兄三思。」

岳秀沒答聲，岳夫人却開了口，先長長歎一口氣，道：「秀兒，胡大人說的不錯，這位劉大人也說得有理，三五個江湖人惹事生非，鬧到王府中去，一旦激出大變，鬧的名城遭刦，蒼生塗炭，實在太不成話，你看看，能不能把這場大災消弭於無形之中。」

岳秀道：「娘！孩兒……」

岳夫人接道：「我知道你不喜和官場中人來往，你不喜在十丈紅塵中走動，但孩子，你不該學武功的，既然有了一身武功，有了過人之能，就該多爲人間做點事情，難道你眞要看着，很多人家破人亡，很多人妻離子散。」

劉文長道：「夫人說的是，岳世兄一身武功，埋沒田園，實在是太可惜了。」

岳夫人冷肅的說道：「秀兒不會做官，我也不許他混入官場中去，我要挺身而出，只是不忍眼看名城歷刦，不忍看你們上下其手，把辦不到的難題，推到善良百姓的身上。」

劉文長呆住了，心中道：這一對母子，不知爲了什麼事，對官場中人，似是記恨甚深。

心中念轉，口中却連應幾個是字。

胡大人接口道：「夫人，官場中人人事事……」

岳夫人搖搖頭，道：「大人，別給我說這些，我知道的不會比你少。」

岳秀一欠身，道：「娘，你請後邊休息，孩兒和他們談談。」

劉文長也一抱拳，道：「夫人，你請後面歇着，岳世兄不喜功名，我們決不拖他下水。」

岳夫人沒有再說話，起身行入內室。

劉文長道：「岳世兄，慨允臂助，府台大人很感激……」

岳秀接道：「不談這些，家母已允，區區也無法推辭了，長江鏢局中，不是議事所在……」

劉文長立時接口道：「岳世兄看那裏方便。」

岳秀道：「既然談公事，自然到應天府去。」

劉文長點頭，道：「好！咱們在府中候駕。」

岳秀道：「慢着，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先說個明白。」

劉文長道：「咱們洗耳恭聽，岳世兄但請吩咐。」

岳秀道：「我不是奉官府之命辦事，如何行動，由我自作決定。」

胡正光道：「好！岳世兄不是官府中人，自不用受官府之命。」

岳秀一揮手，道：「諸位大人請吧！事情緊急，不能拖延，今夜初更，在下到府中拜候。」

胡正光道：「下官設宴花廳，恭候俠駕。」

一直很少講話的楊晉，此刻突然一抱拳，道：「岳老弟，我抱歉，這次事了，我決心辭職，陪你老弟……」

岳秀歎息一聲，接道：「楊大人，事情複雜的很，牽涉廣大，經緯萬端，我岳秀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能辦出一個結果，不要對我寄望太大。」

幾句話，只聽得胡正光出了一身冷汗，道：「下官準時候駕。」帶着劉文長和楊晉匆匆而去。

目睹了胡正光等離去之後，岳秀也作了一番安排。

初更時分趕到了應天府，胡正光果然是，早已在花廳中擺宴候駕。

大約，胡正光怕岳秀找不到花廳，特地點了四支火燭，照得滿廳通明。

岳秀步入花廳，楊晉和劉文長，已然雙雙迎了上來。

胡正光也站起身子抱抱拳，道：「岳世兄請坐。」

岳秀也不謙讓，在胡正光面對面的坐了下來。

楊晉和劉文長兩面打橫相陪。

表面上看去，這花廳上似沒有什麼戒備，但其實，花樹下，暗林中，楊晉早已埋伏了很多的精幹的捕頭。

胡正光舉起酒杯，道：「世兄，在這花廳中的，都不是外人，下官希望你有什麼就說什麼。」

岳秀淡淡一笑，道：「王府中經過之情，在下已詳細的奉告過楊總捕頭，想來，楊總捕頭，早已奉告大人？」

胡正光道：「不錯，咱們知曉了一些內情，頓生出六神無措之感。」

岳秀道：「事情很明白，由蘭妃之死，牽連到王府中去，不過，那人究竟是什麼人？在下還沒有見到，不敢妄言，不過事情牽入王府中決不會錯。」

胡正光道：「世兄，你看這事情，會不會牽涉到七王爺的身上？」

岳秀說道：「這個，在下就無法斷言了。」

胡正光道：「看情形，事情已進入了深宅內院，就算不牽上七王爺，只怕也會牽上了王妃夫人？」

岳秀道：「不論牽上了什麼人，都不是你這名領巡按銜的應天府正堂，能够應付下來，所以，你現在面臨的是要不要查，如何一個查法？」

胡正光道：「下官現在爲難的，也就是如此，還請岳世兄，指點一下。」

岳秀說道：「事情很明白，大人只有兩途可循，一是不管牽連到什麼人，只管大刀闊斧的查下去，王子犯法，與民同罪，事情如是牽涉到王府，你就照辦公事，第二是，把內情稟明七王爺，由他作主定奪。」

胡正光沉吟了一陣，道：「我看，第二個辦法比較好一些。」

岳秀長長吁一口氣，道：「那麼，你就照第二個辦法作吧！」

胡正光笑一笑，說道：「岳世兄，下官有一個不情之求，希望岳世兄，能够答允。」

岳秀道：「什麼事？」

胡正光道：「我想請岳世兄留在金陵應天府，等這件王妃血案辦好之後，你再走不遲。」

岳秀道：「留我在應天府，對你也沒有什麼幫助，我看不用了。」

胡正光道：「岳世兄不住在應天府，咱們如何能找到你。」

岳秀說道：「找你們楊總捕頭要人就是。」

胡正光道：「唉！岳世兄，聽說你是親身經歷過王府內宅的詢問，不知可否把詳細經過，告訴下官。」

岳秀淡漠的說道：「兩個王妃身側從人，守在一座小廳中，但問我話的，却是一個男子口音。怎麼回事，你們自己猜猜了。」

胡正光忽然間出了一身大汗，道：「岳世兄，你是王妃……」

岳秀冷冷一笑，接道：「事情很複雜，是不是？」

胡正光道：「是是是……我進士出身，作了十幾年縣承州官，也問過不少離奇的命案，但這一次，是最奇怪了，簡直是丈八金剛，有些叫人摸不着頭腦了。」

岳秀道：「那是因爲事情發生在王府之中，所以，你心理感覺着，自己無能審問。」

胡正光道：「說的也是，所以，下官才千方百計的借重你岳世兄。」

岳秀道：「在下的看法，你先去見見七王爺，也許，七王爺會改變了心意，把兇手定罪處斬，一了百了，結了這一件案子？」

胡正光道：「岳世兄的意思是……」

岳秀站起身子，冷冷接口說道：「官場中的事，你們照官場的辦法處置，在下告辭了。」

劉文長急急說道：「岳世兄，酒還未吃……」

岳秀一揮手，接道：「你是應天府第一幕賓，應該替東主好好想一番說詞，其他的事，等胡大人見過七王爺再說。」

胡正光道：「岳世兄，下官見過七王爺後，可否再和岳世兄談談。」

岳秀道：「看情形再說吧！如果有需要，我們再見。」

轉過身子，大步向前行去。

胡正光低聲道：「楊總捕頭，替我送客。」

一面以目示意，要楊晉陪着岳秀，不用再來了。

楊晉緊隨在岳秀的身後，離開了應天府，低聲說道：「岳世兄，下榻在寒舍如何？」

岳秀回顧了楊晉一眼，緩緩說道：「我本已不想再理江湖中事，但又被你拖了出來，目下的重頭戲，顯然已在七王爺的府中，有很多事，我也無法妄作論斷，得和令媛談談了。」

楊晉道：「老弟，小女常勸我不要拖你下水，但我實在想不到胡大人他竟然親往拜訪，這一點，我慚愧……」

搖搖頭，岳秀長長吁一口氣，道：「其實，也不能完全怪你，表面上，是你把我又拖出面，其實，我插手了這場紛爭之後，擺脫十分不易，幸好，他們是知道我無意於江湖上爭霸，逞強之心，對於我，算是稍爲留些情意。」

楊晉歎口氣，道：「不錯，老弟，這方面我們也瞧的出來，他們似乎很想擺佈你，但却又處處手下留情，似是用心只在警告你離開這裏，放手不管。」

岳秀道：「他們也許有這麼一點用心，但最重要的，他們一直沒有法子，制服過我……」

楊晉突然低聲接道：「老弟，我也給弄的眼花繚亂，這兇嫌是不是眞和王妃夫人有關？」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目睹，咱們只能說，証實了七王爺夫人身側從婢，都有着很高的武功，而且，他們練的是道道地地的江湖人物的武功，不像是出身於武將世家，以刀，弓爲主的武功，因此，在下斷言她們，出身於江湖之上，使在下想不通的是，他們爲什麼要混入王府，目的何在？」

楊晉道：「唉！可惜，應天府的捕頭，不能在王府中抓人。」

岳秀微微一笑，道：「就算你們能抓人，但以那銀姥，鐵姥兩人的武功而言，你們也無法抓到。」

楊晉道：「兩人的武功很高麼？」

岳秀道：「很高，單以武功而論，只怕可以列名武林中一流高手。」

話由岳秀口中說出，楊晉是不能不信，呆了一呆，道：「老弟，咱們回家去燙壺酒，好好的談談。」

楊姑娘看到了岳哥哥去而復返，心中那份高興，簡直是無法形容，一面下廚房，親自指導厨師作菜備酒，務求色色精緻可口，一面帶着貼身的丫頭，親自替岳秀安排了一個臥房。

酒菜備好，楊姑娘親自捧上桌面，爲了談話方便，楊晉決定把酒宴，設在書房中。

這位天下名捕閱人多矣，冷眼旁觀，那還會瞧不出女兒的心事，笑一笑，道：「燕兒，岳老弟不是外人，你忙過了厨下事務，請到書房中來坐坐。」

岳秀也笑一笑，接口說道：「姑娘，厨下事交給司務，我還有很多事，要向姑娘討教。」

眨動了一下大眼睛，楊姑娘緩緩在椅上坐下，粉頰上，帶着三分嬌羞之態，道：「向我討教？什麼事啊！」

岳秀道：「自然是王府中事。」

回顧了父親一眼，楊玉燕低聲說道：「爹！你又把岳大哥拖下水了。」

女心外向，楊姑娘對父親的口氣中，隱隱有責備之心。

楊晉哈哈一笑，道：「孩子，這次不是爹拖他下水……」

楊玉燕接道：「那是——」

楊晉道：「是胡大人親自請岳兄出來帮忙。」

楊玉燕眨動了一下大眼睛，盯注岳秀身上，道：「你答應了？」

岳秀道：「胡大人舌燦蓮花，家母被他們說服了，我不答應也不成了。」

深鎖起柳眉兒，楊玉燕長長歎一口氣，說道：「難道，你眞的準備和他們正面衝突？」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最好，大家能見面談談，把這場紛爭，消弭於無形之中了。」

楊玉燕道：「很難啊！」

楊晉突然發覺到玉燕姑娘肚子裏有很多很多的機密，竟然未告訴自己。不禁一皺眉頭，道：「孩子，你好像有很多事，沒有告訴我了。」

楊玉燕道：「爹，女兒是有很多事，沒告訴你，因爲，你管不了，連應天府也管不了，爹的脾氣我知道，你一旦知道內情，但又無法辦下去，對一個天下名捕而言，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楊晉道：「你是說……」

楊玉燕接道：「爹，這些事，我不但沒有告訴過你，也沒有告訴過岳大哥，但他們和我談過，要我勸勸岳大哥，別再多事，而且，保証爹全身退休，七日內要岳大哥退出金陵……」

岳秀接道：「什麼人和妳談的？」

楊玉燕道：「銀姥？」

岳秀道：「這麼說起來，這件事果然和王爺夫人有關了？」

楊玉燕道：「我們只有這樣猜想，銀姥和我談話時，一直並未提到夫人。」

楊晉道：「孩子，他們沒有提到，難道你也沒有問麼？」

楊玉燕道：「自然是問了，不過，銀姥不肯說，她只告訴我，爹就算想辦這件事，應天府也不會要他辦，爹既然不問了，爲什麼還要拖岳大哥下水？」

楊晉道：「這麼說來，他們早已知道你的身份了？」

楊玉燕道：「大概是吧！」

楊晉道：「你這丫頭，也不早些告訴我，我可以勸勸胡大人，要他早些罷手，如今，又把岳老弟拖了出來——」

岳秀接道：「不要緊，官場中人，最是善變，我已要那胡大人去問問七王爺，老實說，這件事是否會辦下去，要取決於七王爺的態度。」

楊晉道：「岳老弟，先在寒舍中留居幾日，看看七王爺如何決定這件事？」

岳秀未再推辭，笑道：「可以，只是太打擾你們了。」

楊晉道：「什麼話，我承你多方帮助，恩比天高，能在寒舍留住幾日，那是我楊晉畢生的大幸之事。」

岳秀道：「言重了，老前輩。」

楊玉燕輕輕歎息一聲，道：「岳大哥，你在金陵，至多還能停留五天了。」

岳秀道：「五天之後呢？」

楊玉燕道：「他們會不計一切，施用各種手段對付你。」

岳秀道：「這個我倒不怕——」

楊玉燕接道：「可是伯母她……」

岳秀冷笑一聲，接口說道：「最好他們別招惹到我母親，那將會激起我的無邊殺機——」

語音一頓，接道：「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我不能不作準備，我已把家母藏了起來。」

楊玉燕道：「那好極了，爹，咱們也先把娘暗中遷走，免得他們狗急跳牆，傷害到手無縛鷄之力的母親。」

楊晉道：「這話也對。」

楊玉燕道：「事不宜遲，爹如決定了，立刻去辦。」

岳秀接口道：「事情辦的越是隱密越好。」

楊晉點點頭，道：「我明白，老弟，問題是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道：「明日太陽下山之前，我想，胡正光可以給咱們消息了。」

楊晉未再多言，起身行入內宅。

書房中，只餘下岳秀和楊玉燕兩人。

楊玉燕側目望了岳秀一眼，忽然間覺着臉上一熱，微帶羞意說道：「岳大哥，你眞準備和他們周旋下去？」（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琴殘劍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宇亮與梅仙、歐陽映雪分道揚鑣，以便偵查暗中嫁禍的罪首元兇。麥亮宇單人獨騎，途遇中條雙煞向一芮詩純强搶馬匹，麥亮宇欲仗義伸手，芮詩純拒之，並以本身功力擊傷二煞，雙煞遂含忿逃去。麥亮宇正欲離去，芮詩純力挽論交，爭持間，驀睹靑城、崑崙、無極三派高手十餘人疾奔而來，指斥麥亮宇殺斃他們門下弟子，麥亮宇知又爲人嫁禍，坦誠辯解，無極派易瑞棠不聽，驀然出劍，麥亮宇正欲施展神功，一旁的芮詩純却已先一步撤出軟劍，與易瑞棠激鬥起來——

金刀初易主　鐵掌再傷人

在易瑞棠和芮詩純兩枝長劍展開激戰的同時，靈虛道長杜浩然等一衆三派高手，大半已經撒出兵刃，目光灼灼地射視着麥亮宇，神色沉凝地朝麥亮宇緩步逼進。

麥亮宇目覩這等形勢，臉色神情雖然毫無異樣，但心頭却也不禁暗生震凛！

他的心十分明白，知道這種現象，正如一場險惡無倫的暴風雨將臨的前奏，三派高手如此緩步逼近，不發則已，一發之勢，必將有如山崩地裂，海嘯怒濤般地威猛無比，銳不可當。

他俊臉神色籠罩着一片冷凝肅殺之氣，雙目有如兩道寒芒利刃般地環掃着三派高手，胸中暗暗深吸了口氣，驀地朗聲大喝道：「站住！」

這一聲大喝，乃是提聚丹田眞氣發出，聲如霹靂，只聽得三派一衆高手心頭全都不禁猛然一震，腳下頓然停足止步。

卽連那方自展開激戰，互爭先機中的易瑞棠和芮詩純二人，在這一聲大喝之下，也不禁愕然一驚地同時一收劍勢，各自飄身後退。

杜浩然嘿嘿一聲冷笑道：「麥亮宇，你可是害怕了？」

麥亮宇雙眉軒挑，仰天哈哈一笑，道：「麥某乃當今頂天立地的昂藏七尺鬚眉，蓋世奇男，焉能害怕你們這些自命不凡，自譽俠義，實際却是掛羊頭賣狗肉，欺世盜名的恬不知耻之流！」

他這番話，駡得實在太已刻毒，只駡得三派高手全部不由臉色勃變雙目暴瞪。

靈虛道長雙眉微皺了皺，沉聲說道：「施主小小年紀，口舌就這等尖酸刻毒，實在……」

「哼！」麥亮宇冷聲截口道：「麥某只不過是根據你們這些外貌僞善，實在心地險惡，毫無江湖道義，不分是非，狂妄自大，爲求目的不擇手段，動輒聯手群毆，以衆欺寡的行徑，實情實說而已，何能

謂之口舌刻毒？」

語聲一頓，臉色冷峻不屑環掃了三派高手一眼，一聲冷笑，倏然轉向那横劍岳立在一邊的芮詩純朗聲說道：「芮兄，三派之人找的是我麥亮宇，與芮兄毫無關連，芮兄也實在沒有必要淌這渾水，請立刻退身圈外靜作壁上觀，勿管閒事。」

芮詩純臉現猶疑之色地星目眨了眨，忽然問道：「閣下，你眞是那『寰宇三英』的老三麥亮宇？」

麥亮宇神情不由微微一怔，道：「芮兄難道認爲有假？」

芮詩純沉思地點點頭，說道：「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麥亮宇詫異地問道：「爲什麼？」

芮詩純正容說道：「因爲我曾見另一個麥亮宇。」

麥亮宇心中不由一動，星目倏閃異采地問道：「芮兄在甚麼地方見過其人？」

芮詩純道：「開封城外。」

麥亮宇道：「甚麼時候？」

芮詩純道：「半個月前的夜晚。」

麥亮宇道：「芮兄認識他？」

芮詩純搖了頭道：「不認識。」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芮兄能說出他的容貌長相麼？」

芮詩純又搖搖頭道：「我只看到他的背影。」

麥亮宇心中不由感失望地道：「芮兄怎知他是麥亮宇？是聽他自己說的麼？」

芮詩純說道：「不是，是華山弟子說的。」

麥亮宇精神不禁一振，注目問道：「那個華山弟子叫甚麼名字，芮兄可知他在何處？」

芮詩純道：「那個華山弟子，已經死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小弟雖然只看到他一個背影，沒有看到他臉容貌相，但敢肯定那決不是你！」

麥亮宇苦笑了笑，說道：「那根本不是我麥亮宇。」

芮詩純星目凝注地道：「是他冒你之名殺人？」

麥亮宇點頭道：「事實正是如此。」

芮詩純道：「知道是爲甚麼不？」

麥亮宇道：「我要是知道就不會不知道他是甚麼人了。」

語鋒一頓，星目倏然轉望着靈虛道長杜浩然和易瑞棠等人說道：「這位芮兄的話，諸位聽見了沒有？」

易瑞棠冷冷地說道：「老夫等耳朵不聾。」

麥亮宇道：「如此你們就應該相信殺死你們三派弟子之人實在不是麥亮宇。」

易瑞棠嘿嘿一聲陰笑：「你兩個一拉一唱，說的活龍活現，這份天才實在高明，也實在令人佩服，只是可惜，你兩個白費心機了，老夫等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江湖上甚麼的鬼祟伎倆沒有見過，焉能被你們這些鬼話所惑，上你們的當。」

麥亮宇雙眉微軒，沉聲說道：「你們一定不信？」

易瑞棠冷冷地道：「除非死了的人能復活過來替你做證！」

麥亮宇臉色凝寒如冰，目射煞芒地喝道：「易瑞棠，我鄭重警告你們，最好別逼迫我否則就休怪我麥亮宇手下絕情！」

杜浩然突然一聲冷笑道：「手下絕情又怎樣，你已經死在眼前，還要逞狠逞惡麼？小子，殺人償命，你拿命來吧！」

語落，脚下突然跨前一大步，手中金刀疾揮，頓見金光耀眼，刀影如火般氣勢威猛凌厲無匹地直朝麥亮宇閃電劈到。

刀未到森森刀氣已迫人遍體生寒。

的確不愧是崑崙派中頂兒尖兒的高手，也不愧譽稱「閃電金刀」的美號，在這柄金刀上確有其不凡的造詣功力火候。

出手刀勢不但威猛凌厲無匹，更且奇快絕倫。

然而，實情雖是如此，奈何今天他遇上了「武林五異」合力成全的傳人，身懷罕絕奇學功力，強者中的強者。

此刻，麥亮宇已知眼下任憑他如何容忍解說也都是白費，對方因爲人多勢衆，已將他視作俎上之肉，處此情勢下，他要想活命，就非得辣手絕情大開殺戒不可。

殺死一個敵人，就減少敵人的一份力量，他也就多有一份生機。

否則，在三派十七名高手聯手圍攻久戰之下，後果如何？實在難料難想。

是以，杜浩然揮刀攻到，威勢刀氣雖極凌厲迫人，但他身形却竟不退反進，右手倏伸，奇快如電地一把攫住了杜浩然持刀的右腕脈門，左掌同時疾揮，擊向杜浩然的胸脯。

他出手奇快無倫，杜浩然根本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

「砰！」的一聲，杜浩然胸脯上已經被他一掌擊實，口中一聲悶哼，[illegible]連連後退，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身軀一幌，倒地昏死了過去，手裏的那柄金刀，也就立刻換了主人，到了麥亮宇的手裏。

尚幸杜浩然內功深厚，而麥亮宇又旨在奪刀，這一掌只用了六成眞力，否則，杜浩然必已斷魂掌下，回天乏術了。

他奪刀傷人，手法奇快俐落，罕世無匹，這種功力身手實在太高，太驚人了。

靈虛道長和易瑞棠等一衆高手，目睹這位崑崙頂兒尖兒的高手出手連一招也沒有走上，就落得這麼個下場，心頭全都不禁駭然大凜，暗忖道：「這小子究竟是何出身來歷，是甚麼人的門下？……」

驀地，厲喝怒叱之聲倏起，杜浩然所率的五名崑崙高手已身形電掠撲出，二人檢視杜浩然的傷勢，三人各揮兵刃直撲麥亮宇。

麥亮宇口中陡然一聲大喝，手中金刀電揮。

靈虛道長和易瑞棠一衆高手驀覺眼前金光一閃，立聞兩聲凜人心魄的慘叫突起，那撲向麥亮宇的三名崑崙高手，竟有兩個被斜斬於麥亮宇身前五尺開外地上，倒臥在血泊中。

另一個則被麥亮宇這種霸道的刀法嚇得掉了魂，發了呆。

靈虛道長等人見狀，心中全都不由倒吸了冷氣，暗道：「這是甚麼刀法？好霸道！……」

驀地，一聲龍吟般地淸嘯劃空傳來，百丈開外出現了十多道人影，電射飛掠奔

來。

當先一人，身形有若天馬行空，走勢奇快絕倫，片刻工夫已掠近十多丈之內，直似流星般飛墮射落。

來人身落地，乃是位身材頎長，白淨面孔，雙眉斜飛入鬢，年約四十開外，氣度威儀懾人的青衫中年書生。

靈虛道長和易瑞棠一見這位青衫中年書生，心中不由立時眉頭暗暗一皺，靈虛道長隨即勉強鎮靜輕咳了一聲，朝青衫書生稽首爲禮的說道：「帮主俠踪久已未現江湖，想不到今天竟然駕落此地，眞是幸遇。」

說話間，其餘之人也都已電掠奔至，是兩個年約十五六歲，眉淸目秀，頭上髮挽雙髻，肩後斜揹短劍，穿着一式藍布短裝的童子，另外則是八名身穿黃色勁裝，背後各揹着一個長形包裹，年約三十開外的精壯大漢。

兩個黃衣童子身形電掠奔到，即立左右一分，垂手肅立青衫中年書生兩邊，八名精壯大漢則併肩排立其身後，個個臉色神情肅穆，目射精光，貌相威武凜人。

原來這位青衫中年書生，乃是名震大江南北一十三省，當今武林譽稱第一大帮的「窮家帮」帮主「落拓書生」席俊綸。

肅立在他左右兩邊的短裝童子，爲他隨身侍童「藍衣雙童」，身後的八名精壯大漢，乃其帮中年青高手「八傑」。

「落拓書生」席俊綸不但一身所學功力精深高絕，而且飽讀詩書經典，滿腹錦繡，天文地理，星象爻卦，奇門異數之學，無所不通。

因他一身內功修爲精純，已臻上乘，年紀雖是已逾半百，看來仍只是四十許之人。

他於二十多年前接掌「窮家帮」帮主重任，當時，「窮家帮」在江湖上的聲譽，正是最衰弱的時期，但是由於他卓越的才幹，和全心傾力的領導，不數年間，便即聲譽日隆，轉弱爲強，威震江湖，急追當代武林八大門之後，越十載，終於名齊八大門派。

靈虛道長語音一落，「落拓書生」席俊綸立即微微一笑，說道：「兄弟因事路過此地，偶聞慘叫之聲，不知道這裏發生了甚麼事，所以特地前來查看，想不到竟然是道兄和易大俠等諸位在此……」

語鋒微頓，目光如電地掃視了現場的情勢一眼，當他的目光接觸到麥亮宇那手横金刀，滿臉騰騰殺氣，煞威凜人的氣勢時，心頭不由倏然一震，暗道：「這少年人好重的殺氣！」

他心頭雖然暗震，但是臉色神情却十分平靜地望着麥亮宇問道：「小兄弟，杜大俠是傷在你的手下的麼？」

這時，杜浩然已被其派中兩名高手救醒，扶在一邊趺坐在地上運功療傷。

麥亮宇神色冷漠地一點頭，說道：「不錯。」

席俊綸道：「小兄弟手中金刀可是杜大俠的？」

麥亮宇道：「是的。」

席俊綸道：「這麼說，地上的兩位崑崙子弟也是你殺的了？」

麥亮宇點頭道：「不錯，是我殺。」

席俊綸眉鋒微微了皺，道：「小兄弟，你好狠的刀法。」

麥亮宇淡淡地道：「那只是帮主的看法，在下却認爲並不。」

席俊綸雙目凝注地說道：「你認爲並不？」

麥亮宇道：「十七搏一，我不殺人人殺我，必將身受亂刀之慘，如此帮主明白了麼？」

席俊綸雖然早已看出現場形勢，三派高手有着聯手羣毆的現象，但心中還認爲三派之人大概還不至於那麼不惜聲譽，那麼無恥。

因此，麥亮宇語音一落，他心中不由暗暗一震雙目倏睜地道：「十七搏一？」

麥亮宇道：「眼前的形勢帮主應該看得出來，在下決無半句謊言。」

席俊綸心念電轉了轉，問道：「是爲甚麼事？」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在下說來帮主也許不信，還是請問靈虛道長他們好。」

席俊綸點了點頭，目光立即轉望着靈虛道長問道：「道兄，究竟是爲了甚麼事？可否說與兄弟一聞？」

靈虛道長略一沉吟，說道：「帮主可知武昌城外萬盛莊『鐵筆秀士』黎靖欽家中的那件血案？」

席俊綸點頭道：「此事兄弟已經聽說過了。」

靈虛道長道：「帮主可聽說過那兇手是甚麼人沒有？」

席俊綸道：「據本帮武昌分舵詳報說，兇手是一個自號『寰宇三英』的老三麥亮宇。」

易瑞棠突然抬手一指麥亮宇，嘿嘿一笑道：「帮主可知他是誰麼？」

席俊綸心中微微一怔，雙目眨動地一瞥麥亮宇，隨即明白了地，睜目道：「他就是麥亮宇？」

易瑞棠點頭說道：「不錯，帮主猜對了。」

席俊綸目光倏如冷電激射地逼視着麥亮宇，沉聲問道：「你和青城，崑崙，無極三派可是有仇？」

麥亮宇一搖頭道：「無仇。」

席俊綸道：「他們三派那些被殺的弟子與你有過節？」

麥亮宇道：「也毫無過節，並且，除青城七子以外，其他的人在下連見也未見過。」

席俊綸道：「那你爲何殺害他們？」

麥亮宇雙眉倏挑又垂，道：「帮主相信麼？」

席俊綸神情微微一怔，道：「你不是麥亮宇？」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帮主誤會在下的話意，在下正是如假包換的麥亮宇。」

席俊綸凝目問道：「你的話，意思是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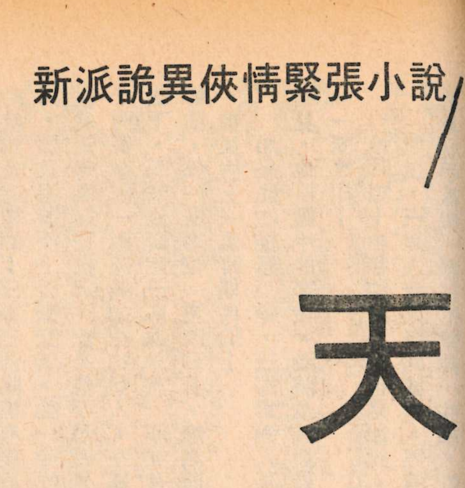
麥亮宇道：「帮主相信他們三派那些被殺的弟子，確實是在下所殺的麼？」

席俊綸道：「你說那不是你殺的？」

麥亮宇正容道：「根本不是在下。」

易瑞棠突然接口沉聲說道：「小子，大丈夫應該敢作敢當，你不承認就能賴得掉麼？」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郎與方姓副帮主前往宮前後巡視，黑心書生羊百城從大熊口中獲知馬姓劍士早刻曾返回總宮，便心知不妙，三郎定是見財起意，出賣朋友，立返回寢宮，果見通往後宮門路，已被三郎堵死，羊百城處此境況，黃金夢已被震醒過來，當前第一要務便是設法保命，遂坦白向方姓副帮主說出原委，並說要追尋三郎，當循三郎奔逃之路追去，唯三郎逃前，已把通往後宮的石門關閉，在外無法開啓，方姓副帮主問知石門厚僅五寸，乃提聚全身功力，一掌打破石門，命羊百城帶路——

❋❋❋❋❋❋❋❋❋❋❋❋❋❋

人間黃金夢　世事萬花筒

申無害第一次栽了跟斗。

浮標沒有動。

魚兒却溜了！

他跨進西廂房時，第一眼望去的地方，便是陰陽翁孫一缺的那張床鋪。

廂房中燈光很暗淡。

七八名天組弟子圍在一起喝酒，每個人說話的聲音都很輕，顯然是怕驚吵了因喝多了酒剛剛睡去的陰陽老魔。

老魔今天眞的喝醉了麼？

只有申無害心裏清楚。他聲色不動，和那些天組弟子打過招呼之後，他也在自已的床位上躺了下來。

可是，不知怎麼的，他愈看愈覺得不對勁，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悄悄走過去一看，床上那裏還有什麼陰陽老魔？

大枕上放的是個小枕頭，棉被下面，則是一束乾稻草！

× ×

再有三天，就是大年除夕了。

洛陽城裏，到處是人。

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在熙攘的人潮中流動，申無害也在人潮中流動。

三個人易容術都很高明。

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如今扮的是兩名布販子，兩人分別揹着一個四四方方的大包袱，包袱上斜插着一支長竹尺，無論衣着或舉止，看上去均與一般布販子無異。

兩人不但留上了假鬍子，連聲音都改了腔調，與兩人原來的面目，幾乎沒有分毫相似之處。

兩人剛從一家小酒舖子裏走出來，這時沿着老西門狀元長街向着北方面走去。

兩人身後不遠，是一個推着獨輪車，口裏哼着俚調的紅臉漢子。

這漢子是打對面一條胡同裏轉出來的，年約三十來歲，足蹬舊鞋，衣衫襤褸，一身破爛得就像一個叫化子。

年關到了，像這種推獨輪車的漢子，在洛陽城裏可說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一定要說這漢子與別的車伕有何不同之處，他許便是這漢子的一個大酒糟鼻子。

無論誰只要一看到他那個大酒糟鼻子，以及他那副醉眼惺忪，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就不難明白他仁兄一天勞碌所得都用去什麼地方，以及他仁兄爲什麼會穿得這樣破爛了。

而這名紅臉車伕不是別人，正是申無害之化身！

申無害化裝成一名車伕，緊跟在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兩人身後，是不是因爲他已識穿兩人行藏，想藉兩人之引導，找得那位三郎？

非也！

因爲三人如今雖然走在一起，事實上却是誰也不認識誰，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固然不知道身後那名紅臉漢子是申無害的化身，同樣的，申無害也並不知道此刻他前面的兩名布販子，就是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羊百城！

三個人之所以忽然走在一起，只是由於一個原因所造成。

三個人都正在趕着向一個相同地方。

「井家老店」！

× ×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巧合。

黑心書生羊百城對三郎之去向，最後的結論是這樣的：三郎在洛陽沒有幾個熟人，而且都談不上什麼交情，他一定不敢在這個時候前往投靠，如果他不想帶着四千兩黃金和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在露天底下，那麼他斷定三郎就只有一個安身的辦法，找一家客棧，更改面目，埋名隱姓，暫且住上一個時期再說！

如果他的推測不錯，三郎爲避人耳目起見，他所選中的客棧，必將是城裏最小的一家客棧！

恰巧碰上申無害的想法也是如此。

所以，三個人今天來到城中，經過一番易容手續後，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打聽城裏最小的客棧在什麼地方。

結果，三個人都打聽到了，城裏最小的客棧，便是北城脚下的井家老店！

× ×

井家老店到了！

與三人同時進入這家小客棧的，還有一名青衫老人，這老人的一身衣着雖比三人光鮮不了多少，但精神看上去却顯得異常矍鑠。

這家小客棧，還是老樣子。

店堂裏靜悄悄，連人影也沒有一個。

青衫老人似乎是這裏的常客，當他獲悉三人的來意之後，立即自動去後面爲三人找一個面色蠟黃的中年人。

他告訴三人這中年人就是這裏的店東，這裏的客人都喊他井老闆。

井老闆先將方姓漢子和黑心書生領去後院，爲兩人開了一個房間，方姓漢子性子急，當時便想向店家打聽這裏都住的是一些什麼客人，但爲黑心書生以眼色止住。於是，井老闆又匆匆趕來前面，請問申無害是否也要一個房間。

申無害笑笑道：「房間當然要，不過最好先來一壺酒。」

井老闆面有難色道：「這個——」

申無害從懷裏掏出一把青錢，拍在桌子上笑道：「這個，是嗎？」

那個青衣老人見申無害已經有了幾分酒意，他似乎深怕井老闆說錯了話，連忙從旁插口代答道：「這位老大，你誤會了，井老闆並不是這個意思。」

申無害轉向青衣老人，面孔一沉道：「否則什麼意思？」

青衣老人陪笑道：「他這裏——」

申無害冷冷截口道：「他這裏怎麼樣？他這裏就是有酒，也不賣給一個趕車的，是不是？」

青衫老人一楞，旋又陪笑道：「不，不，這位老大，你又誤會了。請你老大別冒火，且容老漢把話說完好不好？」

申無害兩眼一瞪道：「說什麼？有什麼好說的？你們當我酒鬼吳二沒有住過客棧？哼哼！笑話。開客棧的會不賣酒？快拿酒來！快！」

井老闆縮着頸子站在一旁，一雙眉頭雖然皺得緊緊的，但臉上並無驚惶之色。

他開客棧也不是一天二天，像申無害這種角色，他可說是見得太多太多了。還有一點令他安心的是，青衣老人是他這裏的常客，他相信就是再難纏的客人，這位青衣老人也一定能够替他應付過去。

青衣老人雙目中飛快的閃過一絲精芒，點點頭道：「噢噢，原來是吳二爺！」

他扭轉頭，朝井老闆眼色一使道：「去替吳二爺打酒啊！」

井老闆無可奈何，只好在桌上數了十來枚青錢，又去櫃後拿了一把錫酒壺，佝着身子，出門而去。

青衣老人又朝申無害拱拱手，笑道：「這位吳二爺，請先去老漢房裏坐坐怎麼樣？」

申無害臉一揚道：「你房裏有酒？」

青衣老人笑着點點頭道：「是的，老漢平常無事，也歡喜喝兩杯，如今房裏還留下大半壺，我們可以去邊喝邊等。」

申無害一聽馬上有酒可喝，臉上登時露出笑容道：「那怎麼好意思。」

儘管口裏說着不好意思，人却已經跟着站了起來。

× ×

青衣老人自稱姓金，一向在城隍廟前，靠測字賣卜爲生。

兩人進房之後，金大爹從床底下拿出一個小酒罈子，另外還拿出一大包鹽水花生，酒倒出來剛好兩碗。

兩人隔着一張小木桌坐下，一邊喝酒，一邊閑聊，漸漸談得投機起來。

兩碗酒喝完，井老闆也回來了。

金大爹的酒量很不錯，一大碗酒喝下去，就像沒喝一樣，而申無害却似乎已經有了八成酒意。

他等井老闆離去後，忽然笑着道：「大爹，您別見怪，我想問您一件事，就是測字這玩藝兒，您說究竟靈不靈？」

金大爹一點也不在意地，笑了笑，說道：「這個實在難說得很，你說它靈，固不見得，但有時碰巧了，却又好像眞有那麼回事……」

他望着申無害，笑接道：「怎麼樣，你老弟要不要試上一試？」

申無害點點頭道：「是的，我想找一個人，打算煩大爹測個字，看能不能找得着。」

金大爹笑道：「那麼你就隨便寫一個字出來，待老漢替你測測看。」

申無害赧然道：「你大爹知道的，我吳二斗大的字，識不到一石，那裏會寫什麼字。」

金大爹笑道：「沒有關係，測字不是

做文章，你只要把你認識的字，隨便寫一個出來就行了。」

申無害帶着難爲情的樣子，用手指頭蘸了酒，在桌上歪歪斜斜的寫了個人字，抬頭笑笑道：「我要找人，就寫個人字行不行？」

金大爹點點頭，沒有馬上開口。

申無害笑着道：「這個字好測不好測？如果不好測的話，我就另外寫一個。」

金大爹似乎正在推敲，隔了片刻，忽然搖着頭，說道：「老弟，你找不到這個人了。」

申無害不覺一怔道：「爲什麼？」

金大爹抬頭注目道：「你老弟要找的這個人，你老弟並不認識，對嗎？」

申無害露出驚奇的神色道：「是啊！大爹怎麼知道的？」

金大爹微微一笑道：「當然是從你寫的這個人字上測出來的。老漢不是說過了麼？這便是測字的奧妙之處！就拿這個人字來說吧，如果你老弟問的是別的事，情形就不同了。如今你老弟指着『人』找『人』，意味着什麼呢？最好的解釋，便是這人縱然跟你老弟對面碰上了，你老弟也將是『相逢不相識』！你老弟連見了面都不知道對方是誰，他當然是一個你老弟不認識的人！」

申無害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果然有點道理！」

他想了想，抬頭又道：「這樣說來，我吳二要想找到這個人，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金大爹喝了口酒，沉吟着緩緩說道：「也不盡然。」

申無害忙道：「是不是還有別的法子可想？」

金大爹點頭道：「是的。」

申無害迫不及待地道：「您先快說來聽聽看，還有什麼法子？」

金大爹道：「還有一個法子，就是等這個人前來找你！」

申無害道：「等這人前來找我？那怎麼會！」

金大爹道：「怎麼不會？」

申無害道：「這人怕我吳二怕得要死，若是知道我吳二正在找他，他逃命都來不及，又怎會自動送上門來？」

金大爹微微搖頭，輕咳了一聲道：「那也不一定。」

口中說着，右手電疾一伸，五指突如鐵鉤一般將申無害左手脈門牢牢扣住！

申無害沒有表示抗拒。

金大爹嘿嘿一笑道：「對了，不是大行家，絕不會如此冷靜。這益發証明我金某人兩眼未花，並沒有認錯人！」

申無害仍然沒有動一下。

金大爹冷笑着又道：「不過，老漢還是要忠告你伙計一聲，不管你伙計是否已識穿老漢的眞正身份，只要你伙計不希望變成一位獨臂英雄，就最好暫時別作脫身之想！」

申無害平靜地道：「我想我們之間可能有點誤會，君子動口不動手，請閣下先將尊手移開，有什麼話可以慢慢說。」

金大爹道：「遇上我金某人，你伙計只合自認倒霉，因爲我金某人一向並不以君子自居。等話說明白了後，再放手還不遲！」

申無害道：「你不姓金。」

金大爹道：「你也不姓吳！」

申無害道：「無論你閣下姓什麼，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你閣下並非我要找的人！」

金大爹道：「這一點很難証明。」

申無害道：「要証明並不難。」

金大爹道：「願聞其詳！」

申無害道：「你是這家小客店的常客，而我要找的人，昨天還住在另一個地方，只要在這裏落脚已有兩天以上，就不會是我要找的人！」

金大爹道：「臨時能編出這番話來實在很不容易，只可惜還不够動人！」

申無害道：「同時你閣下也不可能擁有四千兩黃金。」

金大爹道：「老套。」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道：「那麼我就只好告訴你閣下最後一件事了！」

金大爹道：「我在聽着。」

申無害道：「你閣下現在拏扣的地方，並不是在下的勞宮穴。如果你是我要找的人，在下早將說這些廢話的時間，移作辦正事之用了！」

金大爹一張面孔馬上變了顏色，五指不其而然緩緩鬆開，額角上已然隱隱有了汗意。

他雖然還不知道對面這人是誰，但是，有一件事，他很清楚，這人既具移宮過穴之能，若是這人不點醒他，趁機立下毒手，他有十條性命，也早報銷了！

申無害縮回手腕，微微一笑道：「你是麻兄吧？」

金大爹呆住了，兩眼瞪得大大的，隔了好半晌，這才訥訥地道：「你——？」

申無害笑道：「我是誰？」

麻金甲眸珠一轉，突然露出驚喜之色道：「你是申兄？」

申無害端起酒碗，道：「喝酒吧！」

麻金甲坐着沒動，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申無害喝了一口酒，放下酒碗笑道：「我跟你麻兄的這一筆帳，恐怕怎麼也算不清了。」

麻金甲愕然抬頭道：「帳？」

申無害笑道：「剛才我在外面撒潑耍賴，本意是想造成一個火爆場面，好把這院子裏的住客全引出來，想不到最後却被你麻兄壞了好事……」

麻金甲突然雙目一亮，興奮地說道：「啊，對，你申兄要找的人是誰，我知道了！」

申無害聽了似乎並不感覺意外，只稍稍放低聲音道：「小子就住在這裏？」

麻金甲搖了搖頭，說道：「不，昨晚來過，後來又走了，不過我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申無害道：「麻兄也在找這小子？」

麻金甲嘆了口氣道：「說起來話就長了，小弟上次蒙你申兄手下留情，一直想找一個報答的機會，但想來想去，總覺得這種機會很渺茫，因爲你申兄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小弟強出多多，根本沒有需要小弟幫忙的地方，直到上一個月江湖上傳

出消息，說你申兄在洛陽組幫……」

申無害笑道：「因此你就趕來了，只是後來却沒有能找到門路？」

龐金甲搖搖頭道：「那倒不是。如談門路，可多得很，小弟過去也在洛陽混過，這一帶黑道上的人物，差不多都很熟悉，只是沒去驚動他們而已！」

申無害笑道：「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你龐兄忽然猶豫起來？」

龐金甲道：「因爲我趕來之後，越想越覺得不對勁，我實在找不出有什麼理由，會使你申兄，突然與起這種不高明的念頭。」

申無害笑道：「所以你決定先觀望一段時期再說？」

龐金甲道：「是的。小弟打定主意之後，就找來這裏住下，每天去城裏各處閒逛，希望能解開這個謎團。」

申無害笑道：「後來呢？」

龐金甲道：「後來小弟忽然在無意中發現一個人。」

申無害道：「就是三郞那個小子？」

龐金甲道：「不是。」

申無害道：「那麼是誰？」

龐金甲道：「如意嫂！」

申無害先是一怔，接着大笑道：「好，好，喝酒，喝酒。笑裏藏刀勝箭那厮說得一點不錯，只要是有財氣的地方，準會有這女人出現。來來來，單是冲着這女人，就該先浮一大白！」

龐金甲道：「申兄上次已經上過這女人一回大當，如今對這女人還有興趣？」

申無害大笑着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只要有學乖的機會，小弟是從不放過。」

龐金甲說道：「關於這女人與三郞那小子勾搭的經過，申兄還要不要繼續聽下去？」

申無害搖搖頭道：「暫時不想聽。」

龐金甲道：「爲什麼？」

申無害笑道：「這女人蠱惑男人的手法雖然千變萬化，層出不窮，但最後的結局，只有一個：只要她打定了你的主意，任你是何等英雄好漢，也休想能逃脫得了她的掌心！三郞那小子是怎樣被這女人迷上的，這一點你就是不說，我也不難想像得到。」

他笑了一下，又道：「所以，我現在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

龐金甲道：「想知道兩人如今住在什麼地方？」

申無害道：「不錯。」

龐金甲以眼角從門縫裏朝對面那排廂房溜了一瞥，一面用酒水在桌子上寫了四個字：「及第客棧」。

申無害道：「外面有人？」

龐金甲道：「對面住的那兩個布販子，我愈看愈覺得不像是什麼好東西。」

申無害點點頭，忽然問道：「龐兄知不知道在這以前，天殺幫的一干徒衆都窩聚在什麼地方？」

龐金甲道：「我知道，楊家莊。」

申無害道：「對面那兩個布販子，剛才在進棧時，我也注意到了。不過，這一點也沒有好奇怪的，楊家莊那邊如今已是羣龍無首，各人當然都得爲自己打算，這兩個傢伙很可能就是從楊家莊跑出來的天殺徒衆之一，我們別去管他，只要我們的身份不被人認出來就行了！」

他接着又指着桌上的那一行字道：「這家及第客棧在城裏什麼地方？」

龐金甲道：「就在四方客棧的後面，與四方客棧只隔一條街。」

申無害道：「規模如何？」

龐金甲道：「不小。」

申無害不禁點點頭道：「這小子果然有一套！我算定他不敢住大客棧，結果他不僅住進了大客棧，而且成了那些劍士的緊鄰，這份勇氣與心計實在令人佩服。」

龐金甲道：「或許是那女人出的主意也不一定。」

申無害道：「有此可能。」

龐金甲忽然端起酒碗笑道：「好，我們現在喝酒吧！」

申無害搖搖頭道：「現在我又不想喝了。」

龐金甲笑道：「你不是說，從那小子身上可以弄到一大筆黃金嗎？」

申無害道：「是的。」

龐金甲笑道：「這筆黃金，你還要不要？」

申無害笑道：「當然要。」

龐金甲笑道：「那麼喝吧！」

申無害眨了眨眼皮道：「你意思是說那小子此刻不在客棧裏？」

龐金甲笑道：「是的，去了什麼地方我不知道，不過我可以担保他一定還會回來，同時在這三兩天之內也不會離開。」

他輕咳了一聲，壓低聲音又笑道：「如果……咳咳……如果申兄忽然改變主意……想先去跟那女人學學乖……那自然又另當別論！」

申無害聳聳肩膀，只好端起酒碗。

×　×

城隍廟前的廣場上，今天似乎特別熱鬧。

在洛陽城裏，無論什麼行業，都有淡季旺季之分，只有城隍廟前的攤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刮風下雨，差不多都是一個樣子，他們關心的不是顧客，而是天氣。

只要有一個好天氣，他們就不担心沒有生意。

很多人喜歡逛城隍廟，幾乎都是基於一個相同的理由，在這裏你卽使身上不帶一文錢，你也可以消磨上大半天。

同樣的，如果荷包裏有幾文，樂趣當然更多。

吃的，喝的，聽的，看的，玩的，這兒差不多應有盡有，你只須花上幾個小錢，便可獲得種種不同的享受。

在這裏，你永遠不會因身份卑微，或衣着破舊而受到歧視。

只要你不存心白吃白喝，你就可以看到笑臉，你就會受到歡迎，就會有人恭恭敬敬的喊你大爺！

到處的城隍廟都是一樣。

每座城隍廟供奉的神靈，也沒有什麼不同。除了城隍爺，就是判官，無常，鬼卒。

城隍廟裏的香火永遠不會冷落。

除非是游手好閒的浪蕩子，凡是到城

隍廟來的人，大都會燒上一炷香，或是捐幾文油錢，許一個願，抽一根籤，看看自己的妻財子祿！

有沒有例外呢？

當然也有。

×　×

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長衫漢子。

這漢子一看便知道不是一名香客，只見他歪戴着一頂半新不舊的呢帽，手上拿着一串烤麥雀，邊吃邊向廟中走去。

在城隍廟這種三敎九流雜處的地方，大概便以這一類型的人物最爲吃得開了。

這種人永遠沒有人敢兜搭招惹，甚至連多看他一眼，都得加倍小心。

所以，當這名長衫漢子在大殿上盤桓了一陣，再向殿後走去時，幾乎誰也沒有留意。

大殿後面，是個小小的院落，院中只有一座巨大的焚化爐，顯得很冷清。

東北角落上，有個小月牙門，長衫漢子四顧無人，脚步突然加快，一閃身便於月牙門中消失不見。

出了月牙門，也是個院子。

這裏大概是廟祝住的地方。

院子兩邊，一邊是厨房，一邊是廂房，還有一座小小的閣樓。

長衫漢子上了閣樓。

他的脚步很重，似乎有意想使住在閣樓上的人知道他來了客人。但是，閣樓上靜悄悄的，一點回應也沒有。

長衫漢子在樓梯口停住脚步，像是顯得有點猶豫。

就在長衫漢子進退遲疑難決的這一瞬間，房門「支牙」一聲打開了，一個枯瘦矮小的老人出現。

長衫漢子臉上登時露出歡欣的笑容，快步迎過去喊了一聲：「舅舅……」

老人點點頭道：「進來再說吧！」

房中陳設很簡單，到處都是灰塵，可見已很久沒有人住過。

但一張桌子上却擺了好幾樣酒菜。

老人擺擺手，示意長衫漢子坐下，等長衫漢子在他對面坐定之後，老人將兩隻酒盃都添滿了，然後抬頭問道：「老馬回來了沒有？」

長衫漢子道：「回來了。」

老人道：「什麼時候回來的？」

長衫漢子道：「前天。」

老人道：「小羊怎麼沒有提起？」

長衫漢子微微一笑道：「我沒有讓他知道。」

老人點點頭道：「是的，這一次變生意外，全部只弄到這麼一點點，少分一份，也是好事。」

他想了一下，又道：「還有猴頭和大熊他們呢？」

長衫漢子道：「跟小羊和那姓方的一樣，我脫身出來時，將秘門封死了，讓他們幾個一起留在裏面。」

老人似乎吃了一驚道：「你沒有把他們設法解決掉？」

長衫漢子得意地笑了笑道：「這個舅舅但請放心，担保他們决活不了就是了。這都虧那姓方的提醒了我，不然昨晚連我恐怕都脫不了身！」

老人道：「哦？」

長衫漢子道：「昨晚天殺宮外佈滿了劍士，我事先一點都不知道，結果經姓方的無意中提起，我這才臨時改變主意，要姓方的出去誘敵，我答應他後山繞出夾攻，因爲如果不是這樣……」

老人像是已經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當下點頭截口說道：「這樣也好，你原先的主意，我本來就不贊成，小羊說的話，向來不可靠，萬一葯性出了問題，實在太危險。」

長衫漢子道：「現在——」

老人忽然道：「你且等一等，我叫老湯燉了一隻鷄，同時酒也不够了，我下去吩咐他一聲，你就在這裏坐着，暫時最好別露面。」

老人說着，匆匆下樓而去。

長衫漢子望着老人背影在房門口消逝，臉上忽然露出一絲詭秘的笑意。

不一會，老人回來了，一手托着沙鍋，一手提着酒壺。

沙鍋裏還在嗤嗤作響，鍋蓋也在不住的卜卜跳動，可見是才從火爐子上端下來的。

像這樣一口滾燙的沙鍋，普通人只要輕輕碰上一下，手上準會馬上冒起火辣辣的大水泡。

但是，這口沙鍋如今托在老人手上，竟像北平人溜鳥時托的鳥籠一樣，神態從容，渾若無事，似乎一點也不以鍋子上的滾燙熱度爲意。

青衫漢子一見老人走進來，趕緊起身離座，上前將沙鍋接下。

老人坐下之後，指着沙鍋笑道：「你打開看看！」

青衫漢子依言揭開鍋蓋，鍋子裏登時冒出一股熱騰騰的，帶着濃郁藥味香氣。

老人笑道：「怎麼樣？」

青衫漢子面露驚喜之色，低呼道：「啊啊，八寶鷄？」

老人笑道：「這是湯老頭的拿手傑作，不僅味道鮮美，而且相當滋補，你等下嚐過之後就知道了！」

青衫漢子欣然端起酒杯道：「來，我先敬舅舅一杯！」

說着，仰起頸子，一吸而盡。

老人端起酒杯，剛剛送去唇邊，忽然神色一動，又將酒杯緩緩放下。

青衫漢子詫異道：「舅舅怎不喝？」

老人抬起目光，輕輕咳了一聲，說道：「三郞，舅舅有一句話，早就想跟你說，只是，這些日子見面不便，一直未能找着機會……」

青衫漢子連忙坐正身子，肅容道：「是的，舅舅但請敎誨！」

青衫漢子旣是那位西貝天殺星尙三郞的化身，眼下這個枯瘦矮小的老人是誰，自是不問可知。

這時只見坐在對面的陰陽老魔稍稍猶豫了一下，才目注愛甥，緩緩接着道：「三郞，舅舅是看着你長大的，你從小就比別的孩子聰明，什麼事一學就會，同村的孩子們，誰也及不上你，後來你跟舅舅學武功也是一樣，無論多難的招式，你總是第一個先會……」

三郞忙恭聲應道：「這當然都是舅舅敎導有方。」

陰陽老魔又咳了一聲道：「但是，俗語說得好：『聰明常被聰明誤』！一個人如太聰明，有時也不是什麼好事，像你，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依你的天資，你本應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你今天無論在拳脚或兵刃方面，都仍乏善可陳，你知道是什麼害了你嗎？兩個字：女人！」

三郎赧然低下了頭。

陰陽老魔道：「當然，舅舅在年輕時，也曾荒唐過，男子漢，大丈夫，酒色財氣，在所難免，否則，一個人練成一身武功，長年刀尖上舔血，爲的又是什麼？」

三郎頭又抬了起來，雙目中並閃出愉快的光輝。

他忽然發覺舅舅還不失爲一個講情理的人，如果容他對女人的事有所申辯，他要說的，不也正是這一番話？

由此可見，舅舅忽然說出這些話來，不過是爲了鼓勵他上進，實則並無深責之意。

陰陽老魔掃了面前那杯酒一眼，接着又說道：「不過，不管是什麼事，總得有個分寸。而你，最大的弱點，就是凡事容易入迷。就拿你現在的這個女人來說，如果依了舅舅的意思，像這樣的女人，你根本就不該跟她來往！」

三郎臉色微微一變，暗暗喊糟。他想：難道他跟花娘的事，這老鬼已經知道了不成？

如果老鬼已經知道了，老鬼是如何知道的呢？

如果這老鬼已見過花娘那女人，不啻說明這老鬼已去過及第客棧；若是這老鬼已去過及第客棧，他跟花娘昨夜說的話，無疑也已盡爲這老鬼所獲悉；那豈不是太可怕了！

陰陽老魔略略頓了一下，從容接着道：「這女人樣樣都好，精明，能幹，姿色可人，武功也不算錯。就只一樁：心腸太狠，太貪，太毒！」

三郎暗暗鬆了一口氣，臉色也跟着回復自然。

原來老鬼口中的女人是指韻鳳！

韻鳳那女人？嘿嘿！如今無論誰對那女人加以指摘，他也不在乎了。

昨夜當他從背後一掌將那女人打落山澗時，那女人最後對他發出的毒咒，至今仍縈繞在他的耳際，使他一想起來，就爲之恨恨不已。

不過，他恨那女人是一回事，目前如何應付這老鬼又是一回事；那女人不管多壞，名義上終究是他的女人；在表面上，他仍然得爲這女人辯護一番，才不致引起老鬼的疑心。

所以，他等老魔話完，連忙陪着笑臉道：「舅舅說的，確是實情，那婆娘在做人方面，有時誠然離譜了一點。不過，女人就是女人，小心眼兒，是天生的，只要一個做男人的背脊骨挺得硬——」

陰陽老魔淡淡打斷他的話頭道：「我所担心的，正是這一點。」

三郎微微一楞道：「舅舅……」

陰陽老魔忽然目露精芒，逼視着他這位愛甥道：「老馬大概也被你們夫婦倆收拾了吧？」

三郎心頭撲通一跳，趕緊定神答道：「不，舅舅，這一點你可誤會了。」

陰陽老魔一哦道：「是嗎？」

三郎道：「舅舅可能是因爲我這次沒有帶出小羊，才會有這種想法。其實，舅舅也知道的，小羊那能跟老馬比？小羊那傢伙，尖頭滑腦口沒遮攔，少分一份黃金還在其次，小子那張嘴巴，實在是個使人放心不下的大禍患，所以我這次才不得不狠下心腸，把這小子一脚踢開。」

他緊接着又道：「至於老馬，就不同了，他是甥兒多年來的生死之交，向與甥兒親如手足，無論道義或友情……」

陰陽老魔道：「這是你的想法，你那個老婆呢？」

三郎道：「說了舅舅也許不信，這一次就連處置小羊的事，都是甥兒一個人的主意；自始至終，她一句話也沒有說。甥兒不是說過了嗎？女人都是天生的小心眼兒，雖然有時未免失之過貪，但有的時候，也容易滿足得很。這一次她算算能分到一千兩左右，已經歡喜的不得了；她知道了小羊的事，甚至還將甥兒怪了一頓，直到甥兒謊稱這是跟舅舅早就定好的腹案，她才沒有再開口。」

陰陽老魔點點頭道：「這就叫人放心了。」

三郎又端起酒杯道：「來——」

陰陽老魔坐在那裏仍然沒有動一下。

三郎只好放下酒杯，又拿起筷子道：「那我們就先來嚐嚐這鍋八寶鷄吧！韻鳳的菜雖然燒得不錯，相信她這種八寶鷄一定做不來。」

陰陽老魔還是沒有動一下；沒有去端酒杯，也沒有拿筷子。

三郎挾了一塊鷄肉送進嘴裏，邊吃邊讚道：「好，味道果然不錯！」

他直到準備去挾第二塊，才發覺老鬼只拿一雙眼望着他，自己並沒有動筷子，忍不住有點奇怪道：「舅舅怎麼不吃？」

陰陽老魔隔了片刻，才帶着感喟的語氣道：「舅舅疼外甥，走遍天下，可說到處都是一樣，這一鍋鷄，舅舅本來就是爲你燉的但是，不知怎麼的，舅舅今天心裏，總像有個疙瘩，不知道是這些年來，在外面看得多了，還是人老了的關係……」

三郎睜大了眼睛道：「舅舅怎麼，忽然說出這些話來？」

陰陽老魔聽如不聞，緩緩接道：「有好多事，舅舅不該想，有好多話，舅舅也不該說，但是，舅舅又不能不想，不能不說。」

三郎飛快地四下裏掃了一眼，然後傾身向前，壓低了嗓門道：「舅舅心裏頭有什麼事，只管說出來好了，甥兒返回劍王宮之後，仍是錦衣劍士一名，或許能爲舅舅分憂也不一定。」

陰陽老魔酸苦地笑了一下，點點頭道：「是的，孩子，舅舅應該說出來，如果不說出來，對咱們舅甥倆，都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老魔說到這裏，忽然指着面前那杯酒，一字字沉重道：「舅舅要說的，就是這杯酒！」

三郎露出茫惑的神情道：「這杯酒怎樣？」

陰陽老魔的心情似乎很複雜，又朝那

杯酒望了很久，才深深嘆了口氣道：「舅舅剛才故意不喝這杯酒，而先起身下樓去端燉鷄，便是爲了想攷驗你，而爲你留下的機會……」

三郎一呆，張目失聲道：「什麼？舅舅竟懷疑三郎在酒杯裏做了手脚？」

陰陽老魔又嘆了口氣道：「舅舅不是已經說過不該存有這種想法嗎？如果事實証明只是舅舅多疑，舅舅已經決定了，那四千兩黃金，舅舅一厘不要，以作爲對你們小兩口子的補償。」

三郎伸手端起老魔面前那杯酒，神情微帶激動地道：「要使舅舅釋疑，只有一個辦法，這杯酒讓三郎當着舅舅喝下！」

說着，張開嘴巴，將一杯酒一下全部倒入口中！

陰陽老魔面現疚愧之色，喃喃道：「果然是舅舅多疑……」

詎知老魔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三郎突然一張口，「呼」——的一聲，一陣酒雨，疾噴而出！

陰陽老魔防不及此，登時給噴了個滿頭滿臉。

總算這老魔機警，眼睛閉得快，兩隻眼睛裏，還被噴進去少許一點酒星子。

饒得如此，還是刺痛難忍，一時張不開眼來。

三郎深知老鬼功力深厚，自己決非其敵，雖然詭計得逞，仍舊不敢貪功，當下猛將桌子一掀一推，同時藉力縱身而起，向窗口掠去！

陰陽老魔向後一個倒翻，及時避開那一鍋滾湯，只聽花啦聲响不絕，碗盤杯盞，碎滿一地，一鍋香噴噴的八寶鷄，全給洗了樓板。

三郎一掌拍開窗櫺，一個紫燕穿簾式，縱落院心。

陰陽老魔切齒恨聲道：「看你這個畜生逃到那裏去！」

雙肩晃處，騰身而起亦自窗中穿出。

三郎知道老鬼不僅掌力驚人，輕功亦在自己之上，如果只顧一味逃命，反而更易爲老鬼所制。

主意打定，已將長起的身形，又復縮肩蹲下，左足一滑，斜閃數尺，一面高叫道：「舅舅，你聽我說！」

陰陽老魔獰笑着一步步逼了過去道：「聽你說嘿嘿！你小子居然還有話說？」

三郎雙掌護胸，露出哀求之色，一步步向後退着道：「眞的，舅舅……」

陰陽老魔雙目火赤，銼牙恨聲道：「說什麼？說呀！你爲什麼不說？」

三郎忽然雙膝一軟，跪了下去道：「舅舅饒命。」

陰陽老魔似乎甚感意外，去勢不覺一滯，翻着眼珠子冷冷道：「就這麼一句話，是嗎？」

三郎察言辨色，知道第一着已經生效，只要他能繼續編出一番話來，這老鬼雖然不一定就會饒了他，稍稍拖延一下時間，總是辦得到的。

可是，他能說什麼好呢？

剛才，他噴出那一口酒，無疑自動供認酒中確已下了毒，對這一點，他首先得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你想毒死一個人，沒有成功，最後這人間你爲什麼要毒害他你拿什麼來解釋？

說本想毒死自己結果放錯了地方呢？

或是說只爲了想試試藥力如何？

所以，歸根結底，最好的解釋只有一個：設法把這老鬼送上西天，斬草除根，一勞永逸！

但是，他心裏有數，除非奇跡出現，要想憑武功達到除去這老鬼的目的，他簡直連一成把握也沒有。

他在出道之前，雖也曾跟一些叔伯輩習過劍法，但拳脚方面的功夫，却全是跟這老鬼學的；現在他手上如果能有一把劍，形勢也許會改觀，若是僅憑一雙空掌，別說無法放倒這老鬼，就連脫身活命的機會，恐怕都渺茫得很！

這個時候，到那裏去找一把劍呢？

如今他身上唯一的兵刃，只是一支長不盈尺的匕首，以老鬼的一身功力來說，一支小小的匕首，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如果一定要說這支匕首有什麼用，也許便是老鬼最後很可能會用這支匕首，剜出他血淋淋的心肝，拿來下酒消恨！

不過，有一件事他總算還沒有忘記。

他還沒有忘記不斷的喊舅舅。

「舅舅，你聽我說……」

這句話他也不知道重複了多少遍。只可惜漸漸的連這句話也不靈了！

陰陽老魔的脚步又開始向前移動，聲音冷得像冰：「你還認我這個舅舅？嘿嘿！舅舅！你如果罵我一聲老賊，我聽了也許還舒服些！」

三郎身子微微後仰，揚起雙手道：「眞的，舅舅……舅舅，你聽我說……三郎適才實在是一時胡塗……也……也……可以說……是迫不得已。」

陰陽老魔不禁又是一怔道：「迫不得已？」

三郎見又有轉機，連忙接下去道：「是的，舅舅……迫不得已……的的確確是迫不得已……因爲……因爲……正如舅舅所說，三郎千不該萬不該又迷上了一個野女人，更不該受了那女人的慫慂，一時痰迷心竅，竟將老馬和韻鳳……都……都……給害了。」

陰陽老魔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的站在那裏，隔了很久很久，才霎着眼皮道：「你說的都是眞話？」

三郎誤會了老魔的意思，心想這下可開對藥方了，黃金畢竟還是這世上最可愛的東西。不是嗎？

四千兩黃金，本來要分七八個人，現在只須分作兩份；本來一人只能分四五百兩，現在呢？二千兩正！

所以他連氣亦不敢換一口，趕緊接下去說道：「當然是眞的，事情已到了這步田地，我怎麼還敢騙舅舅？」

陰陽老魔眼珠子一轉道：「這就是說，所有的主意，全是那女人出的，將知情的人，一網打盡，好讓那四千兩黃金由你們獨佔？」

三郎道：「不是。」

陰陽老魔一哦道：「不是？那該怎麼說？」

三郎道：「那是因爲三郎後來愈想愈害怕，怕舅舅知道了這件事，也許不會諒解，所以那女人後來又……」（未完）

民初遊俠傳

文·朱羽
圖·盧令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飛往會馮朋，福旺嫂暗使銀娃子潛告趙飛，姚鳳起已被辛老四收買，趙飛擬往臥底之事已洩，趙飛獲知這一消息，沉着應付，安然離去。銀娃子任務完成，滿懷喜悅的快步回家，詎途中爲馮朋派人將她綁架，囚於磨房，看守大漢正欲向她非禮，爲一幪面人所救，但這也並不是說銀娃子平安脫險，只不過是又落入另一魔掌之中而已。姚鳳起爲利祿薰心，在返回部隊途中，買了罎酒及砒霜，回到保安隊，値薛子秋與常德勝正在用晚膳，常德勝一見姚鳳起，便問他，那邊情形怎樣——

冷月凄風夜

「沒事，」姚鳳起連連搖頭，一面將酒菜放在桌子上：「一切平靜，趙飛照樣行動自如，以我看，辛老四那夥人不會懷疑他。」

「那就好，」薛子秋接上了腔，他一面向常勝德打眼色，一面問道：「鳳起，爲啥買那麼多酒菜？」

「爲常參謀接風，」姚鳳起的神態一點也不讓人起懷疑。他將包鹵味的荷包解開，又撬開了酒罎上的泥封。笑了笑，道：「水酒野味，聊表寸心，常參謀不要笑我寒傖就行了。」

「那裏話！」常德勝打着哈哈：「只是太破費了。」

逞强鬥勇天

清澄香冽的白乾倒進了酒杯，那種無色無味，毒性劇烈的砒霜正在酒汁中流動，然而薛子秋和常德勝却一點也不自覺。

姚鳳起端了酒杯，很豪氣地道：「來！乾一杯，預賀咱們的任務順利成功。」

薛子秋立刻舉杯就唇，常德勝是主客，自然也不便落後，就在這一瞬間，面色肅穆的趙飛一脚跨了進來。薛、常二人便放下了酒杯，齊聲道：「趙兄來得正好，來喝一杯。」

趙飛已從銀娃子那裏明瞭了一個大概，因此在神情間不自禁地對姚鳳起出現了冷色，薛子秋粗中有細，連忙藉着斟酒之勢，以手臂擋住了姚鳳起的視線，連連以眼色向趙飛示意。

趙飛是一點就透，立刻明白了眼前的情勢，換上了笑臉，端起酒杯，道：「小弟天涯浪子，能够與三位同席，眞是榮幸之至，借花献佛，奉敬一杯。」

他話聲一落，就雙手捧杯，要喝下那杯催命酒。

驀然，窗下響起一聲低叱：「老弟將杯子放下……」

聲未落，人已進，只見窗戶微微幌動了一下，那人已神定氣閑地站在桌前，這份輕功眞是了不得。

這不速之客，不是別人，而是跑碼頭變戲法的劉慶雲。

他站定之後，不看別人，目光却盯在姚鳳起臉上，只看得後者渾身發毛，背淌冷汗，右手不自禁地貼上了腰間的槍把。

劉慶雲那份沉穩勁眞是令人生寒，他緩緩地端起趙飛面前那杯酒，向姚鳳起一舉，道：「副座！在下劉慶雲，要奉敬一杯，請！」

姚鳳起左手端起杯子右手仍不離腰。

劉慶雲手中杯又是一舉，冷冷道：「按理本是先乾爲敬。不過，這罎酒是副座買來的，依照江湖規矩應該你先乾杯。」

姚鳳起將手中酒杯一摔，右手飛快拔出了短槍……

他快，劉慶雲更快，飛起一脚踢去了姚鳳起手裏的槍，手中那杯酒一點一滴也沒有幌出來。

薛子秋、常德勝和趙飛三個人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們作夢也沒有想到，姚鳳起會在酒裏下了毒。

姚鳳起手中短槍被踢飛，一時呆若木鷄，一動也不會動。

劉慶雲將手中那杯酒舉到姚鳳起面前，冷聲道：「摔了那杯，還有這杯，快些喝下去。不然，我用灌也要灌你喝下這杯酒。」

姚鳳起突然撲的跪倒在薛子秋面前，連連磕頭，呼天搶地的嚎哭道：「隊長饒命！可憐我還有一家老小，都怪我一時糊塗，才作出這種傻事，饒命！饒命……」

袍澤多年，竟然爲一已之利而在酒中下毒，實在令人寒心。薛子秋心頭一冷，面上更是冷若寒冰，嘴巴一張，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冰窖中蹦出來似的：「鳳起！你眞的在酒裏下了毒？」

姚鳳起腦袋伏在地上，碰得通通響，說話的聲音如同荒郊野狗哀鳴：「隊長！你千不念，萬不念，念我還有一家老小，都是那個姓馮的逼着我，如果我不答應在酒裏下毒他就要拿我一家老小開刀……」

薛子秋狠狠咬牙，一抬手拔出了腰間的匣槍。

「子秋！」常德勝大吼一聲，同時伸手將槍口抬了起來。「別發火，姚副隊長既然是被人逼迫，咱們就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鳳起，站起來，多年弟兄，何必這個樣子？」

「常參謀！」姚鳳起又轉向常德勝磕頭。「你若不答應饒我一命，我死也不起來。」

「起來！起來！」常德勝硬用蠻力將姚鳳起拖了起來，用溫和的語氣道：「這椿事是怎麼起頭的，你說得詳細一點。」

劉慶雲手中那杯毒酒，薛子秋腰間的槍，以及趙飛那雙鐵拳，都是要命的東西。常德勝既然如此溫和，姚鳳起那敢怠慢，立刻將前因後果源源本本地說了出來。

常德勝聽得很仔細，聽完之後，緩聲說道：「你敢和姓馮的對質？」

「敢！」姚鳳起只顧保命，回答得如同斬釘截鐵一般。

常德勝語氣溫和地道：「副座！以你的行爲來說，已經犯了軍法，大家同事多年，你又坦白地說出了來龍去脈，我相信隊長也會設法爲你開脫。不過，你可要委屈幾天。」

一面說一面連連向薛子秋施以眼色。

薛子秋人粗心細，明白他的用意，立刻喚來心腹，將姚鳳起押了下去。

劉慶雲放下手中毒酒，冲着常德勝一拱手，很客氣地道：「這位莫非就是昆明派來的常參謀？」

「正是，」常德勝也抱拳拱手，回以禮數。「劉兄有何指敎？」

「常參謀對於這件事處置得非常高明。」劉慶雲的話聲不疾不徐，目光一直盯在常德勝的臉上。「不知下一步棋怎樣走法？」

「擒賊擒王。」常德勝的聲音很低，却是十分有力：「連夜動手，將馮朋及辛老四那一夥人一網打盡，明早有早車前往蒙自，押解馮朋及姚鳳起去緝拏周杭，看他有什麼話說？」

「好棋！」劉慶雲雙掌一擊，揚聲讚道：「眞是令人佩服。只是，這擒賊擒王的差事由誰去幹？」

常德勝拍着胸脯道：「由兄弟我去幹，只要在保安隊裏挑選二十名精英就足够了，至於你們三位，還要留在此地，嚴密保護蔡都督過境。不過，待會兒撒網捕魚，還要二位幫幫忙。」

「放心！」劉慶雲也學樣拍着胸脯，「只要薛隊長發一聲號令，我和趙老弟兩個人，包管叫馮朋那一羣魚一條也漏不了網。」

薛子秋皺着眉頭，很愼重地說道：「劉兄！不管是耳聞目見，兄弟都深信你老哥在鬥智鬥力這兩方面都是高手。不過，馮朋和辛老四那一夥人可也不簡單。單說辛老四，就是一個扎手貨。我下午打出一招問手，要調他到蒙自去，他竟然滿口答應，而且在日落前離了鎭。不用說，他明去暗回，這會兒仍然潛伏在碧色寨。你上那去找他？他手下那幫弟兄更是一個個狡兎三窟，想要一網打盡，恐怕不太容易。」劉慶雲想不到薛子秋這個老粗竟然如此心細，一時未敢遽然接腔。

趙飛接口道：「薛隊長！這倒是次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究竟是常參謀先動？還是咱們先動？」

常德勝不解地問道：「先動後動很重要麼？」

「很重要，」趙飛很認眞地點點頭，「隊上的行動毫無疑問在馮朋那夥人的監視之中，若是常參謀先動，他們立刻提高了警覺，想一網打盡將大有困難；若是咱們先動，一網打盡固然很好，萬一有了漏網之魚，必定連夜前往蒙自報信。而常參謀要在明早才能乘車啓程，到時只怕要撲空了。」

「幸虧你老弟提醒。」常德勝重重地拍打着趙飛的肩頭，說：「那就這麼辦，今晚三更動手，你們先去踩踩他們的盤，到時好摸他們的窩。我跟老薛帶人堵住各通路要道，縱使有漏網之魚，也休想游得出去。」

「好吧！」趙飛站了起來，「那麼，我和劉大哥先走一步了。」

「好！」薛子秋揮了揮手，「就這麼說定，二更過後，咱們在車站後面的煤堆旁邊碰碰頭。」

趙飛和劉慶雲立刻離座而去。

常德勝聽見脚步聲去遠了，才壓低了聲音道：「子秋！你看劉慶雲這個人有沒有問題？」

「哦！」薛子秋怔了一下，反問道：

「你難道發現了什麼破綻？」

「沒有，」常德勝緩慢地搖搖頭。「他若有異心，儘管可以眼巴巴地看着咱們給姚鳳起毒死。但是，我總感覺有那麼一點不對勁。」

薛子秋本來不打算到劉惠蘭那兒去赴約了，人家讓自己站在一條陣綫上，自己偷偷地去跟人家的女兒胡調，這成什麼話？此刻被常德勝拿話一點，心頭忽然一動：一個爲南方革命黨幹危險工作的江湖好漢，他的女兒怎會那樣不正經？

常德勝見他沉吟不語，連忙問道：「子秋！你在想什麼？」

薛子秋自然不便說出他和劉惠蘭訂約的事，只是含糊其辭地道：「我也感覺有那麼一點不對勁，不過，我有法子去摸摸他的底。」

「什麼法子？」

「先不告訴你，」薛子秋故作神秘地賣了一個關子。然後又道：「德勝！你挑選幾個精幹弟兄，將四週的通路封死，咱們二更天在碉堡指揮部裏見面。」

「你可要來早點，」常德勝千叮萬囑：「咱們二更天，還要在車站和趙飛碰頭哩！」

「放心！我不會誤事……」

薛子秋話說到一半，就要拔脚往外走，驀然一個隊員跌跌撞撞地跑了進來，面色發白，站定之後，猶在上氣不接下氣。

「什麼事這樣慌張？」薛子秋連忙走過去扶住他，唯恐他會站不住跌倒。

「禁閉室出……了事……」保安隊員結結巴巴地說道：「守衛的被人勒死……鎖被……打開……副隊長被人殺……被人殺死了……」

像是一記晴天霹靂，常德勝和薛子秋二人被震得頭昏目眩，薛子秋猛烈地搖晃了幾下腦袋，才使情緒鎭定下來，咬牙切齒地道：「殺人滅口！好狠！」

「老薛！」常德勝雖然未作出憤怒狀，却是有氣無力。「咱們計劃雖好，却慢了一步。姚鳳起是自取滅亡，可見得馮朋那夥人已經有了警覺，他們只要化明爲暗，咱們就無法展開行動了。」

薛子秋怒不可遏，咆哮道：「全體出動，戒嚴搜查，那羣王八蛋一個也別想跑掉……」

「別衝動！」常德勝用力按着他的肩勝「小不忍則亂大謀。走！咱們先到閉禁室去看看再作計議。老薛！這一仗可不。好打哩！」

這間禁閉室原是設來囚禁私梟、煙販的，因爲裏面空無一人，才臨時用來監禁姚鳳起，想不到竟然成爲他的送葬之所。

姚鳳起的屍體半伏在粗大的木柵上，兩眼睜得很大，形狀猙獰可怖。左胸處一個血洞，還有熱血在繼續冒出來，薛子秋和常德勝都是行家，一搭眼就知道被害者心臟已被刺穿，早就斃命了。

守衛的躺在潮濕的地上，背心窩一處刀傷，灰色的軍衣被血液染成了黑褐色，常德勝蹲下去摸摸鼻息，神情沉重地搖了搖頭。

「他奶奶的！」薛子秋咆哮如雷，氣得額上青筋脹鼓鼓的，活像一條條黑色的蚯蚓在皮下扭動。「竟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子秋！」常德勝低吼了一聲，阻止他那火爆脾氣。「在這種節骨眼上，千萬不能衝動。你說，是什麼人下的手？」

「那還用說？……」

「手法乾凈俐落，是個用七首的好手，可是辛老四？」

「不是。」薛子秋搖搖頭，「不是那個傢伙，辛老四會用槍而不擅長用刀。」

「那是姓馮的了？」

薛子秋反問道：「你說呢？」

常德勝咬牙沉吟了一下，喃喃道：「可能是他。看老姚的死狀，顯然兇手是個熟人。他原以爲兇手是來救他的，所以欣喜地撲了出來；却料不到兇手是來殺人滅口。老姚被他們收買，洽談的人若非辛老四，就是馮朋。我看準定是姓馮的下的狠手。」

「他奶奶的！咱們逮他去。」

「別亂來！」常德勝一把抓住他。「姓馮的必然一路上跟着老姚，不然絕不會有這樣快的動作。這會兒那夥人只怕早已化明爲暗了，上那兒去逮？」

「那……」薛子秋連連地搓手。「……那該怎麼辦呢？」

「你原來打算要幹什麼？」

「我……」薛子秋打算要去赴劉惠蘭的約會，却有些說不出口。

常德勝很快地接口道：「不管你要去幹什麼，仍舊按照原來的計劃進行，不要改變。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這椿事。吩咐隊上的兄弟，不准談論這椿事。」

泥土牆上原來插着一支火把，常德勝說完之後，將火把取下來，在地上弄熄了，四週立刻陷於黑暗之中。

薛子秋低聲道：「那麼，我先走一步了。」

「嗯！」常德勝語氣愼重地囑咐道：「路上千萬小心，對方是個用刀的能手，輕功也絕佳，可別讓人家在背後把你給宰了。」

×　×

夜已很深。

客棧中顯得非常沉靜，店小二伏在櫃檯上打瞌睡，薛子秋輕步走了進去，用手指尖戳醒了呼嚕呼嚕大睡的店小二。

「哦！你是要住店？」揉揉眼皮，睡意未消的店小二才認出眼面前這個身穿便服的是本地保安隊隊長，一時睡意全消，振聲道：「隊長！你……你……」

「噓！」薛子秋食指豎在唇間，示意店小二不要嚷嚷，然後悄聲道：「那位變把戲的劉惠蘭姑娘住在那一間房？」

「來！我帶你去……」

「免啦！你們這家客棧，有幾間房，我可是清楚得很，你給我指個方向，就行啦！」

「東邊從內往外數，第三間。」店小二又諂媚地加上一句：「她老子住在隔壁，隊長可得小心點。」

薛子秋瞪了他一眼，嚇得他連忙躲到櫃檯裏去了。

薛子秋經常查房，自然是熟門熟路。輕而易舉地就來到了劉惠蘭所住的那間房門口。從窗紙上望進去，裏面一片漆黑，房中人似已熄燈入睡了。

薛子秋輕輕一推門，房門應手而開。

他躡脚走進去，反手將房門帶上，挿上門，站在原地不動，悄聲喊道：「劉姑娘！」

沒有回聲，沒有動靜。莫非劉惠蘭酣睡如泥？薛子秋猜想絕不可能，女人大都心靈神巧，又是她主動訂的約會，這個時候也還沒有到下半夜，絕不會……

一念及此，薛子秋立刻心懷戒意，掏出洋火，劃燃了一根。火苗照亮了全房，他發現床上是空的。

第二根火柴點燃了燈，薛子秋一眼就看見几上留着一張素箋，箋上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箋上寫着幾個歪歪斜斜的字：

「劉慶雲：明天早班車離開碧色寨，不然，你的女兒就要剖肚開腸。」

薛子秋楞了好一陣子，心中雖然是驚濤起伏，却沒有去動几上的留箋。

倒是原存心中的疑念一掃而空，謀刺蔡都督的那一帮人已經展開行動來對付劉慶雲；他的身份應該不會有問題了。

他沉吟着：這件事是否應該立刻告訴劉慶雲？如果對方質問他因何悄悄來到劉惠蘭的房間，他將如何解釋？

只因久久想不出第二個問題的答案，薛子秋只得吹熄了燈，悄然退出，讓劉慶雲自己去發現。

他剛跨出房門，驀見一道黑影，向他撲來，其勢之快，宛如一道長瀉而下的流星。

薛子秋是軍人出身，自然練過對陣搏殺。目光也非常精銳，一眼就看出襲擊者沒有亮兵器，是以不作閃避，雙臂交叉，格了上去。

四隻鐵臂相遇，却大有分別，襲擊者的勁道十足，薛子秋的雙臂像是挨上了一記鐵棍，痠痲難當。身子重心不穩，連連向後退了好幾步。

薛子秋這一跤，摔得非常重。心中不禁怒火昇騰，就地一滾，趁勢拔出了短槍。他正要亮槍射出，驀聽對方吃驚地叫道：「那不是薛隊長麼？」

對方竟是劉慶雲，實在使薛子秋感到意外。他忿忿地將短槍挿回腰際，從地上爬了起來。

劉慶雲過去扶了他一把，問道：「隊長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了呢？」

「眞是巧上又巧，待會兒再詳細告訴你。」薛子秋語氣、神色都是十分嚴肅。「現在我要先告訴你一個壞消息——令媛失蹤了。」

「哦！」劉慶雲一聽，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被人綁了架。」

「誰刦走了惠蘭？」劉慶雲面色灰白，聲音發抖，好像突然得了什麼大病。

「是誰想必你也猜得到，」薛子秋向房內擺擺手。「几上有飛刀寄柬，你看看就會明白了。」

劉慶雲匆忙地推門而進，薛子秋連忙爲他取火燃燈。劉慶雲先看完留箋，然後刷地一聲拔起了桌上的小刀，咬牙切齒地道：「他媽的！眞狠！」

現在，薛子秋已經完全將劉慶雲看成自己人了，向他安慰道：「這本來就是一塲狠鬥，誰不够狠，誰就吃癟，難怪，只是……。」

「隊長，你看我該怎麼辦？」

「劉兄得自己拿個主見。」

劉慶雲一抬手，那把熠亮的七首篤的一聲挿在房樑上。冷冷道：「他們若以爲拿惠蘭的性命就可以威脅我，那就錯了。我這個人作事一向公私分明，想教我走，說什麼也辦不到。」

薛子秋不禁生出敬佩之意，點頭讚道：「劉兄眞是了不起！令我佩服。放心！令媛若是有了三長兩短，我要他們拿十條命來賠。」

劉慶雲豪氣地道：「隊長！咱們的話題別老是在惠蘭身上打轉，也該談點正經的。」

「好！」薛子秋嗓門一壓：「你們踩盤的成績如何？」

「還不錯，姓馮的，以及辛老四那一批兄弟，大都刨出了他們的根，只是辛老四這小子，像條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一直沒有見到他的影子，趙老弟正在四處尋找他。」

薛子秋語氣凝重地道：「如弓在弦，不得不發。我看劉兄還要多費心，務必要在三更天之前，找到辛老四的落脚處。」

「唉！我原來想回客棧叫醒惠蘭帮帮忙的，想不到……」說到一半，劉慶雲突然將話頓住，改口道：「不管我的女兒是死是活，都不會誤了正事，隊長，儘管放心。」

「我對劉兄放心得很，那麼，我先走一步。」

「隊長請便。」

薛子秋拱了拱手，疾步向外走去。劉慶雲凝視着他的背影，嘴角處流露出一絲冷笑。他想：不管是鬥智、鬥力，或者鬥狠，別人都不是他的對手。

薛子秋走了，劉慶雲肯定他已出了客棧，才抽身走進了劉惠蘭的房中。取火燃上燈，輕咳一聲，突見一個人從帳子後面走了出來。

正是劉惠蘭。

她面上流露出一種極爲複雜的笑容，兩眼瞪着劉慶雲，一句話也不說。

劉慶雲顯然有些光火，低吼道：「你在笑什麼？」

「高興。」

「有什麼好高興的？」

「看你很行，這趟買賣似乎已成功了，怎不教我高興？」

「你原來還關心我的成敗。」

劉惠蘭面上的笑容變成了冷笑，以不屑的語氣道：「我是關心我的自由。」

「你放心！」劉慶雲走過去在她臉上捏了一下。「我一向說話算數。不過，你可要將那個土妞兒看緊點。」

「我眞不明白，你綁她來幹啥？」

劉慶雲獰笑道：「嘿！用處可大啦……惠蘭！你是失蹤的人，行動要注意一點。反正只有一夜一天，隨便躲躲，就過去了。」

「自從跟你之後，什麼樣的角色都扮演過了。你那一天要我去扮死人？」

「惠蘭！」劉慶雲嘿嘿乾笑，語氣中透着威脅。「什麼都好，就是不能死。一

死百了，什麼都完啦！」

劉惠蘭翻了白眼，冷聲道：「別拿死來威脅我，我死你也活不成。」

劉慶雲不再說什麼，他似乎了解面前這個女人的脾氣，一扭頭，走了出去。

此刻約莫二更光景，他想到了火車站煤堆房的約會，立刻身子一縱，縱出了院牆，向車站方向奔去。

他是貼牆而行的，身子正好遮掩在陰影之下，行動快，脚步輕，照說，什麼人也不會發現他。但是，仍然被一雙藏在暗處的眼睛看見了。

那是一雙精芒逼射的眼睛。

那人掩藏行跡的功夫顯然比劉慶雲還要高明，他發現了劉慶雲，而劉慶雲却沒有發現他。

在一個拐彎的地方，他突然出現，攔住了劉慶雲的去路。

劉慶雲雖然在暗中嚇了一跳，却表現得十分鎮靜。兩手下垂，身子紋風不動。目光一瞟，就看出對方是馮朋。

馮朋以江湖人的語氣問道：「朋友是那一條綫上的？」

「黑線。」

「我看不像。碧色寨沒有大戶，以朋友高明的身手看來，招子不該不亮。」

「那麼，我要反問了。」劉慶雲老氣橫秋地道：「你又是那條綫上的？」

馮朋沒有說話，向前逼進了一步。一抬手，一把明晃晃的七首已經抵上了劉慶雲的咽喉。

出刀之快，揑拿之準，顯示他在這把小小的七首上曾經下了好幾年的工夫。

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劉慶雲立刻掂出了對方的份量：穩、狠、辣、很不好對付。不過，劉慶雲却沉得住氣，儘管那鋒利的七首貼在頸項上挺不是滋味，他却一絲也沒有動彈。

馮朋佔了先手，却沒有再動，也沒有說話。

倒是劉慶雲有些忍不住了，冷冷問道：「朋友！是怎麼回事？」

「別反穿皮襖。」馮朋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你是什麼來路，趁你還能說話，最好老老實實說出來。」

「說了白說。」

「這是什麼話？」

「說了你不信，豈不是等於白說？」

「朋友！」馮朋的語氣緩和了一些。「在下閱歷太淺，所以才認不出你的底細，給一個面子，讓在下見識見識如何？」

「眞想見識？」

「誰也不會有閑工夫在半夜裏來跟你鬧着玩。」

「那麼，先拿開你的刀，姓劉的不喜歡被人逼着說話。」

馮朋猶豫了一下，終於將手中七首一鬆，身子也退後了一步。

同時間，劉慶雲的身子也退後了一步，右手一抬，手中就多了一把槍。死冷冷的槍口指着馮朋的胸口。

馮朋沒有吃驚，反倒嘿嘿冷笑起來。

劉慶雲沉聲道：「你在死前要大笑一番嗎？」

「我笑你這塊老薑爲何不辣？」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明白。」馮朋手中七首往上一拋，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轉折，又落到他手上。「前後左右，四面八方，少說也有十來根槍瞄上了你，你上了籠啦！」

劉慶雲目光機警地四下一瞟，雖然他沒有看見什麼，而他却肯定馮朋不是在賣野人頭。

馮朋也是一個善於察顏觀色的人，一見劉慶雲目光閃動，就知對方心中已經產生了懼意，於是立刻說道：「朋友！識相就快些扔槍，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咱們好生聊聊。」

劉慶雲豈是輕易屈服的人？冷笑一聲：「哼！你好像疏忽了一件事。」

「哦！那倒有勞朋友提醒了。」

「不管你在週圍埋伏了多少人，先死的一定是你。」劉慶雲說得字字有力，一點也不像是虛聲恫嚇。

「黑綫上的朋友！」馮朋以奚落的語氣道：「碧色寨不是咱們的地盤，咱們不該給刀疤辛老四銃漏子。放下槍，咱們懇切聊聊，何犯着拚死拚活哩！」

「有什麼好談的？」一槍在手，劉慶雲說起話來自然要神氣得多。

馮朋冷哼一聲，突然向前仆倒，身子往斜一滾，滾到草叢裏去了。

他的動作雖快，以劉慶雲的槍法仍然可以開槍置他於死地，只因眞怕週圍有人埋伏，以致不敢妄動，也跟着就地臥倒，滾進了草叢。

就在劉慶雲就地臥倒的那一瞬間，馮朋已接連擲出兩把飛刀，從劉慶雲的頭頂上飛了過去。

從對方擲刀的動作上判斷，劉慶雲已發覺馮朋玩的是虛招，週圍根本沒有半個人，因此胆氣一壯，立刻向馮朋的藏身之處滾了過去。

他抓住馮朋的雙脛，猛力一拖，却沒有拖動。

抬頭看，只見馮朋的脖子被一隻手臂勾着，原來這頭狡猾的狐狸已經落在趙飛的手裏了。

劉慶雲吁了一口氣，而心中却暗暗提高了警覺：這小子倒是挺俐落，往後得多加小心。

趙飛輕言細語地道：「劉大哥！撕下他的衣服，先綑上再說。」

劉慶雲的動作熟練異常，三下兩下就將馮朋雙臂反翦着綑上了。

趙飛移轉了方向，一隻膝蓋抵上了馮朋的胸脯，一隻手不鬆不緊地抓着他的脖子，冷冷道：「姓馮的！咱們現在已不必再捉迷藏了，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要找的不是你，說吧！刀疤辛老四躲在那裏？」

「不知道。」馮朋表現得非常强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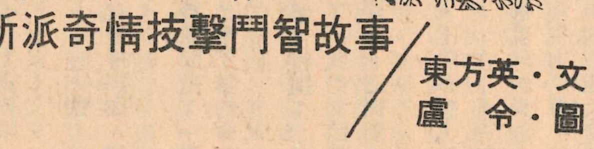
「老弟！」劉慶雲挿上了口：「別費勁！這種人是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他不會告訴你什麼的。」

馮朋冷笑道：「這位朋友，倒是說對了。」

「姓馮的！」趙飛膝蓋猛力在馮朋胸脯上一頂，惡聲道：「你像砧板上一塊肉，由我切，任我剮，最好還是放乖點。」

「趙飛！」馮朋忍住痛，喘吁吁地說道：「你……你又何嘗不是砧板上的一塊肉？」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往見皇甫秀華，擬向其解釋誤會，詎皇甫秀華成見已深，不容辯說，揮劍割愛，要向武林進軍，邀周震川爲她新創玄陰宮總護法，周震川答允三日後答覆。周震川離開皇甫秀華後，暗中與史狆隨楊仙子一行往找郭彪，未幾見秦仙子偕武瑛自郭彪莊中出來，武瑛向秦仙子哭訴曾受周震川侮辱，楊仙子深信不疑，又偕武瑛轉回郭彪處。周震川驚震下與史狆分別獨自而去。此際，一自稱鍾元進者現身與史狆相見，史狆因見鍾元進行動鬼鬼祟祟，不願與他攀交——

一關又一關　迷離復迷離

鍾元進哈哈一笑，道：「朋友，你就這樣眼高於頂，看不起人麼？」搖肩錯步，身形微晃，閃身之下，後發先至，擋住史狆去路。

史狆劍眉暗暗一皺，心中凜然忖道：「這人身法奇快，要跑只怕跑不過他，只有和他硬拚硬打了。」心念一定道：「朋友，爲何阻住在下去路？」

鍾元進皮笑肉不笑的道：「在下見你是條漢子，想和你交友。」

史狆道：「可惜在下今日事忙，有違雅愛了。」身形一跨，橫斜了出去。

鍾元進陰惻惻的一笑，道：「朋友，你這叫敬酒不吃，愛吃罰酒，那麼在下就只好不客氣了。」

話聲中，右手陡然暴出，五指如鉤，便向史狆肩頭之上落去。

史狆早已提足眞元內力在先，見他伸手抓來，正想試試周震川所敎的那三招擒拿法，猛然身形一矮，左手穿空而出。

史狆出手時，因見鍾元進襲來一抓，勁風凌人，功力深厚之極，原沒抱着多大的希望，詎料出手之後，竟然一把扣到了對方腕脉，心中一喜，絕着連番而出，帶得鍾元進身不由己，向前衝了出去，要非他確有實學，穩住了身形，就是一個狗吃屎。

鍾元進顯然沒有看淸史狆用的什麼手法，人被帶出了後，驚悸之中一片錯愕之色。

史狆一招得手，胆氣大增，不敢惹事的心理，立時一變，冷笑一聲，道：「朋友，可要再試試你的敬酒手法！」

鍾元進可是江湖上頗有名頭的人物，出手一招，雖然落敗了，但敗得有點糊塗，心裏更不服氣，史狆如果就此一走，他也許打不定主意要追他。

史狆這一停身下來叫陣，不但激發了他的兇性，更叫他下不了台，這個人他可丟不起，凶眉一揚，暴喝一聲，道：「你再接老子一招看看！」運足內力，一掌向史狆迎頭劈去。

他內力深厚，這一掌又是含怒而發，威勢非同小可，一股强猛絕倫的內力，隨手而出，史狆右手一翻，又向他來掌腕部奔去。

時候部位，也都恰到好處，只是鍾元進出手一掌，已然發出了劈空掌力，史狆手法雖然神妙莫測，可是本身修爲，遠非鍾元進之敵，手法被凌空先到的掌力一接，但覺一股大力迎面壓到，已是抵擋不住他那神妙的擒拏手法，便半途封了回來。

史狆暗叫了一聲不好，欲待幌身急退時，已是不及，被他一掌打在肩頭上，身子被震得飛了出去……。

擒拏手法，利在近身搏鬥，出奇致勝，但遇上劈空掌力，自己功力又遠非其敵，連人家的身都近不了，自然不足以恃仗了。

史狆被打得向後飛了出去，雙足剛一着地，還未挺身穩住身形，鍾元進已如影隨形，落指點了他穴道，接着，當胸一把緊緊抓住，提了起來，瞪眼一聲獰笑，道：「你原來也不過如此！」

推手一送，把史狆又送了出去，摔了一個跟頭。

鍾元進把史狆摔出去之後，人又隨身而上，一脚踩在史狆胸脯上，厲聲喝道：「你叫什麼名字，乖乖的道來！」

史狆雙目一翻，仰面發出一聲冷笑，笑聲出口，忽然又輕輕的嘆了一聲，道：「在下史狆！」

史狆一股氣冲上來，本待與鍾元進頂撞下去，但心中一動，忽然覺着自己奉命追隨周震川，責任重大，不能徒逞血氣之勇，誤了周震川的事，於是心念一轉，忍氣吞聲，裝窩囊了。

鍾元進出了一口氣，又見史狆軟了下來，抬起脚，拍活了史狆穴道，道：「現在老子拍活你被點穴道，你如果要動什麼心眼，可別怪老子心黑手辣，整得你要死不活。」

史狆緩緩站起身來，揉着被打痛的肩頭，道：「你是外路來的高人吧？」

鍾元進道：「老子還沒問你的話，你倒反問起我來了。」

史狆道：「好，現在算你拳頭大，胳膊粗，你有什麼話，你就問吧。」

鍾元進冷笑一聲，道：「你是土生土長的貴州人，老子問你，你是怎樣與周震川交上朋友的？」

史狆道：「咱們看着對眼，就成了朋友了。」

鍾元進「哼！」的一聲，道：「憑你這點身手，人家會看得起你，別不知自量了！」

話聲一沉，接着問道：「老實說，你是什麼人的門下？奉了誰的命？替周震川賣命跑腿！」

史狆暗中駭然，忖道：「這人一定是『無雙門』中人了，我們的活動，難道已經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這倒要特別小心應付了。」

他腦念飛轉，不敢多想，怕引起鍾元進疑心，接口道：「在下是丐幫弟子。」

丐幫弟子，那就與雲貴道上一般的人有別了，他們因為別有所屬，雖然也是雲貴道上的人物，但却不能共參雲貴道上機密。

這樣就不會把事情扯到彭大先生身上去了。

當然，事情遲早總要明朗化，但能多保密一天，就能多爭取一天的時效，也是好的。

鍾元進跟着說了一聲，道：「你是丐幫弟子。」便沒再追問他的出身了。

周震川與丐幫的關係，非常密切，丐幫弟子隨在周震川左右，乃是極為自然之事，自是相信得過。

鍾元進沉思了片刻，接着又道：「你既然是丐幫弟子，老子也不為難你，只要你有問必答老子便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史狆見他相信了自己身份，忽然又硬了起來冷冷的道：「丐幫弟子，道義為先，希望你別把在下看成貪生畏死之徒。」

鍾元進道：「你們花子幫的臭脾氣，老子知道，不過你想活着離開此地，便非改改你們花子幫的臭脾氣不可。」

史狆道：「那得看你問些什麼話了。」表示出不能說的話，還是不能說。

鍾元進忽然朗爽的一笑，道：「好，算你有種，你放光棍一點，老子也不過份難為你，只要你告訴我，剛才秦仙子和閃電娘子談了些什麼話？周震川有什麼打算？你就可以得回你這條花子命了。」

史狆思忖了一下，覺得這些話，就是說了出來，也不會有很大的關係，常言道「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別」，倒真不值得為了這些沒多大關係的話，浪擲自己的生命。

史狆心中打定主意，當下笑了一笑，道：「我要是說實話，你還不相信呢？」

鍾元進道：「是真是假，老子還不會笨到聽不出來。」

史狆猜想他也許聽到了秦仙子他們的談話，故意試探自己，而重點實在是周震川的對策，於是把秦仙子與閃電娘子武瑛的談話，一字不易的告訴了鍾元進。

鍾元進聽後，點了一點頭，道：「周震川怎樣說？」

史狆道：「他沒說什麼，但却很生氣的吩咐在下自己回去，他就走了。」

鍾元進凝目沉思了片刻，接着，一點頭道：「好，老子暫時相信你的話，不過你如果說了假話，老子告訴你，自然有人剝你的皮……。」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冷冷的道：「現在還有一件事，你說得有理，就可以走了。」

「什麼事？」

鍾元進雙目一瞪，道：「你剛才使的那二招手法，是向你們幫中誰學的？」

史狆搖頭道：「敝幫誰也不會，是周少俠指點的。」

鍾元進微微一笑，道：「那周震川對你很不錯了。」

史狆說道：「在下也替他辦了不少事情。」

鍾元進道：「你也替老子辦點事情好不好？」

史狆道：「什麼事？」

鍾元進道：「事情很簡單，只要你把周震川每日的行動，暗中告訴老子，就行了。」

史狆仰臉發出一聲冷笑，冷聲道：「這……。」

鍾元進驀地一抬手，其快如風的點了史狆一處穴道，手腕一翻，又捏開了史狆下顎，伸手懷中摸出一顆藥丸，納入史狆口中。

他驟然發難，史狆措不及防，藥丸進入口中，沾水即化，順咽流入腹內，只覺那藥味其腥無比，五腑六臟頓時翻江倒海般翻騰起來，想嘔吐又嘔吐不出來，難過了很久一陣，才慢慢回復原狀。

史狆暗暗吁了一口長氣，方待開口說話，鍾元進扳起面孔道：「剛才你心裏很

難過了一陣子吧！今天這是第一次，以後每天這個時候，都會發作一次，一次將會比一次更難過，但絕對死不了，你也許可以挨得過去，但老子敢說，你經過第二次之後，絕不會再想嚐試第三次了……」

說着，一面伸手懷中，取出另一種藥丸，倒了一顆，交給史狆，接道：「這種解藥，可以保住你一天平安無事，現在沒有要求的送你一顆，不過以後你還想要，就請你用周震川的消息來交換了。」

說完，不待史狆答話，也沒說明進一步的聯絡方法，轉身疾奔而去。

史狆望着鍾元進人影消失之後，冷笑了一聲，急急離開了當地。

話說周震川聽了閃電娘子武瑛的胡說八道之後，覺得她這一招，實在相當的厲害，不能等閑視之，如果讓她把這種話傳播出去，又有她自己挺身作証，那時他真將百口莫贖，跳在黃河也洗不清。

周震川想不到「無雙門」會把閃電娘子放出來，更想不到閃電娘子糊塗得連真人假貨都分不清楚。

周震川不便把史狆帶來，自己却追上了閃電娘子她們一行人，他要當面試試閃電娘子是不是真是糊塗？還是別有內情？

秦仙子與閃電娘子武瑛回去只是道謝，並非火急大事，路上走得並不快，娘兒倆一路談着，心情都開朗了不少。

正行之間，忽聽衆女之中，有人大喝道：「什麼人！敢是前來討死！」

語音未罷，秦仙子與閃電娘子武瑛猛然擧目望去，只見一條人影，也迎面直撞而來。

同時，已有二女揮動手中兵刄，迎了上去，待得雙方接近，二女忽然大聲道：「周少俠，原來是你！」

大家悚然一驚之下，接着人影閃動，將周震川圍在了核心。

閃電娘子武瑛臉色一變，激動得嬌軀顫動，口中罵着：「天殺的！今天我要和你拚了。」就待衝了過去。

秦仙子柳眉一皺，伸手抓住閃電娘子道：「瑛兒，先不要發急，弄清他來意再說。」

秦仙子對周震川印象不壞，聽了閃電娘子的話後，雖然也是怒不可抑，可是見到了周震川之後，却因奇佳的印象，把她的怒火恨意壓制了下去。

同時，她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脾氣雖然倔強，對事情的看法，比年輕人總比較深遠，她是閃電娘子的長輩，閃電娘子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她却不能不替閃電娘子作主，因此，她不能像閃電娘子一樣，輕率從事。

秦仙子牽着閃電娘子武瑛，走上前面，揮手道：「你們退開，對周少俠不得無禮。」

秦仙子斥退衆女，強顏一笑，道：「周少俠，你是不是前來向瑛兒賠罪？」言下之意，只要周震川一點頭，為了閃電娘子將來一生幸福，她是不惜委屈求全。

周震川目注閃電娘子武瑛，叫了一聲：「瑛妹！……」

話聲一出，閃電娘子武瑛已是杏眼圓睜，怒不可抑的發出一聲暴喝，罵道：「住口，你要再叫一聲瑛妹，本姑娘就要撕破你一張嘴，你這無情無義，心黑手辣的東西，虧你還有臉來找我。」

閃電娘子武瑛雙目之中，怒火熊熊，從她眼睛裏面，所能看到的只有深遠無盡切齒之恨，那還有絲毫情意可言。

周震川劍眉一皺，暗暗忖道：「那假冒我的人，對待她的狠毒，誠然可恨可惡，但閃電娘子武瑛總和他好過一場，奇怪的是，她為什麼也沒有絲毫餘情流露，她恨也不該一下子恨得這樣不留餘地？……我倒進一步試試她！」

周震川是一個很能控制自己的人，心中有了主意，更能不急不躁，面帶微笑，長揖到地，道：「瑛妹，你就不給我一個解釋賠罪的機會麼？」

閃電娘子武瑛忽然厲叱一聲，道：「你還叫瑛妹！」身形陡然一射而出，玉手一探，便向周震川臉上抓去。

她倒是言出法隨，真要撕爛周震川的嘴巴。

周震川口中叫着：「瑛妹，你總得給我一個說話的機會啊！」

閃電娘子武瑛見了周震川雙眼就紅了，理智全無，一個勁的猛撲，也不管抓不抓得到周震川。

周震川展開身形只是閃讓，也不還手，他的這樣做，一則是相試閃電娘子武瑛，再則便是等待秦仙子的反應。

秦仙子原本不願意閃電娘子胡亂出手，但當閃電娘子衝出後，却又轉念要看看周震川對閃電娘子下手留不留情，因此，起初並未喝止。

及見閃電娘子武瑛一陣猛攻猛撲之下，周震川萬般忍讓，竟絲毫沒有還手的意念，不由暗暗忖道：「看周震川那份忍讓情形，對瑛兒分明甚是有情，莫非其中有什麼誤會，這樣，更不能讓瑛兒胡鬧下去了。」

秦仙子柳眉一軒，冷喝一聲道：「瑛兒，周少俠對你已是百般遷就，萬般忍讓了，有什麼氣消不了，還不給我住手！」

詎料，閃電娘子武瑛聽了秦仙子的話，置若罔聞，依然一味捨死忘生的拚命不已。

秦仙子心頭火起，暴喝一聲，道：「瑛兒，你還不住手，莫非瘋了！」

周震川忽然接口道：「她只怕是真的瘋了！」話出手落，一指點了閃電娘子武瑛「風府穴」。

閃電娘子武瑛悶「哼！」一聲，身子向後倒去。

秦仙子料不到周震川驀地進襲閃電娘子，是以也不知周震川用意何在，心中一惱，只見周震川已雙手一托，接住了閃電娘子嬌軀，身形微起，飄然到了面前，欠身道：「老前輩，瑛妹氣惱攻心，對晚輩誤會太深，一時之間，很難理喻，晚輩只好暫時點了她穴道，讓她安靜下來，晚輩也好向老前輩有所稟陳。」

說得情理兼具，秦仙子怒火一消，喟然一嘆，道：「你們的事，老身也不知怎樣說才好……。」

語聲一頓，轉頭一招手，道：「你們來，把瑛兒接過去讓她好好靜一靜。」

一個女子應聲前來，從周震川手中接過武瑛，抱過一旁而去。

秦仙子緩緩回過頭來，神光猛射，注視着周震川一陣，話聲微沉的道：「周少俠，不是老身說你，你對瑛兒的手段，也未免太無情無義了。」

周震川神情一愕，道：「晚輩對她無情無義？」

秦仙子柳眉皺了一皺道：「始亂終棄，最後竟然忍心將她置於死地……『無情無義』四個字，說得不過份吧！」說到後面，聲音陡的凌厲起來。

周震川大叫一聲，道：「誰說晚輩要傷害瑛妹，這完全是誤會。」

秦仙子冷冷的道：「誤會？」

周震川面色肅然道：「實在是天大的誤會，一點不假。」

秦仙子心中暗暗一舒，面上保持着適當冷穆道：「那麼老身聽聽你的說法。」

周震川前來之時，心中擬定了二個腹案，一個是針對事實，力言辯誣；另一個是打落門牙和血吞，揹起了這個黑鍋再說，先爭取時間，以後再作解釋，這時，事到臨頭，不免又有點猶疑起來，微微一沉吟……。

秦仙子見周震川答話不利落，雙眉一皺，面現不悅之色，冷「哼！」一聲，道：「你如果覺得沒有想好話，那就不用說了！」

周震川轉目望了一眼安安靜靜的閃電娘子武瑛，暗暗一咬牙忖道：「我雖沒有害她，她却是因我而失身，將來如果能找到那偽冒之人，引導他改邪歸正，倒也罷了，否則，在良心道義上，我不能不負起這個責任來，唉！……」嘆聲中，不忍之心，油然而生，念頭一決，道：「舊話重提，晚輩甚是悔愧！」

秦仙子冷冷的道：「那你就不該當初了，老身也許鬥不過你，但武林之中，不會沒有主持公道的人。」

周震川古怪的笑了一笑，道：「晚輩別的話也不必多說，就把晚輩與武瑛妹分手時的情形，說出請老前輩明察。」

秦仙子輕輕「嗯！」了一聲，靜靜的聽着周震川的敘述。

周震川照着閃電娘子武瑛的說法，道：「那天晚輩與瑛妹在一起時，皇甫姑娘忽然闖來，晚輩與瑛妹都不願與她鬥氣，於是避身而走，詎料走到一處荒野之地時，忽然有人用米粒打珠手法，暗算了瑛妹，當時晚輩大怒之下，追了下去，人未追到，回來也不見了瑛妹，這是晚輩的不是，不該不顧瑛妹的安全，……但那也是晚輩一時惱怒情急，失了理智……。」

周震川聽了閃電娘子的談話，自是編造得合情合理，天衣無縫，秦仙子聽了大爲滿意，覺得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她心中諒解了周震川，却不願就此鬆口，冷冷的一笑，道：「你上次見到老身時，爲什麼不實話實說，哼，這次說的話，老身能相信麼？」

周震川苦笑一聲，道：「當時晚輩只想找到瑛妹後，由她出面澄清，豈不較晚輩要少費很多唇舌，誰知瑛妹也誤會我了……我眞奇怪，她爲什麼這樣恨我呢？」

秦仙子道：「她說是你暗算了她，故意把她棄之荒郊野地……。」

一語未了，周震川急得大叫一聲，道：「天呀！這話從何說起，她眞是想入非非了。」

秦仙子喟然長聲一嘆，道：「是也罷，不是也罷，現在老身只有一句話問你，你要憑着良心答覆老身。」

周震川毫不猶疑的點頭道：「絕對，老前輩有話請問好了，晚輩言必忠信。」

秦仙子道：「你以後對瑛兒能不能夠始終如一？」

周震川應口道：「這還用你老人家問，晚輩對瑛妹心裏從來就沒有過二念。」

秦仙子道：「萬一有朝一日，皇甫秀華也回心轉意了，你還能這樣說麼？」

周震川搖頭道：「她再也不會回心轉意了。」

秦仙子面色一正道：「不要避重就輕，支吾其詞，老身要你肯定的回答。」

周震川暗暗一咬牙，道：「她能回心轉意是她的事，晚輩豈能再接受她。」

秦仙子點了一點頭，道：「好，有你這句話已經夠了，不過……。」

話鋒一轉，接着道：「不過你不能拒絕她，你眞要拒絕了她，瑛兒和你也就不能在一起了。」

周震川一怔，道：「爲什麼？她眞要亂來，晚輩不見得就怕她。」

秦仙子苦笑一聲，道：「你可以不怕她，老身却不能這樣對她，至於，爲了什麼，以後你自然會知道。」

周震川爲了武林大局着想，只有飲鴆止渴，先化解了這段公案再說，至於以後個人的婚姻問題，他已準備作最痛苦的犧牲。

他這時說的話雖然言不由衷，但他立心無私，志在消弭這次即將興起的武林大禍，因此，問心無愧，尚能欽欽而言。

這也就是常言說的：「君子鬥志不鬥氣，鬥智不鬥力。」對他的人格不但絲毫無損，而且更見光輝。

不過話又說回來，周震川對皇甫秀華把話說得那樣決絕，實乃是冒着極大的危險，這話要傳到了皇甫秀華又怎會與他善罷甘休。

秦仙子這一顧慮，正好減輕周震川心頭上的重壓，暗暗吁了一口長氣，改口道：「老前輩所見，定有道理，但這件事情，晚輩將來以瑛妹的意見爲意見。」

秦仙子實在很欣賞周震川，周震川說的話又這樣得體，心中高興之下，便再也板不起面孔說話了，藹然一笑，道：「那就將來再說吧，現在你去把瑛兒穴道解開，讓老身好好的開導她一番。」

周震川有了秦仙子的支持，心中暗喜，走過去解了閃電娘子武瑛的穴道。

閃電娘子武瑛人一回醒，張眼見了周震川，就像見了不共戴天的宿世仇人，杏眼圓睜，猛的一跳而起又向周震川撲來。

周震川閃身急讓之下，秦仙子已是柳眉一軒，叱聲喝道：「瑛兒，你有個完沒有！還不與我住手！」

閃電娘子武瑛滿眼充滿了怒火，又哭又叫的道：「姑姑，我今天要不宰了他難消我心頭之恨。」依然猛追周震川不已。

秦仙子答應了周震川，豈能任由閃電娘子武瑛這樣胡鬧下去，星目一瞪，怒喝道：「住手！」隨之身形一閃而上，擋住了閃電娘子武瑛。

閃電娘子武瑛眼光被秦仙子隔斷之後，怒火也就隨之一消，停住了手。

秦仙子伸手拉着閃電娘子武瑛，向一旁走了開去，輕輕的道：「瑛兒，你不要胡鬧了，周震川已經完全服軟了，見好不收手，你難道眞要把他逼走。」

閃電娘子武瑛道：「他無情無義，我恨他，我也不稀罕這種男人。」

秦仙子雙眉一皺道：「你怎麼能夠這樣說，你和他已經……你還能夠嫁誰？何況事情完全是你誤會了。」

閃電娘子武瑛哼哼地道：「誤會！你聽他的鬼話。」

秦仙子輕嘆一聲，道：「孩子，我看他說的是實話……」接着，把周震川所說的話，一一告訴了閃電娘子武瑛。

閃電娘子武瑛一個勁的搖頭道：「鬼話！鬼話！」

秦仙子見閃電娘子武瑛左右都不依，不由得惱怒的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你要這樣不聽勸，一味胡鬧鬥氣，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閃電娘子武瑛氣得滿面鐵青，哇的一聲，掩面痛哭起來。

閃電娘子武瑛自幼父母雙亡，由秦仙子一手帶大，親如母女，平日撒嬌放刁，不下於任何嬌生慣養的閨閣千金，秦仙子雖不是她親生父母，却比任何親生父母更寵愛她。

秦仙子發過脾氣之後，心中又甚是不忍，取出自己香巾，一面和她拭擦淚水，一面又好言好語的慰勸她，道：「瑛兒，姑姑知道你好強，可是你也不能太給周震川下不去了，你眞要把他逼跑了，到頭來吃虧的還不是你，你和他又沒有經過明媒正娶，他眞要不理你，你能把他怎樣？……其實，你自己就先不對，爲什麼糊裏糊塗就把身子給了他。」

閃電娘子武瑛恨聲道：「我就是這樣恨他！」

秦仙子嘆息道：「但光只恨，解決不了問題啊！我看他還是很有良心，你就委屈一點吧！」

閃電娘子武瑛的情緒慢慢平息了下來，秦仙子苦口婆心，又說了許多夫妻相處的道理，聽得閃電娘子武瑛低頭不語。

曾眼間，只見周震川背着雙手，低着頭，在一片草地上左一趟右一趟走來走去，顯得甚是焦慮。

秦仙子輕輕的拍了二下閃電娘子香肩，微微一笑，道：「別生氣了，姑姑叫他過來，你們自己談談。」

留下閃電娘子武瑛，轉身走到周震川身前，輕聲囑咐道：「看在老身份上，讓着她點……快過去！」

周震川心中一肚子苦水，皺着眉頭，走向閃電娘子武瑛，又換上一副笑臉，叫了一聲：「瑛妹……。」

那料，話才出口，閃電娘子武瑛雙眼又是一直，暴喝一聲：「無情無義的東西，我和你拚了！」立時又向周震川猛然撲到。

天下那有這樣不通情理的人，說盡了好話，到頭來還是一成不變。

周震川心中一動，暗忖道：「武瑛平日爲人，雖是刁鑽難纏，但也最會見風轉舵，怎的，她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莫非她被人用什麼絕毒法子迷住了本性？」

此念一生，不由暗暗的皺起了眉頭，心情又更是沉重了。

讓身之際，秦仙子又已飄身而到，擋住了閃電娘子武瑛，武瑛視綫一落到秦仙子身上，眼中熊熊怒火，又自動平息了。

秦仙子眞氣極了，怒叱道：「你要再這樣胡鬧下去，我就不管你的事……。」

喝聲未了，耳際突然響起周震川的傳音話聲，道：「老前輩，晚輩看瑛妹的情形不對，只怕是已經中了人家的暗算。」

秦仙子一聽傳音，注目向閃電娘子武瑛仔細打量了一陣，却看不出絲毫異狀，傳音回話道：「不會吧！」

周震川傳音道：「老前輩擋住她，我們試一試就可以証實了。」

說着身形一幌，又到了閃電娘子武瑛面前，只見閃電娘子武瑛目光與周震川一接之後，目光就變得凌厲帶煞躍躍欲動。

周震川閃身退出老遠之後，閃電娘子武瑛的情緒又漸漸復歸平靜，周震川一連試了二三次閃電娘子武瑛的反應都一樣。

顯見周震川的觀察一點不錯，閃電娘子武瑛對周震川有着一種不可自制的厭惡和反感。

秦仙子目睹事實如此，不由憂心熾熾的道：「這却如何是好？」

周震川傳音道：「依晚輩之見，這件事情背後定有極大的陰謀，老前輩且不要張揚出去，晚輩要好好的查一查，不知老前輩信不信得過晚輩？」

秦仙子數十年前，就是江湖轟轟烈烈的人物，奇奇怪怪的事情也見得不少，就憑她的常識，也無可置疑，當下微一沉吟，點頭道：「有什麼信不信得過，你去辦事吧。」

周震川道：「老前輩回去之後，最好不要讓她出來，以免節外生枝。」

秦仙子搖頭一嘆道：「老身知道，你去吧！」

周震川獲得了諒解，心中輕鬆了不少，憐憫的望了閃電娘子武瑛一眼，一抱拳轉身而去。

秦仙子也就不再去找反手乾坤，帶了閃電娘子武瑛回轉自己家中而去。

周震川雖是把這件事情暫時壓制了下去，但是他的心情却又被另一種苦惱所困擾，將來他又怎樣解決這件想起來就不是味道的事情呢？

周震川一路暗自苦惱，回到暫時落脚的地方只見史狆兀自尚未入睡，獨自一人，在房中唉聲嘆氣不止。

周震川推門進去，幾乎嚇了史狆一跳，可見史狆心中一定有了極大的困難，所以才顯得這樣緊張。

周震川劍眉微微一皺：「史兄，你怎樣哩？」

史狆搖了一搖頭道：「沒有什麼。」神情有點冷淡，也沒問周震川爲什麼回來得比預期快，向床上一躺，就閉起眼睛。

大家折騰了一夜，本來他早就該休息了，但現在却睡得不是時候，周震川站在他床邊怔了一怔，退回自己房中，只聽史狆在床

上翻來覆去，吵得他也寧靜不下來，不能獲得休息。

過了一會，史狮突然推門進來，沒頭沒腦的道：「周少俠，你看在下怎樣辦才好？」他想來想去，還是鼓起勇氣，面對現實。

周震川温言道：「什麼事？使得你這樣苦惱。」

史狮訕訕的把自己一番遭遇說了出來，道：「在下不能負你，更不能丢大先生的人，在下如果眞忍不住的時候，就請你把我殺了吧！」

周震川一笑道：「原來如此，你放心，我有解毒靈丹哩！」懷中取出一粒皇甫秀華給他的解毒靈丹，命史狮立時服下。

史狮心中原本悶悶的，服下靈丹之後，鬱懷立開，當時就好了，樂得大喜道：「早知道你有這樣好的靈丹，在下也就用不着空自着急了。」

周震川見他這樣高興，自己胸懷也是一開，笑道：「本來很多不幸的事情，都發生於自誤，其實，說開了，也就沒有什麼。」

史狮點頭道：「少俠說得是，這種事既然在在下身上發生了，難免不在其他人身上發生，在下得馬上關照下去，大家心理上有了恃仗，就不怕這種鬼域技倆。」

周震川忽然伸手阻住他道：「且慢，你折騰了一夜，也該休息一下再出去。」

史狮笑着搖頭道：「我那能靜下心來休息，還是辦正事要緊，小的走了。」說着，急急的連夜跑出去了。

這時，差不多天色也快亮了，周震川對擺在當前的難題，頗有心亂如麻之感，也是無心坐息，好在他功力深厚，一兩晚不休息，並不在乎，於是心中打定主意，去找老花子施雷談一談，當下，便也直向遵義奔去。

到得遵義已是辰牌時間，奔到老花子施雷招待他與皇甫秀華的宅第，大門還是關得緊緊的。

皇甫秀華已經在外面自立門戶，自己離開時，又曾和老花子施雷打過招呼，暫時不會回來獨住，想必這裏已經關閉了。

但他既然來了，總不能就此離去，抱着試一試的心理，跨步向前，伸手叩了幾下門環。

裏面响起了兩聲咳嗽之聲，大門一開，周震川低頭就跨步而入……。

忽然半空中，發出一聲焦雷似的震喝道：「站住！你找誰？」一條比水桶還粗的胳膊，從門後疾伸而出，擋住了他的去路。

在往常周震川叫門而入時，應門的人總是躬身笑迎，這倒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了，一怔之下，止步停身，抬頭望去，見是一個生面孔的巨人，不由笑了笑，道：「在下就是周震川，不知兄台知不知道？」

那巨人一搖頭道：「你是周震川又怎樣，你要見誰先在這裏等着。」他不但毫不把周震川放在眼裏，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周震川是何許人。

周震川見他長得像塔一般高大，分明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與其多費唇舌向他解釋，不如直接了當的就說找人，於是裝着笑臉道：「兄台，在下是來找耿一民耿大哥……。」

「什麼耿一民，這裏沒有！」話聲一落，胳膊已是向前一送，向周震川身上推來。

周震川身形一矮，從他腋下一穿而過，反而轉到那巨人身後，看來是這巨人不可理喻，只有把耿一民鬧出來了。

那巨人楞了一下，大嚷道：「好小子，你原來是誠心前來撒野，老子要對你不客氣了。」

身子一旋，一個「橫掃千軍」，長胳膊向周震川攔腰掃到。

周震川右手五指一張，正要向那巨人腕脈上扣去之際，只聽一聲叱喝道：「大寶！你還不住手！」

那大漢看似已經使上了全力，但聞聲之下，却猛的刹住了攻勢，望着來人嘻嘻一笑，道：「胡爺，是這小子自己闖進來生事，不……不是大寶有意欺負人。」

周震川見那現身出來的人，年約半百以上，雙目神光炯炯，一臉精明幹練之色，想必定是丐帮長老之一了，不待那人向自己發問，抱拳一笑，道：「在下周震川，與貴帮主乃是道義之交，不知老丈如何稱呼？」

那老者哈哈一笑道：「原來是周少俠，老夫胡乙安，失敬了，少俠有什麼事，請廳內賜教！」

揮手飭退了那大漢，請周震川進入大廳，分賓主坐下，胡乙安欠身道：「敝師兄因家師之助，夫妻父子業已團聚，並於昨日帶了老夫人回鄉祭祖去了。」

這眞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了，周震川不禁一楞，「啊！」了一聲。

胡乙安笑了一笑，又道：「敝師兄臨去之前，曾有話留下，道及少俠，吩咐老朽，少俠如有什麼事，敝帮一如往昔，全力以赴。」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上身前伸，裝出奉命唯謹的姿態，說道：「少俠可有什麼吩咐？」

周震川與丐帮帮主施雷相處了不少日子，丐帮的情形，大多已從老花子施雷口中獲悉，可從來未聽老花子施雷說過，有這樣一位師弟，自然不敢貿然寄以心腹，當下一笑，道：「施帮主夫妻父子，得以順利團圓，這太好了，在下只是放心不下，前來看看，倒沒有別的事，有勞關注，敬謝心領，告辭了。」

說着，離座而起，抱拳一禮，告辭而退。

胡乙安也不堅留，只呵呵的笑道：「少俠事忙，老夫不敢相留，敝帮主目前雖然不在，但敝帮上下，仍隨時待命，聽候吩咐，以供奔走，少俠有事，可以隨時前來，請不要客氣。」

周震川告辭出來，走到街上，忽覺有一道急勁，向腰眼穴飛射而到，反手一抄，入手甚輕，原來只是一個小紙團，心知有異，遂不聲張，若無其事的進了一家酒館，飽餐了一頓。

這時，暗中已打開紙團，原來是丐帮耿一民暗中約他相會。

丐帮帮主老花子施雷走得太沒道理，周震川正疑懷難釋，見了耿一民的字條，心中好不高興，匆匆用過酒飯，便出城向

約定的地方走去。

一路上他很小心，憑他的身手，再加上一分小心，如果有人想追踪他，沒有不被他所發現，所以他有信心，沒有被人追踪。

一路上留有隱密的暗號，周震川按圖索驥，來到了一座山洞之前，洞口正有樵夫在憩息。

那樵夫腰插板斧，正靠在一大担柴上閉目養神，周震川落地無聲，到了他身前，他尚兀自不知。

周震川輕輕咳了一聲，驚得那樵夫一震而醒，見是周震川忙又欠身行禮道：「原來是周少俠，在下耿一民已經相候有日了。」

周震川上下打量了耿一民一陣，見他已易容化裝掩住了本來面目，微微一笑，道：「耿兄，請以本來面目相見如何？」

耿一民點頭笑道：「理當如此！」隨手舉起衣袖，擦去了臉上僞裝，現出本來面目。

驗看之下，確是耿一民不假。

周震川問道：「耿兄，你帮主可有什麼相囑？」

耿一民忽然伸手過來，拉着周震川手臂道：「說來話長，少俠請先坐下來，容在下慢慢奉告。」

周震川手臂被耿一民一拉之下，只覺耿一民手指游動，在自己手臂上寫了一句話道：「小的話不可信。」

周震川心領神會之下，大吃了一驚，心中暗忖道：「如此看來，丐帮定然生了大變……。」

周震川就在耿一民身旁坐了下去，道：「剛才在下在遵義見到了一位胡乙安，他自稱是你帮主師弟，你帮主眞有這樣一位師弟麼？」

耿一民點頭，說道：「不錯，他確是我們帮主師弟，他師父天南異丐與敝帮老帮主乃是同參親師兄弟……他向你說了些什麼？」

周震川道：「據那胡乙安說，你們帮主的事，因爲天南異丐的相助，已經順利的解決了，此話可是當眞？」

耿一民道：「這倒一點不假。」

周震川道：「你帮主也眞是回鄉祭祖去了麼？」

耿一民道：「可以這樣說……。」

周震川眉一軒道：「『可以這樣說』，此話怎講？難道其中另有所指不成？」

耿一民輕輕的嘆了一聲，道：「說來此事實是透着古怪，敝帮主離開遵義之後，忽然暗中囑咐在下，要在下知會少俠，請少俠務必儘快前往『梵凈山莊』，與他一會，他有事要與少俠面商。」

周震川一怔，道：「奇怪，有什麼話一定要把我約到梵凈山莊去說，這附近就不成麼？」

耿一民道：「在下也因此，覺得甚是奇怪……。」

周震川忽然截口道：「他有什麼話要和我說，曾向你提及沒有？」

耿一民搖頭道：「沒有，他沒有多說一個字。」

周震川從耿一民暗示之中，已知道附近藏得有人監視，他心中一動，故意問道：「是不是那天南異丐對施帮主有所不利的舉動，逼得施帮主不得不離開遵義？」

耿一民眼中射出一道欣然之色，但却搖着頭道：「不會，唐老護法這次出山完全是相助敝帮主而來，何況按照敝帮家規，他們師徒兩人，都沒有取代的資格，他們自是不會心生異心。」

周震川雙眉緊皺，沉吟了一陣，道：「奇怪，施帮主這次的舉動，實在叫人如墮五里霧中，摸不着腦。」

耿一民忽然一笑，道：「以少俠的脚程，跑一趟梵凈山莊也不過是有限的幾天，少俠就去凈梵山莊一趟，見了敝帮主，不就什麼都明白了。」

周震川想了一想，沒可奈何的道：「看來只有跑一趟梵凈山莊了……。」

話聲未了，耿一民忽然截口道：「敝帮主望少俠，有如大旱之望甘露，少俠既然決定前往『梵凈山莊』，就請立即上路吧，在下脚程太慢，只有留在後面了。」

日光連閃，只催周震川離開。

周震川只得耿一民一句「小的話不可信」的暗示，以後就未見他再有任何進一步的表示，顯見他所知道的，也只有那句話，再胡扯下去，只怕對他大是不利，同時也不一定能有所得，因此耿一民如果有更多的消息，料想他一定會想盡辦法，傳達過來，他之沒有進一步的表示，自然是言盡於此了。

周震川很能體諒耿一民的處境，當下便不強人所難，點頭道：「好，那麼在下就先奔『梵凈山莊』去了！」身形一起，不再回頭的，直向「梵凈山莊」奔去。

周震川一口氣奔到鳳岡，才停下來落店休息，洗過澡，吃過飯，已是接近初更，關上房門，熄燈躺臥了片刻，便一溜烟偷出房外，把自己前往梵凈山莊的消息，傳了出去。

他已明知此去梵凈山莊必然中計，雖不得而知將中的是什麼計，但他不能叫人家看出他已洞悉其奸，所以只有暗中安排，決心跑一趟梵凈山莊，再見機行事。

周震川出去了將近二個更次，回來眞的調息了一陣，天色微明之際，便又奔上了官道。

周震川故意要叫人知道，他已奔向梵凈山莊，所以不惜驚世駭俗，白日飛行，以鬆懈對方心理上的戒備。

周震川第二天一天，就趕到了「梵凈山莊」。

周震川算好二更時分進入梵凈山莊，這時，梵凈山莊大廳之上，燈火通明，夜宴方興，遠道就聽得老花子施雷的笑聲，高揚戶外。

周震川他因受了耿一民的暗示，由於先入之見，不免對梵凈山莊多了一種顧慮，因此乃是暗中隱身而入。

他眞沒想到老花子施雷竟然眞的在梵凈山莊，不由得一楞，忖道：「耿一民到底在弄什麼鬼？」

擺在眼前的事實很顯明，周震川也不能就此現身出去與他們相見，這樣偷偷而入，豈不叫人說他太沒禮貌。

他暗自思忖了一下，只有怎樣進來，又怎樣去的退出梵凈山莊，再由正門通名而入。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郝金堂、柳寒山，向郭長風說出當年林元暉與公孫玉兒、秦雪娘的三角關係，秦天祥買兇縱火焚毀桑園，兇手暗縱公孫玉兒的秘密，希望以此交換香羅帶，郭長風斥破彼等隱瞞香羅帶的秘密，拒絕將香羅帶交出，郝寒山眼看無望，使出最後一招殺手鐧，將擒獲的林百合、小櫻兒主婢二人押至郭長風面前，要以二女之命要脅郭長風，詎郭不爲所動，郝金堂又願以進入紅石堡信物爲交換，郭長風似爲所動，建議殺死林百合主婢，以免消息外洩，郝金堂反而婉勸郭長風不要如此狠心——

智高計更絕　心細眼尤尖

郭長風道：「我是替你設想，林百合是秦天祥的外孫女兒，若不早些除去將來一定會把火焚桑園的秘密告訴秦天祥。」

郝金堂微微一笑，道：「祇要咱們合作成功，香羅帶由老夫取得，秦天祥又能奈我何？現在咱們還不想跟姓秦的正式破臉，不如留下這兩個女娃兒，或許日後還有用處。」

接着，便回頭對柳寒山道：「就這樣決定吧！這兩個女娃兒交給你負責押解，老夫和郭老弟先走，你們隨後趕來……」

柳寒山突然搖搖頭道：「對不起，在下不敢負這個責任。」

郝金堂詫道：「爲什麼？」

柳寒山道：「在下認爲，咱們目的只要取得香羅帶，根本犯不着去紅石堡，更無須勞師動衆押解林百合同去，萬一途中和秦天祥遭遇，豈不替郭長風做了代罪羔羊。」

郝金堂道：「可是，咱們到紅石堡去，正是爲了取得香羅帶呀！」

柳寒山道：「香羅帶現在郭長風身上，他尚且食言不給，到了紅石堡，老爺子怎知他就不會反悔？」

郝金堂道：「那是因爲剛才彼此尚未談妥合作交換，他當然不願白給咱們，等去了紅石堡，咱們助他取得林元暉首級，郭老弟一定也會用香羅帶回報，我相信，郭老弟決不是受恩不報的小人。」

柳寒山冷冷道：「人心難測海難量，老爺子信得過他，在下却不敢相信。」

這話分明是一語雙關，他不僅信不過郭長風，也同樣信不過郝金堂，尤其教他將信物交出，讓郭長風和郝金堂同往紅石堡，心裏十分不情願。

郭長風淡淡一笑，說道：「柳老哥的顧慮，也不能算錯，好在咱們尚未開始，如果彼此無意合作的話，現在拆夥，還來得及……」

郝金堂忙道：「不！不會的。老夫既然相信郭老弟寒山也絕不會再有異議。」

一面向柳寒山暗施眼色，一面又道：「也許寒山還有不瞭解的地方，咱們借一

步說話，請郭老弟稍待片刻。」

郭長風笑笑，道：「沒關係，二位儘管從長計議，要談合作，就得彼此開誠佈公，不能各懷私心。」

郝金堂告了便，將柳寒山拉到一旁，低聲埋怨道：「好不容易弄他進了圈套，你幹嘛又橫生枝節？東西到手，你我共享，難道你眞的信不過老夫？」

柳寒山道：「在下怎敢信不過老爺子，但姓郭的太滑，他只想利用咱們送他進紅石堡，絕無誠意交出香羅帶。」

郝金堂道：「你眞傻，只要他踏進紅石堡，就等於入了牢籠，還怕他不乖乖交出香羅帶來？」

柳寒山道：「如果他不肯呢？」

郝金堂道：「你想想看，紅石堡戒備森嚴，何異龍潭虎穴，堡中上下，都和老夫是多年相識，如今秦天祥又不在堡中，到那時候，老夫一聲令下，量他揷翅也飛不出去……」

柳寒山沉吟着沒有開口，他担心的並非郭長風不肯交出香羅帶，而是怕香羅帶被郝金堂獨吞，不願分與一杯餘羹。

然而，無論身份，武功和實力，他都無法和郝金堂抗衡，心裏雖如此顧慮，這話却不敢說出口來。

郝金堂見他默然無語，又催促道：「別三心兩意了，郭長風交給老夫，你只要照老夫的吩咐，押解林百合隨後跟來，事成後，少不了你的一份好處……現在趕快把紅石信物給我不要引起姓郭的疑心。」

柳寒山遲疑了一下，終於忍氣吞聲，默默取出了紅石信物……

郭長風笑道：「怎麼樣？二位商議決定了嗎？」

郝金堂打個哈哈，爽朗地道：「咱們是忘年知交，彼此推心置腹，有什麼可商議的，剛才寒山只是担心途中發生變故，感到責任太重些罷了。」

郭長風點點頭，道：「這倒也是實情，柳老哥的『翠蝶四姬』已經够艷麗誘人了，如今再加上兩個年輕女娃兒同行，的確容易引人注目。」

郝金堂道：「所以，老夫叮囑他務必要設法掩蔽形跡，不可太招搖。」

郭長風道：「在下倒有一個方法，或許可以試試。」

郝金堂欣然道：「老弟有何高見？」

郭長風道：「要押解林百合主婢同行，勢非閉住她們的穴道不可，途中行動旣不方便，又易使人生疑，依在下愚見，不如將她們改扮成年邁夫婦模樣，僱兩乘軟轎抬着，由四姬暫充丫環，柳老哥和馬氏兄弟隨行護衞，假稱是官宦人家去朝山進香的，這樣就不會露出破綻了。」

郝金堂聽了，鼓掌大笑道：「好計！好計！寒山老弟，趕快依計而行。這眞可說是天衣無縫，絕妙奇謀！」

柳寒山却皺皺眉頭，道：「計雖是好計，可借倉促間何來易容用物……」

郭長風接口道：「在下身邊就有，易容改扮的事，在下也可以代勞。」

說着，果然從貼身處取出一隻精巧的易容袋。

他本不會易容，這隻袋子也是小强的，只因在七賢樓客棧和小强互換身份時，曾經使用過一次，以後小强負傷，這隻袋子一直沒有歸還，想不到現在却派上用場了。

柳寒山望望郝金堂，似乎很感爲難，因爲，若要郭長風替林百合主婢易容改扮，就得讓他和二女接近，豈不等於將人質交還給他麼？萬一郭長風剛才說的都是假話……

郭長風好像早已猜到他們的心事，笑了笑，道：「如果二位怕我存有異心，不妨將她們分開，一個一個帶過來，我若想救她們，總不會爲了救一個人，害死一個人。」

郝金堂點點頭，道：「寒山，就照郭老弟的意思辦吧，郭老弟是聰明人，不會做這種傻事的。」

柳寒山應諾，向「翠蝶四姬」揮了揮手。

四姬同時撤身後退，四柄長劍一齊架在林百合的頸脖上，却由馬氏兄弟押着櫻兒，送到郭長風面前。

郭長風打開易容袋，對櫻兒露齒一笑，道：「姑娘，別跟我瞪眼，我的易容手法本來已欠高明，你再這樣橫眉豎目，扮起來就更醜了……」

話猶未畢，櫻兒突然飛起右脚，猛朝郭長風胸腹踢了過來。

郭長風手腕輕輕一轉，便扣住了她的足踝，沉聲道：「你最好識趣些，郭某人可不喜歡被女人折辱……」

沒等他話完，櫻兒忽又一張口，對準他臉上吐了一臉唾沫。

郭長風怒叱道：「你在找死！」一翻臂肘，將櫻兒摔在地上，「劈拍」就是兩記耳刮子。

櫻兒身受五花大綁，無法閃躲，「啞」穴又被制住，無法出聲呼叫，挨了兩耳光，當時落得披頭散髮，嘴角溢出鮮血：

在場衆人見他竟然出手毆打一個失去反抗能力的女人，都不禁楞住了。

郭長風似乎餘怒未息，探手揪住櫻兒的頭髮，又把她從地上提了起來……

「住手！」林百合突然大聲喝道：「要打就打我吧！用不着欺負一個不懂事的婢女！」

郭長風悻悻地道：「姑娘可是親眼目覩的，在下已經屢次忍讓，這丫頭却一再口出不遜，自討苦吃。」

林百合含淚點了點頭，道：「是的，她太傻了。她自己忠心護主，赤誠待人，便以爲別人也應該是重義守信的君子，所以才開罪了郭大俠。」

郭長風冷笑道：「姑娘這話，是罵我郭某人輕信寡義囉？」

林百合道：「我沒有這麼說。但她是我的婢女，若有罪戾，應該由我負責，郭大俠要殺要剮，請對我下手，何必跟她一般見識？」

郭長風道：「你以爲我不敢對你下手嗎？」

林百合道：「郭大俠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殺人不眨眼，還有什麼不敢做……」

郭長風哼道：「好！罵得好，我倒要看看你們主婢的口舌有多厲害。」

當下，故作氣忿忿之狀，一手抓着櫻兒，大步向林百合衝去。

馬氏兄弟和柳寒山都被這突然的變化楞住了，呆呆站在旁邊，竟忘了攔阻。

郭長風身法迅捷，跨步如飛，轉眼已到林百合近前，「翠蝶四姬」雖然舉劍圍着林百合，一時也不知該不該出手截擊…

就在這刹那間，一條人影突然疾閃而至，橫身擋住了郭長風，同時揮起衣袖，將四姬和林百合一齊震退。

這人竟是老奸巨滑的郝金堂。

郭長風一怔停步，沉聲道：「老當家這是什麼意思？」

郝金堂竪掌當胸，微微一笑，道：「郭老弟，好男不跟女鬥，請看老夫薄面，饒她們一次吧！」

他語氣平和，滿面帶笑，雙掌却暗合陰陽，蓄勢以待，身上衣袍無風自動，顯然已將功力提聚到十成以上。

這一阻滯，柳寒山等人也都警覺過來，紛紛撤出兵刃，將林百合團團圍住。

郭長風四面掃視了一遍，大笑道：「諸位這樣劍拔弩張，難道是怕我郭某人有什麼圖謀不成？」

柳寒山冷冷道：「不敢，咱們是担心郭兄太衝動，爲了小事，影响大局。」

郭長風聳聳肩，道：「我只不過想教訓教訓她們而已，諸位也未免太小題大做了。」

郝金堂含笑道：「郭老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去紅石堡時機寶貴，還是早些開始替她們易容要緊。」

回頭一瞪馬氏兄弟，喝道：「你們要好好押着人質，不許給郭大俠添麻煩，如果再有無禮舉動，就下手廢了她們，聽見了嗎？」

馬氏兄弟同聲應諾，上前挾起櫻兒，將她四肢穴道也一併點閉。

郭長風暗暗嘆了一聲：「可惜！可惜！」只得啓開易容袋，替櫻兒改扮起來。

他並不會易容術，却不得不裝作熟練的樣子，先用白色粉膏，將櫻兒的頭髮染成斑白，再把一些油膏塗抹在手臉上，使她看來顯得蒼老，然後又在臉部眼角，加添了許多皺紋，再貼上假鬚……

不多久，居然把櫻兒改扮成一個鬚髮花白的小老頭兒。

郝金堂看了，讚道：「郭老弟眞不愧多才多藝，易容手法，果然高明。」

郭長風一面替櫻兒梳攏頭髮，一面笑道：「很久沒有用過易容術了，不免荒疏一些，若在當年扮得比現在還要像咧。」

髮髻梳好，却發現櫻兒原先束髮的緞帶已經斷了。

郭長風懊悔地道：「糟糕，剛才一時大意，竟然把束髮帶子弄斷了，這可怎麼辦？」

郝金堂道：「不要緊，先用斷的湊合一下，待經過前面市鎭的時候，再買條新的換上去。」

郭長風道：「束髮緞帶必須貴重些的，才能顯示官宦人家的身份，小鎭上只怕買不到合適東西。」

抬頭見郝金堂自用的束髮緞帶，上嵌珠寶，頗爲華麗，便笑道：「老當家所用帶子看來很適合就借給她用用又如何？」

郝金堂摸摸頭，爲難地道：「這……老夫這條緞帶，是一位好友贈送的，價値不貲，萬一失落了，只怕不太好……」

顯然，他是心疼緞帶上的珠寶，捨不得。

郭長風四顧一眼，又道：「柳老哥那一條也不錯，借用一下吧？」

柳寒山搖頭道：「小弟這條是紅色的，恐怕不合老年人的身份。」

郭長風嘆了一口氣，苦笑道：「區區一條束髮帶子，二位竟都這麼小器？好吧！送佛送到西天，在下這條髮帶也是花了十五兩銀子買的，算我倒霉，就當是賠她的吧！」

說着，解下自己所用一條靑繡花緞帶，替櫻兒束在髮髻上。

郝金堂和柳寒山被他譏諷了一頓，臉上有愧色。忙吩咐馬氏兄弟押走櫻兒，再換林百合過來……

他們雖然目覩郭長風對林百合主婢種種薄情絕義的行徑，戒備仍未鬆懈。

郝金堂親自出手，點閉了林百合的數處重要穴道，再由馬氏兄弟分別挾持左右，送到郭長風面前，柳寒山則藉口防範林百合會掙扎反抗，緊隨身後，以備應變。

這明是壓制林百合，實是監視郭長風，只要他有任何「不規矩」的舉動，柳寒山便可即時出手，先殺林百合。

結果，却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郭長風不但沒有任何解救林百合的企圖，甚至對替她易容改裝，也顯得有些心不在焉，只懶洋洋地將林百合的頭髮染成花白，在臉部略添些皺紋，便收起了易容袋，說道：「女人扮女人，就這樣行了，至於老太婆該佩戴些什麼首飾？該換穿什麼衣服？請柳老哥斟酌情形辦吧。」

郝金堂道：「這麼說，咱們現在可以動身上路了？」

郭長風道：「咱們去紅石堡，自然越快越好，柳老哥隨後進發，儘可從容些，萬一途中遭遇紅石堡或寂寞山莊的人，不妨跟他們迂廻轉折，稍作糾纏，務必設法多給咱們一點時間。」

郝金堂點頭道：「不錯，咱們兩人兼程先行，寒山這一路，也可說是一條疑點之計，大夥兒分頭行事，成功之後，大夥兒都有好處。」

柳寒山却對郭長風始終懷着戒懼之心，抽個空隙，又私下叮囑郝金堂道：「老爺子，路上千萬要加意提防，我看姓郭的準沒安着好心……」

郝金堂笑了笑，道：「放心，我會隨時提防他的，倒是你自己要多謹愼，林百合對咱們將來還有大用，決不能弄丟。」

兩人計議定妥，約定了會晤地點，郝金堂便和郭長風騎馬先行，柳寒山則押解着林百合主婢，暫時在木屋休息，準備傍晚以後再動身。

臨行時，郭長風連正眼也沒瞧一瞧林百合主婢，似乎迫不及待只想趕往紅石堡，對二女的生死安危，早已不在意中。

這種情形，不僅使櫻兒悲憤痛恨，使林百合黯然神傷，甚至「翠蝶四姬」，也爲之困惑不已。

郭長風一向待女孩子溫柔多情，怎會變得如此薄倖寡義？他臨離開金陵之前，尚且不忘對寶蓮和許多相好女孩子，作過一番妥善週全的安排，難道林百合在他心

目中，竟不如那些小吃店的俏寡婦？

不！當然不。

如果郭長風是這種人，他就不會是郭長風了……

× ×

一日易盡，又是近黃昏。

柳寒山依計行事，帶着林百合主婢離開了木屋，仍循官道北上。

當天夜晚，抵達鄧縣。立即開始換裝，將林百合主婢改扮成一對老年夫妻，假稱是退職官宦，柳寒山自充管家，馬氏兄弟成了護院家丁，四姬都扮隨行丫環……

一切按照預定計劃安排，果然無人起疑，第二天從鄧縣繼續北上，林百合主婢都被閉住穴道，安置在兩乘軟轎上，左右僕從簇擁，誰也想不到轎子上是兩個年輕美貌的女嬌娥。

這天午後，路過梅花舖，已進入外方山山區，再有一二日路程，便可到紅石堡了，柳寒山爲了讓轎伕們保持體力，特別吩咐提早在梅花舖宿夜休息。

梅花舖距平鄉縣城很近，柳寒山不住縣城，偏偏選中梅花舖這座小鎭，主要原因，是爲一入外方山區，便是紅石堡的勢力範圍，以免太過招搖，引人注意。

鎭上有一家名叫「梅花居」的客棧，聽說是官宦人家路過投宿，巴結的了不得，出動全店夥計，趕到店門口牽馬扶轎，一片吆喝聲，幾乎把全鎭都驚動了。

這時，正巧有老少三人，由店前經過，被馬匹轎子所阻，只好駐足街簷下，順便瞧瞧熱鬧。

三人中，一個灰衣老人，左腳微跛，一個粗壯結實的少年，濃眉大眼，帶着幾分憨氣，另外一人，身裹厚氈，頭戴一頂闊沿笠帽，半勾着頸頸，臉上塗滿藥膏，像有病的樣子。

許多路人都在街邊看熱鬧，那粗壯少年尤其看得出神，一面嘖嘖稱羨，一面不停地問道：「爺爺，這些人都是幹什麼的？家裏怎會這樣有錢？」

灰衣跛腳老人隨答道：「你沒聽見嗎？人家是做官的，當然有錢。」

少年道：「做官就有錢呀？那咱們何必打魚，咱們也做官不好麼？」

跛腳老人笑道：「眞是個傻小子，做官也能由你自己願意嗎？那得費多少年苦讀工夫，經過多少宦海風浪。」

少年道：「咱們打魚，不是一樣要費工夫，一樣要經風浪？幹嘛咱們就該受窮，做官的就該有錢？瞧那老太婆，一個人竟要四個丫頭服侍。」

跛腳老人搖頭笑笑，懶得再跟他多費口舌，反正再怎麼解釋，傻小子也不懂。

少年却不肯罷休，又道：「爺爺，你瞧，那穿紅衣服的是幹啥的？」

跛腳老人不耐道：「那是管家。」

少年道：「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跛腳老人煩透了，沉聲道：「當然是男人。石頭，你少問幾句不成麼？」

少年道：「我不懂嘛，男人幹嘛穿紅衣服，臉上還塗着粉，弄成不男不女的模樣……」

那戴笠帽的人，本來一直垂着頭，聽了這話，突然仰臉掀起了帽沿。

只見他塗滿藥膏的臉上，暴出兩道精芒，飛快地向店門掃視一片忽然壓低聲音道：「前輩請留意，那是『花蜂』柳寒山和手下『翠蝶四姬』……」

跛腳老人微微一怔，道：「眞的麼？老朽只聽過他們的名號，還沒見過他的眞面目，這些人都是什麼來路？」

戴笠帽的還未來得及回答，眼中突然現出驚駭之色，急忙拉下了帽沿，轉身便走。

憨少年詫異地道：「傅叔叔，你說誰是花——」

「住口！」跛腳老人舉手掩住他的嘴巴，也急急退出人羣。

三人轉過街角，戴笠帽的才低聲說道：「咱們也找一家客棧住下吧，今天不能走了。」

跛腳老人訝異道：「你究竟發現了什麼？」

戴笠帽的微微搖了搖頭，說道：「我還不敢斷定是怎麼的一回事，不過，那剛從轎子上下來的老夫婦倆，一定跟六哥有關係……」

跛腳老人吃驚道：「你是說他們與郭老弟有關？」

戴笠帽的道：「不錯，我認識那老頭子束髮用的青花緞帶，正是六哥之物。」

跛腳老人道：「相同的束髮緞帶很多，你怎能確定那是郭老弟的東西？」

戴笠帽的摘去帽子，解下自己的束髮的緞帶，說道：「老前輩請看，這是六哥送給我的，青緞繡花，是當初咱們在金陵時訂製，同式兩條，與普通現成的緞帶不同，我這一條上面繡着『强』字，六哥的一條繡着『鳳』字，有這暗記，決不會認錯。」

跛腳老人看了看，皺眉道：「奇怪，郭老弟的東西，怎麼會繫在那老頭子頭上呢？」

戴笠帽的道：「不僅緞帶在他頭上，更有柳寒山和四姬同行，此事，顯然頗有蹊蹺，咱們得設法弄明白那老夫妻的來歷才成。」

跛腳老人道：「最好能不動聲色，暗中將人弄出客棧來。」

憨少年接口道：「這容易，今天夜晚等他們都睡熟了，我偷進客棧去，一手一個，挾着就走……」

跛腳老人低喝道：「大人講話，小孩子不許插嘴！」

戴笠帽的道：「小兄弟的主意倒可以試試，咱們趁夜潛入客棧，由老前輩現身誘敵，將柳寒山引走，在下設法擋住翠蝶四姬，小兄弟力氣大，負責救人，足能勝任。」

憨少年笑道：「別的我不敢吹牛，像那種又瘦又小的老頭子老太婆，我一次能抗起三四個。」

跛腳老人笑罵道：「你也只是幹粗活的材料。現在時間還早，咱們先塡飽了肚子，好好把精神養足，晚上才好下手。」

老少三人也不再投宿客店，只尋了一處麵攤子，飽餐一頓，便動身出鎭。

離開梅花舖里許，找個靜林子，席地小憩，等到將近午夜時分，各自結紮妥當，折返鎭中，直趨「梅花居」客棧而來。

這三人，不用說，正是隨後往紅石堡

接應的小强和田繼烈祖孫。

× ×

抵達客棧牆外，田繼烈先囑小强和石頭在外暫候，親自越牆入內踩探了一遍。

不久，又悄悄退出，與二人計議道：「後院共有四間上房，由柳寒山和兩名護院漢子分住左右，四姬和老夫妻倆，則住在正中，兩間臥房，看情形，戒備頗爲嚴密。」

小强道：「有沒有守夜的人？」

田繼烈道：「院子裏有一名壯漢守望，中間臥房內還有燈光，翠蝶四姬中，兩人跟老夫妻在一起，另外兩人休息，好像是輪流值夜的樣子。」

小强道：「那老夫妻倆睡了沒有？」

田繼烈道：「老朽遠遠隔窗看了一眼，那夫妻倆已經睡了，但房中燈火未滅，兩名值夜的，却携帶着兵刃，分坐床頭，寸步不離，倒像看守犯人似的，絲毫不敢鬆懈。」

小强皺眉道：「這麼說來，難道那老夫妻倆跟他們不是一路的？」

石頭道：「別管它是不是，只要把人弄出去，還怕問不明白。」

小强沉吟了一下，道：「咱們祗有三個人，行動必須密切配合。老前輩請設法將柳寒山和兩名護院漢子一併誘離客棧，如能出手制服其中一二最好，否則，也要儘量纏住他們，半個時辰內，絕對不可讓他們脫身回來。」

田繼烈點頭道：「放心，老朽雖然斷了一條腿，對付三兩個人，自信還能辦得到。」

小强又道：「小兄弟先去後院窗外埋伏，無論院子裏發生什麼事，都不要理睬，只聽我大聲說『時辰到了』！你就進屋裏揹人，得手以後，立即回鎭外林子內等候。」

石頭咧嘴笑道：「我知道啦，你一叫『時辰到了』，我就進去揹人，其他都不干我的事。」

小强道：「對！你只管揹了人就跑，其餘的事，自有咱們應付。」

田繼烈道：「小强，你的傷勢還沒有痊癒，能夠運氣動手嗎？」

小强道：「一點外傷，礙不了什麼事，翠蝶四姬武功有限，不難對付。咱們現在就開始行動，半個時辰後，大家到鎭外林子裏見面。」

田繼烈應一聲：「好！」作勢騰身欲起。

石頭突然低叫道：「等一等，你們得替我把客棧後門打開才行呀！」

田繼烈微怔道：「開門幹什麼？」

石頭指着客棧院墻道：「墻這麼高，我怎麼能得過去？等一會揹着人，怎能出得來？」

田繼烈忍不住笑了，道：「說你傻，這件事你倒想得變週到嘛？」

探手架住石頭的脅臂，一提眞，凌空拔起，雙雙飛落院墻內。

小强緊跟而入，輕輕拔去了後院的門栓。

田繼烈先將石頭送至上房窗外藏好，然後和小强躡足繞到院側，各自縱身登上屋脊。

由房頂望下去，院中一片寧靜，左右房裏燈滅人寂，只有正中上房內隱隱透出燈光，一名背插長刀的壯漢，正蹲在院角屋簷下。

一點火星，時隱時現，敢情那壯漢感到守夜太無聊，居然躲在屋角抽着旱烟解悶。

田繼烈向小强頷首示意，身形微閃，飄然而下。

別看他斷了一條腿，當年「千里追風」的美譽並非虛名，單腿落地，點塵不揚，眞比四两棉花還要輕盈。

田繼烈輕輕挨近他身後，伸手在他肩上拍了拍，低聲道：「老兄，借個火！」

那漢子毫不遲疑，就把烟袋遞了過來，再回頭看時，才發覺不妙，急忙挺身欲起……

田繼烈可不跟他客氣了，左手接過旱烟袋，右手揪着他的衣領，順勢一掀，旱把那漢子掀翻倒地，旱烟袋掉過來，恰好敲在他老兄頭上。

這一記，敢情敲得不輕，只聽一聲悶哼，那漢子便僵臥地上，再沒有爬起來。

房內聽到聲響，一個嬌滴滴的語音問道：「馬大哥，有什麼事嗎？」

田繼烈冷冷道：「沒事，馬大哥去見馬姥姥了。」

上房內嬌道：「你是誰？」

田繼烈道：「我是閻羅王，專管這些牛頭馬面。」

話猶未完，上房內「呼」地一聲，燈火立即熄滅，「嗆嗆」連响，兵刃紛紛出鞘……

田繼烈挺胸突肚站在院中，大聲道：「姓柳的，滾出來吧，債主臨門，躲也沒有用啦！」

兩側房門「蓬」然而開，柳寒山和另一名姓馬的漢子大步跨了出來。

可是，兩人全都不認識田繼烈，照面之下，不覺同時一怔。

田繼烈也不認識柳寒山，翻着眼睛道：「你們誰是花蜂柳寒山？」

柳寒山一抱拳，道：「區區就是，敢問朋友高姓大名？指名要見區區在下，爲了何事？」

田繼烈冷笑道：「你自己的事，自己心裏明白，鎭外有幾位朋友要見你，跟我去一趟吧！」

柳寒山詫道：「在下與朋友素不相識，彼此並無過節，爲什麼……」

田繼烈道：「你去了自會知道，現在何須多問。」

柳寒山聽了，不禁遲疑起來。

他自問平時開罪的武林同道太多，有人上門尋釁，並不算意外，然而，對眼前這位傳話的老頭子，却有些莫測高深，此人氣勢不凡，獨闖後院，輕易就制住了馬老大，分明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手，但面貌怎會如此陌生呢……

田繼烈見他目不轉瞬打量着自己，心裏暗暗好笑，又沉聲喝道：「姓柳的，我勸你還是去一趟的好，若等別人找到客棧來，那時驚動屋內女眷就更不方便了。」

柳寒山沉吟了一下道：「也好，柳某並不是怕事的人，朋友請稍待片刻，容我交待幾句瑣事，咱們就走。」（未完）

珍珠令續篇／東方玉・文　盧令・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淩君毅、榮敬宗隨着辜鴻生進入地牢，把被囚的方如蘋、唐文卿、祝雅琴、萬人傑、許家驊救出後，又分路進入迷陣，把失陷在陣中的百花帮主牡丹及四侍女拯出，平安退出六角大廳，仍由辜鴻生引路，要前往飛龍關拯救被困的百花帮副帮主芍藥，一行來到飛龍關外，辜鴻生說出關主原是昔日榮敬宗屬下的巡主胡全，榮敬宗命人叫開關門，告知胡全，韓占魁已死，水輕靈也已逃亡，黑龍會已經瓦解，胡全一聽，驚駭的臉白如紙，拭着汗水，滿面惶色的問榮敬宗是什麼意思——

劍影千重現　情絲萬丈長

榮敬宗道：「你把百花帮失陷的人，放出來，老夫念在昔日的情誼，可以饒你不死，離開此地……」

話聲未落，突聽「飛龍關」中，响起一聲大笑，說道：「榮兄果然在這裏，兄弟來的還算不遲。」

隨着話聲，已從石門中，走出兩個人來。

前面一個空着雙手的瘦小老頭，正是飛龍堂堂主金鉸剪饒三村，稍後一個則是黃龍堂堂主郝飛鵬。

兩人身後，魚貫走出五個身穿黑色勁裝，手持烏黑狹長長劍的漢子。

胡全急忙躬身道：「屬下見過堂主。」

饒三村皮笑肉不笑的道：「榮兄要你把百花帮失陷在關中的人放出來，胡兄意下如何？」

胡全機伶一顫，躬身道：「屬下不敢。」

郝飛鵬目光一動，赫然笑道：「百花帮帮主居然也來了。」

牡丹冷笑道：「我來了又怎樣？憑你們仗着區區埋伏，就能困得住我了麼？」

萬人俊看到饒三村，郝飛鵬身後五個黑衣漢子的裝束，驀地心頭一震，回頭朝許家驊道：「許兄，你看清楚了，這幾個賊子

，一身裝束，是不是和夜襲石門山貴莊的人十分相似？」

許家驊點點頭道：「不錯，殺害我全家的賊人，正是如此裝束！」

萬人俊咬牙切齒道：「那就對了，夜襲寒家的賊人，也正是如此。」

許家驊那還忍耐得住，手中長劍一挺，閃身掠出，大聲喝道：「姓饒的，他們可是你的手下麼？」

萬人俊也並不慢，跟着縱身而出。

饒三村看到兩人，不覺呵呵一笑道：「你們也出來了。」

許家驊厲聲道：「我問你，他們可是你手下？」

饒三村看了五個黑衣漢子一眼，說道：「沒錯，他們是飛龍堂的劍手，你問這個作甚？」

萬人俊雙目通紅，掄了掄手中長劍，問道：「夜襲黃山和石門許家，殺害兩家數十口，可是飛龍堂幹的？」

饒三村看了兩人一眼，陰笑道：「你們問這幹什麼？」

萬人俊道：「你說，是不是你姓饒的率人殺的？」

饒三村道：「不錯，那是上面交下來的，黃山萬家，和石門許家，都和前明餘孽，有過勾結，上面不想再興大獄，才命老夫把兩家叛逆收拾了，這已經是法外施仁……」

萬人俊、許家驊聽的熱血沸騰，沒待他說完，不約而同的大喝一聲：「惡賊納命。」

兩條人影，急撲而起，兩支長劍同時朝饒三村刺去。

金鉸剪饒三村豈會把兩人放在眼裏，口中陰惻惻笑道：「小伙子，好端端的話沒說完，怎麼動起手來了？」雙手一分，左右兩手的食、中二指，已經分別夾住了兩人劍尖。

這一手使的正是「金鉸剪」神功，但他並未把兩人劍尖夾斷，只是夾住了不放，陰聲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老夫和榮總管還未打交道呢！」

萬人俊、許家驊刺出的長劍，被人夾住，心頭不覺大驚，急急翻腕一掙，但金鉸剪雙手兩個手指，比鐵鉗鉗住還牢，那想掙得動分毫？

直等金鉸剪話聲一落，雙手輕輕一抬，兩人但覺劍上突然傳

來一股大力，朝外一翻，連劍帶人，被震的後退了兩步。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萬人俊、許家驊既然證實了殺害自己全家的仇人，就在眼前，那還顧得了自己武功，和人家差了一大截？

兩人一退卽上，同聲厲喝道：「老賊納命，小爺就是黃山萬人俊。」

「我就是石門許家驊。」

兩支長劍，急如電閃，劃起點點寒芒，一左一右，快攻急刺過去。

饒三村大笑道：「哈哈，原來是兩家漏網的餘孽，如此甚好，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老夫就先打發了你們吧！」

話聲出口，不避不讓，反而朝兩人快攻急刺的劍鋒中迎去。

「黃山劍法」，素以沉穩著稱，一經展開，就大開大闔，隱挾風雷！

萬人俊滿腔血仇，恨不得一劍就把饒三村劈成兩爿，是以一上手就連施殺着，劍光連閃，勢如厲雷驚霆，每一劍都鋒芒逼人。

石門許家的「六合劍法」，則以點刺爲主，劍法展開，如萬點銀雨，飄洒而至。據說「六合劍法」練到最上乘的境界，振腕一劍，可同時刺中人身三十六處大穴，可見發劍之快了。

許家驊此時和萬人俊有着同樣心情，一家二十八口血仇，橫亘心頭，已非一日，此時和仇家動手，那有什麼顧忌，一柄長劍，在他咬牙切齒中使出，自然急驟如風，綿密如雨，點點鋒鏑，盡是找饒三村的要害大穴下手。

這兩人一左一右，全力撲攻，一個劍劍橫掃，如匹練橫飛，一個劍劍挺刺，如萬箭攢心，劍勢各異，却同樣凌厲的使人驚心動魄。

金鉸剪饒三村手無寸鐵，一條瘦小的人影，就在劍光繚繞，寒鏑密集之中，竄來竄去，東躲西閃，他似乎在兩人急攻之下，除了躲閃，根本無法還手！

但不論兩人劍法如何快速凌厲，却始終刺不到他的身上，甚至連一點衣角也沒沾上過。

有時這一劍明明可以刺到某處要害，就是差了這麼一寸。

兩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好像自己兩人，和饒三村永遠有着一寸距離，任你如何撲攻，總差着這麼一寸！

須知饒三村以「金鉸剪」成名，他一生功夫，就練在兩手四個指頭上（食中二指），和人動手過招，不論刀、劍、鞭、戟，只要被他兩個指頭一夾，無不立斷。

萬人俊，許家驊，仇怒攻心，拚上了命，連自己每次刺出的長劍，一寸寸的被人截斷，都渾無所覺，依然一味的急攻硬撲，步步逼上！

這一段話，從字面上看來，好像已經纏鬥了好一會工夫，實則三方動作，都是快逾掣電，前後也不過七八個照面。

但兩人手上三尺長劍，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已被饒三村施展「金鉸剪」神功，接連夾斷了七八寸左右！

凌君毅已看出情形不對，要待出聲喝阻！

但聽饒三村突然大笑一聲：「你們兩個小子接着了！」

雙手揚處，每一隻手上，飛射出七八點寒星，分向兩人飛射而出。

萬，許兩人不知自己長劍正在被人家一寸寸的截斷，長劍斷一寸，他們就逼上一寸，此刻三方相距，只不過三尺左右。

對方這一突起發難，可以說饒三村一出手，就已到了兩人身上，世間縱有最好輕功的人，在這等短距離中，急切之間，要想及時躲閃開去，也是極無可能之事！

何況這一手，本是饒三村的絕活。

他空着雙手和人動手，光是夾斷人家兵刄，又有何用？當然要把夾斷了的兵刄，回敬人家，才是殺着。

就憑這一手「劉海洒金錢」，不論敵人遠近，二十年來，武林中還沒有人能從他手底下，全身而退，逃出過性命。

但就在饒三村雙手揚起之際！

不，該說是兩蓬斷劍射到一尺左右，就有一道人影，比閃電還快，一下越過萬許兩人身子，到了饒三村面前。

雙袖一抖，把兩蓬斷劍一齊接了下來，左手反手一掌，「砰」的一聲，手背擊中饒三村胸口。

饒三村做夢也想不到來人身手會有這般快法，自然也無從閃避，口中不覺悶哼一聲，兩眼發黑，脚下跟着踉蹌後退。

這人，正是凌君毅。

他看出情形不對，立卽以最快身法，搶在萬人俊和許家驊前面，施展「乾坤袖」，接下饒三村打出的兩蓬短劍，也趁勢給他反手一掌。

等饒三村悶哼出聲，他早已經回到了原處。

牡丹眨動一雙清澈的大眼，含情脉脉，低聲說道：「凌兄好快的身法！」

她話聲未落，只聽饒三村又是一聲大叫，身子往後便倒。

原來萬人俊，許家驊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兩蓬暗器業已不知去向，饒三村一個人脚步踉蹌，似是傷的不輕！

兩人復仇心切，那肯輕易放過，不約而同的直欺過去，長劍一送，兩支斷劍一左一右同時刺入饒三村的心窩。

那五個黑衣漢子覩狀大驚，吆喝一聲，手中長劍一振，縱身朝兩人急撲過來。

萬人俊殺機已動，一脚踢開饒三村的屍體，斷劍劃起一道銀光，截着兩個黑衣漢子動上了手。

許家驊也毫不含糊，轉身發劍，和另外三個黑衣漢子鬥在一起。

牡丹看出這五個黑衣漢子身手極高，萬，許兩人，一對一還差不多，如今一個以一敵二，一個以一敵三，只怕不是對方對手，這就回頭道：「冉護法，咱們去助他們一臂之力。」

冉遇春躬身道：「屬下遵命。」

話聲出口，人已飛撲出去，右手一抬，一點腥紅指影，閃電般朝和許家驊動手的一個黑衣漢子背後戳去。

「血影指」是旁門中最厲害的指功之一，發指無聲，中人無救。

那黑衣大漢正在全力撲攻，鼎足而立，把許家驊困在三人劍影之中，不防冉遇春這一指，無聲無息的襲到背後，口中悶哼一聲，立時撲倒地上，氣絕而死。

另一個黑衣漢子眼看同伴突然倒地死去，心頭驀吃一驚，捨了許家驊，橫劍朝冉遇春掃來。

冉遇春身形一偏，避開對方橫掃一劍，立還顏色，左掌右指，反擊過去。

許家驊以一敵三，眨眼之間，三去其二，壓力一鬆，精神爲之一振，口中大喝一聲，劍勢陡盛，一柄斷劍，立時使得寒芒飛洒，鳳飄萬點！

再說百花帮主牡丹在冉遇春飛撲出去的同時，鏘然劍鳴，掣劍在手，鳳目含煞，嬌聲喝道：「郝飛鵬，你亮劍。」

郝飛鵬眼看饒三村已死，對方幾個高手，都尚未出手，心頭正在暗暗打算，今日之局，看來已是一敗塗地，自己再不見機，只怕也非把老命送在這裏不可！

他正在盤算之際，聽到百花帮主的喝聲，不覺沉笑一聲道：「帮主要和郝某動手，郝某自當奉陪。」

口中說着，果然伸手從背上摘下長劍，左脚斜跨一步，橫劍側立，算是擺開了門戶。

其實他這斜跨一步，正是便於向「飛龍關」撤退，留的後步。

牡丹冷笑一聲，雙足一點，身化一道銀虹，直向郝飛鵬平射過去！

她和郝飛鵬相距足有三丈來遠，這招馭劍平射，使的正是「神龍出雲」，第一招就使了殺手！

「神龍出雲」原有二個動作，上半式是馭劍騰空，要到了半空，才施展下半式，回頭發劍。但牡丹身爲百花帮主，自幼練劍，對這三招鎭帮劍法，練的純熟無比，熟能生巧，隨意變化，不須騰身躍起，可以筆直平飛，來代騰空發劍。

這是用於追擊敵人，或者雙方相距較遠，作爲欺身直進，正好在到達對方面前時發劍。

但不論追擊也好，欺身直進也好，這是一招殺着！

郝飛鵬是劍中老手，他在花家莊院，見識過這招劍法的厲害，此時一見牡丹第一招上，就使出凌厲無匹的馭劍欺來，心頭方自一凛，立時緩緩吸了口氣，全神貫注右臂，正待橫劍迎擊。

那知牡丹馭劍平飛過來的人，才到中途，劍光就突然暴發！

一道銀亮光華，閃電一轉，慘嘷乍起，和萬人俊動手的一名黑衣劍手，立被攔腰斬作兩截，血雨四濺，倒了下來。

劍光並未稍停，依然朝郝飛鵬身前飛射過來，只是來勢已經緩了許多。

郝飛鵬心知上當，中了牡丹聲東擊西之計，她爲了替萬人俊解圍，却故意和自已打招呼，目的是使和萬人俊動手的兩個黑衣劍手，不再注意她的動向。

郝飛鵬心頭不禁狂怒，但他是個城府極深的人，此時一見牡丹來勢已緩，明明是那招劍法，已經到了强弩之末！

換句話說，牡丹只是藉着劍招餘勢未竭，朝他面前瀉落，若要向他發動攻勢，就得再發第二劍，才能攻敵。

但他却全力凝注右臂，原是準備迎擊牡丹的一劍，尚未發出。

這正合了曹劌論戰的「彼竭我盈」！

郝飛鵬自然不會放過有利於他的機會，沒待牡丹落地，口中暴喝一聲：「賤婢看劍！」

右腕一振，長劍橫推而出！

這一招，是他凝聚了全身功力，發出來的一劍，勢道之强，無與倫比，但見一片耀目精光，擴及數尺，像匹練般席捲而出！

在他想來，這一劍猝起發難，牡丹武功最高，劍術最精，也會措手不及，縱不能把她立斃劍下，至少也得身負重傷。

那知就在他劍勢出去之際，牡丹直飛過來的人，雙脚尚未着地，身形忽然飄飛而起，一個旋轉，姿態優美已極，手中長劍，隨着她身形飛旋，劃出一圈劍光！

刹那之間，就有無數支長劍，夾着森寒劍氣，排空而來，正面的一排劍影，和郝飛鵬推出一劍，驟然一接，登然響起一陣急驟的金鐵狂鳴。

郝飛鵬但覺劍身上，至少被對方一排劍影連擊了八劍之多，任他功力深厚，也震得一條右臂，有了痠痲之感！

但牡丹飛洒出來的一圈劍光，宛如魚龍曼衍，由簡而繁，變化精奧，並非只有正面一方，郝飛鵬推出來的一劍，雖然擋住了正面一排劍影，但左右兩邊，已如汹湧浪潮，疾捲過來。

郝飛鵬看的又驚又急，心知又中了牡丹誘敵之計。

須知牡丹使的正是「飛龍三式」，劍勢原相連貫，她在使出「神龍出雲」之後，已經在較緩的來勢中，演變爲「龍戰於野」。

這是一招應付强敵環攻的劍法；但若只有一個敵人之時，劍法展開，能把敵人圈在重重劍影之中，這和八卦門的「八方風雨」有異曲同工之妙。

郝飛鵬此時再待出手封架，已是不及，百忙之中，猛地雙脚一頓，縱身竄起，往「飛龍關」石門中倒躍進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之事，他動作極快，一下脫出劍光之外；但覺雙脚一凉，已被劍鋒削斷，大叫一聲，一個人朝石門中跌下。

牡丹一個箭步，跟了過去，長劍一指，冷笑道：「郝飛鵬，你還往那裏逃？」

郝飛鵬在牡丹追上去的時候，舉手一掌，自碎天靈而死。

這時冉遇春也已得手，一記「血影指」，擊中對手「天突穴」，那黑衣劍手連哼都沒有哼出，就仰跌下去。

剩下兩個黑衣劍手，眼看飛龍堂主饒三村，黃龍堂主郝飛鵬，先後身死，那裏還敢戀戰，口中打了個唿哨，正待奪路而逃！

那和許家驊動手的一個，急於退走，一時太以慌張，被許家驊一劍刺中右腿，身形晃得一晃。

高手過招，有不得半點失差，許家驊趁機又是一劍橫削過去，劍鋒劃在他左胸之上，那人大叫一聲，倒在地上，一陣翻滾，便自氣絕。

和萬人俊動手的漢子更是心驚，立卽虛晃一劍，轉身欲逃，那知剛一轉身過去，就見冉遇春站在他身後，冷冷說道：「你還想逃麽？」

右手一揚，腥紅刺目的手指，迎面點

來！

那漢子方自一驚，萬人俊的長劍，已從他後心刺入。

前後不過盞茶工夫，饒三村，郝飛鵬和五名黑衣劍手，全數畢命。

只有「飛龍關」關主胡全，和兩個手提燈籠的黑衣漢子，呆若木鷄，連動都不敢稍動。

他們是嚇破了胆！

榮敬宗看了郝飛鵬的屍體一眼，神色凄然，輕輕嘆息一聲道：「郝飛鵬是個血性漢子，只可惜他走錯了路子。」

牡丹愕然道：「晚輩如果早知榮老伯和他的交情，方才就不該傷他的了。」

榮敬宗微微搖頭道：「不，他昔年和老朽同列黑龍會三十六將，被迫降淸，但近年來所作所爲，死有餘辜，老朽只是不忍對他下手而已。」

說到這裏，倏地回過頭去，一手捋鬚，沉聲喝道：「胡全。」

胡全驀地一驚，急忙欠身道：「屬下在。」

榮敬宗道：「老夫方才說過的話，你還記得麼？」

胡全陪笑道：「是，是，屬下記得，記得。」

榮敬宗道：「那很好，你立即去把百花帮失陷在關中的人放出來。」

胡全臉上流露出爲難的神色，嚅嚅着說道：「你老吩咐，屬下自當遵命，只是……只是……」

榮敬宗目中寒光一閃，沉哼道：「只是什麼？」

胡全打了個寒噤，連連躬身道：「你老歇怒，屬下有下情奉陳。」

榮敬宗道：「你說。」

胡全道：「這飛龍關，一共有七十二間石室，情形和六衍迷陣，差相彷彿，一入其中，就會迷失方向，轉來轉去，無法找到出路，若無識得門戶的人接應，就永遠失陷在裏面。百花帮一行人，個個武功高強，饒堂主曾派了十幾名劍手入內，起初還想把他們個別引開，就可以生擒活捉，那知進去的人，悉數遭到殺害了，連屬下派進去引路的人，也一個沒有生還，饒堂主無計可施，才改變策畧，要屬下封閉入口，把這些人活活餓死，再去收拾，而且每間石室，互相可通，如今不知百花帮的人，究在何處？屬下進去，勢非引起誤會不可，因此要屬下把他們放出來，實有困難，最好你老派一二位和百花帮認識的人，隨屬下進去，方可救人。」

這話說的也是實情。

凌君毅道：「榮老伯，請在此地稍候，由晚輩和他進去好了。」

牡丹道：「賤妾和凌兄同去。」

冉遇春道：「屬下也去。」

牡丹道：「不用了，你留在這裏吧，我們有胡關主領路，只是進去找人，人手不用太多。」

萬人俊，許家驊本來也想自告奮勇，跟着進去，但聽牡丹這麼說了，也就不好開口。

榮敬宗頷首道：「這樣也好，凌公子和帮主二位進去，自是最合適的人選了，咱們就在關外等着吧！」

說到這裏，目光一注，朝着胡全冷聲問道：「胡全，關中可有甚麼埋伏？你如敢在老夫面前，耍甚麼花槍，當心你的腦袋！」

胡全連連欠身道：「屬下不敢，屬下有幾個腦袋，敢欺瞞你老？」

一面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羊皮摺子，雙手呈上，說道：「這是飛龍關的全圖，所有石室暗門，都有詳細注解，請你老過目。」

榮敬宗打開摺子，看了一眼，果然是「飛龍關」的全圖，這就隨手交給凌君毅道：「此圖還是由凌公子帶着好了。」

凌君毅伸手接過，揣入懷中。

胡全轉身朝凌君毅，牡丹二人躬躬身道：「二位請隨兄弟來。」

說完，當先朝關中走去。

凌君毅抬抬手道：「帮主請。」

牡丹嬌婉一笑道：「此行以凌兄爲主，自然凌兄先請了。」

凌君毅眼看胡全已在前面走去，只得跟着走入，牡丹緊隨在他的身後，相繼跨入。

這「飛龍關」內，依然是一個空曠的石室，和關外那片空地一樣大小，像是大天井一般！

越過這片空地，迎面有四五級石階，兩邊護以石欄，中間一道高大的門戶，敞開着兩扇鏤花石門。

胡全引着兩人拾級而登，跨進門檻，這是一間寬敞的廳堂，上首高懸一方橫匾，寫着「飛龍關」三字。

一張石案前面，放着兩排石几石椅，左右兩邊，各有一間石室，敞開着門戶，有如廂房一般。

凌君毅目光一動，問道：「這兩道門戶裏面，是甚麼？」

胡全臉上堆着笑容，說道：「凌公子大概沒看敝關全圖，就收起來了，這兩道門戶，叫做誘敵之門，一旦闖入裏面，有進無出。」

凌君毅道：「如何有進無出？」

胡全道：「這兩個廂房，看去並無石門，但只要有人闖入，石門立會從壁間推開，把門戶閤起，那時另外三面石壁上，就同時現出三道門戶，不論你進入那一道門，都可使你失陷在裏面。」

牡丹道：「那麼我們從那裏進去？」

胡全笑了笑，說道：「石門啓閉之法，和出入路徑，都詳載在敝關那張全圖之上……」

牡丹臉色微沉，哼道：「我知道都詳載在全圖上面，你是飛龍關的關主，也是帶路之人，你去把通路石門，逐一開啓，走在前面領路好了，要我們自己按圖覓路，還要你帶路作甚？」

胡全心知這位百花帮主，不大好惹，口中唯唯應「是」，舉步走上前去，在石案前面一方雕刻着荷花的石板上，用手指忽撳忽推，按了四五個地方，才緩緩直起身來。

就在他直起身子之際，石案隨着向右方移開，正面石壁上，緩緩裂現出一道門戶。

胡全側身陪笑道：「二位請進。」

牡丹總覺此人眼神不正，有些笑裏藏

刀，口中沒說，心裏却暗暗提防着他，因此沒待凌君毅開口，就揮揮手道：「你先請。」

胡全沒有多說，當先跨了進去。

凌君毅，牡丹跟着走入，只見這間石室地方不大，畧呈方形。

正面石壁上，雕刻着一幅「富貴牡丹圖」，幾乎佔石壁三分之二，手工精細，而且還染了顏色，紅花綠葉，鮮艷奪目，五朶牡丹，都有碗口般大。

「飛龍關」是誘敵深入的一個大陷阱，自然用不着裝璜，尤其這間石室，不過二丈見方，室中一無所有，裝上這副石刻壁畫，也有些不倫不類。

凌君毅一眼看出這幅壁畫，大有文章，因爲圖中五朶牡丹，除了中間一朶畧大，其餘較小的四朶，圍在四週，分成上下左右四個方位，決非偶然。

心念方動，只聽胡全陪笑道：「凌公子，這幅『富貴牡丹圖』，就是飛龍關所有機括的總樞鈕。」

他伸手指指五朶牡丹花，接下去道：「裏面每一間石室，四壁都有一道暗門，現在總掣打開着，每一間石室的門戶，都在不住的變換，使陷身在裏面的人，奔來奔去，好像已經穿行了數百間石室，還是找不到出路……」

牡丹問道：「石室門戶，會自動啓閉麼？」

胡全道：「是的，這中間一朶較大的牡丹花，就是總掣，四邊較小的，每一朶，就是每一間石室的一道門戶，只要打開總掣，再把四朶較小的，也一齊打開，每一間石室，四壁間的門戶，就會輪流啓閉了。」

說到這裏，接着道：「咱們要進去救人，就得把石室中的三處門戶封閉，只留一道門戶，才不致走失。」

牡丹問道：「總掣要不要關上？」

胡全道：「總掣關上，裏面全部機括，都封死了，一道門戶也開不了，咱們如何進得去？」

牡丹道：「你快些動手，咱們要進去救人了。」

胡全答應一聲，伸手把上，下，右三朶牡丹花，各自向右轉動了三下，再把左首一朶牡丹花，向左轉了三下，說道：「好了，現在每一間石室，都只有左首一道門戶可通，就算咱們不找進去，只要再打開這裏一道門戶，失陷在裏面的人，也會自己找出來了。」

牡丹說道：「那末，你去把石門打開了。」

胡全口中應了聲「是」，走近左首石壁，伸手按了兩按，壁間果然應手而啓，裂現一道門戶。

凌君毅說道：「帮主，咱們可以進去了。」

牡丹道：「你沒聽說裏面和迷陣一樣，還是讓胡關主先行的好。」

胡全道：「二位且慢！」

轉身朝右首壁下走去。

牡丹問道：「你做甚麼？」

胡全陪笑道：「兄弟該失陪了……」

身子忽然往石壁上一靠，但聽「喀」的一聲，石壁頓開，胡全一個翻身，就閃了出去。

牡丹心頭大怒，嬌叱一聲，道：「好個賊子！」

揮手一掌，閃電般朝他身後拍去。

但這道石門，和翻板一樣，隨着胡全的身子，翻了過來，等牡丹掌風劈到，石門已經闔上，砰的一聲，玉掌擊在石門之上。

牡丹恨恨的道：「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個好東西。」

凌君毅道：「算了，讓他逃去吧。」

牡丹道：「凌兄，你快取出飛龍關的全圖來看看，莫要上了他的當。」

凌君毅取出羊皮摺子，翻了開來，牡丹湊過頭，和他仔細核對。

胡全說的倒是不假，他確實已把「飛龍關」的機關全調整好了。

每個石室祗有左首一道門戶可通，其餘三道，業已封死。

如今祗要循着開啓的門戶，進去找人，然後再循原路退出來就好。

牡丹看了一陣，奇道：「凌兄，這是『飛龍關全圖』，胡全逃走的這道門戶，這上面怎會沒有記載？」

凌君毅想了想道：「也許這是一條秘道，不屬於飛龍關範圍之內，所以這上面沒有記載了。」

牡丹眨動一雙鳳目，問道：「凌兄這話怎說？」

凌君毅道：「飛龍關是屬於飛龍堂轄下的一部份，這道門戶，也許是通向飛龍堂的秘道，自然不屬飛龍關的範圍了，方才我們趕到關下之時，饒三村，郝飛鵬聞訊趕來，但却是從飛龍關走出來的，就可証明了。」

牡丹嬌婉一笑道：「凌兄絕頂聰明，機智過人，小妹從不服人，但對凌兄，却是不由人不由衷的佩服。」

凌君毅臉上微微一熱，笑道：「帮主過獎。」

牡丹兩道清澈眼神，深情欵欵的凝注着他，低聲道：「凌兄，不要叫我帮主，你心裏如果還有賤妾這個人，那就叫我牡丹好了。」

雙頰飛紅，不勝羞澀，但眼睛並沒移開，還深深的流露出企待之色。

凌君毅感動的道：「帮主這份情意，在下十分感激……」

牡丹低下頭去，旋又抬了起來，幽幽的道：「凌兄，你知道，我並不是要你感激。」

凌君毅臉上微露不安神色，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牡丹忽然目光一凝，柔聲道：「凌兄不說，我也知道，你是不是已經有了紅粉知己？」

她不讓凌君毅開口，接着婉然一笑道：「憑你凌兄的人品，武功，自然會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你，這個我並不介意，誰叫我們相見遲了一步，祗要你不嫌棄我，我已經很知足了。」

凌君毅心頭一陣激動，接着雙手一伸，握住了牡丹的一雙柔荑，激聲說道：「帮主……」

牡丹任由他握住了雙手，嬌靨一陣紅

暈，含嗔嬌聲道：「又來了，還叫我帮主呢！」

話聲才落，又抬眼問道：「凌兄的紅粉知己，是那一位姑娘？是不是假扮九妹的……」

「砰」！一聲震响，從右壁傳來！

兩人驀然一驚，急忙回頭看去，但見那扇翻板般的石門，一下轉了過來，從門外，跌跌撞撞闖進來一個滿身血污的人，以劍支地，踉踉蹌蹌的衝了三四步，一交撲倒下去。

祗要看他進來之時，長劍支地，脚下踉蹌的模樣，傷勢定然極重！

凌君毅目光何等銳利，一瞥之間，已經看清來人面貌，口中輕叫一聲道：「是公孫兄！」

一個箭步，掠了過去。

牡丹急忙跟了過去，道：「公孫護法怎會從這條秘道中進來的？」

凌君毅道：「不錯，他和在下是在飛龍堂附近失散的，方才胡全出去，大概走的慌張，打開了秘道，沒有關起，他才找進來的。」

一面說話，一面低頭檢查公孫相身上傷勢。

牡丹站在他身邊，問道：「他傷的很重麼？」

凌君毅劍眉微皺，說道：「他身上有三處劍傷，一處鏢傷，大概還有內傷，就算沒負傷，這一天一晚不眠不吃，再加上連番激戰，身體也困乏了。」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顆療傷藥丸，塞入公孫相口中，一面默運玄功，右手按在他背後「靈台穴」上，源源輸入眞氣。

公孫相身負重傷，又是一天一晚沒進飲食，一個人在極度疲乏之中，昏死過去，此時經凌君毅輸入眞氣，不覺迷迷糊糊的睜開眼來，望望凌君毅，忽然從眼角湧出一眶熱淚，有氣無力的道：「總座……兄……弟祗怕……不……行了……」

凌君毅道：「公孫兄快不要說話。」

公孫相繼續說道：「兄弟……一日一夜之間，遇上……一十八個黑龍會……的高手……身中幾處劍傷……但他們……全被我殲滅了，方才有一個……賊人，從這裏……逃出去，兄弟和他激戰……甚久，結果兄弟被他一掌擊中肩後『鳳尾穴』……他也被兄弟……刺了一劍……」

凌君毅道：「你疲憊過甚，又傷及內腑，劍傷流血過多，全仗內功根基，支持着你，兄弟餵你服了家師煉製的『保命行功散』，此時不可說話，方保無事。」

公孫相一陣嗆咳，黯然苦笑道：「總座一再相救，兄弟感激不盡，祗是……兄弟自己知道，這次……祗怕不行了，兄弟……有一件事，放在心裏，已經很久了，祗是……沒有勇氣說出來，但兄弟在臨死……之前，一定要說出來……」

凌君毅道：「公孫兄待會再說，不是一樣麼？」

公孫相搖搖頭，說道：「不，兄弟再不說出來，一旦嚥了氣，就永遠沒人知道了。」

牡丹在旁揷嘴道：「凌兄，你就讓他說吧！」

公孫相眼中，又湧出兩行淚水，雙手用力抓着衣領，大聲道：「總座，你一再救我性命，我……我不是人，是畜生，我該死，我對不起你……」

凌君毅突然心中一動，連忙攔道：「公孫兄，你不可太激動，有甚麼話，等傷勢好了，再說不遲。」

公孫相咬着牙關，斬金截鐵的道：「不，我不說出來，死了也不安心的，總座……這件事，兄弟太對不起你，我幾次要向你坦白承認，話到口邊，都不敢說，如今兄弟已是要死的人了，沒有甚麼好顧忌的了……」

他拚命的嚥了口氣，續道：「那天，是總座當選總護花使者的晚上，兄弟因總座喝醉了，想進去看看你……」

凌君毅攔道：「你不用說了。」

公孫相道：「兄弟非說出來不可，祗有說出來，我才會心安。」

他不敢抬眼去望牡丹，祗是痛苦的道：「那時差不多已是二更時分，總座房裏，沒有燈火，祗有南首的窗戶開着，兄弟穿窗而入，不見總座的人，但却聽到副帮主聲音從廊上傳來，她也是因總座醉酒，來探看總座的……兄弟不該一時糊塗，冒總座之名，鑄下了大錯……」

這件事，牡丹早已聽玉蘭說過，祗不知是甚麼人冒充了凌君毅，但因事關芍藥顏面，始終不敢向太上稟告。

這時聽公孫相說了出來，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忖道：「以公孫相的人品武功，倒也配得上二妹了，祗是他傷勢如此沉重，不知有沒有救？」

就在她心念轉動之際，突見一條人影，從左首石門中飛掠而出，身法奇快，一下撲到公孫相身前，厲聲道：「你這惡賊，你害得我好苦！」

疾然一劍，朝公孫相當頭劈落。

這人正是生性好强，美艷多姿的副帮主芍藥。

牡丹覩狀大驚，急急喝道：「二妹住手！」

凌君毅也沒防到事情竟然這般湊巧，公孫相說的話，會被芍藥聽去。

她的突然出現，已使他深感意外，更沒想到她會猝下殺手，同時他一隻右手，還按在公孫相的背後，此時驟覩一劍劈來，百忙之中，左手屈指朝劍尖彈出！

可惜已經慢了一步！

但聽「錚」的一聲，劍身一偏疾落，寒鋒過處，血光飛洒，公孫相一條左臂，已被砍落。

芍藥臉色鐵青，一語不發，頓頓脚，轉身朝外疾掠出去。

公孫相服了反手如來煉製的一粒「保命行功散」，此時藥性業已行開，再經凌君毅輸入本身眞氣，傷勢原已好轉。

他看到芍藥突然現身，一劍砍來，本已閉上眼睛，甘願受死，因此被她一劍砍落左臂，連哼也沒哼一聲。

此刻一見芍藥轉身朝外掠去，一時再也顧不得左臂痛疼，血流未止，猛地一躍而起，口中叫了聲：「副帮主……」

一手掩着創口，沒命的跟着朝外衝了出去。

牡丹忍不住叫道：「公孫護法……」

凌君毅輕輕舒了口氣道：「帮主隨他

去吧！」

牡丹道：「但他傷勢未愈，又斷去了一臂。」

凌君毅道：「公孫兄服了家師『保命行功散』，傷勢已無大碍，如能追上副帮主，祗要他虛心下氣，苦苦哀求，也許會使副帮主回心轉意，亦未可知。」

牡丹望望地下半條斷臂，說道：「二妹逞强好勝，平日驕縱慣了，公孫護法此時追上去，也許會被她一劍殺死。」

凌君毅道：「帮主說的也是，公孫兄追上去，雖然成敗各佔半數，但此事關係着他們兩人的終身幸福，旁人也無法借箸代謀，再說，此時如果不讓公孫兄追去，只怕很難找得到副帮主了。」

牡丹點點頭，輕輕歎息一聲道：「眞是孽緣。」

她舉手掠掠鬢髮，忽然回頭道：「凌兄，二妹既然已經出來，其他失陷的人，大概也會很快找着門戶出來了，我們該快些進去才好。」

凌君毅畧微遲疑了下，把手中羊皮摺子，遞了過去，說道：「這裏是『飛龍關』的總樞所在，右首又有一條秘道，直通飛龍堂，萬一有人進來，祗要把總掣關閉，咱們就永遠出不來了，在下之意，帮主可持此圖，留在這裏，在下一人，進去就好。」

牡丹想想他說的也是有理，但玉手輕輕一推，說道：「你要進去，還是把總圖帶在身上的好，萬一走迷方向，有總圖可以對照，就不致有失了。」

凌君毅依言收起總圖，放入懷中，一面說道：「那就有勞帮主在此稍待，在下進去了。」

轉身朝左首右門走去。

牡丹急步跟了過來，嬌聲叫道：「凌兄。」

凌君毅剛到門口，聞聲停步，回頭道：「帮主有什麼事麼？」

牡丹粉靨一紅，低聲說道：「你小心些。」

凌君毅看她一副嬌羞欲滴，含情脈脈的凝視着自己，流露出無限關注之情，心頭不覺一陣飄蕩，趕忙移開目光，頷首道：「在下省得。」

手托「驪龍珠」，舉步朝門中走了進去。

× ×

胡全沒有騙人。

「飛龍關」七十二間石室，當眞比「迷陣」還要複雜。

他雖然封閉了三處門戶，每一間石室，只留下一道門戶——靠左壁的一道門戶，但每間石室方向各異，而且同樣開在左首壁上的門戶，也有開在中間的，也有開在偏左或偏右的。

總之，你只要按照有門戶的就進去，一間一間的走去，决不會重複。

但當你經過一二十間之後，你一樣會迷糊。

因爲每一間石室，都是一模一樣，四方形空蕩蕩的像一隻盒子，任何人走到這裏面，都會情不自禁的滲出手汗，心頭油生怖意！

不知道這鬼石室究竟有多少間？如若每一間石室四道門戶再一變換的話，保你轉來轉去，休想找得出路。

這機關當眞巧妙得很！

凌君毅耐着性子，隨着一重重的門戶進去，果然順利的找到了芙蓉，鳳仙，玉蕊，和芍藥的兩名使女木香，木瑾，嚮導吳婆，護法杜乾麟，羅耕雲八人。

只有右護法三眼神蔡良，在進入飛龍堂之時，已經失踪（前文已有交代），領隊的副帮主芍藥，追殺一名賊人，和衆人失散（已經出去），所有的人，可一個不少。

其中除了嚮導吳婆，和護法杜乾麟，畧受微傷，大家也沒有掛彩。

因爲進入飛龍堂，一路都沒有和敵人動手，只有被引入「飛龍關」之後，曾被飛龍堂派來的十八名高手有過一場搏殺，但還是被大家合力出手，予以殲滅。

更因爲大夥一直沒有失散，各人身邊，都帶着乾粮，誰也沒餓肚子，只是沒有水喝而已。

大家正因失陷在這座古怪的石室之中，感到無比焦灼之際，突然遇上凌君毅找了進去。

衆人自然又驚喜，又興奮，恍如救星自天而降！

十二侍者之中，玉蕊和凌君毅認識的最早，也是她把凌君毅從「絕塵山莊」中，送到百花帮來的，她第一個驚喜的迎了上去，嬌聲叫道：「總使者，你是怎麼進來的？」

凌君毅目光轉動，含笑招呼道：「大家全在這裏就好，黑龍會已破，在下就是找妳們來的。」

鳳仙搶着問道：「總使者可曾見到副帮主麼？」

凌君毅當然不好明說，只得點點頭，說道：「石門開啓之時，副帮主已經出去了。」

羅耕雲道：「咱們進來之時，蔡老忽然不見，總座可知他的下落麼？」

凌君毅神色一黯，說道：「蔡老身負重傷，已經過世了。」

大家聽說三眼神蔡良已死，全都心頭感到沉重。

凌君毅道：「所有的人，既然全在這裏，那就不用再深入了，在下替大家帶路，帮主還在外面等着呢！」

當下領着衆人，仍由原路退出。

當然，你在退出來的時候，也只要見到門戶就往外走，就不會錯。

大家脚下都走的極快，不多一會，就已走出迷宮似的石室。

牡丹迎着大家，恍如隔世，自有一番驚喜，不必細表。

當下仍由凌君毅爲首，領着衆人，退出「飛龍關」，會合了榮敬宗等人，一起退出甬道，再和守在甬道上的玉蘭等人會合。

仍由辜鴻生封死了通向「飛龍關」的甬道，然後循着直行的甬道，向飛龍堂而來。

正行之間，但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隱隱傳了過來！

榮敬宗脚下微一停頓，奇道：「好像有人在動手，咱們快去瞧瞧。」（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蕭逸·文　盧令·圖

奔雷刀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苗七蒙隱身朱家棗園，爲養病於棗園的鄔明珠識破身份，要殺他爲鄔飈森報仇，但在激鬥中，鄔明珠病勢復發，昏倒於地，苗七蒙以眞元內力救她復甦，問明原委，願引頸就戮，唯鄔明珠似對他情有所鍾，終含悲罷手，翌日，衙門捕快來棗園搜索，苗七蒙藉朱文掩護，逃之夭夭，鄔明珠也要離開棗園，臨別向朱文說出坎坷遭遇，末了說要找尋沈海風報仇，叫朱文爲她牽來昔日她騎來的瘦馬，這匹看去毫不起眼的瘦馬，却是一匹道道地地的海毛靑，產於靑海的罕見名馬——

一刀情仇了　永懷眞諦言

拖邐的鏢車，像一條巨蟒似的在彎曲的山道間蜿蜒前進，車輪轉動在崎嶇山石道上，一陣轆轆聲。

陽光炫耀着那些嶄新鏢車的配件，以及鏢夥們出鞘的兵刃，映射出一片刺目的寒光。

數一數共有十二輛車，三名鏢師，二十六名鏢夥，走在最前面的是趟子手，最後面的是鏢頭，再後面有一乘轎子，轎子裏坐的當然就是保這一趟鏢的東家了。

趟子手雙手合成喇叭狀，正在大聲吆喝着——

「鏢……金……獅……子……鏢。」

沙啞的嗓音，就像面破鑼似的隨着山風，飄向整個的山巒，附近十里內外，都能清晰的聽見他的吆喝聲音。

「鏢……金獅子鏢……」

可不是麼？那面血紅色的大鏢旗上，金絲繡着一頭大金獅子，張牙舞爪，栩栩如生！

金獅旗下，騎在火榴紅駒上的魁梧漢子，正是當今鏢業界，如日中天，聲譽鼎盛的九省鏢王孫天佑！

提起孫大鏢頭來，眞可說連三歲的毛孩子都知道，大家爭相傳誦着這個人的生平事跡。

所謂「生平事跡」未免過於太攏統一點了，其實這個人的發跡，不過是近三年之間的事情。

大家記憶猶新的事情，莫過於最近的幾件事情——

河間府的八大盜，攔道刼鏢，一夕之間暴屍荒郊，殺他們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位大鏢頭孫天佑——

襄陽的黑道魁首「六指翁」徐亨，邀集了六合道上的七位高手，在平陽關圍攻「七虎幫」，七虎幫七虎死亡殆盡，只因爲七虎中老大項威，與九省鏢王孫天佑有些交情，事後孫天佑單身往晤，代友尋仇，「六指翁」徐亨，連同「六合七友」，無一倖免，均作了劍下之鬼！

這兩件事，雖然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由於死者各人，在江湖武林中，都是响叮噹的角色，再者孫天佑其人，當時並不是衆所週知的人物，正因爲如此

，這些消息也就越法的轟動，不及二載，早已傳遍了大江南北，成了人人皆知的新聞了！

武林中不論黑白兩道，一提起孫天佑這個人來，誰都會挑一下大姆指，讚一聲好樣的！

孫天佑這個人——四十不到的年歲，濃眉，長臉，目光深邃，鼻直而挺，儀表不俗。

這個人出身來歷不詳，據說早年就從事保鏢工作，但是那時候，武藝聲望都不能與今日相比，他武功據說另成一派，絕對不同於當今武林中任何一門一派，據目睹者透露說，沒有任何人能在他手裏走過三招的！

孫天佑眞正襯手的兵刃，據說是一桿五色怪旗，但是他絕少施展，只在殺敵「六指翁」徐亨時用過一次。

這個人的威名，有如是一道閃電，一聲迅雷，剎時間天下知名。

正因爲如此，他那「金獅子」鏢局的生意也就出奇的好，不及兩年，在北幾省裏，已經遍立了六所分局子，不論大小買賣，好像只要託上「金獅子」鏢局；插上一桿「金獅子」標誌的旗子就算穩當了。

孫天佑很可以在家納福了，以他的威名，只需要亮上他的金獅子鏢旗，簡直就沒有一個人敢輕易冒犯，但是孫天佑不甘寂寞，他仍然常常出門，親自押鏢。

陸續的，又有很多人喪命在他手裏。

孫天佑是不在乎多殺幾個人的，偏偏就有許多人要自尋死路，這些人並非全是攔道刼鏢的，多是些欽慕孫大鏢頭的武功，心存討敎來的，可是孫天佑對於這類人，也絲毫不留情面，犯者盡殲！

——這是他出道以來，所保的最大一趟鏢，東家是京城「奇珍閣」的老闆馬通財，所保的東西，是奇珍閣的珍珠玉器古玩書畫，這批東西，可眞是價值連城，據說其中有一件玉寶——「九龍鼎」，是用整塊的翡翠，精工雕製而成，是一件無價之寶！

馬通財的全份家當都在這裏了，這次舉家遷移，勢非得已，爲愼重計，他才不惜花費巨金，聘請了極負盛名的九省鏢王孫天佑，出保這趟子明鏢。

孫天佑果然不負所望，金獅旗一經亮出，江湖衆盜望風而遁，半月來行州過府，無人敢輕按其攖。

看看「棗集」在望，前道的趟子手謝虎勒住了馬，咧着一張大嘴，回頭策馬，一逕的奔向孫天佑面前。

「當家的，棗集快到了！」他氣喘呼呼的道：「咱們得趕緊找個地方打尖吃飯了！」

孫天佑抬頭看看，前面是一片濃蔭，經過長時的一陣緊行快趕，大家夥都疲憊不堪，雖說棗集在望，可是總還得個把時辰，要依着他的意思不如一氣趕到了棗集再休息，可是後面轎子裏的大老闆馬通財傳話來說，無論如何要休息一下才行。

騎馬走路的都撐下去了，他坐轎子的反而挺不住了，有什麼辦法，還是得聽他的！

孫天佑四面張望了一下，只見東面是一片亂石叢嶺，西面是一片沃野，南面可以看見棗集沉密的棗樹，北面可就是自己一行的崎嶇來路了。

天已經到了「申」時，太陽却還是硬朗得很。

要依照江湖走鏢的規矩，最忌諱的是中道打尖，孫天佑一來是自恃過甚，再者也不便掃衆人的興頭，他在馬上吩咐了一聲：「踩陰子！」

這是一句行話，「踩陰子」即是指取陰而涼之意。

這句話一吩咐下去，兩個鏢師即翻身下馬，指揮着衆鏢夥把十二輛車推到樹蔭下，鏢車在中圍成了一個圓圈，大家是倚車而坐，就地取涼。

孫天佑的馬，由一名鏢夥拉去餵料，這位名噪江湖的名鏢客踱向樹下，在一塊大石上坐下來。

須臾，那位肥肥胖胖的大東家馬通財，由後面趕過來，只見他滿臉疲憊的堆着笑容，連連向着孫天佑抱拳道：「辛苦，辛苦！」

說着一屁股坐在孫鏢頭身旁，一名鏢夥送上來兩碗酸梅湯，孫，馬二人伸手接過。

馬通財大聲道：「好熱……」

一抬頭咕咕嚕嚕喝個精光，咂着嘴道：「好舒服！」

孫天佑端起碗來，還沒有就口的當兒，却聽見來路傳過來一陣馬嘶之聲。

一匹黑白相間的駿馬風掣電馳般的奔了過來！

馬上側身坐着一個瘦高的漢子，頭上是一頂馬連波的大草帽，一身灰布褲褂，看不清他是怎麼一個長像，彷彿有點駝背，又好像是背上揹着個包袱似的。

總之，在大家夥一齊注目的時候，這漢子已策馬飛馳而過，臨過之際，向着鏢列死死的盯了幾眼，一逕的如飛而逝。

孫天佑是這一道的老行家了，什麼樣的人，他只要看上一眼，差不多就能猜出八成——

至於他是不是來採自己盤子的，可就令人費解。

隨行的兩名鏢師，一名「混天牌」施亮，一名「旋風刀」史泰安，兩個人都是慣走江湖的老手了。

二鏢師同時也覺出了那快馬而過的漢子有些可疑，只是北幾省黑道上的人物，幾乎都能算出名字來，這些年和鏢頭都有默契，絕不會中途刼鏢，剛才這個人，又是那一道上的呢？

儘管二鏢師心裏面犯嘀咕，却也不在意，因爲他們相信孫大鏢頭那身武功，即使是有事也不足爲懼。

一念未完，空中「唏哩！」的一聲尖鳴！

一支紅白相間的花桿雕翎箭，由後面作弧狀的昇空而起，向着前面一片樹林子裏落下去！

箭桿子是挖空了的，是以飛行空中，響起一片唏哩之聲，是一支名符其實的響箭！

看到這裏，二鏢師可就有些沉不住氣了。

「混天牌」施亮霍地站起，大聲道：「鏢頭快看——」

孫天佑早就看見了，臉上不惱不怒，繼續喝他的酸梅湯，他身旁的那個大胖子馬通財，可就嚇了一跳。

「怎麼回事？」他瞧着孫天佑問：「有……什麼不對嗎？」

孫天佑冷冷一笑，道：「有人採咱們盤子了！」

「啊呀！」這胖子全身的肥肉都在打着哆嗦。

這時二鏢師已匆匆走來，「旋風刀」史泰安道：「鏢頭，這是那條綫上的？」

孫天佑擱下碗，哼了一聲，道：「還摸不準，再看看吧！」

話聲方住，但聞得又是「嘩哩！」一聲，又是一支响箭昇空而起。

這一次發箭處並非來路，而是起自前道的叢林，射起空中，仍作弧形的向着一片亂石之間落下去。

「混天牌」施亮道：「好傢伙，人數不少！」

趟子手謝虎嘴裏大罵着：「他媽的——這是那來的一夥子賊！」

說着，他就把那桿「金獅子」鏢旗「呼啦！」的一下子展開，插在前面山道正中。

馬通財却嚇得臉上變色，瞧着孫天佑道：「大鏢頭，我們……走吧！」

「就在這裏不動！」

孫天佑把四週地勢早就看好了，如其張惶上道，不如以逸待勞！

他說不動，自然沒有人敢動。

馬大掌櫃的急得兩隻手直搓屁股連說：「老天爺，這可怎麼好……怎麼好！」

「九省鏢王」孫天佑，吩咐面前的施亮道：「你保護着馬掌櫃的，什麼事都別管！」

馬通財道：「還有這些鏢車呀！」

孫天佑還沒說話，「旋風刀」史泰安已冷笑道：「馬老闆你放心吧，有我們鏢頭在，你就用不着担心，我就不信什麼人吃了熊心豹子胆——」

話聲方歇，來路上蹄聲得得，像是來了不少的人，大家的眼睛，都不由主的尋聲望去。

一共是三匹牲口——

說是「牲口」而不說「馬」是有原因的，因爲三騎之間，只有一匹馬，另外却是兩頭驢。

兩匹小黑驢，油光水亮，只是肚子是白的，打扮得極其講究，鞍轡鮮明，其上各自盤坐着一個白髮皤皤的矮老頭兒。

另外那匹馬上，認蹬板坐着一個中年漢子，削瘦的一張臉膛，衍生着黑黑的一叢絡腮鬍子。

這漢子一馬當先，快馳而近，却留下一雙小黑毛驢在後面跟着。

剎時間，這一馬二驢飛也似的已來到了面前。

原本坐着的孫天佑，居然也站立了起來——

「旋風刀」施泰安手握刀柄，目光如炬，這個人一向是脾氣火躁，以快刀名噪京師，是一把好手。

「九省鏢王」孫天佑低聲叱道：「泰安，你少安勿躁，等着他們的！」

說話時這一馬二驢已到了面前，首騎的黑衣漢子，勒住了馬韁，一雙深邃的眸子，在孫等面前一轉，雙手抱拳，嘿嘿一陣低笑。

趟子手謝虎道：「朋友你是幹什麼的？莫非看不見咱們當家的金獅鏢旗麼？」

孫天佑一瞪眼，說道：「謝虎！不可失禮！」

馬上黑衣漢子聆聽之下哈哈狂笑道：「果不愧是九省鏢王，失敬，失敬！」

說時翻身下馬，只見他身後那兩個皓首銀髮的老者，仍然盤着雙腿，大刺刺的坐在驢背上紋絲不動。

二老面貌雖不同，可是衣着打扮，看上去却是一般無二，頭上白髮也極爲相似，都梳着一個髮髻，勒着一道金箍！

那先下馬的漢子，說完了這句話，回過頭來，看向驢背上二老者，嘻嘻一笑道：「兩位老哥，你們大概還不認得吧，這位可就是大名鼎鼎的孫大鏢頭。」

二老人各自在驢背上拱了一下手，兩頭小毛驢併排前進了幾步，然後又停下來，二老面上沒有表情，宛如死人一般。

孫天佑目光自二老者一現身的當兒，已經注意上他二人，這時迎着二老，心裏已有所知，當下冷着臉也拱了一下手。

黑衣漢子老高的個長腿大手，一副莊稼漢子的模樣，嘴角牽動出兩道深刻的笑紋——

「孫大鏢頭，你的大名我們是久仰極了，所以不揣冒昧，特來拜訪……嘻嘻……這裏有兩位朋友，要特地向你介紹一下！」

「不必了——」

孫天佑面罩青霜的冷冷一笑，目注向驢背二老，道：「孫某眸子不花，兩位老兄可是來自青海的『追風』『趕月』兩位前輩，失迎！失迎！」

驢上二老，各人一襲灰色厚布長衣，在驢上袖手垂目，一副痲木不仁要死不活的怪樣，此刻在聆聽對方二口道出二人大號之時，不禁同時一驚。

那黑衣削瘦漢子也吃了一驚。

坐在左面驢背上那個老者，睜着一雙黃眼睛珠子，逼視向孫天佑，啞笑一聲。

「相好的，你好亮的招子——我們老哥兒兩個，三十年未履中土，第一次出來，就讓人家把字號摸清了，不能不說是怪事……」

說話的口音，是道地的邊地官話，聽起來刺耳得很。

右面那個老人用着沉濁的鼻音道：「孫大鏢頭，你竟然認識我們老哥兒兩個，那可就更好說話了……孫朋友，你可知西北道上對我們老哥兒兩個的兩句不大中聽的讚語——」

孫天佑點頭，道：「追風趕月夜，路人皆斷魂——」

右面老人哈哈一笑，露出一嘴烏黑的牙齒，道：「好說——好說——孫鏢頭你好記性！」

「九省鏢王」孫天佑臉上不惱不怒，可是那雙瞳子裏却蘊含着無比殺機——

他目光轉向一旁瘦削的黑衣漢子，寒聲道：「請恕眼生，這位是——？」

黑衣瘦漢面目猙獰的怪笑道：「大鏢頭，這兩年你的威風可抖足了，眼睛裏，

那裏還會有我們要殺小嘍囉，在下姓裘，名天池，人稱『血大鵬』！大鏢頭，你可聽過麼？」

孫天佑鼻子裏哼了一聲，抱拳道：「長安三鳥的大名，焉有不識之理？——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裘朋友，你就請示來意吧！」

「血大鵬」裘天池怪笑着道：「孫天佑，實在告訴你吧，我們已跟踪多日了，我裘天池是有話直說，二位老爺子的意思，是要留下這夥子鏢銀，金磚不厚，玉瓦不薄，擱下你的，走我們的，這碼子事就算一了千了，孫朋友你就撩下一句話！」

孫天佑一雙銳目，仰視向當空白雲，唇角現出一絲冷笑——

他手下的二鏢師「混天牌」施亮，「旋風刀」史泰安，聆聽之下，都不禁氣紅了臉。

「混天牌」施亮右手一探，「叮噹！」一聲響中一桿「混天牌」已撤在手中。

他大吼一聲道：「姓裘的，你也太狂了，我施亮眼睛裏還沒有你這一號！」

「血大鵬」裘天池濃眉一挑，正要發作，他身後二老之一，已發話道：「裘老弟，你先別急！」

小毛驢向前走了幾步，頸頷上的鈴噹叮叮一陣子脆響，這個老頭兒已來到了「混天牌」施亮跟前。

「混天牌」施亮原也是有名的鏢師，自己也主持過鏢局子，因嚮慕孫天佑而降格投効，自從悉知面前兩個老人竟是多年來馳名邊地的一雙黑道怪傑，心裏不禁暗自吃驚。

他久仰這雙邊荒異人武功驚人，二老一是「天馬追風」安不羣，一名「流星趕月」許壺光，二人一向出沒青海邊荒，正如所言，這是他二人這一次遠涉中原。

二老的企圖，自是再明顯不過了。

步近施亮面前這個人，正是「流星趕月」許壺光！

此老有個怪癖，每喜出奇制勝，以毒手殺人。

可憐施亮一時不察，只見面前端坐於驢背上的老人面上帶出一片笑容，兩隻瘦手由袖內抽出，其狀乾枯一如鳥爪相似。

「這位是——？」他慢吞吞的問。

施亮冷笑道：「在下施亮！有幾句話要在老當家的面前討教！」

許壺光一雙綠豆般的眸子，頻頻轉動着，微微一笑道：「你也配？」

施亮猝然一驚，未及退身，但覺得面前尖風襲面，其勢有如電光石火般的快捷，同時間面頰上有如着了一把鋼鈎似的疼痛，已吃老者許壺光一隻鳥爪般的怪手抓了個正着。

「流星趕月」許壺光這一手功夫，可謂之快絕，狠透，也大出乎在場所有人意料之外。

隨着他那隻掄出的手向上一翻，「混天牌」施亮慘叫了一聲，整個身子擰空而起，許壺光最稱厲害的乃是他那隻右手，力能穿銅入鐵，得自「青海老魔」親授，端的不可輕視！

就在施亮被拋起當空的一剎間，驢背上的許壺光已冲天長嘯而起，一隻右手朝天一舉，空中的施亮再次的慘叫一聲，已為他那隻如同兵刃般的長手，揷個透穿！

「流星趕月」許壺光的身子，就空折了個觔斗，四平八穩的已落在了驢背之上，施亮的身子叭噠！一下子摔下來，打了個滾兒，遂即一命嗚呼，他手裏的奇形兵刃「混天牌」兀自緊緊握在掌內，瞪目，咬牙，滿臉是血，死像好不猙獰凄慘！

「金獅子」鏢局所有鏢夥，全數大吃一驚，起了一片騷動，一時間紛紛撤出了兵刃。

惟獨總鏢頭「九省鏢王」孫天佑佇立不動，只是他臉上已帶出了隱隱怒容！

但見他仰天朗笑了一聲，目射精光，道：「姓許的，你好厲害的『流星趕月』手，孫某人與你無寃無仇，你居然下此毒手，這個樑子算是結上了！」

說到這裏回頭向嚇得面無人色的馬通財道：「馬掌柜的，你且退後，放一百個心，孫某人敢接這趟鏢，就不信有那一個人能由我手裏硬摘了去！」

馬胖子嚇得上下牙齒兢兢交戰，連聲道：「是……是……是！」

他左顧右盼之下，簡直不知躲到什麼地方才好，一眼看見自己所乘坐的那個轎子，停在三丈以外，他就慌張的跑過去，掀開轎簾就往裏面鑽！

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事。

馬胖子一頭鑽進去的當兒，才發覺到轎子裏敢情竟然先有一人坐在裏面。

這個人以着快速的手法，一把已抓住了馬胖子一隻胖手，後者嚇得「啊……」的一聲，已經癱了下來。

那人沉聲道：「別出聲！」

馬胖子面白如紙的連連點着頭，顫抖着道：「是……是……好漢爺饒命，饒……命！」

轎中人三十不到的年歲，一身皂色短靠，目如點漆，鼻正口方，是一個少年的英俊魁梧漢子。

只是這胖子却沒見過這個人，再者，這人一隻手上握着一口白光如電的長刀，冷森森的刀光映着馬胖子的臉，怎不嚇得他魂飛魄散？

那人根本無意殺他，只是臉色很是不耐！

「咳咳……」他說：「大掌櫃的，你這是幹什麼？我又不殺你！」

馬胖子結巴道：「你……？」

那人冷笑道：「我姓苗，只是路見不平，想揷手管上一件閒事，暗助孫天佑一臂之力！」

「啊……是是……」

這胖子嘴裏雖是這麼說着，心裏仍然有些個將信又疑，一雙豬眼上上下下的偷看着對方。

姓苗的漢子，用刀尖把簾子輕輕挑開一綫，向外窺了一下，說道：「對方有五個人，孫鏢頭雖有蓋世武功，亦怕不是敵手！」

馬通財擠蹲在對方膝下，出進都不是，苦着一張胖臉，亦不是個味道！

却聽得轎簾外蹄聲得得，似乎又有人來了。

馬通財想掀開簾子向外看，却被姓苗的手中刀按住，他就像觸了電似的，趕緊又把手收了回來。

姓苗的手中刀輕輕壓在竹簾子上，把竹條兒壓彎了些，馬胖子趕忙把眼睛湊上去！

却見轎外又來了兩匹馬，馬上一高一矮兩個人，馬通財還認得出其中那個高的正是剛才由自己鏢列前飛馬而過的漢子。

這時近看，才看清了那漢子生得雙顴高聳，兩眼深陷，滿臉都是鬍碴子，兩隻耳朵只剩下一個，另一隻却似齊根被人削落，留下紅色的疤痕，看在眼裏紅燦燦的，眞有點觸目驚心！

另外那個身材較矮的，頭上戴着大草帽，四十左右的年歲，手裏抱着一口鬼頭刀。

這兩個人無異是匪黨一流，遠遠勒着馬，監視着鏢車，連同前來三人，一共是五個人，正如姓苗的所說是五個人，相形之下，金獅子鏢局方面，只有孫天佑以及「旋風刀」史泰安二人，鏢夥雖有二十多人，只是眞要動起手來却是無濟于事！

馬通財看在眼裏，更不禁心裏担心，既怕失財，又怕丟命可就打心眼裏害怕！

姓苗的冷靜的觀查着外面的形勢，表情沉重。

馬通財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確定轎內這個姓苗的並非匪黨之流，還算放了點心！

他抬起頭來，顫抖着道：「好漢爺……我們該怎麼辦……？這些東西，可是失落不得的呀！」

姓苗的冷冷道：「孫鏢頭功力蓋世，應付他們綽綽有餘，只是……長安三鳥勢必於動手之時，下手刼鏢，這三個東西，是沒有什麼道義好說的！」

馬通財嚇得一怔，像失了魂魄似的！

「還有！」姓苗的說：「青海二老，慣以聯手傷人，左右連環穿牆手，厲害無比，我須誘殺其中之一，才可解除孫鏢頭兩面受敵之危！」

馬通財定過神來，不迭的道：「是……是……好漢爺如果能殺退了這夥子賊人，我必定有一份厚謝……好漢爺你老大名是……？」

姓苗的冷冷一笑，道：「那一個貪圖你的厚謝！我名苗七蒙……」

說到這裏忽的話聲中斷，却把眸子湊近轎簾，向外窺伺！

馬通財忙也由簾裏向外看，才知雙方已將動手。

×　×　×

驢背上的青海二老，這時已下了坐騎，就見那個叫「天馬追風」安不羣的老者手指向孫天佑，怪腔怪調的道：「姓孫的，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咱們兄弟來意已經說明，只要你把那隻『九龍鼎』交出來，咱們老兄弟撥頭就走如何？」

轎簾內的馬通財嚇得哆嗦了一下，下意識的兩隻手去摹摸着背後的一個黃緞子包袱。

苗七蒙立時明白，道：「你後面揹的什麼？」

馬通財吶吶道：「這……」

「是九龍鼎是吧？」

「是……苗英雄你要幹什麼？」

苗七蒙點點頭道：「好！等一會就用這玩藝兒誘他們過來！」

馬通財連連搖着頭道：「不……」

苗七蒙冷笑道：「你放心，我就在你背後……」

說着附在馬通財耳邊說了幾句，馬通財又搖頭又點頭，嚇得面無人色。

苗七蒙道：「只要你照我的話做，不但保住了孫鏢頭的活命，也保住了你的鏢銀，要不然只怕連你這條命也賠上了！」

馬通財打着哆嗦，道：「……這……我……不敢……」

苗七蒙冷笑着弄着他手裏的刀，刀光刺目難睜，他咬着牙，說：「記住，一亮鼎你就圍着轎子跑，千萬不要離開轎子三尺以外……」

馬通財吶吶地道：「我……你想幹什麼？」

苗七蒙「哼！」了一聲，揚動着手中刀道：「我就是這一刀！一刀準能結果了他的命！只要殺了兩個老傢伙當中的一個，你的鏢銀可就保住了！」

馬通財還在遲猶不决，苗七蒙一招手，已把他背後包袱給拉扯了下來，打開黃綢子布，現出了裏面的一個朱漆匣子！

馬通財一把搶過來，就像他的命似的抱在懷裏。

苗七蒙冷笑着道：「你記住了去！」

「去！」字出口，一把向着馬通財背後一拍，馬胖子怪叫一聲，球也似的滾出轎外。

他身子在地上一滾爬起，大聲嚷道：「孫鏢頭，九龍鼎……在這裏，交給你收着……」

孫天佑大吃一驚，乍然回頭撲過來！

「青海二老」此番下手刼鏢，宗旨原是在刼取這具九龍寶鼎，並不希罕那十二車金珠細軟，此刻見狀，又驚又喜，如何容得？

兩個老兒各人發出了一聲長嘯，一前一後，箭矢也似的向着馬通財撲過來！

馬通財原是受了苗七蒙的囑咐，目的不過是誘使二老襲近，總算他還記得苗七蒙的關照，吆喝了一聲，回身繞着轎子就跑！

這時孫天佑與青海二老已先後如飛撲到。

二老中的「天馬追風」安不羣啞着嗓子，怪嘯一聲道：「拿過來吧……」

這老兒雙足頓處，曲伸之間，活似一隻飛猿般的已撲向馬通財背後，可是「九省鏢王」孫天佑焉能讓他得手？

「天馬追風」安不羣身子方一襲到，孫天佑右手陡地向外一揮，一桿九合金絲編織的三角怪旗，已然撤了出來，銳利的旗風中夾着鋒利的旗刃，旋風般的向着安不羣雙手上猝然斬到！

安不羣是何等角色？焉有不識得厲害之理？

孫天佑這面紫金旗一經展出，安不羣吐氣開聲的叱了聲：「嘿！」

就見他雙手向後一呑，就空翻了個觔斗，儘管如此，罡勁的旗風，兀自把他擋出了數尺以外！

安不羣倒抽一口冷氣，這才知道孫天佑果然身負奇功，驚怒之中，像夜貓子般的怪笑了一聲，一隻瘦手就空一抖，撒出了一條長有兩丈的蛇形軟鞭！

現場情形是那麼的急迫。

「天馬追風」安不羣一撲不中的同時，「流星趕月」許壺光已由側面風掣電閃的撲了過來。

許壺光身子一落下，一隻右手陡地穿出，直向着前奔的馬通財背後扎到。

馬通財雖然離着他尚有丈許內外，已吃受不住，只覺得一股疾風劍也似的直刺到背後，痛得他殺猪似的怪叫一聲，一交撲到轎桿之上！

「流星趕月」許壺光身法之快，眞個如同流星天墜，嗖地落在了馬通財背後，正待猝下毒手的當兒，由轎內雷奔電閃般的滾出一人！

「流星趕月」許壺光大吃一驚，却已是退身不及！

那個猝然現身之人，當然也就是事先埋伏的苗七蒙，他的這一手總算是用上。

隨着他滾出的人身，霍地一個暴長，掌內「奔雷刀」如同長虹貫日般地已然劃出！

許壺光弓身急閃，其勢絕快，奈何苗七蒙這一刀奔雷，又名「蛇形七波」的一招，實在太快，太妙了！

刀光如經天長虹，隨着許壺光後閃彎曲的身勢一奔而上，許壺光啞着嗓子怪嘯一聲，一隻左臂，連着半邊肩膀活生生的被肢解了下來。

這個怪老頭兒，痛得像旋風般的打了個轉兒，在性命相交的一刹那，他兀自忘不了毒手傷人！

「叭！」的一聲，他的一隻右手已實實地擊在了苗七蒙的側背之上！

五根手指，有如是一把鋼鈎，痙顫彎曲間，已深深陷入苗七蒙側背皮肉之間，「嘶……」的撕下了一片！

苗七蒙想不到對方在垂死之間，尚還有此一手！奔雷刀旋後再出。

「噗……」大股的血花，直由許壺光頸項間狂噴而出，對方那顆老朽人頭，足足飛起有兩丈高下，墜落在地！

苗七蒙的乍然出現，對於孫天佑來說，自然是一個意料不及的傑出幫手，只是孫天佑刻下面臨强敵，却也顧不得與他見面招呼！

「天馬追風」安不羣眼見着自己拜弟濺血在一個陌生漢子快刀之下，一時間如厲魄附體，怪嘯一聲，也顧不得迎戰面前的孫天佑飛也似的向着苗七蒙面前撲到！

他手裏那根兩丈長的蛇形軟鞭，吞吐之間如毒蛇出穴，「噗！」的一聲，直向苗七蒙後心點到！

可是孫天佑已容不得他如此施展——嘴裏急聲叱道：「仁兄小心！」

足下點處，飛鷹搏兔的竄了過去，掌中那面三角怪旗兜頭貫頂，反向「天馬追風」安不羣當頭猛打了下來！

這時現場一片混亂——

以「血大鵬」裘天池爲首的長安三鳥，此刻一心刦鏢，居然沒有一人意圖對於



苗七蒙砍下許壺光一條臂膀，却中了他一掌。

「天馬追風」安不羣加以援手，兄弟三個展開身法，倏起倏落的撲向鏢車陣內。

以長安三鳥之武功，對付一干鏢夥，自然是綽綽有餘，「血大鵬」裘天池是桿鍊子槍，「沒翅鵬」謝羽是一口鬼頭刀，「勾魂梟」姜平是一對冰鐵雙拐，三般兵刃一經展開，一干鏢夥簡直無法近身。

所幸現場尚有一位幹練鏢師——「旋風刀」史泰安，此時見狀奮勇以敵！

他手裏的一口「金翅魚鱗刀」首戰即遇見「沒翅鵬」謝羽，兩口刀一經交手，遂即裹在了一塊，「血大鵬」裘天池一連刺殺了兩名鏢夥之後，已襲到了一輛鏢車之前，一隻大手用力的扳動鏢車，幌了兩幌，奈何這類鏢車，都經過特意打製，外加銅鎖，裘天池一時之間竟是弄它不開。

怒火攻心間，一抬頭却見手持翡翠碧綠「九龍鼎」的馬通財，獨個兒的縮在一棵樹下打抖！

「血大鵬」裘天池心中一動，大喜過望，也顧不得再扳弄面前的鏢車，足下飛點着一連越過了三輛鏢車，已然襲到了馬通財面前！

馬通財那裏見過這事樣厮殺場面，早已嚇了個魂飛魄散，眼看着裘天池向自己面前撲到，却嚇得殺猪似的大叫起來！

叫聲驚動了另一面的苗七蒙與孫天佑，後者正自與「天馬追風」安不羣的一根蛇形軟鞭戀戰一團，分身乏術，苗七蒙却正圖對付刦鏢的「勾魂梟」姜平。

馬通財的叫聲，使得苗七蒙不得不暫時撇下「勾魂梟」姜平，直向着「血大鵬」裘天池撲到。

「血大鵬」裘天池這時已在馬通財手裏，把九龍鼎硬奪了過來，一拉腿把馬通財踹了出去，手裏的鍊子槍「嘩啦！」一抖，分心就扎！

猛可裏苗七蒙由一側疾而竄近，銀光一閃，「嗆啷！」一聲，把裘天池的鍊子鎗磕開一旁。

裘天池不及撤鎗，苗七蒙的奔雷刀已然出現面前，只需一旋一絞，裘天池那顆六陽魁首勢必滾落在地！

可是却在一瞬間，苗七蒙的刀却半途而止。

奔雷刀架在裘天池頦頸之間，苗七蒙持刀的手抖成一片！他竟然下不去手！

裘天池見狀哈哈大笑道：「姓苗的，你小子恩將仇報，忘記了裘老子在法場救你的一節事？好吧！你就給個痛快吧！」

苗七蒙咬牙切齒道：「你雖有恩於我，可是我也爲你殺了鄔焰森，不再欠什麼……你這種攔道打刦的行爲，實爲盜賊，我豈能饒得過你？」

裘天池嘿嘿笑道：「廢話少說，如果你不念當初我救你之恩，就一刀殺了我，否則放我一命，我們誰也不欠誰，你快拿個準主意吧！」

苗七蒙不禁念及那日法場行刑的一刹，若非此人打救，此刻焉有命在？

雖然他救人動機，別有用心，可是自己得能刀下活命，實係此人所賜，此刻焉能制其於死？恩將仇報？

一念及此，那顆殺人的心再也硬不起來！

他冷笑一聲，左手伸處，已把裘天池抱持懷內的九龍鼎搶了過來，信手拋與一旁的馬通財道：「接着！」

馬通財「啊呀！」怪叫了一聲，九龍鼎總算沒摔碎，被他接在了手裏，人可栽了個觔斗，臉也被地上的砂土給擦破了。

苗七蒙寶刀一轉，鋒利的刃鋒，在裘天池臉上留下了一道血口子。

他怒聲道：「你快走吧，再犯在我手裏，誓取你項上人頭，滾！」

「滾！」字出口，下面一腳，裘天池被踢得翻了個觔斗，一竄而起。

他滿面淌着鮮血，咬牙切齒的道：「姓苗的……好，我記住你啦！」

言罷轉身就跑，不想跑了兩步，却見面前人影一閃，一個面罩黑紗的長身女子站立在面前，裘天池此刻早已成了驚弓之鳥，頓時嚇得呆立當場！

那女子冷冷一笑道：「原來殺死我哥哥的，是你幕後主使的！」

裘天池打了個冷戰，問道：「你……是誰？」

他說了這句話，忽然想到了江湖上對於鄔焰森那個妹妹鄔明珠的種種傳說，不禁嚇得忘魂喪胆。

那女子左手提着一個彩色小皮囊，右手插入皮囊之內，透過那襲面紗，隱約可見她娟秀的面龐。

「血大鵬」裘天池想到了這裏，連等對方回話的勇氣都沒有，倏地撥頭就跑！

那女子冷笑聲中，那隻插入彩色皮囊中右手，驀地抽出，向外一揮，一片蜂鳴破空聲中，却由其手內飛出了萬縷銀絲，有如是一天銀色光雨，循着「血大鵬」裘天池身後瀰天蓋地而至。

「血大鵬」裘天池聞聲回頭，限於距離太近，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却吃身後的銀色光雨蜂湧着透體而過，裘天池名符其實的成了「血大鵬」，只見他全身上下簡直成了個血人，慘叫着仆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

那女子目睹及此，透過面紗的一雙眼睛，由倒地的「血大鵬」裘天池而轉向苗七蒙，又轉向另一面激戰中的「九省鏢王」孫天佑。

她一言不發的轉過身來，起落如飛而遁！

苗七蒙遠遠看見那女子背影，心中怦然一動，蓋因爲那女子身材實在與鄔明珠太像了，其實他幾乎已經認定她就是鄔明珠了！

她似乎有意不願與苗七蒙見面，苗七蒙却也不便出聲招呼她！

驚愰失措間，已經失去了那女子的踪影。

不過是刹息間，現場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

「九省鏢王」孫天佑與「天馬追風」安不羣已到了最後生死存亡的一刹那。

但只見安不羣的一條丈八長鞭緊緊繞在了孫天佑的腰間，隨着那老兒的長鞭風勢，孫天佑打着旋風轉兒已經向他身邊轉進！

苗七蒙大吃一驚暗道聲：「不好！」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

就在苗七蒙的身子方騰空的一刹那之間，孫天佑却已敗中取勝，但見他手裏那

面三角怪旗電也似的揮捲而出，安不羣仰身就倒，想施展「金鯉倒穿波」的一招，逃避對方毒手，可是却已無能為力。

孫天佑的紫金旗是由下而上揮出去的，一陣破空尖嘯聲中，安不羣面頰已被一劈為二，屍身足足竄出丈許以外才墮地不起！

「九省鏢王」孫天佑斬殺安不羣後，第二次拔身疾起如同輕烟一縷般的，已撲到鏢車陣羣之內，紫金旗向下一落，直劈向「沒翅鵬」謝羽頂頭！

謝羽是時刀傷史泰安，正在用刀猛劈鏢車，孫天佑連人帶同手裏的紫金旗自空而降，謝羽一揚鬼頭刀去招架孫天佑的旗鋒，那裏知道那面怪旗却是厲害的緊，刀尖方自一沾對方旗角，已吃那面怪旗把手中的鬼頭刀捲了個正着。

孫天佑紫金旗向外一展，叱道：「撤手！」

謝羽但覺得那隻持刀的右手一陣急疼，一時間虎口破裂，掌中刀已脫手而起，忽悠悠直飛於半天之上。

是時「勾魂梟」姜平，一隻手挽着一箱珠寶，正自縱身上馬。

他身子方自落馬的一瞬間，馬前驀地現出苗七蒙魁昂的身子。

姜平大喝一聲道：「閃開！」

手裏一支冰鐵杖，摟頭蓋頂直向着苗七蒙頭上打下來，可是苗七蒙的那口奔雷刀，却遠較他的冰鐵杖更要快上十分！

銀色的刀光猝然翻起，直如倒捲的銀河。

「勾魂梟」姜平連「啊呀！」兩聲還來不及吐出，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咕嚕滾下馬來，受驚的怒馬狂嘶而奔，馱着姜平無頭的屍身狂奔而逃！

這一切都是那麼的突然！

突然的來，突然的去，突然的生，突然的死……

現場一片狼藉，慘不忍睹，總算鏢銀保住了，在一個保鏢的人來說，這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九省鏢王」孫天佑情緒顯得很不安寧，他居然來不及向苗七蒙說上一聲謝，却逕自走到了「血大鵬」裘天池的屍身前，一言不發細細的觀查着裘天池的屍體！

他的臉色這一刹間，顯然很緊張！

蹲下身子來，他由死者屍體上拔出了一根所中的暗器……那是一種細若牛毛般的銀色短針！

孫天佑把這枚小小飛針托在掌心裏，細細的看着，面上神色益加的顯得張惶不安。苗七蒙慢慢走到了他的背後，對於他這番動作，充滿了好奇！

孫天佑緩緩回過頭來，苦笑道：「我太失禮了，如非壯士打救，簡直不堪設想，請教大名是……？」

「苗七蒙。」

「啊……？」孫天佑吃了一驚道：「足下就是大名鼎鼎的奔雷刀……？」

「不敢！」苗七蒙道：「賊寇已全數瓦解，仁兄重任在身，何故尚在此無謂逗留？不如就此去吧！」

孫天佑點點頭，面色微現不安的道：「在下尚有一事不解，請苗兄賜告！」

「孫兄請說！」

「適才在下與安不羣交手不暇分身之時，似見一幪面女子，以傑出暗器飛針，殺死此人！」

他說到此頓了一下，面色深沉的道：「但不知這女子可是與苗兄一路人麼？」

苗七蒙搖搖頭道：「不是一路的！」

孫天佑皺了一下眉道：「苗兄可知此女的身世下落麼？」

苗七蒙心中一動，却又搖搖頭道：「這個我……我也不清楚，不過此女看來並無惡意，仁兄何必置懷？」

孫天佑冷冷一笑道：「我只覺得欠了此女一番人情罷了，既然她不願見人，豈能勉強，在下尚有許多事情須要料理，大恩不言謝，你我後會有期！」

說完雙手抱拳，向着苗七蒙深深一揖，轉身自去。苗七蒙目送孫天佑等一行遠去之後，心中不無感慨，再想到適才那黑衣幪面女子，內心更增惆悵，由方才那女子口氣裏聽出，分明她就是鄔明珠……既然她適才現身料必不會走遠！

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當日殺害鄔焰森之一幕，深深感覺到慚愧內疚，此時實有找到鄔明珠向其一吐愧疚的必要……即使她不諒解自己再來個白刃相加，就是死在她手裏也就是罪有應得，這樣起碼總比自己一想起來就覺得欠她許多更好得多！

這麼一想苗七蒙甚覺有理！

他就在附近找到了自己的馬，循着方才鄔明珠去處一路急趕。

眼前來到了一片亂石山崗，馬行其內諸多不便，他就翻身下馬……

天上飄着風，地上的灰沙一片片的揭起來，打在臉上十分的痛楚！

苗七蒙拉着馬繞向一塊大山石後，剛剛把馬繫好，出乎意外的却聽見附近石後有牲口刨蹄子打噗嚕的聲音，他心裏動了一下，悄悄繞過去一看，頓時就怔住了。

原來就在隣近的一塊大石之後，繫着一匹火榴色高大健馬！

這匹馬是「九省鏢王」孫天佑的坐騎，剛才他親看過，當然認得！

苗七蒙想了一下，深覺不解！

「他來這裏幹什麼？」苗七蒙心裏忖思着：「莫非他也是來找鄔明珠的？……他為什麼要來找她？」

愈想愈覺得不解，於是他悄悄的循着石林一路步入！

這片石林佔地極大，足有好幾里遠近，人行其內渾然不覺，風吹進來拐彎抹角，發出怪異的聲音。

前行了約有里許光景，苗七蒙忽由石隙之間發現了一片湖泊！

那片湖泊居然天成於石林之間，想必自有一番特異景色，苗七蒙足步方欲跨出的當兒，却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當時趕忙止步，蹲下了身子！

他掩身在一塊大石背後，向外偷偷打量。

就在他身前不足兩丈的地方，是一片天然的石湖，湖邊林立着各式的石筍，幾株野柳繞生淺水，風引波揚，水面上起了一片漣漪，風光倒也綺麗！

這時，却有一男一女面對面對立着！

這兩個人一入苗七蒙目中，頓時心中一動，原來正是「九省鏢王」孫天佑與鄔

明珠二人！

看上去兩個人絕非是談情說愛，也不像是在閒話家常，由兩個人面目表情以及凌厲的目光上看去，倒像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模樣！

苗七蒙為了一聽究竟，就潛身繞向另一塊石筍之後。

如此一來，二人對答就聽得很清楚。

却聽得「九省鏢王」孫天佑冷冷的道：「很好，我們現在見面了，以前的事說也沒什麼應用，妳打算怎麼辦吧！」

鄔明珠緊緊咬着牙，臉色蒼白的道：「沈海風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你以為換個名字，就能瞞得過我麼？我今天就是專為等着你來一清舊賬的！」

孫天佑狂笑一聲道：「鄔明珠……妳居然還活着，算妳命大……當年……」

他笑得那麼猖狂，笑聲裏充滿了凌厲的殺機。

「上天有路妳不去，入地無門自來投。」他冷笑着一步步向着鄔明珠身前逼進：「……鄔明珠，妳我總算夫妻一場，我倒是眞心誠意的勸勸妳……」

鄔明珠不等他身子走近，雙手向外一翻，已撒出了一雙新月短劍！

她冷叱道：「站住！」

兩行熱淚滑腮直下，她全身簌簌顫抖着，道：「沈海風你這個畜牲，你以為我還會聽你這番花言巧語麼？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

孫天佑又是一聲狂笑道：「我的死期到了？我看倒不一定，六年前我也許不是妳的敵手，可是六年後的今天，妳只怕是找死的份兒多！」

鄔明珠聲音顫抖着道：「我的那兩卷書呢？」

孫天佑一聲朗笑，手拍着身佩的豹囊，道：「在這裏，……哈哈……這眞是兩卷寶書……」

說着他探手入囊，取出了一個長形玉盒，向着鄔明珠面前幌了一下，冷然的道：「妳想要麼？」

鄔明珠陡地撲過去，可是孫天佑早已防到了她有此一手，不等到她身子撲近，已騰身而起，落在了一根石筍之上！就勢把玉盒收起！

鄔明珠尖叱了一聲，身子猝然拔起箭矢似的循着他身後撲去。

二人一前一後，圍着湖邊怪石，瞬息間已繞了十幾個轉兒，身法之快，驚人之極！

石後的苗七蒙耳聞目睹之下，不禁大為驚慄，他簡直是不敢想像外表剛正的孫天佑，居然竟會是這樣的一個人？如非是親眼所看親耳所聽簡直是難以令人相信！

苗七蒙深知鄔明珠功力精湛，但是她到底是身藏病傷之人，一旦發作，只怕不是孫天佑對手！再者，苗七蒙衷心對鄔明珠存着深深愛戴，由是對孫天佑產生了敵意！乃思暗助鄔明珠一臂之力。

他隱身石後，正思如何出手的當兒，現場已然爆發出激烈的打鬥！

但見鄔明珠高高縱起的身子，如同海鳥掠波般向着孫天佑當頭撲到！

她那雙瘦纖的手交揷着，發出了極大的兩股內力，呼然作響的，直向孫天佑頭頂襲到，其勢有如雷霆萬鈞，堪稱千鈞一擊！

孫天佑果然不弱，雙手上托，四掌相對「砰！」的一聲大響，不折不扣的接了她這一招，兩個人四隻扭着的手，像是麻花打捲般的一陣密滾急轉！

塵飛石濺裏，但聽得鄔明珠一聲尖叱，孫天佑整個身子被彈出丈許以外，沉重撞擊在一塊大石上。

孫天佑一個疾滾閃開了身子，但只見鄔明珠的一雙瘦手深深的投入石面，石屑紛飛裏，足足深入石內半尺有餘！

這等功力，直把大石後窺伺的苗七蒙看得觸目驚心，冷汗直冒！

也許是用力過猛，鄔明珠一時拔不出深入石內的雙手，也許是她的隱疾一時發作，總之，她那美麗娟秀的面頰，刹時間為之猝變。

石後的苗七蒙早已蓄勢待發，此刻見狀，驚呼一聲不好，陡地騰身直起，一口奔雷刀長虹經天般的揮了出去。

他施展的仍然是他最傑出的「一刀奔雷」，刀光泛出匹鍊般的一道白光！

孫天佑乍然回頭，在他那張極度扭曲，震驚的臉上表情尚未消失之前，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然滾落塵埃！

苗七蒙猛撲向鄔明珠，悲切的喚道：「鄔姑娘……」

他用力的帮助她把陷入石內的雙手拔出來。

鄔明珠癱瘓在他臂腕之間，全身為汗水所濕透，只是她臉上顯露着的已不是凌厲的仇恨表情，那是一種發自內心溫馨的微笑！

她身子輕輕的顫抖了一下……一綫鮮紅的血，順着她微笑的唇角，慢慢的流出來！

「啊……」苗七蒙嚇得呆住了。

「我不行了……苗……兄，」她吶吶的道：「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的感激你……」

她的一隻手，冰般的寒冷，緊緊的抓着苗七蒙的一隻手，秋晨般的瞳子，含着最後一瞥的光彩。

「他……身上的那個玉匣子，裏面有兩卷書……我送給你……那是我父親贈我的，……你好好保存……着！」

苗七蒙熱血沸騰着，咬手瞠目，黃豆大小的淚珠，一顆顆由眸子裏迸落而出！

鄔明珠道：「你記住一句話……女人的心，千萬不能傷害……」

苗七蒙情不自禁的應聲道：「是……妳……」

鄔明珠抓住他的手，一陣緊收，彷彿要刺入苗七蒙皮肉之間——

「朱文妹子……深愛着你……你不可傷她……的心！你……」

她像是還有話說，可是却再也說不出來，就那樣深深的垂下了頭，烏雲也似的一頭秀髮，長長的曳下來，幾乎拖到了地上，那隻像鋼鐵般的手指，忽的鬆開了。

苗七蒙終於悟出了人生眞諦，有時候「給與」遠比「接受」更有價值的多，他不再堅持自己……腦子裏一刹間反映出朱文的婀娜多姿。

（完）

新派精選俠義傳奇連載

武陵子・文
盧　令・圖



孤劍盟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怪手書生謝雲岳擊敗半半叟，痛懲八臂金剛宇文雷後，趕往武當，擬拯救被擄的樂揚與品兒，途經均州城，在一家酒樓上，聽得武當三劍在談論樂揚與品兒在被點穴道後，爲人救走，更獲知逍遙客上武當尋仇之事，知樂揚，品兒或已落入逍遙客之手，遂去到武當，面詢逍遙客，那晚上得武當，途遇黃星羽士，謝雲岳說明非敵非友，但黃星羽士見他背負太阿寶劍，竟心生嗔念，要他解下，謝雲岳不允，約他搏賭，以十招爲限，黃星羽士勝則取劍，若敗則以武當至寶榔梅仙實一株以獻——

****

金頂弭浩劫　黃鶴破陰謀

黃星羽士被他一番言語激怒異常，大喝道：「貧道平生素重然諾，怎會失信於你後生小輩。」

謝雲岳冷冷說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此地就是道長與在下兩人，一無物據，二無人証，到時道長如賴在下無理取鬧，又有何言可說？」

黃星羽士伸手向髮髻上摘下一塊星形黃玉，向謝雲岳身前拋將過來，沉聲喝道：「此是貧道信物，如若十招之內不能將施主長劍摘下，憑此黃玉至榔梅仙祠問守祠道人索取一樹榔梅仙實，不然，星形黃玉自當索還。」

謝雲岳將星形黃玉一把接在手中，望了一眼便收置懷中，笑說：「好，就請道長伸手吧！」心中不由慨嘆黃星羽士爲了一念成貪，竟泯沒良知。

他一言方落，黃星羽士五隻手指已欺風閃電般向右肩抓來。

謝雲岳發出一聲極冷峭的笑音，身形走巽向離，快如鬼魅。

黃星羽士手指才離謝雲岳肩頭兩寸時，往下一沉，驀地面前一花，對方身影已然不見，身後倏起冷笑之聲。

黃星羽士不由大吃一驚，遽思忖之念也顧不得，手勢不撤，臂隨身旋抓去，帶起銳風嘯音。

才一眼角瞥見謝雲岳身影，倏又不見，黃星羽士方知今日遇上武功絕倫異士，心中不由一凜。

他這念頭方起，忽聽身後響起冷冷之聲：「道長，兩個照面已是過去了。」

黃星羽士暗中咬牙心說：「今日如在這少年面前失了手，有何面目身居武當三星。」腳下猛點，人已拔起三尺，疾掉首猛撲而下。

這一動作，在眨眼時完成，又挾威力千鈞之勢，對方無論如何逃不出去，可是面前那有對方身影，只有微風掠枝，濃蔭匝地，一片空蕩蕩而已。

黃星羽士不由駭然變色，口中厲喝道：「施主隱身何處，躲躲藏藏，這算不得甚麼稀罕！」

身後冷笑聲又起，只聽對方說道：「誰躲躲藏藏了，道長有目不見，又怪得那個！」

黃星羽士緩緩轉過身去，只見對方神態瀟洒含笑目注着自己，他不禁暗嘆了聲道：「今日萬無勝理，只有勉為其難。」心中追悔不已，但話已出口，又說不上不算。

忽然，鐘聲又起，盪谷瀰空，只聽對方徐徐說道：「警鐘頻傳，想是大敵來犯，但崖下回龍觀內寂然無聲，鎮守回龍觀可只有道長一人麼？」

黃星羽士面上倏湧駭容，觀內還有四人守護，為何寂然無聲？話也顧不得回答謝雲岳，道袍一展急向崖下湧瀉而下。

謝雲岳欲將星形黃玉還他，已是不及，太息一聲，畧一躊躇，身形疾展，亦望崖下飛落。

一入觀內，只見古甌之側躺了四具道裝屍體，胸前布衫已然粉碎，均宛然有一隻掌印，面上並現出着恐怖驚悸之色。

謝雲岳細細審視，四道均是被內家絕乘陰毒掌力所斃，胸前掌傷手印大小不一，可見來敵不是一人，心說：「不要是逍遙客北冥三魔頭已來過？」黃星羽士又不見現蹤，不禁油然生起同仇敵愾之心，電閃而出，逕向玉虛蹬道飛身而上，望紫霄宮而去。

仰望天宇澄朗，金頂天柱白雪未溶，晶玉皚皚，下瞰兩側塢谷，數抱松杉，連蔭挺秀，滿山喬木夾道，青紫聳天，如行綠幕中。

滿堂鐘聲此起彼落，迴盪山谷，一反過去悠亮，噹噹連鳴，急促異常。

他身形飛快，搶登七八里，八仙羅公院屋宇隱隱在望，忽見人影連閃，身形甚是稔熟，猛提丹田眞氣，身如飄風拔起追去。

轉眼已是迫近，只距前面人影七八丈，他一瞧清是何人，不由心中暗暗叫苦。

原來正是索命八掌桑祿，及江瑤紅羅湘梅三人。

他正想閃身隱藏，忽聽江瑤紅嬌聲道：「鐘聲急起，想必是雲哥大鬧武當，牛鼻子這番有得苦吃啦！眞討厭，這蹬道有這麼長。」

她說話時，有意無意地向後一望，這一動作在她是欲察究蹬道石級究竟多長，却不料竟發現奇跡，星目中陡現驚喜光輝，口中大叫道：「雲哥，你眞在此，害得小妹找得好苦！」

謝雲岳意不及料，閃避不及，只好硬着頭皮躍縱而上。

這時，桑祿及羅湘梅已聞聲回顧，謝雲岳執着桑祿雙手問好，一眼瞧見羅湘梅星眼中滿是幽怨之色，不由胸中一震，忙笑道：「羅姑娘，妳好！」

他不問還好，他這一問，只見羅湘梅竟流出兩行珠淚，順着嬌靨而行，似是受了無限委屈。

索命八掌桑祿見狀，知有一番糾纏，急道：「少俠，貧道要行個方便，先走一步。」他也不等謝雲岳回答，身如電風跳躍而去。

謝雲岳僵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江瑤紅語含幽怨道：「雲哥，你也太忍心了，梅姐姐蒙你相救解穴之德，以身相許，怎麼一句話不說便走了？」

謝雲岳不禁面紅耳赤，囁嚅說道：「實是心急欒揚品兒下落，不覺疏忽失禮，但是……但是……」一連說了兩個但是，終於鼓着勇氣說道：「在野鴨灘皇甫嵩莊中相救兩位姑娘，本是從權為之，羅姑娘無須耿耿於心……」

言未畢，江瑤紅接口道：「雲哥，你想想看，女兒家隱處被陌生男子沾着，她不以身相許，還有何法可想。」說時嬌靨緋紅。

羅湘梅亦是一般神情，眼圈微紅。

謝雲岳暗道：「這是妳逼我解穴的呀！又不是我甘心情願。」然而話却說不出口，情不自禁地長長吁了一口氣，張着雙眼，不知如何答復才好，半晌，躬身一揖到地，道：「本是在下不好，現在向兩位姑娘賠罪如何。」

羅湘梅忙盈盈回了一福，江瑤紅竟嬌嗔着道：「雲哥，你這是怎麼啦，開口姑娘，閉口姑娘，不想別未一載，到反而生分了。」

謝雲岳眼下處境，眞是尷尬已極，啼笑皆非，不知所措，荷荷發怔。

忽聞八仙羅公院內傳出叱喝之聲，心中一動，忙道：「不好，桑觀主已與人交上手了。」說時，身形已向上掠去。

江羅二女亦跟着躍去。

謝雲岳疾如電閃飛落在羅公院前一處曠場中，只見索命八掌桑祿與一披髮及肩怪人打得異常激烈。

那長髮披肩怪人招式奇詭，大違中原武功，攻出的部位錯踪迷離，索命八掌桑祿功力雖然深厚，但捉拿不準，抵擋費力，守多攻少。

掌風激雷轟耳，沙飛石走，只是一團迷霧中兩條人影兔起鶻落。

忽見怪人一招「橫掃千軍」將桑祿掌勢逼開，空門大露，閃電之間，怪人電飛伸出左掌，往桑祿「胸坎」打去。

桑祿冷哼一聲，退得半步，橫掌向上一撩，那知長髮披肩怪人一聲懾人心魄怪笑騰起中，只見他猛然一塌腰，掌勢向桑祿丹田小腹印去。

這等奇異的身手，謝雲岳知道桑祿必無法閃避，雖然長髮怪人這種變式乍睹之下簡單之極，可是內蘊無窮變化，他知自己再不出手不行了，還須展出「軒轅十八解」，否則無法化解，這念頭在他腦海中閃電掠過，身形一動，五指倏然而出。

那長髮披肩怪人掌心堪堪印上桑祿臍下三寸時，驀覺腕脈一緊，勁力全洩。

索命八掌桑祿只道命喪頃刻，忽覺怪人掌勢輕飄飄地，毫無半點力量，這才閃身疾退，同時也瞧清怪人腕脈已被謝雲岳扣住。

那怪人被謝雲岳將腕脈扣住，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他大吃一驚，雙目泛出驚駭光芒。

兩女早抵達謝雲岳身側，但却無法看清謝雲岳如何飛襲出手，只知玄奧精奇，高深莫測，心中甚是迷惑。

她們知道謝雲岳武功精絕，却不料他如此淵博奇奧，尤其是羅湘梅，一縷情絲，更緊緊飛向謝雲岳身上。

此刻，謝雲岳一把扣住怪人腕脈後，冷笑道：「你可是北冥三魔麼？」

長髮披肩怪人眼中泛出無比狠毒之色，一言不發，暗中凝運「寒冰眞炁」欲震開被制住的腕脈，再飛掌而出。

焉知這不強聚眞氣還好，一運氣之下，只覺氣血逆流竄去，寒毒攻心，戰顫變色，面上淌出汗水，轉眼便凝成一顆顆冰珠。

謝雲岳微笑道：「你如想死得快，就不必答話，在下從不使人勉為其難。」

怪人獰笑一聲道：「俺是北冥三魔傳人，你問這個做什麼？」

謝雲岳望了怪人一眼，沉聲問道：「那麼北冥三魔與逍遙客他們現在何處？」手指驀然一緊。

怪人混身寒毒飛竄，顫聲道：「已去天柱金頂。」

「回龍觀中所殺四道是否你所為？同來者還有何人？」

此時怪人已語不成聲，只點點頭，伸出二隻手指。

謝雲岳已悟出怪人手式，同來者還有二人，必是北冥三魔三徒，分頭屠戮武當門下，怪不得鐘聲由四面八方生起，經此一來，武當精英慘罹浩刼了。

當下他也不再問，左手兩指迅如電光石火般，朝怪人胸前飛點了一指。

怪人悶哼了聲，便昏死了過去。

謝雲岳眼望着索命八掌桑祿道：「桑眞人，我們分頭趕去，先救下武當這場危難再說。」

桑祿却大搖其首道：「依貧道看來，大可不必伸手，因為貧道及兩位姑娘力不從心，貧道此來是受丐門長老九指神丐蒼老師之託，傳話少俠趕去雲夢會晤，事因東方少俠被紅旗幫紅蜂娘子擄去，再則魔尊者也約蒼老師在紅旗幫內比鬥。」

謝雲岳登時一愣，喃喃說道：「怎麼東方兄被紅蜂娘子擄去？」繼又問道：「魔尊者所約之期在何時？」

桑祿屈指一笑，道：「還有五日。」

謝雲岳畧一沉吟，道：「為期尚早，在下意欲見得逍遙客之面，詢問欒揚品兒下落後再趕去，尚有黃星羽士一片信物也得交還。」

索命八掌桑祿點頭道：「既然如此，我們不如逕速趕往天柱金頂，釜底抽薪比較妥善，不過武當三星黃星羽士為人心術不端，他與少俠有何交情？」說後目光泛疑。

謝雲岳當即將前情說出，桑祿搖頭慨嘆道：「若非武當面臨浩刼，黃星羽士必唆動其掌門人與少俠為仇，少俠雖然不懼，但在其信口雌黃，污衊渲染之下，少俠登門欺人，強取榔梅仙實之事，傳揚江湖，以訛傳訛，江湖盡多不明事實眞象之輩，與少俠威望大有關礙。」

謝雲岳聞言微微一笑，說道：「我們走吧！」

當下四人疾展身形，望皚皚積雪天柱峯方向馳去。

這時，山谷中廻盪鐘聲，不絕於耳，谷樹叢中隱隱只見道冠竄走如飛，劍光連閃。

他們只向削壁層崖間無人跡之處飛馳，謝雲岳一路上沉默異常，心頭憂慮傅婉等人是否遇險，為何不見。

兩女走在前頭裏，江瑤紅不時回面，一雙星目不離謝雲岳面上神色，似這樣默默無言奔行了一刻之久。

前行，江瑤紅忍不住了，嬌笑道：「雲哥，你似乎有着滿腹憂慮，究竟有什麼心事嘛？」

謝雲岳知自己不安神色，盡都落入兩女眼中，忙道：「沒有什麼！紅妹妹老是不放過我！」遂急走了一步，與二女並肩而馳，強提起精神，指點嵐影山色。

武當景色奇佳，青蔥鬱茂，參天匝地，桑黃塗朱，桃李繽紛，山花夾道，浮空映山，絢爛巖際，環抱巨松異杉，挺聳霄漢，蟠枝虬曲，綠鬟飛舞，昂立半空，巍如巨靈。

臚列羣峯，皆如覆鐘峙鼎，離離矗立，峯頂積雪映日，泛出異彩。

循登而上，氣溫驟降，狂風盪谷生嘯，寒氣砭人。

四人取道三天門旁小徑，攀掠天柱金頂。

一踏入金頂前空曠場地上，即聞殿內傳出一聲：「無量壽佛」，隨着天風怒吼聲刺入耳鼓。

眨眼，一條人影迅捷無比地由殿內閃出。

只見是一個銀髮滿鬢老道人，兩眼瞇成一綫，開闔之間，露出寒電利芒，不怒自威。

瞧這老道，年約百歲開外，面上皺紋千叠，但身軀硬朗輕健，步法如行雲流水，一望而知，身蘊絕乘功力之玄門清修之士。

只見老道望了四人一眼，微笑道：「貧道太玄，天柱金頂例為禁地，外人不得侵入，四位施主來此意欲何為？」語氣雖然和婉，但隱隱指出對四人極不受歡迎。

謝雲岳聞言不禁哼了一聲，朗笑道：「在下四人此來與貴派非友非敵，乃為面詢逍遙客一段往事而來，殊為無禮，道長世外高人，武當耆宿，涵養極好，眼見武當弟子慘遭屠戮，均無動於衷，在下四人這段犯禁小事，自無須介意。」說罷哈哈長笑。

太玄道長面色微變，眼中神光迸射又一斂，似乎強壓那怒氣，徐徐說道：「施主說話字字鋒芒，句句譏諷，幸虧貧道與世無爭，犯而不擾，倘貧道師弟在此，恐施主們無法安然離此天柱金頂……」

言未了，兩聲清嘯先後隨風送來，廻盪雪峯霄空，太玄急聲道：「貧道師弟來了。」

清嘯聲中，兩條人影由峯側電掠而來，只見兩團灰白袍衫一閃，太玄道人身前多着兩個鶴髮癯顏老道。

一道忙向太玄道長說道：「北冥三魔與逍遙客，現為掌門師侄及黃星紫星二徒引向金頂而來，其餘來犯賊人半數均殲斃，邛崍地煞居士穆丙被小弟一掌劈下飛星台，不知生死存亡？」說時，頻頻注視謝雲岳四人。

太玄道人稽首道：「但願祖師慈悲，默佑本山無恙，北冥三魔功力怪異，非善言可遣，逍遙客前怨未消，心有未甘，看

來上代掌門人曾預言本山沉淪浩刼，當是指在今日！」說罷微微嘆息一聲。

驀地……金殿忽起撼震，梁柱一陣急劇晃動，寒風怒吼中挾着隆隆之聲，生像即將倒塌。

三道面色一變，身形正欲躍去，只見撼震之勢倏止，金殿之內從容走出四人。

其中一人是個黃衣短裝老者，又瘦又小，一部稀落落短鬚，根根見肉，左目已眇，右眼精光閃閃。

另外三人豹眼獅鼻，赤面虬髯，雖然身材長短不一，但長像肖似孿生弟兄。

謝雲岳悄聲道：「我們暫離場外，不宜插手。」一拉兩女衣袖，四人躍離殿前廣場，立在一株數抱奇松之下靜靜旁觀。

殿內走出四人不言而知，眇目老者正是逍遙客，其餘三人是北冥三魔。

那四人一點不把平場中三道放在眼中，談笑自若，只聽逍遙客笑道：「賢昆仲，武當榔梅仙實，滋味不錯，令人回味無窮。」

走在最左的一魔說道：「榔梅仙實雖非凡品，却仍嫌清淡，無北海之冰梨味腴可口。」

「武當牛鼻子怎麽這般俗氣，殿內塑身及爐案等物，悉以金爲之，滿身銅臭，是我瞧不順眼，悉皆燬去。」

三人一識一唱，使人氣煞。

只見三道身形一動，電掠雲飛躍至四人身前。

逍遙客及北冥三魔哈哈一笑，身形疾分，眨眨眼，反立在三道身後。

三道神色，均爲之一變，風快旋身立定。

雙方十三隻冷電靜靜對視着，氣氛寂靜得可怕。

羣山峯頂均爲皚皚白雪中籠罩着，寒冷砭骨，天風怒吼洶湧，銳嘯朗空，爲這沉寂的氣氛顯得更爲肅殺。

忽聽逍遙客朗聲笑道：「想不到藍星牛鼻子居然瞧得起我姓海的，竟將武當耆宿，久未過問世外之事的太玄，太妙，太靜三位道長均搬來了，幸會，幸會！」

太妙道長怒哼一聲，五指如電抓出，向逍遙客「肩井穴」而去。

去勢絕快，但見太妙道長五指堪堪飛近逍遙客左肩，驀然望左一划，五指張開，分點「兪府」，「鳩庭」，「陰都」，「太乙」，「期門」五處重穴。

變式之速，又毫不帶出風聲，顯然這太妙道人武功卓絕不同凡響。

逍遙客面臨此種奇襲，無法擋架，身軀急望後一仰，饒是這樣，逍遙客胸衣之上被指勁洞穿五個指孔。

太妙道長手勢未撤之際，北冥三魔各各攻出一掌，投向太妙道長胸前。

掌勁一出，排空激盪如雷，呼嘯潮湧，凌厲之極。

太妙道長，亦覺四外掌勁蹤壓，氣血壅塞，不由大驚，兩足一點，嗖地拔起半空。

太玄，太靜亦身形斜閃兩丈。

三魔掌勢餘力雲飛潮湧逼壓之下，竟將孤矗凌霄一棵巨松震成二截。

轟地一聲大響，上半截松幹激射而出，向萬丈深壑之下墜去……

北冥三魔各各攻出一掌，解開逍遙客被太妙道長突襲之厄後，均寒着一張臉，撤掌凝立不動。

但三魔眼內神光，刹那間盡都斂去，目簾半閉，生像老僧入定模樣。

太妙道長瀉墜落地，見此情狀，面色一愕，不僅是他，連太玄，太清兩道均爲之不解。立在遠處旁觀的謝雲岳也莫明其故，只有逍遙客腹中雪亮。

大風中吼濤，殿外平場又再度趨入寧靜，寂寞。

但謝雲岳及太玄道長兩人雙目注視在北冥三魔身上。

漸漸，謝雲岳及太玄道長均察出了一點端倪，太玄號稱武當三元劍叟之首，尤以機警沉重，心思縝細著稱，那本是一綫開闔的眼簾突然張開了，正想招呼太靜，太妙二人之際。

不料太妙道人爲着方才三魔聯臂出掌，震散他那護身玄門眞氣，差點傷在他們手上，胸中蘊有積怒，此刻已是按捺不下，心說：「你這樣耗着，夜長夢多，搶着先機是爲制勝要訣。」想定，袍袖一拂，亮掌扣去。

他那裏快，北冥三魔更快，這樣快法却是無形的，因爲山頂氣溫又復驟降。

太玄道長張口欲出聲及太妙拂袖追襲之際，但覺砭骨凍髓奇寒襲體逼束全身，心說：「不妙。」飛快趺坐下來，以本身純陽眞氣對抗。

這時，太妙太靜兩位道長，亦已發覺北冥三魔發動玄陰奇寒，他們也隨着太玄一樣，席地趺坐。

砭骨奇寒刹時瀰漫峯頂，謝雲岳發現有異，立時招呼桑祿及二女退出金頂，自已則發出菩提禪掌逼開奇寒，隨着他們三人退下峯頂。

謝雲岳瞥見桑祿寒戰不止，面色蒼白，眼神黯淡，忙由懷中取出三粒長春丹命他們服下。

片刻之後，三人臉色轉紅，桑祿道：「好冷，恐怕武當三老難逃此厄！」

忽見逍遙客由峯頂電飛瀉落，在他們四人身前不足丈外立住。

謝雲岳心說：「我就是要尋你，你送上門來更好。」

只見逍遙客眇着一目，睨了他們一眼，冷冷說道：「四位可是替武當助拳來的麽？」

謝雲岳徐徐答道：「我等來武當爲尋一人，武當與我等並無淵源，何必多事，尊駕高姓大名可否見告？」

逍遙客面上露出一絲微微笑容，道：「山野之人，久不記憶姓名，人稱逍遙客就是。」

謝雲岳故作驚訝道：「原來尊駕就是逍遙客，在下偶聽武林朋友盛道尊駕風采，不意今日幸會，尊駕隱居何處，日後在下必來拜望討教。」

逍遙客滿腹不快，他只道說出逍遙客之名，對方必改顏相敬，那知對方竟畧不動容，哼了一聲道：「我這住處在賀蘭之北，萬山叢中，亘古積雪，長年不化，名叫雪筍峯，這不過是取名，該處絕少人烟，並無人知，你能找得到麽？」

謝雲岳朗聲大笑道：「那能找不到，在下所尋的人，就是尊……」

言還未了，峯頂忽起了一聲鳴雷似的大震，氣流激盪，冰雪崩瀉如瀑，身形撼搖不止，風雲變色。

逍遙客聞聲便自一鶴冲天而起，掠上峯頂，謝雲岳之言一點均未聽入耳內。

這時四外均爲崩雪所濺之雪塵瀰漫，一片灰白，轟隆隆聲震耳欲聾。

索命八掌桑祿道：「少俠，不論怎樣我們總該助武當三道一臂之力。」

謝雲岳微嘆了聲道：「在下近來只覺心灰意懶，決再不伸手招惹江湖恩怨是非，如今逍遙客居住已得，別人的事我們還是少管爲是。」

江瑤紅嬌嗔道：「雲哥，你一片星形黃玉尚未交還，怨隙已結，解鈴還得繫鈴人，你怎麽虎頭蛇尾起來嘛？」

桑祿接着苦笑道：「本來貧道也是勸少俠大可不必伸手，如今形勢不同，少俠你看……」手望四外一指，又道：「山谷之間濃烟尚自緩緩而升，看來武當道觀均遭火焚，門下亦被屠戮，少俠此時撤手不管，恐怕武當誤會少俠勾結北冥三魔無故尋仇，日後難以消釋咧！」

謝雲岳不禁一怔，忙道：「不是觀主一言提醒，在下差點鑄成大錯，如此我們上峯吧！」

四人疾展身形，上得峯頂一瞧，只見武當三老倚着古松之下，頻頻調息。

金殿已呈傾斜，北冥三魔與逍遙客形影杳然，不知何故離去。

太妙道長見得四人飛上峯頂，不由大喝道：「你們想要趁火打刼麽？有貧道在此，只怕你們未能稱心如意。」說時，電飛而出，大袖一拂，一片凌厲氣勁，疾捲而出。

桑祿雙掌一分，迎擋還擊，氣勁相撞，兩人均退後了半步。

太妙道長鬚髮飛揚，神情激動，拂袖又待出手，謝雲岳冷冷說道：「道長，你還想死得不够快麽？」

此言一出，太玄太靜自是一凜，太妙聞言一怔，硬撤即將發出的玄門眞氣，哼聲中退得半步，怒道：「少施主你未免太狂妄了，貧道……」

謝雲岳立時阻住他的話頭，微笑道：「道長不要誤會在下等來此有意尋釁，在下是說三位道長適才與北冥三魔拚搏，雖然倖勝擊退對方，但道長等亦被三魔『寒冰眞炁』侵入體內，現寒毒已走入陽明胆經，三位道長功力深厚，此時未有感覺，但十二時後寒氣侵入『膏肓』，雖大羅金仙亦無法施救。」說此畧畧一頓，望了太妙道長一眼，含有憐憫之色道：「尤其這位道長方才一逞怒氣，寒毒已散竄於肝胃二經，在下料斷至多六個時辰後，必將血凝髓凍，寒毒攻心而死，如三位道長以在下之言爲虛，則請三位道長以反周天行功，陰陽二氣逆運便知如何？」

武當三老面色微變，如言暗中運氣反周天行功，果然謝雲岳所言不虛，只覺千百縷寒氣飛竄，如凍蠅鬪窗，心神猛震，直打寒戰。

謝雲岳微笑道：「如何？」

太玄大驚道：「少施主眞是神目如電，貧道等年已耄耋，死不足惜，北冥三魔雖爲『純陽罡氣』震散它那『寒冰眞炁』，但並未受傷，恐短時又再度犯山，只怕武當將陷入萬刼不復之境，少施主英華內斂，必是隱世高人門下，請稍留相助，以全武林道義。」

謝雲岳心中甚感爲難，如非萬不得已，他已不想涉身武林恩怨之中，忽然靈機一動，笑道：「在下功力淺薄，難以相助，三位道長確爲『寒冰眞炁』所乘，只要三位掌心互抵至『脊心穴』上，眞氣循環導引，以三陽眞火煉化寒毒，一個時辰後當可全愈。」

武當三老大爲驚異，他們知道謝雲岳這番話言簡而深，暗含「先天默化」之機，太玄道長正待出言讚佩，却見謝雲岳取出一塊星形黃玉道：「在下等方登山，與黃星羽士小有誤會。」繼將前情詳細說出，笑道：「帶劍登山，觸犯貴派禁例，在下實有不是，今向三位道長致歉，煩將這塊黃玉交還黃星羽士爲感。」說時將星形黃玉遞至太玄道長手上。

太玄道長軒眉欲語，謝雲岳搖手示止，微笑道：「現貴派道觀已毀八九，貴派弟子在浴血苦戰中，來敵不僅是北冥三魔門下，還有邛崍一派，在下愧未能相助，目下務請三位道長行功自療寒毒，日後北冥三魔來襲時，用三元交擊法，天地人循環使用，不讓他們有緩手之機，方可制勝，言盡在此，後會有期。」回面說聲「走」，話出口，四人同時飛身而起，望峯腰朝元宮電瀉而去。

×　　×　　×

謝雲岳等四人飛奔下山，沿途也暗中出手相助武當門下，但亦是適可而止。

羅湘梅江瑤紅兩女見謝雲岳神色不屬，似有重憂，一言不發，不由芳心大爲驚惱，暗中支使索命八掌桑祿相助。

索命八掌桑祿深感棘手，便推說晚間再爲計議。

暮靄低垂，謝雲岳等四人一行踏入老河口，落在長興客棧中。

一盞昏燈，一張木榻，謝雲岳獨處一室，仰躺榻上，兩眼仰視發怔。

近來他胸中只是鬱悶不樂，感觸萬端，靜心不得，自動思念，往事即縈惑於懷，種種切切都未能讓他順心快意。

陡然，門外起了剝啄聲，謝雲岳問道：「誰？」

「是我。」江瑤紅在門外回道：「雲哥，能不能進來？」

謝雲岳翻身坐起，口中應道：「有什麽不可以，門並沒有上門。」

房門呀地開啓，走進了江瑤紅及羅湘梅，獨缺索命八掌桑祿。

兩女都是柳眉重叠，眉含幽怨，謝雲岳不禁泛上一絲歉意，他知道兩女爲何如此？

江羅二女坐在榻前一條小板櫈上，江瑤紅幽幽說道：「雲哥，你爲何數日來拒人於神色之外，究竟有何苦衷，能爲小妹一說麽？」話了，不由自主地流下兩行清淚，旁坐的羅湘梅也眼圈潮紅。

謝雲岳已聽出言外之意，不料江瑤紅竟開門見山，一時茫然不知所措，半晌無語，最後長嘆一聲道：「我知道兩位姑娘心意，人非草木，孰能忘情，不過我年來

遭遇，深感自誤誤人……」

江瑤紅柳眉緊蹙道：「雲哥，誤不了你，如說是誤了我們，那是我們自願，哼！你如想推脫我們，除非你削髮出家，不然，一個繩兒拴了兩隻蚱蜢，誰也離不了誰。」

謝岳雲不由一怔，繼而念道：「自己何必斤斤執拗，還是順乎自然的好，徒然自苦，那才化不來咧。」於是微微一笑道：「紅妹既然如此說話，那麼我艷福不淺，只怕無福消受。」

兩女陡地紅暈雙頰，白了他一眼。

謝雲岳強提起精神談天說地，極盡揷渾打趣爲能，引得二女嬌笑不止。

夜漏更深，談笑之際，謝雲岳見門外人影疾閃了閃，驀然走進一人。

謝雲岳瞧見此人走近，眉頭一展，大喜喚道：「雷二哥，小弟找得你好苦！」繼而發覺不見傅大官傅婉兩人，驚問道：「他們人呢？」

雷嘯天見江瑤紅羅湘梅兩女便笑道：「兩位姑娘好。」才轉面對謝雲岳正色道：「雷老二隨傅大俠婉姑娘由長白山趕往武當，行至峽口鎭上，只怪雷老二等一時糊塗，貪飲了幾杯酒，致爲宵小所乘，婉姑娘所持的太阿劍被竊，我等三人連日查訪下落，音信杳然，傅大俠與婉姑娘焦急疲累之下，又染風寒，致病倒客店，經醫調治，日久不癒，雷老二心急之下，只得獨闖武當，正值武當慘遭浩刼，道觀成墟，死傷累累，雷老二闖上南天門上，忽見四條身形在對過太子巖下隱現於松杉之間，雷老二眼尖，認出是你，一路追踪，方才始趕達老河口鎭上……」

言至此，索命八掌桑祿一腳已跨入門內，拱手笑道：「雷老師，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貧道也隨謝少俠來此了，恐怕雷老師你沒料到吧？」

乾坤手雷嘯天忙與握手寒暄，謝雲岳劍眉一皺，說道：「如今傅大俠兩人落在何處？」

「不遠，離此不到一小時腳程，穀城縣城中。」

謝雲岳忙道：「我們這就去。」順手檢起太阿劍，雷嘯天不由睜着雙目，不勝驚疑。

索命八掌桑祿道：「雷老師心中疑惑太阿劍爲何在少俠手中是麼？我們一面走，一面詳談此行經過，藉解途中寂寞。」

夜風寂寂，一行五人，向着穀城縣疾奔而去……

×　　×

朝陽泛彩，漢水之上泛來一條巨舟，這舟中乘客七人，老少不一。

舟中七人正是謝雲岳等，可是形像俱已變換，謝雲岳化裝了六旬左右老翁，江瑤紅羅湘梅傅婉三女却變成無鹽東施，奇醜不堪，傅六官、雷嘯天、桑祿均套上人皮面具，總之，俱非本來面目。

漢水之東是爲大洪山脈，已在紅旗帮勢力範圍，一則在未至夏口會齊了九指神丐蒼璽之前，切忌與紅旗帮發生衝突，再則謝雲岳爲遵明亮大師之戒，不至必要時他不伸手，爲防有人認出，所以均易容改面。

波平岸闊，朗日晴空，風帆沙鳥，出沒往來，一望無際，兩岸村落畦畛，交錯於水竹翠壑之前，樵笠漁簑，詩情畫意，怡情悅目。

謝雲岳思忖日後與紅旗帮相持下，難免干戈相見，頗爲憂慮，悶坐舟中閒聊之際，與他們講解一些奇奧武學，如何把握制勝之機。

這日傍晚，紅日初落，晚霞燒天，舟泊在夏口對岸，謝雲岳等人正在船艙中用膳之際，忽聞岸上起了陰陽嗓子喝道：「舟子，這條船可是去夏口的麼？」

雷嘯天一聽，不禁望着謝雲岳眨眨眼道：「老三，生意上門推不掉，可由不得你了。」

謝雲岳瞪了雷嘯天一眼，不則一聲。

只聽舟子答道：「去是去夏口，但被客人包下，大爺們請改乘別舟吧！」

雷嘯天立起身來，自言自語道：「內方山上的牛鬼蛇神都跑出來了，雷老二有得熱鬧瞧啦！」一面說一面向艙外走去。

謝雲岳知雷嘯天嫉惡如仇天性，恐他鬧出事來，隨着跟出，耳內只聞得陰陽嗓子喝道：「胡說，大爺們就是看中了這條船，舟子，你叫客人騰出一艙就是。」

雷嘯天謝雲岳兩人已先後腳跨出艙中，只見岸上有四人立着，船老大在四人面前一臉惶恐之色。

與船老大陰陽嗓子說話的人，身穿藍布裝，體形瘦長，五嶽朝天的漢子，說話兩眼仰視，神氣活現。

在那人之旁立着兩人，服色一模一樣，黃葛寬大長衫，但一個高大軒昂，四方臉膛，白眉紅鬚，另一個則是矮小畏瑣，尖嘴縮腮。

另一人相距稍遠，生得劍眉虎目，三綹短鬚，神態瀟洒，兩眼凝望水光山色。

四人均是目光炯炯，肩揷兵刄。

雷嘯天對謝雲岳悄聲道：「這與船老大說話的人是荆門一怪燕尾金梭雲和，那一高一矮是內方山雙傑，高的是摸天哪吒金荔青，矮的名喚駐地判官王吉，那一位立身稍遠的就是蒼梧石峯秀士賴朝元，此人陰毒狠辣，喜怒不測，往往傷人於無形之中，武功極高，與雷老二也有點小小仇怨。」

謝雲岳點點頭，這時船老大與荆門一怪爭執不下時，忽瞥見他們二人出艙，忙道：「大爺，客人已出艙了，請與客人商量吧，只要客人應允，小的無不遵命。」

荆門一怪早就瞧見兩個老頭兒出艙，鬧船老大之言，便望着雷嘯天陰陽怪氣地喂了一聲。

但雷嘯天與謝雲岳低聲說話，渾若無聞。

荆門一怪又喂了兩聲，仍是不見動靜，不禁眉頭一皺，飛步跨越船橋，在雷謝二人面前一立，帶着炸音暴怒道：「老頭兒，你聽見沒有？」

雷嘯天緩緩別過臉去，冷冷地望了荆門一怪一眼，淡淡答道：「就是聽見了陰陽怪氣喂喂兩聲，老朽怎知道你是呼喊何人？」

荆門一怪最忌諱別人說他聲音陰陽怪氣，不禁氣得滿面通紅，怒道：「老頭兒，你別是活得不耐煩了，雲大爺與你商量讓出二艙，船資平分，你可應允？」

雷嘯天却冷冷回答道：「老朽死活，自有閻王老子來管此閒帳，用不着你來操心，讓艙二字，請不要再提，與你這種無禮貌之人共舟，只够嘔氣，老頭子化了錢買氣受，才化不來咧。」

荆門一怪不由氣極，恨不得手劈雷嘯天才好，但又瞧出雷嘯天不像身負武功之人，傳揚出去，荆門一怪聲譽掃地，恃強欺一老翁，强行忍壓了下去。

摸天哪吒金荔青已早跨過船橋，在旁冷冷注視着雷嘯天謝雲岳二人，仔細審視之下，一點均未瞧出兩人有何異處，此刻他邁前一步，含笑道：「老丈，我這雲兄弟粗魯不文，出言冒犯，請老丈寬諒，在下等實在有事需赴夏口，望老丈行個方便讓出二艙。」

雷嘯天淡淡說道：「這還差不多，不過……老頭兒有點奇怪，這傍岸十數艘船隻，單單看中老頭兒這隻船，是何居心？你到說說看！」

金荔青立時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他們不過瞧得這船寬大舒適，於是提議乘船，一時之興，招來雷嘯天冷言冷語，言外之意，把他們當做刼匪，如何容忍得下，大怒喝道：「老頭兒，你把金大爺當作如何人？」

雷嘯天道：「管你是誰？讓艙一事免開尊口。」

金荔青冷笑一聲道：「老頭兒，你這是自己找死。」用了三成力，一掌横拍而出，他只想雷嘯天畧受輕傷而已。

那知雷嘯天在金荔青出掌的一瞬前，用常人的步伐横移了一步，向謝雲岳道：「老三，這年頭年青人太不知禮貌了，還是拒絕的好。」

這舉動，極似湊巧得天衣無縫，讓過金荔青一掌。

金荔青不由一愕，暗詫道：「我這拍出一掌，雖不是出手如電，却迅快異常，那來這麼巧法。」

荆門一怪雲和也爲之驚詫，却瞧不出雷嘯天是有意躲過此招。

這時，夜色低垂，江岸一片蒼茫，漁火明滅，輕濤拍岸，江風悠悠。

立在岸上的駐地金剛王吉與石峯秀士賴朝元已是不耐煩，王吉大叫道：「金老大，何必徒費唇舌，打發了糟老頭子不就了結嗎？」說時，兩條人影離地飛起，直向艙面掠來。

兩人飛到中途，突感膝彎一痲，眞氣一竭，身形立時往水面墜下。

賴朝元與王吉身形一沉，立覺不妙，猛然提氣，豈料痲得更厲害，下墮更速，噗通兩聲，水花飛濺，兩人墮入江中。

金荔青雲和兩人大驚，欲待搭救，無奈一身功夫在水中也是一籌莫展，雲和只得喝命舟子搶救。

忽然雷嘯天响起了一種極冷峻的聲音道：「朋友，算了吧！別在老頭子面前張牙舞爪，支使別人。」

兩人知走了眼，不由各各打了一個寒噤，雙雙躍落水中，幸虧江邊水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石峯秀士賴朝元與駐地金剛王吉二人救起上岸。

艙內起了一陣格格銀鈴笑聲。

賴朝元王吉穴道兀自未解，可又瞧不出點上何穴，這時已忖出這船定有高人在內，吃了暗虧，心內咬牙切齒痛恨，空自發怒。

荆門一怪與金荔青商量了幾句，便背負着賴王二人匆匆逸去。

雷嘯天與謝雲岳兩人走回艙內，謝雲岳便埋怨道：「二哥，你無事招怨，途中只怕有痲煩。」

雷嘯天一瞪眼道：「老三，你難道不知道雷老二江湖道上有名的陰魂不散，賴朝元陰手殺害我雷猴子的好友，一避十年，龜縮不見，天幸今日撞見，試想雷老二怎會善休。」

謝雲岳冷冷說道：「你殺掉他不是好得多！戲弄他們則甚？」

雷嘯天翻着白眼道：「撞上雷老二的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老三，你瞧過貓捉老鼠沒有？」

三女見狀忍不住格格嬌笑，謝雲岳無可奈何，聳肩笑了笑。

艙外船老大與衆舟子嘰嘰喳喳一陣，走了進來說道：「諸位亂子可惹大了，漢水紅旗帮出沒無常，方才四人說不定就是紅旗帮手下，小的可惹不起，所以……所以……」

謝雲岳微笑，說道：「船老大，此事無庸你煩心，一切自有我們担當，你出外去吧！」

船老大嘴皮動了幾動，最後還是無言哈腰走去。

江瑤紅把嘴一撇，作輕屑無比之狀道：「雷老師專一說大話，你不過仗着雲哥所言的『凌空制穴』，及上乘口訣『潛心於一，以不變應萬變』，被你參悟，用來對付他們，倘他們事先有備，哼哼！這話就難說了。」

雷嘯天搖了搖頭：「瑤姑娘，誰不知道妳那雲哥功力絕頂，大樹下面可遮蔭，雷老二胆粗氣壯，姑娘，你積積德，可別給雷老二下不了台，將來還得雷老二帮助的日子有的是，羅姑娘，你說是麼？」

兩女由不得白了雷嘯天一眼，心中暗駡捉狹鬼。

一晚平靜無事，謝雲岳心中納罕不已，與雷嘯天桑祿踏出艙外一瞧，不由互相一望，只見晨霧輕障，淸流咽石，附近船隻均已解纜遠去，只剩下自己座舟孤另另停在江岸傍。

船老大及舟子數人俱蹲在船頭，不發一聲。

雷嘯天江湖經驗本就豐富，稀罕古怪的事見得多，一望之餘，便已明白，遂朗聲大笑道：「內方山雙傑，光明磊落，不暗算偸襲，果然不愧好漢子，何不請出相見。」

聲一落，江岸上忽現出五人，除昨晚四人外，尙多出一個獅鼻廣頷疏鬚的青衣道人，背插兩柄閉穴橛。

桑祿見這道人一現身，微微驚怔，悄聲對謝雲岳道：「這道人是粵西桂山木龍子，太乙奇門手法，當年推稱武林獨步，功力卓絕，久未出現江湖，少俠，你對他多加注意。」

這時艙內走出羅湘梅江瑤紅兩女，傅六官傅婉病體初愈，遵謝雲岳之囑靜養不出。

內方山雙傑等人一現身之後，謝岳雲等人先後躍起，疾如流星地望江岸上一落，輕飄飄地悄無聲息。

這種上乘輕功一展出，內方山雙傑等不由面現驚容。

荊門一怪雲和首先發話道：「咱們無仇，昨晚為何突施暗算？」

雷嘯天冷冷說道：「什麼，暗算你們，有誰瞧見嗎？」

荊門一怪立時被雷嘯天問住，明知是他暗算賴朝元王吉，可又找不出據證來，脹紅着臉張口結舌。

金荔青跨前一步，笑道：「昨晚實在是我們理屈在前，明人不打誑語，我們心照不宣，不過我這師弟與賴大俠吃了暗虧，心有未甘，想各憑眞實本領印證幾招，不敢說找回顏面，只說以武會友四字。」

雷嘯天軒眉方欲作答，謝雲岳已搶先答道：「金老師這番襟懷，令老朽頗為感動……」

一說到老朽二字，兩女吃吃竊笑不止，謝雲岳略皺眉頭接道：「只是金老師未免捕風捉影，師出無名了點，老朽等實未暗算偷襲，兩位老師落水，不過是眞氣受阻，適逢其會而已，要知練武人最難者就是任督二脈不能打通，氣血便未能循穴全部通行，偶有氣血交逆時，老朽臆測，落水兩位老師一定是飛身掠空時，心浮氣躁才有此事。」

這番話言簡意精，深含內功要訣，固然對事有意推脫，然而確是至理。

賴朝元與王吉互望了一眼，忖道：「理雖至確，但也不至於這麼湊巧。」

雷嘯天腹中明白謝雪岳不欲多事結怨，故說此話。

突然，獅鼻廣頤道人冷冷說道：「此話騙不倒貧道，千百年來就未聞有此事發生，倘均依施主所言，武林中未能打通任督二脈的人，誰敢在江湖上奔走，予人斃命之機，你們這種鬼蜮技倆，貧道不勝替你們羞慚。」

這番譏諷之言，謝雲岳聽來心中平和，微微一笑，但江瑤紅那能忍得下去，嬌叱道：「醜老道，別自命不凡，只道我們怕你們不成，講實在的，我們這方任誰一人就遠非你們所能對敵的。」

獅鼻廣頤道人眼中突露寒芒，冷冷說道：「女施主竟大言不慚，貧道武功雖不敢自詡天下第一，但武林中堪與貧道匹敵的寥寥可數，眞是井蛙之見，貧道尚不屑教訓女施主，自有人讓女施主吃吃苦頭。」說着用眼望望賴朝元。

石峯居士賴朝元是木龍子師侄，立時大踏步出來，笑笑道：「大嫂通名，賴某不傷無名之輩。」

江瑤紅暗中面色一紅，叱道：「暫難奉告，等你再落水時告訴你也不遲。」

賴朝元由不得怒氣上湧，冷笑一聲：「你是找死，怨我不得。」左手一翻，五指疾張，迅如流星奔電一般，向姑娘右臂曲池穴抓來，右掌同時向姑娘「心俞」穴疾按而去。

出手端的疾詭無比，陰柔淩厲。

江瑤紅輕叱了聲，不閃不避，左右兩手「分花拂柳」而出，一上一下，駢指若剪，沉肘揚腕而出，指鳳迎向賴朝元一雙「腕脈」穴劃去，奇奧難測。「八九玲瓏」手法暗含「截筋斬脈」絕招。

賴朝元不禁大吃一驚，趕忙飄身疾退五尺。

雷嘯天笑向謝雲岳道：「想不到瑤姑婚領悟天分極高，半日間居然運用得天衣無縫。」

此時對方齊齊現出驚詫之色，尤其是木龍子目光低垂，心中思索這奇奧手法出自何人門下。

賴朝元眼中盡是狠毒之色，一飄身後退，倏又疾縱向前，迅速無倫攻出了四掌，掌影紛紛，勁風四湧，跟着將一套奇門掌式施展開來，漫天掌影將江瑤紅籠罩其中。

江瑤紅一招得手，心中暗喜胆壯，亦將一套奧蘊不測的奇學展開，右掌左指，相輔相生，掌化封粘引閉，指出如拏戮斬，疾如電光石火。

廿招以外，賴朝元不禁手忙脚亂，姑娘所攻方位却是雜亂無章，又快得令人眼花繚亂，虛實互用，一招未滿，一招又到，逼得賴朝元左飄右閃，四下逃避。瀟洒神態立變寒冰青白。

獅鼻廣頤道人不由眉梢濃皺，這時姑娘左指用了一式「流星奔月」直截賴朝元「腹結」穴，飛快凌厲。

賴朝元疾向左側橫飄三尺，可是姑娘一掌「金豹露爪」已按向賴朝元胸膈而去。掌未按實，勁風潛力已然及身。

賴朝元吸了一口冷氣，橫移之勢尚未定住，又忙向後翻了出去。

閃避雖快，但姑娘出掌若電，勁力已擊實了賴朝元，但聞他低哼一聲，脚步不穩一連後退三步，只感氣血一陣翻湧。

獅鼻廣頤道人一聲桀桀怪笑，身形一晃，離弩之矢般向姑娘面前電射而去。

他這一動，謝雲岳比他更快，只見兩條人影一合一分，獅鼻道人已自倒縱丈外，雙目中盡是驚異之色。

原來獅鼻道人一見賴朝元落了敗着，即飛身而上，暗中太乙奇門手法扣拿姑娘右掌，找回顏面。

他雖然瞧出姑娘武功上乘，却比賴朝元高不了多少，滿以為手到功成，忽眼前一條身影電閃而來，心中一驚，右手變扣為拏，迎着撞來人影打去。

那知撞來人影勢未稍停，自己右掌遞出，只覺手腕突然一軟，勁道全洩，忙身形一沉，點足倒掠出丈外。

獅鼻道人不由大為驚愕，定了定神，才冷冷說道：「貧道此次出山就是為了會悟高人，今日有幸，得見閣下，敢請高姓大名見告。」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塵俗之名，不敢有辱清聽，你我既無仇隙，何必徒事結怨。」

武林之人本是好勝好名，就此收手，心有未甘，賴朝元見獅鼻道人垂目沉吟，有退讓之意，方才被江瑤紅一掌震得氣血浮蕩，不由得咬牙切齒，暗中招呼荊門一怪，暴襲出手。

荊門一怪「潛龍升天」而起，半空中一旋身，驀然掉首，雙掌猛出，挾着一片凌厲勁氣，向江瑤紅當頭壓下。

江瑤紅料不到荊門一怪雲和會突然出

手，趕忙撤出一步，也是一鶴冲天而起，欲施展「截筋斷脈」手法拂扣荊門一怪雙腕。

正在姑娘騰身而起之際，那石峯秀士賴朝元倏然平射而出，左掌抖腕猛出，右手打出九枚制錢，疾如芒電，這樣一來，江瑤紅齊胸以下俱暴露在掌風暗器之下。

兩人配合得巧，江瑤紅縱有通天之能，也無法避過突襲之厄。

獅鼻道人大喝道：「賴朝元，休得傷人！」

只見一團風砂捲起，塵霧瀰天，兩條人影在塵砂中激射而出，叭噠兩聲，摔在地下久久不起，跟着一條嬌小身形掠出，盈盈含笑偎在羅湘梅身旁。

謝雲岳心知江瑤紅必是施展峨嵋鎮山之學「風雲廿八掌」夾以自己所授之「却」「震」二訣，雖未得其中神髓，但也威力倍增，暗暗讚佩江瑤紅天資靈慧聰穎，再一瞧出賴朝元與雲和被制住穴道，暗說：「這丫頭好辣手，掌指並施，看來兩人必被拂中三元穴。」

獅鼻道人心中大感詫異，走在賴雲兩人身前，舉手一拍兩人「氣海」穴，只聽兩人哼得一聲，雙雙騰身躍起，賴朝元望着江瑤紅目露怨毒。

江瑤紅暗哼一聲，心中忖道：「我不是雲哥堅囑，途中不得出手傷人，你還有命在。」

獅鼻道人瞪了賴朝元一眼，緩緩轉過身軀，面向着謝雲岳道：「貧道木龍子此次在內方山作客一月，兩日前金老師為友人傳柬相邀求助，承金老師轉邀貧道，貧道情面難却，這才慨允，但貧道避免行踪暴露，故雲老師提議乘舟，却不料諸位施主盛氣凌人……」

索命八掌桑祿揷口，冷冷說道：「誰盛氣凌人，木龍道長可曾詳細詢問雲老師麼？」

木龍子微微一怔，轉眼向荊門一怪望去，雲和不由面露愧赧之色，木龍子見狀心料雲和必先出言傷人，才引起此無謂的恩怨。

這時謝雲岳微笑道：「老朽方才說過，姑無論誰是誰非，應該彼此消釋才是，請問木龍道長避免形踪暴露，可是畏忌一人麼？」

木龍子聞言獅鼻一掀，朗聲大笑道：「貧道有生之日，尚未懼過一人，只因邀請金老師的人，也是貧道多年至交，貧道豈能壞他大事……」

言未了，忽見不遠處畦畛之上，一中年大漢挾着一人飛奔而來，木龍子倏然住口。

只見來人奔在金荔青面前，將挾着那人放下。

謝雲岳瞧出被挾那人是揚州丐帮幫頭追風刺蝟錢寧，心中暗暗詫異，雷嘯天望了謝雲岳一眼，謝雲岳眼色示意雷嘯天不要輕舉妄動，但看得錢寧面色，不由劍眉濃皺。

追風刺蝟錢寧面如金紙，兩眼發直，已是半僵，形若危殆垂死。

但聞奔來中年大漢向金荔青道：「這位錢老師經木龍老前輩悉心療治，本已略見好轉，自今晨山主等離山，錢老師恢復甦醒，掙扎爬起說是還要趕赴他處，小弟阻止不住，錢老師才不過奔出山口，突然仆地不起，小弟急扶錢老師脈象，只覺散亂微弱，小弟無計可施，才奔來此地，看看山主走未，天幸還未離去。」

金荔青點一點頭，說道：「有勞周賢弟了。」

木龍子已走了過去，用手一扶錢寧脈象，嘆息道：「此人過不了午時，強提眞力，那得不死。」

忽然，謝雲岳身如電閃，向錢寧身前掠去。

木龍子一聲大喝道：「你這是怎麼？」一掌疾拍而出。

謝雲岳其去若矢，毫不對木龍子所拍來掌有所顧忌，左掌望外一移後，竟蹲下扶起追風刺蝟錢寧右脈，心中不覺大為吃驚。

木龍子拍去掌力，強勁無倫，誰知被謝雲岳左掌反手一牽，竟將自己掌力迫得望外引了過去，不禁隨勢縱前數步，心內大感詫異，只覺謝雲岳隨手一擊居然奇奧難測，不由投目向謝雲岳望去。

他武功甚是博雜，無一不曉，却無法瞧出謝雲岳手法來歷，以此蒼蒼老者形像，也未聽江湖中有人說起過，當着內方二傑等人面前兩次猝襲無功，不覺動了好名好勝之念，竟疾如飄風向前撲去，一招「散花繽紛」朝謝雲岳胸後按下。

只見木龍子這一招居然高奧無比，幻成無數掌影，謝雲岳胸後四十八重穴全被罩在他那掌勢之下。

謝雲岳只細心診察追風刺蝟錢寧脈象，當然不曾料到木龍子會猝施暗襲。

就在木龍子出手之際，只聽兩聲嬌叱騰起，立時又見兩道銀虹從天而下，突然灑起朶朶銀花，迎向木龍子掌影而去。

原來兩女見木龍子暗襲謝雲岳，不禁芳心惱怒，雙雙躍起出劍，各起一招「星參斗橫」。

這一招也是謝雲岳私授的「玄天七星劍」法之一絕招，倘幸二女未領畧其中神髓，不然木龍子立時就得掌心戳穿。

這時謝雲岳緩緩立起，轉面喝阻二女進襲後，面目深沉望着木龍子道：「老朽與道長並未結下深仇大怨，為何屢次暗襲出手，如若道長定欲找回顏面，且待治好這人再說。」

木龍子聞言，冷哼一聲道：「此人傷體沉重，縱然華陀再世，也難望回生，施主倘有手下成春之力，貧道當自承落了敗着，交手之事暫撇開不談，否則……」

謝雲岳對木龍子這好勝好名之念，心中萬分厭惡，劍眉皺了皺，接口道：「無論如何，先救了人再說，老朽知道此人傷勢沉重，好與不好只求盡人事而已，稍時老朽一定要討教道長絕世武學，免得道長秘技不炫。」

木龍子不由面紅耳赤，謝雲岳又說道：「錢寧為何來在內方山，可為老朽一說麼？」

說着，又伸手扣住在錢寧腕脈上，暗用本身眞氣逼使傷毒聚於「少陽」穴。

木龍子冷笑一聲道：「施主治好了他還怕他不會說麼？」

謝雲岳見他氣度如此狹仄，只笑得一

笑，也不再說，凝運菩提玄功，為錢寧療傷。

他已診出錢寧在未上得內方山時，途中已受了旁人陰手所傷，尚懵若無覺，然被他提氣疾馳，遂令猝發，經木龍子悉心療治後，把傷毒逼在幾處空穴上。

這本是治標之法，但錢寧一甦醒，又強行奔馳，將逼住傷毒又迸竄血脈經絡，臟腑糜蝕。

木龍子說得並不錯，縱有藥物仙丹，此刻也挽救不了錢寧生命，却不知謝雲岳身蘊菩提禪功，只要一息尚存，也能苟延殘喘三年五載。

謝雲岳不聲不語，將本身純陽眞氣凝輸。

江風悠悠，朝陽泛彩，江岸之上諸人都是凝肅而立，默默無聲，木龍子雙眸轉動，掃掠了對方五人一眼，暗暗忖道：「這五人竟是何來歷，年歲俱已不輕，江湖道上頗負名的高手，除了後起之秀，大都知道，而且他們武功俱屬上乘絕高，怎麼未聽傳聞武林中有這麼幾個人？」不禁偏首悄聲詢問摸天哪吒金荔青。

金荔青五年前才在內方山安舵立窰，足跡履遍南七北六的十三省，結交滿天下，可是金荔青也茫然地搖搖頭。

木龍子大為納罕，仔細推想謝雲岳方才用來對付自己的武學，越想越覺得奇奧莫測，連江瑤紅羅湘梅展出劍招，也居然離幻超絕，不由想起從前一段往事，暗嘆一聲。

只見追風刺蝟錢寧面色漸現紅暈，兩眼亦將睜開，張口欲言，心中大是凜駭，暗道：「此人怎麼能有此起死回生之功力，莫非我脈象把錯了！」

錢寧甦醒過來，只覺三陽尾閭諸穴火焚如灼，睜目一瞧，但見一位老者五指拿着自己腕脈穴上，一股陽和之氣由他五指透入體內，跳躍奔竄，這滋味實在難受已極，然而却知道這老者是運功治療自己，不禁張口欲言，却被謝雲岳眼色制止。

片刻之後，錢寧感覺火焚灼痛愈來愈燙，忍不住呻吟出聲。

半個時辰過去，謝雲岳長吁立起，向桑祿微笑道：「有勞兄台將錢寧扶進艙中躺下靜養，只可畧用一些米汁，切忌動彈。」說後，向羅湘梅借用長劍，隨手一晃，泛起一片金虹銀星。

隨意一動，居然奇奧絕倫，立時使得木龍子等人大感驚駭。

只見謝雲岳走在木龍子面前，笑道：「人無信不立，老朽願以手中一支長劍與道長一對閉穴橛走上幾招。」

木龍子緩緩拔出肩後兩支閉穴橛，說道：「貧道已有三十年未曾施展，不免荒疏了點，然出必傷人，望施主留神。」他說此話聽得別人耳中，驕傲無比，刺耳已極，但其實却非虛言。

要知昔年木龍子曾以手中此對閉穴橛，於點蒼山中一晚之間，打敗廿三名當時用劍高手，不過此事並未傳聞武林，因木龍子動手之初，雙方曾訂下約言不得外露，是以不彰。

謝雲岳聞言笑了笑道：「道長但請出手就是，動手相搏，免不了死傷，多說亦是無用。」說着緊了緊手中長劍，由不得生起無限感慨，奔闖江湖一年間，劍學未曾一用，實因玄天七星劍法神參造化，威力絕倫，往往傷人於無形，易於結怨，不至萬一生死關頭時，絕不輕露，然而今日為守恩師明亮大師之誡，不背展出『軒轅十八解』及『彌勒神功』才出此策。

木龍子見謝雲岳絲毫不把自己放在眼中，心中大氣，暗道：「貧道近來性情大變，遇事均留人五分餘地，看來這次毫不能容情了。」當下冷哼了一聲道：「貧道讓你三招，請施主出手吧！」

謝雲岳長笑一聲，劍身緩緩斜出，由左向右劃了半個弧形，其式緩慢無比，然而劍尖嗡嗡顫動不絕，震起無數寒星，迫向木龍子身軀。

木龍子瞧謝雲岳出式，不禁張大着雙眼，面色凝重，忽覺一股重逾山岳無形劍氣，緊迫自身而來，遂腳下一沉，暗施千斤墜身法，口中說道：「施主原來是崑崙門下了。」

原來謝雲岳這一招劍式，與崑崙派震山絕藝「天羅七式」中一招「動生陰陽」一模一樣。

謝雲岳答道：「天下劍學源出於一，無分彼此，老朽並非崑崙門下，此招亦與崑崙『天羅七式』大同小異。」說着手中劍又由左往右一弧，招式一樣，惟相反而已。

木龍子突感劍氣驟然加强了一倍以上，身不由主的，蹌踉倒退三步，面色微微一變。

謝雲岳大喝道：「這是第二招，還有一招就得道長出手。」說着還是劍式一弧，與前兩招無異。

這時衆人的神色凝重，注視場中，連傳六官傳婉亦探首艙外。

木龍子數十年心弦未曾有如此刻這般緊張沉重，心知今日遇上了隱名高人，成敗榮辱攸關，由不得不如此，他知謝雲岳此式劍式中必蘊有奇奧不絕的變化。

劍氣如排山倒海逼擠木龍子身前，那耀眼眩目的寒星幾乎令人睜不開眼，突然木龍子一聲大喝，身形拔起，凌空一翻，望謝雲岳胸後落下，一對閉穴橛，上下交揮而出，身形手法都迅捷無倫，一片寒光幻影，當頭罩下。

果然，謝雲岳劍招離奇莫測，劍勢未撤，身形一旋，劍隨身走，一招「萬星拱月」，生起漫天金花，飛射流動，眩目難睜。

木龍子身形尚未下落，突見謝雲岳出此奇招，不由胸中一陣大震，兩足交互一踢，身軀疾旋而上，望側射去。

豈知這滿空金花流星竟生生不已，如影隨形迫至，木龍子身法快捷，雙足沾地後，倏然欺身而進，雙橛亦施展「太乙奇門橛法」，靈蛇脫兔進擊，然而却是守多攻少，雖然謝雲岳只仗一招綿綿不絕變化的奇招「萬星拱月」。

轉眼，木龍子已出手三十餘招，這滿天流星銀花漸漸增多，宛如一座花丘般，不管自己如何凌厲出招，也難越雷池一步，久戰無功，心自然焦急，突然身形一塲，人已移形移位，出手就是三招猛攻，幻起一片橛影，每一招俱是叫緊內力，破空生嘯。

表面上看來甚是花俏，但骨子裏却是生死拚搏，尤其是對木龍子。

只見橛影寒光，宛如雷霆萬鈞之勢，刺進滿空銀花之中，一陣金鐵交鳴之後，劍花橛光暴斂，只見木龍子兩隻閉穴橛粘在謝雲岳長劍上。

木龍子雙目射出懾人寒光，滿面大汗下如雨，兩隻閉穴橛此際宛如鑄在長劍上，難以分開，盡管凝用平生眞力，亦有若蜻蜓撼石柱般。

他那目內懾人寒芒漸變駭懼。

反之，謝雲岳也神色凝重，突然兩人同時一聲大喝，謝雲岳長劍一旋，木龍子立時隨着劍勢而走，長劍一動，倏然離開橛身，寒光電奔，直向木龍子胸坎重穴刺去。

這一着令木龍子大為驚駭，他平生未見過此神奇莫測的劍學，慌不迭地移形換位，向左一閃，但那劍勢有如附骨之蛆般掀至胸前，簡直使他不能還手。

一連十九劍電襲，木龍子不知不覺被迫在一處土崖之上，再往後半步便要摔落漢水江面。

忽見謝雲岳劍勢飛撤，人影一晃，已掠在十數丈外，與雷嘯天等人喝聲走，先後躍上艙面，令舟子起纜開航。

木龍子不禁怔得一怔，反身望了一眼，知謝雲岳再出一劍，自己便迫落江中，由不得感恨交迸，長嘆一聲，與金荔青等人訕訕離去。

謝雲岳等人放流而下，步入中艙，只見追風刺蝟錢寧欲待爬起致謝，謝雲岳一把將他按住，微笑道：「錢帮頭不必多禮，只不知道錢帮頭身受何人陰手所傷，可以見告老朽麼？」

錢寧茫然搖頭答道：「在下路經襄陽郊外十里舖時，忽覺身後一陣寒風襲來，不由打了一個冷噤，反身一瞧，却不見有何人，只有幾個肩挑負販來往，離身甚遠，也不為意，半日之後，漸感心神不寧，眞氣不繼，直至內方山下，胸腹之間，劇痛如絞，已是不支……」

謝雲岳問道：「這麼說來，錢帮頭直至如今尚不知暗算那人是誰？」

錢寧沉吟須臾道：「無非是紅旗帮遣人暗算，除了他們，並無人使出這鬼蜮伎倆。」

「為的是甚麼？」

錢寧道：「紅旗帮與敝門誓不兩立，事因牽涉極廣，紅旗帮主八臂金剛宇文雷為此邀請長白魔尊者等綠林巨擘，海外妖邪，藉與敝門尋釁，挑動武林巨變，敝門長老三人相率門中弟兄日前趕抵夏口，探出紅旗帮聲勢浩大，更無意探出紅旗帮有不利敝門四長老意圖……」

謝雲岳接口道：「怎麼不利法？」

錢寧重咳一聲道：「宇文雷邀請岷山二毒至雲夢，密謀之下，請二毒配製無形劇毒藥粉，派出帮中手下多人，分佈各處，並帶有一張圖形，那圖形畫有十數人形像，一旦發現便暗中施毒，那毒藥無色無形，隨處可以施放，一沾人膚，侵入體內，一個對時以後，卽全身靑紫而死，故此敝門長老蒼璽遣在下邀請能手相助，再須趕往武當山通知四長老，料不到在下身受暗算，却因此誤了大事，帮規謹嚴，在下百死莫贖。」說時眼眶內泛出淚光。

此時，江瑤紅羅湘梅傳婉互相望了一眼，忍不住臉上湧出笑意。

錢寧見狀，不禁心疑，謝雲岳皺了皺眉頭，說道：「岷山二毒，竟被宇文雷網羅了去。」

雷嘯天在旁插口問道：「你見過岷山二毒？」

謝雲岳點點頭，江瑤紅忽道：「雲哥，大洪山就在江岸左側，我們不如闖上山去，使他措手不及，打他個落花流水豈不是好得多？」

江瑤紅口不擇言，逕喊出雲哥之名，而且其嬌媚不變，仍若少女，錢寧不由恍然大悟，遂叫道：「原來是四長老，恕小的……」

謝雲岳立時截住了錢寧話頭道：「錢帮頭且請靜養，此事我自有道理。」又望了江瑤紅一眼，道：「大洪山雖是紅旗帮範圍，但總壇並不設在大洪山內，而是在雲夢沼澤中。」

江瑤紅翹起小嘴，說道：「小妹曾聽魔尊者說過，在雲夢山中，紅旗總壇約蒼老前輩，據小妹所知，大洪就是雲夢，雲夢就是大洪。」她說得斬釘截鐵，無可置辯。

謝雲岳微微笑道：「世人大都以訛傳訛，其實雲夢本為二澤名，雲在江南，夢在江北，方八九百里，華容以北，安陸以南，枝江以東皆其地，併稱雲夢，紅旗總壇設在安陸以北，大洪山以南，涢水，漳水之中，其間水道縱橫複岐，蘆葦接天連碧，三不管之地，數百年來皆為盜藪，難入[illegible]如九曲黃河陣中[illegible]說得如此容易！」

江瑤紅白了一眼，道：「誰不知道你文武全才，詩書滿腹，雲夢就是雲夢，何必引經據典，駁斥小妹。梅姐，你瞧有多氣人！」

羅湘梅嫣然一笑，芳心不由欽佩謝雲岳龍蟠鳳逸，才學非凡，但一想起東方玉琨被紅蜂娘子擒去，柳眉緊蹙，只覺六神無主。

江瑤紅見羅湘梅神色，也知她心情，忙携着羅湘梅雙手，道：「梅姐，我們到後艙去，不管他們的事。」說着雙雙走入後艙。

此時，索命八掌桑祿道：「江湖上最可慮的就是暗算偷襲，令人防不勝防，少俠，我們要打點對策才是。」

謝雲岳雙眼凝向艙外默默忖思久之，才道：「小弟已思出一策，且容到了夏口再說。」

艙外江天一色，碧水中流，風帆往來不絕，舟行似箭，循水而下……

夏口江岸上一座巨舟艙中，緩緩走出一青衣老者，直向黃鵠山巔黃鶴樓走去。

黃鵠山一稱蛇山，黃鶴樓位居烟波江上，（按：自平湖門以上，至黃鵠山麓一帶，統稱烟波江。）蛇山之麓，氣象巍峨，江水奔騰其下。

樓建三層，飛椽鈎簷，上下共有四十有八柱，雕樑畫棟，牕牖玲瓏，雄樓傑閣，華美異常，登臨其上，雲濤烟樹，咫尺千里，晴川閣、鸚鵡洲，隱隱在望，遠眺大江東去，蔚為壯觀，惜清光緒十四年燬

於火，另建，難復舊觀。

青衣老者徜徉漫步循石階直登蛇山麓，其時夕陽沉江，晚風習習，老者一襲青衣只在風中飄拂起舞。

黃鶴樓中三三兩兩坐滿了品茗的茶客，青衣老者直登三樓，選了一個傍江的座頭坐下。

老者一坐下，雙眼就向四處一望，發現這座樓上半數皆爲武林人物，長衫勁裝，肩頭綵穗飄揚。

忽然他眼神在一副座頭定住了，發現半半叟，八步趕蟬皇甫嵩，及高黎貢山四魔在品茗低聲耳語。

半半叟發覺青衣老者神色有異，不由眼中迸射奪人神光，遍視這青衣老者。

這青衣老者飛快地將頭移向江面，口中低吟道：「何時黃鶴歸來？且共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此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把一副黃鶴樓聯，唱得音韻鏗鏘，只見青衣老者用手輕輕往桌面一拍，低聲讚道：「好！用字用得高雅典絕，上聯用崔灝詩：『昔日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下聯用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運用昔日詩句，輕輕道出，自非名手不辦。」

說罷，嘖嘖稱賞不已。

耳旁忽聞半半叟輕笑道：「原來是個書呆子。」隨風飄來，字字入耳。

老者知道半半叟內功逼音，有意相試佯裝無聞，只眺夕照罩暮靄中，水天一色，渺無邊際，雲帆片片，不禁悠然神往。

這黃鶴樓附近，尚有明太子墓，鶯縊樓，張公祠，呂祖閣，東署樓，抱膝亭，點綴其間，一片青葱，地無纖塵，雖傍繁囂城鎮，但幽靜宜人。

這老者東張西望，搖頭晃首，逼肖腐儒窮酸已極。

久而久之，又別面一望，半半叟等高人尚未離去，却發現九指神丐蒼璽默默坐在對向傍窗座頭。

謝雲岳心中驚疑道：「怎麼大哥一人獨自前來，其他丐門二老爲何不見？」

再一仔細遊望，又發現整座樓面茶客，十有九均是武林人物，多半是喬裝改扮，丐門手下也有七八分，疏疏落落分據幾個座頭。

忽聽八步趕蟬皇甫嵩低笑道：「蒼老化子每日此時，均要來至黃鶴樓獨坐一會，又非約人會晤，莫非自知四日後，死無葬身之地，趁此短短時光，聊以排遣胸中憂慮麼？」

半半叟用出極鄙視的眼光望了蒼璽一眼冷聲說道：「老朽一開始就不讚同宇文幫主的主張，眼中之釘，早拔爲快，說是時機未到，一鼓而擒，較爲妥當，依老朽之見，凡是異己的悉予剹殺，免得夜長夢多，令他們睡難安枕，杯弓蛇影，豈不是好些。」

高黎貢山四魔嘴角咧咧，不作一詞。

半半叟話音雖聲如蚊蚋，謝雲岳及蒼璽耳目靈敏，字字清晰入耳。

只見九指神丐蒼璽冷笑一聲，眼却仍凝望窗外，半半叟似已知道蒼璽冷笑是指着自己而發，不禁眉梢一豎，緩緩轉過臉去，眼光落在蒼璽隣座一個年約四旬，紫面短髯大漢面上。

謝雲岳見狀，不明其故，疑念頓生，循着半半叟目光投去，那紫面短鬚大漢，太陽穴高高突起，目中神光逼人，一望而知是個身具深厚功力的江湖能手。

只見紫衣大漢露出似極爲難之色，半半叟眼中神光却露出逼迫之意。

謝雲岳更爲不解，但見紫面大漢似無可奈何，右掌慢慢向懷中摸去，他不禁恍然大悟，紫面大漢必身懷岷山二毒配製無形無色劇烈毒藥，半半叟示意他暗算蒼璽，心中大驚，但又不能暴露身份，猛生急智，舉掌向桌上重重一拍，大叫道：「大江東去，月白風清，黃鶴樓上勝景無邊，古人之言信不我誣也！」語驚四座，整座樓面的人均把目光移注在他的臉上。

紫面大漢被他這一猛拍力叫，不由一怔，揣在懷中的右手，久久不能伸出。

蒼璽更是一驚，彷彿口音極熟，猛然想起此是何人，不禁把目光投注在謝雲岳臉上。

謝雲岳佯裝自己太過忘形，面現赧然之色，目露慚意望了樓面茶客一眼，移在蒼璽臉上，目光相接，又飛快的移在紫面短鬚大漢身上定住。

蒼璽一見謝雲岳神色，便知其中必有緣故，發現紫面大漢一隻右手正好由懷中取出，他目光銳利，紫面大漢五指正揑着一紅紙小包，他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只見蒼璽霍地立起，似有着甚麼急事待辦，匆忙跨步離座，大袖拂動，正巧碰上桌面新砌的龍井熱茶。

茶杯一傾，那滾燙的茶汁就像一縷噴泉似地，無巧不巧的射在紫面大漢那隻標着紅紙小包的手背上。

那紫面大漢燙得哇哇直叫了起來，手背抖個不停，紅紙小包也已摔在樓板上，蒼璽已如一陣風般望樓下而去。

紫面大漢強忍着灼痛，慌忙不迭取出一塊布巾，用布巾護着五指拾起那被茶汁濕透的紅紙小包，擺在桌上，面上泛出痛恨之色，緩緩坐下，又取出金創藥塗敷燙紅的右手。

半半叟不由大爲驚愕，忖道：「爲何這麼湊巧，那茶汁恰傾在紅紙小包上。」細思當時情景，猛然悟出這與青衣腐儒大拍大叫有關，引人注意，本來蒼老化子凝望窗外，因此轉面恰察覺紫面大漢那手中紅紙小包。

但青衣腐儒爲何知道紫面短鬚大漢手中是無味無色毒藥？又爲何知道欲向蒼老化子下毒？自己僅用眼色示意，這顯然是不可理解之事，不禁又投目移注青衣老者而去。

這一望去，令半半叟爲之目瞪口張。

原來那張座上已空無一人，青衣老者不知何時離去，悄問八步趕蟬皇甫嵩，高黎貢山四魔，也是茫然不見其由何而去。

細語商談幾句，均覺這青衣老者形跡可疑，是敵非友，爲自己等人心腹隱患。

忽然，他們等人面前茶杯中，發覺均有兩隻蠅屍在內，不由面面相覷，只道是原來茶葉中本已有蠅屍，經滾水一泡便浮了上來，正待喝命茶役換去，樓外一陣江風吹入，夾着一個白色小點，其疾若矢，逕望半半叟那張桌面飛來。（未完）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定價
HK$1. 80

電腦奇劫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金縷玉甲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無名怪風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戰地玫瑰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復活神鷹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末世夏娃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全書152頁

經已出版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